武俠世界



$2.00

797

◀編　後　話▶

「死亡客棧」，顧名思義令人有恐怖的感覺，但却絕不如一般標奇立異，導人迷信的邪魔鬼怪的「鬼店」，它是一間正當的客店，只不過因爲客店中埋藏着一批財寶，引致江湖上一般豪雄雲集其間，展開一幕驚心動魄，鬥智鬥力，詭譎絕倫的鬥爭，朱羽先生以其神奇妙筆，把江湖道上光怪陸離，勾心鬥角的殘酷手段，發揮得淋漓盡緻，愛閱偵探刺激小說的讀者們，千万切勿錯過。

×××　　×××　　×××

由於近年來洋紙、油墨等等價格飛漲，本刊爲了保持原有篇幅，不加售價，增加讀者閱讀興趣起見，除了充實本刊內容外，已局部改用新六號字排版，本刊素以印刷精美，工作嚴謹著稱，過去數月來已使讀者們耳目一新了，以後，我們還會不斷接納讀者們的意見改進，務求達到盡善盡美的一本周刊，希望讀者們不吝指教和湧躍購閱。

×××　　×××　　×××

在下期裏，名作家倪匡先生又將會爲本刊撰寫一篇別開生面的世界老千奇行錄故事：「尺蠖」，倪匡君的作品，久已膾炙人口，編者不作累贅介紹，請看下期本刊吧。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9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遊俠傳奇故事

朱 羽·文
盧 令·圖

死亡客棧



運智要猾 鬥狠逞辣

這一場鵝毛大雪從冬月二十七就開始飄，眼看今兒已到了臘八，它卻愈飄愈有勁兒，壓根兒就沒有打住的跡象。

虎牙鎮年年都飄雪，都是飄個三、五天就雪霽天朗，老天爺只不過沒忘記「瑞雪兆豐年」那句吉祥辭兒，應應景兒，讓種莊稼的心頭樂樂，過個太平年。今年可眞稀罕，雪花一飄就連綿十天，而且還愈飄愈猛，鎮上那條青石板大街上只怕鋪了尺來厚。

莊稼漢可不愁，正好悶在屋子裏烤烤火，吃杯滾燙燒刀子；作買賣的也不愁，該辦年貨的早就辦舒齊了，要添新衣裳也早就剪好了布。大雪可擋不住裁縫師傅趕縫新衣，更擋不住粿子舖蒸年糕，炸麻花捲兒。唯一犯愁的只怕是開客棧的店東啦！

歲末天寒，誰會出遠門，宿客棧？如果你要這麼說，那可就錯啦！虎牙山上出產熊和銀狐，這兩種野獸的皮都很珍貴，每到年下天寒之際，一批又一批的獵人都從各地方湧進了虎牙鎮。他們日出進山，日落回鎮，客棧就成爲他們的安樂窩。別小看這些獵人，可都是些豪客。賭一場牌九輸個百兒八十塊大洋那是小事，看上一個粉頭也不會吝嗇十塊、八塊的纏頭。皮貨商帶着整箱現大洋待在客棧裏等這些獵人從山中歸來。一張皮要值上千塊大洋，這其中少說也有兩成進了客棧老闆的荷包。

今年這場綿綿不絕的大雪可眞坑壞了人。皮貨商看着獵人都困在客棧裏，大半都趁道路被大雪封閉前走了回頭路；獵人無法進山，沒有獵獲物，自然也不敢狂嫖濫賭，因爲不知這場大雪還要下多久，有些甚至減少了一日三餐的費用，白麵饅頭改成稀糧窩窩頭，大魚大肉改成了鹹菜乾，怎不教那些客棧老闆犯愁呢？

金家店在虎牙鎮的東頭上，儘管大雪紛飛，店門口那三盞油紙燈籠還是挑得老高。這家客棧的老闆金東海是虎牙鎮知名善士，修橋鋪路，施藥送材，每年在這上頭的花費少說也有千兒八百大洋，自然不會心疼那三盞燈籠的燈油錢。

金家店宅大院不深，一進門是一座跨院，右邊是馬房，左邊是車棚。上兩層台階，跨門檻，是一座四四方方設有四十多副座頭的店堂。樓梯正對着大門，三面環抱的騎樓，共有三十九間上房。沒有亭台樓閣，也沒有曲廊迴折，上下兩層，一眼見底。

金家店有吃有喝，也有賭，但是客棧不開賭局，只是客人跟客人賭，也沒有硬性規定的頭子錢。這裏特別有一點跟別家客棧不同之處，就是沒有蓄養粉頭。若是客人喜歡這個調調兒，也可以出條子去叫。鎮上長駐着兩個班子，如今留在鎮上的，只是「小雲班」，道地的北地胭脂；還有一個「翠玉班」，則是淮揚佳麗。

金海東五十出了頭，兩鬢早已見了雪花。這場罕見的大雪自然也令他老是背着客人皺眉頭。但是當着那些粗獷不羈的獵人卻放出了一句漂亮話兒：「各位都是老主顧，要吃要喝儘管放開來，今年沒收成不要緊，明年再來一起算。」

就因爲這樣一句話，金家店裏倒還挺熱鬧的，不像別家客棧那樣冷冷清清，灶房的烟卣一天中只有一兩個時辰在冒烟。金家店是日夜爐火常旺，每天殺翻兩口羊，三更半夜要吃碗熱氣騰騰的羊肉湯麵，都能夠在眨眼之間端到

你的面前。

瞧！那邊有好幾個人圍着涮羊肉的紫銅火鍋在猜拳行令；這邊有人將兩張方桌拼在一起推牌九。現在才不過晚上六，七點鐘光景。這份熱鬧勁兒要到子夜才會散呢！

儘管店堂裏十分嘈雜，陳三仍然專心一致地坐在櫃枱裏邊打他的算盤；他的鎮靜功夫是虎牙鎮上無人不曉的。十年前，他的妹子害癆病過世，大夥兒都紛紛忖測這位舅爺只怕保不住金家店賬房的寶座了，他卻穩如泰山，對那些流言不聞不問。事實上，憑他那一手柳字，一手打得如行雲流水般的好算盤，他的賬房寶座並沒有絲毫動搖。當然，金海東也不是那種「死了老婆忘了舅」的無情漢。

三年前，金海東娶了塡房，是個唱梆子戲的二流坤角。流言再度興起，這回總要把你陳三爺從賬房寶座上攆下來了吧！其實他還是每天坐在那把磨得發亮的紅木圈椅上，銀錢由他過手，賬目由他記載，金二娘壓根兒就沒有問過一聲。

陳三長得瘦瘦乾乾的，老是彎着腰，因是大夥兒都管他叫「陳年金鈎」。他不輕易發怒，也不輕易笑，更不輕易開口；一旦張口，那句話就必然很夠份量。金二娘會私下裏對人說過，像陳三這種人只怕比山上的銀狐還要狡，自然她不敢跟這位賬房大爺鬥心機了。

陳三就好像是書桌上的一塊鎮石，在金家店很有份量。但他卻很守本份，不該他管的事他絕不管，不該他問的事他也絕對不問。儘管金海東交代差不多的事由他看着辦，而他事不分鉅細，都得請示金海東之後才着手。他也從不亂出主意，遇上金海東有了疑難問題求教他時，他總是一拖再拖，被逼得拖不下去時才說出一兩個法子來。

不過，在這十多年賬房的寶座上，陳三也曾爲金海東出了一個大得不得了的主意，那就是金家店的擴大翻修。原來這裏只賣吃食，擴大翻修之後增加了樓上的三十九間上房，開始接待過客。七年來，金家店的買賣愈做愈旺，財源滾滾而進。金海東人緣好，是金家店買賣興旺的最大原因，但是陳三獻策的功勞也不可埋沒，他那賬房寶座自然是更加穩固，八匹健馬也拖它不動了。

櫃台後面有一扇小門，直通金海東居住的別院。正當陳三的篤篤算盤打個不停的時候，金海東推開那扇小門，走進了櫃台。陳三旁邊還空着一張籐椅，金海東默默坐下，並未去打斷賬房先生的專心工作。

那邊賭台上站起來一個人，頭上的翻皮帽蓋去了整個腦袋，頦下的絡腮鬍髭密密痳痳，使得那張臉蛋看起來格外小，兩粒牛眼，一個獅子鼻，一張血盆大口又佔去不少位置，所剩下的部位也就更少了。他的個頭兒特別高大，肩膊也格外寬，他那裏一站起，金海東就冲着他點點頭，打了一個招呼。

「嗨，金掌櫃！」那人粗聲地大叫，同時三個大步就到了櫃台前，重重的身子往櫃台上一靠。「我欠多少啦？」

「牛師傅！提這些幹麼呀！」金海東滿面笑容地站了起來。「手氣怎麼樣？」

「他奶奶的！」姓牛的狠狠朝地下啐了一口唾沫。「不用提啦，一抓一個癟十，輸了俺好幾十塊現大洋……我說掌櫃的，你看這場大雪三兩天會不會打住？」

誰知道？金海東心裏嘀咕着，嘴裏卻安慰地說：「已經飄了十來天，不會久啦！」

「行！」姓牛的湊過那張酒氣薰人的嘴，口沫橫飛地說：「只要這場惱人的大雪打住，俺牛長貴不是吹牛，三天之內準定獵到一頭熊。嘿嘿！那時候，欠您金掌櫃的房飯錢一定加

倍奉還，加倍！一定加倍，說賭話就是婊子生的……嘿嘿！我說金掌櫃，行行好，借五塊大洋翻翻本，加倍奉還……」

一直勾着脖子的陳三，這會兒開口說話了：「牛師傅！大家都是老主顧，咱們掌櫃眼看各位被雪困住進不了山，這才暫時不收房飯錢．若是要借賭本可就難辦了，張三借五塊，李四也借五塊，咱們掌櫃的可拿不出哩！」

牛長貴頦下的絡腮鬍鬚立刻像刺蝟遇到敵人般根根豎了起來，一雙牛眼更是瞪的溜圓．陳三變成火統瞄準下的野獸．儘管那一身乾皮不值半文錢，牛長貴卻想狠狠地給他一槍．

就在這個節骨兒上，店堂門呼地一聲蕩開，先是灌進來一股寒氣，緊接着，專門在店門口迎接客商的半樁小子大柱兒帶進來個客人．

帽子是雪花，肩膊頭上堆集着雪花，連眉毛和鬍鬚梢上都是白色，就好像是從麵缸裏爬出來的．這種天氣，這種時刻，竟然還有客人上門，可眞有點稀罕，大夥兒不免都將眼光投射過去；牛長貴要發脾氣張口罵人的事也在這頃刻之間忘了個乾乾淨淨．

大柱兒剛剛招呼着客人落了座，專門照料牲口的二楞子也在門口出現了，他身上揹着一副雕鞍，往那客人身邊的一張空凳子上一擱，扭身就走，冷不防被那客人一伸手撈住了他的胳膊．

二楞子挺機伶，絕不如他的小名那般眞的是個楞小子．哈着腰，問道：「客官還有啥吩咐？」

那位客人一個字兒也沒說，從腰間兜袋裏摸出一塊大洋塞在二楞子的手掌心裏，又在他的手背上輕拍了幾下．

「草料錢麼？」二楞子又將那塊大洋放回桌上．「您不用急，臨走時櫃上一齊算……」

「賞給你打酒喝．」客人終於開了腔．粗啞，沉穩，十足南邊的口音．

二楞子這回可眞的「楞」住了，他從十五歲來到金家店，專幹照料牲口的活粗兒，客人見得多，識得廣，可還不曾見過出手如此闊綽的豪客，何況，這位客人的穿着，又是那麼寒傖？……

「還不快些向這位客官道謝，」金海東從櫃台裏頭轉了出來，客人領進了門，就得他來招呼．他趨前很客氣地問道：「客官是要宿下麼？」

「嗯！」客人漫應了一聲，又一伸手拉住了轉身欲去的二楞子．「我那匹牲口可得好生跟我照看，要上好的麥稭，加二升豆子，明兒早起給牠五十個鷄蛋．到鐵匠舖找個師傅來給牠修修蹄子，呃……再給牠刷洗刷洗，弄明白了麼？」

「您放心啦！準沒錯兒．」二楞子心裏揑着那塊冷冰冰的大洋扭頭就走．嘴裏答得乾淨俐落，心裏卻在嘀咕：牲口餵豆子就夠瞧啦！早起還得餵五十個鷄蛋，你它娘的，帶了多少大洋出門啊！

別說二楞子嘀咕，金海東又何嘗不如此？這許多年來，他見過各式各樣的人，一搭眼，他就看出這位來客有些不簡單，因此說起話來就格外小心：「客官從那兒來？」

「遠哪！」他回答得毫不帶勁，目光也未望着金海東，卻在東瞄西瞟，似在搜尋什麼．

「到那兒去呢？」金海東又問．

「前途不定．」

「哦！請問高姓大名？」金海東從袖管中掏出號簿攤在桌子上，用意顯然是怕對方誤會他爲啥要緊查細問．「嘿嘿！這是鎭上保安隊的規矩，凡是投宿過夜的，都得掛號，請別見怪．」

這時，大柱兒端來了一盆熱水，水盆裏浸着一塊雪白的毛巾．來客一時沒有去回答金海東的話，慢條斯理地淨過手面，放下毛巾，這才答道：「我姓薛，名滄舟，滄海之滄，舟船之舟，原籍杭州……這樣行了麼？」

「行！行！呃……客官有沒有帶槍火？」

姓薛的那雙大眼突然瞪得溜圓，猛地站了起來，三把兩把地脫皮襖的鈕扣，將對襟左右一拉，語氣不遜地說道：「掌櫃的是否要搜上一搜？」

金海東絕料不到這一個貌相清秀，說話斯斯文文的小伙子會在眨眼之間發了毛，不禁瞠目結舌，平日裏挺機伶的口舌竟然發了僵．

「這位老弟會錯意啦！」牛長貴在那邊搭上了腔，而且還三步併成兩步地趕了過來．「金家店樣樣都好，就只有這麼一點小規矩，隨帶的槍火入門要繳，出門再還．其實金掌櫃也是爲了咱們好，大家都是走腿闖道的，誰都有個脾氣，萬一拉出槍火豈不是要鬧人命？老弟！別發火，沒帶就沒帶，還用得着搜嗎？」

「得罪！得罪！」金海東連忙陪笑起來．

「客官先吃點，喝點，上房裏頭立時給您昇火暖被，您好早安歇，大柱兒！快來侍候．」

「來啦！」大柱兒一個箭步來到了跟前．

「您要吃點什麼呢？」

「來碗羊雜湯，一盤醬干子，幾個窩窩頭，就這樣行了．」這姓薛的小伙子對待他的坐騎那麼優厚，對待自己卻如此節儉，倒是有些使人意想不到．

「慢點！大柱兒，」牛長貴一把抓住那半樁小子的後衣領．「再來一盤凍羊蹄，切盤鹵羊肚，盪二斤燒刀子，記俺的賬．」

「記下了，牛師傅您放手啊……」

牛長貴將手一鬆，大馬金刀地在薛滄舟對面落了座，抱拳一拱，說話的口氣頗有點像走碼頭的賣藝人：「俺姓牛，名長貴，是到這兒獵熊的，一場大雪將俺困在客棧裏，悶得俺七葷八素．兄弟！我一見你就投緣，咱們好生喝幾杯．解解悶兒．」

櫃枱裏的金海東拐肘碰碰陳三，輕輕地說：「你瞧！牛師傅八成是想找幾個賭本啦！」

陳三連頭都沒有抬頭起來，口氣冰冷地說：「姓牛的準定是偷鷄不着蝕把米．」

驀然，二楞子在店堂門口露了頭，拉開嗓門喊猛叫：「大柱兒！你死到那兒去啦！門口來了大車，你還不趕快……」

大柱兒像火燒屁股似地一面應着一面往外跑．一聽門口來了大車，連金海東也忙不迭地迎了出去．

牛長貴才懶得去管又來了什麼樣的客人，袋子裏連一個銅子兒也沒剩下，好歹得抓緊眼面前這個小伙子．不錯，這小伙子脾氣毛躁得很，對付這種「霹靂火」，牛長貴有的是方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這小伙子場面擺得大，兜袋裏不充裕．看來還不至於，單是那副鞍子就要值上百大洋，那可瞞不過他那雙牛眼．

「老弟！」牛長貴一個勁地套親近，嘴巴上不知抹了多少蜜．「我敢跟你打賭，你是從濟南來的．」

薛滄舟的眼睛突然亮了，頭也不由自主地點了一點：「不錯，我曾經路過了濟南，你老兄怎麼知道呢？」

「我認得這副鞍子，」牛長貴朝向擱在板凳上的鞍子呶呶嘴．「濟南府老金寶皮貨店的精品，怕要值上百大洋．名鞍配寶馬，你老弟那匹胯下坐騎也一定罕見的名種．」

「牛兄！我眞佩服你的眼光．」薛滄舟的神色，語氣都在這一瞬間有了改變．「不錯，是在濟南老金寶那兒配的，大洋一百二十七……至於那匹馬，是一路上還多虧了牠，要不然，我早就凍斃在雪地裏啦！」

酒菜適時送上，牛長貴連忙提壺斟酒，薛滄舟卻將一隻酒杯翻過來口朝下擱在桌上，同時說：「牛兄請自便，我是點滴不沾．」

「點滴不沾？」牛長貴那雙牛眼又圓了．「大寒天，喝杯暖暖，一杯！只一杯……」

整個店堂突然間靜了下來，每個人的目光也都投向店的門口，原來金海東領進來一個花不溜啾的大姑娘．

翻皮帽下面露出一張鵝蛋臉，那雙眸子簡直比珍珠還亮．披肩大氅長到脚跟，隱隱約約地露出裏面的紫紅軟緞小襖褲．足下短皮靴靴，翻毛一圈白．在店堂門口那麼一站，就好像那兒掛了一盞熠亮熠亮的燈．

「掌櫃的！我要的三間上房．」輕脆的關外口音，神色一些兒也不怯．看年紀頂多二十剛冒頭，瞧架勢卻是一塊進口辣的老薑．

就因爲有了那股子英氣，那股子穩練，壓得全場鴉雀無聲，誰也不敢冒出一聲響來．

「有！有！有！」金海東一連聲地應着．「姑娘請上樓，咱們這兒有專門侍候女客的婆子，要吃、要喝，請儘管吩咐，廚下會送到房裏去……」

「何必那麼費事，店堂挺寬敞，咱們就在樓下吃喝吧！」一回身，向跟在她身後的一個小姑娘吩咐：「翠喜！先和老丁把東西搬到樓上去，趕緊下來吃飯．」

老丁和那小姑娘都提了行李箱籠，大小三件，在小柱兒引導下上了樓．那位大姑娘東瞧瞧，西瞅瞅，有那麼多僻靜的座頭她不要，偏揀薛滄舟隔，那副座頭坐了下來，還歪着脖子．冲着薛滄舟一笑．

這一笑，可令牛長貴糊塗了，他壓低了嗓門問道：「老弟！認得麼？」

「昨晚夜過金鎭，我和她投宿在一家客棧裏．」薛滄舟回答得並不帶勁．似乎這位標緻的大姑娘出現絲毫沒有引他的興趣．

「老弟！這就叫緣份．」牛長貴眉飛色舞地說道：「看樣子，那位姑娘對你老弟，挺有意思……嘿嘿，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牛師傅！」薛滄舟冷冷地打斷了對方的話．「你剛才說，一見我就投緣，是出自肺腑呢？還是場面話？」

「我要說假話，我就是孫子王八蛋……」

「行了！」薛滄舟一擺手，又將對方的話截住．「你要是眞有意跟小弟交個朋友，我倒有幾句話跟你談談，我先上樓，牛兄喝完之後，就請上來一趟．」

話一說完，薛滄舟就拿起了他的馬鞍子，向樓梯口走過去．金海東看在眼裏，連忙搶過去引導，帶他進入正面右邊拐角處的一間上房中．

屋子中間一盆熊熊炭火，火中放着一把銅壺，壺咀嘶嘶地冒着熱氣．因爲客房都在樓上，是以無法建熱炕，而這一大盆火，也足以驅寒了．

薛滄舟放下鞍子，摘去頭上的翻皮帽，正想寬去身上的皮襖，牛長貴卻緊接着趕來了．他左手提着酒壺，右手拿着菜盤，酒杯擱在菜上，搖搖晃晃地進了門．

「老弟！」牛長貴將酒菜擱在几上，將矮几拖到火盆邊，又搬了一張凳子在火盆前坐下．「我是個急性子．要我喝完酒再上來，不憋死我才怪．」

薛滄舟也搬了一張凳子在火盆前坐下，目光直直地凝望着牛長貴，半晌沒有說話．

「怎麼了？老弟！」牛長貴嚷了起來．「我這副尊容比樓下那個妞兒還好看麼？」

「牛兄，你剛才告訴我，你到虎牙鎭是爲了獵熊？」

「是啊！…………」

「這場大雪可把你玩苦啦！」

「誰說不是？」牛長貴趁機會大吐苦水．「一家老小整年的生計都指望這一個寒多，不管運氣多壞，我也能獵到一、兩頭銀狐，賣個三、五百塊大洋，夠過啦．若是能獵到一頭熊，就有了上千大洋的進賬．唉！不瞞你老弟說，若是三、五天雪還不打住，今年，就準定打空手．」

「別愁！」薛滄舟說話的時候老是喜歡盯着對方的眼睛，似乎想在對方的眼色中探測反應．「跟我辦點事，吃喝由我包，事成後你賺上一千大洋，這和獵到一張熊皮完全一樣．」

牛長貴那雙牛眼又圓了，他信任自己的眼睛，眼前這小伙子不是吹牛說大話的那號人物．但他卻不信任自己的耳朵；一千塊大洋！那有這等好事？

「你不信？」薛滄舟偏着頭問．

「老弟！」牛長貴這一聲喊，就好像是逼出來的．他捨酒杯，而端酒壺，對着壺咀連連灌了好幾大口，吁吐出一口長氣：「嗨，俺老牛那能不信？只是……來得太突然了哇！」

「牛兄得回我一句話，到底答不答應？」

「一千個答應，一萬個答應．老弟！你倒是說說看，要俺老牛跟你幹啥差使？」

薛滄舟綳緊了臉，神態很嚴肅地說：「牛兄！我可絕不是嚇唬你，這個不是什麼尋常的事，弄不好就玩命兒哩，而且一上手就不能中途退出……」

「得啦！老弟，」牛長貴提起酒壺來喝了一大口，蠻不在乎地說：「你見過獵熊不會？那才眞是玩命兒哩！這年頭不賺錢的差使沒人幹，要命的差使大夥兒倒搶着來．老弟！快些打開你的悶葫蘆吧！」

「不成！」薛滄舟的腦袋瓜兒連連搖了幾下．「跟我幹活兒，只許聽，不許問．比方說，我叫你到馬房去將我的坐騎殺掉，你只能拿刀子就去，可不許問，爲啥呀？牛兄！明白了麼？」

「明白！嘿嘿！」牛長貴乾笑了一聲．「我可是愈聽愈糊塗啦！不過！我還是豁上幹了，誰叫咱們一見就投緣呢！」

「牛兄還得再給我找上一個帮手．」

「有我一個還不够你使喚的？」那雙牛眼又圓了．

「還得找一個，要找能够跟你共心腹的，而且咀巴要緊，頭腦要靈活……」

「不難！不難！我有一個老鄉，名叫楊柳條，這名兒是不是有些怪？人卻機伶得很，雙手都能放槍，上樹的本領比松鼠還高明，是個貨眞價實的悶葫蘆……」

「別往下說啦！只要你信得過的人就成，照樣，吃喝由我包，事成後奉送一千塊大洋．」薛滄舟突地臉色一沉，很認眞地問道：「牛兄！你看看我是幹啥行當的？」

「準是在江湖上走腿闖道的……」

「我雖不是走腿闖道的，但是比那帮人還要壞．咱們一見投緣是一碼子事；咱們合夥幹事又是另一碼子事，若是砸了我的鍋，可就沒有好收場．歹話說在前頭，牛兄，千萬不要見怪．」

「老弟！我就喜歡你這種明話明說的直性子……」

「咱們不用說廢話，我問你一樁事，你在金家店住多久啦？」

「十來天了．」

「前兩三天有一個人投宿到這兒來，三十四、五歲，尖削下巴，光頭，活像一個大青蘿蔔，面色蒼白，身上也很骯髒，倒像是剛從牢裏放出來的犯人，見過沒有？」

「呀！」牛長貴湊過腦袋，壓低了嗓門：

「你說的那個人好像是姓段吧！他住在西邊樓末尾一間，整天都關在屋子裏，這傢伙三毛錢一宿的上房捨得住，每頓卻小氣巴拉地只啃兩個窩窩頭……」

「從現在起，你跟楊柳條兩個人輪流釘住他，就是上毛坑也別讓他脫了綫……別問，牛兒又忘記咱們說好的條件啦！」薛滄舟說到這兒，從腰間兜袋裏摸出一封沉甸甸的大洋，往牛長貴手裏一塞。「這一百塊大洋先拿去用，不够隨時跟我拿。」

一百塊現大洋？在往年，這點錢在牛長貴手裏算得了什麼？然而現在他卻如獲至寶。似乎怕薛滄舟會反悔，連忙揣了起來。嘿嘿笑道：「貪財！貪財！未辦事先拿錢，眞不好意思……嘿嘿，我得趕緊找楊柳條去……」

「牛兄不忙走，」薛滄舟又叫住了他。「我還要問你一樁事兒。」

「儘管問，只要我知道的……」

「金掌櫃這個人怎麼樣？」

牛長貴那雙牛眼又圓了，默然地凝視着薛滄舟，似乎想探索對方問這句話的動機。而他所看到的，是冷靜的目光，平板的面容，緊閉的嘴唇，他忽然發覺囊中那一百塊大洋有些燙人。

「說呀！」薛滄舟冷冷地催促他。

「是個大好人，」牛長貴回答起來並不困難，金海東的爲人他是一淸二楚的。「好得不能再好的人。」

「坐在櫃枱裏那乾瘦老傢伙呢？」

「那是金家店的賬房陳三，金掌櫃的大舅子……呃！那老傢伙不好侍候，很精、好刁，很……很……」

「掌櫃有家眷麼？」

「有哇！他有個婆娘，三十不到，是個塡房，大夥兒管她叫金二娘。金掌櫃還有個女兒，叫金菊花，是原配生的，十八九歲，模樣兒眞像一朵金盞菊，鮮鮮麗麗的，……老弟，你可沒見着生了刺兒的菊花吧！那妞兒可就生了刺，摸了要扎手……」

「金家店用了多少人？」

「方才你見過的小二大柱兒，馬伕二楞子，再就是廚下三個伙伕，專門侍候女客的兩個老婆子……再……再沒啦！」

「行啦！」薛滄舟擺了擺手。「你去吧！記住，這樁事除了你跟楊柳條之外，不許有第三個人知道。」

× × ×

火光映在他臉上顯出鮮紅的顏色，然而與他那蓬亂的頭髮及雜亂的鬍鬚極不相襯。他解開棉襖，讓火的熱力直接揮發到他那結實的胸肌上，棉襖的裏層有好幾個破洞，露出了灰白色的敗絮。

他姓段單名一個獅字，然而他在金家店號簿上寫的卻是段四，他也許因爲那「獅」字可能給人一種兇惡的印象而改了一個諧音的「四」字。挺不錯，段四比段獅叫起來順口多了。

肚子裏咕嚕咕嚕響，晌午吃的那幾個雜粮窩窩頭早就不見了影兒。這種天氣，是有一盤鹵羊雜，一壺燒刀子，那該多有勁兒。段四不敢想，他帶的盤川不够豐，一共才四塊大洋外帶幾十個銅子兒，宿費一天就得三角，苦撐硬撐也只能撐十天，他投宿金家店今兒已是第四夜了。

要是倒退十年，段四早就拿他這幾塊大洋到賭桌上碰碰運氣了。若是贏了，除了吃香的喝辣的之外，還可以抱個雌貨進被窩，輸了呢？拔出短刀在桌子中央一插，誰敢瞪眼喘大氣？賭桌上白花花的大洋照樣要進他的荷包。如今段四可不敢如此胡非作爲啦！十年的牢獄生活讓他學了乖！他忘不了十八斤鐵鐐鎖在脚上的滋味；忘不了冰冷冷的糙米飯含在咀裏的滋味；忘不了身子睡在冰冷潮濕泥地上的滋味；忘不了獄卒的冷酷；忘不了皮鞭的火辣……十年鐵窗生涯，他領受了太多的教訓。他發下重誓，許下宏願，寧爲閻王座上客，也不再作階下囚。

兜袋中的四塊大洋和幾十個銅子是他獄中十年的積蓄，他搓了十年的蔴繩兒，將一雙手搓得粗糙不堪，才搓了這幾個錢，他要用這點微乎其微的川資去換取一筆更大的財富。

一想到那筆大大的財富，段四忽然精神抖擻起來。他扣起老棉襖，衝出了房門。

倚在騎樓的欄杆上，段四可以淸楚地看到店堂裏的情形：那邊有人在吃涮羊肉，這邊有人在推牌九……嗨！還有兩個花不溜啾的大姑娘……有啥好瞧的？瞧我段四寒傖麼？俺段四當年風光過，隔不多久，還要過這種舒泰日子，只不過眼面前。

「段爺！」大柱兒在店堂裏仰頭來招呼：「你該用晚飯了吧？」

這一聲「段爺」，叫得段四臉上發熱，由於大柱兒的嗓門高，店堂裏好多人都仰起了脖子。段四只得硬着頭皮回答「給我來一碗羊雜猥麵。」

「要不要來一壺二鍋頭？」大柱兒眞不知趣。

「免啦！我是點滴不沾……」話沒說完，段四就溜回了房。

段四懊惱不已，十年牢獄生涯帶走了不少臭脾氣，這好面子的老毛病卻沒有帶走。五個窩窩頭只不過五個銅子兒，一碗羊雜猥麵卻要大洋一角，只是爲了充面子，這是何苦呢？

不多一會兒，吃的東西就送來了；還是大柱兒親自送來的。一大盤，除了他要的羊雜猥麵之外，還有一盤凍羊蹄，一盆鹵羊肚，一盆白切羊肉，外帶一大壺滾燙的燒刀子。

「大柱兒！」段四猛地將差點淌出來的口涎吞回肚內，期期艾艾地問道：「你……沒有弄……錯吧？」

「沒錯兒，」大柱兒一面將酒菜從托盤中取出來放在火盆旁的矮几上，一面笑瞇瞇地說：「儘管吃，不要你段爺付半文錢。」

「不要我付錢，爲啥？」

「有人請客。」

「誰？」

「孟姑娘。」

這可新鮮，有人代付錢買大盤肉，大壺酒來請他吃，而且請客的還是個大姑娘，這……這……？

段四發了楞，若是換了別人，也照樣會發楞；大柱兒瞅着他那副漠樣兒眞想笑，卻又不敢笑，趕緊咬住牙，退了出去。

發楞只不過是一時現象，段四畢竟不是村夫野民，他打從十五歲就開始在外走腿闖道，前後浪蕩了十一年，然後突然跌進冰冷無情的牢獄。這二十一年的歲月他沒有白過，他除了一身結實的肌肉之外，還有一副精細的頭腦。他發覺：這件事非比尋常。

去追問人家爲什麼要請客嗎？或者擺出「人窮志不窮」的架子將這些酒菜退回去？都不妥。段四拿定主意，放鬆心情。除了那壺酒之外，他決定來它個風掃落葉，倒要看看那個姓孟的雌貨在玩什麼花樣。

眞個是風掃落葉，眨眼之間，盤碗皆空。

「够了麼？」一聲輕脆的探問。

那身穿着好眼熟，對！方才倚在欄杆上已經見過。當時這位姑娘正低着頭吃喝，段四只看到了一截雪白的後頸。這副臉蛋眞美，眞媚，那道目光卻不好惹。想當年段四在走腿闖道

的時候，最怕看到這種目光。

「是孟姑娘？」段四抹抹咀，問了一聲。其實他知道這是多餘的一問。

「我叫孟玉堂，」她大大方方地進了門，順手一帶，房門掩上了。「我自己覺得不大像個姑娘家，所以也討厭別人叫我姑娘……我能坐一會嗎？」

「請！」段四很沉靜，他坐在火盆前一動也沒有動。標緻的娘兒，他見得太多，儘管他有十年之久沒有親近過女人，還不至於見色心動。

孟玉堂搬了一張凳子在火盆前坐了下來，翻眼問道：「你姓段？」

他點點頭，無言，這是一個不需要回答的問題。

「你好像在閒着？」

「客棧裏每一個人都在閒着，冰雪連天，能幹什麼？」

「那可不一定，」孟玉堂那兩道目光向段四投射過來。「比如我吧，就忙得很。」

「忙着趕回家過年？」

「我忙着找一個人。」

「哦！」他很聰明，也很機警，除了表示一點應景兒的訝異之外，並不追問。

她那兩顆黑白分明的眸子突然亮了起來，骨碌碌盯着段四轉了許久，才緩緩地說：「你眼前好像很潦倒，但是我相信我看人絕對不會走眼。你過去曾經輝煌過，將來也一定大有出息，眼面前只是時運不濟，……」

「妳還會看相？」段四的口氣顯有調侃的味道。

「不錯，我會看相，我看準了你能幫我的忙。」

「幫妳找那個妳要找的人？」

「嗯！」孟玉堂點點頭，將那雙明亮的眼睛瞇了起來。「絕不要你白幫忙，你的吃喝開銷由我包，找着了，再奉送一百塊現大洋。」

「好差使，那個人姓啥叫啥？」

「那個人姓張，名龍飛，是山東人，現年二十三歲，他臉上有記號，左額有一塊疤，是小時候跟人打架留下來的。」

段四那副好整以暇的態度這會兒突然改變了，他原以爲孟玉堂所要找的人一定是自己，他已經作了猝然出手，拚命一搏的打算，卻料不到她要找的是另外一個人；一個他從沒有聽說過的人。

「幹不幹？」她咄咄逼人地問。「人就在虎牙鎭，只要你存心去找，就一定找得着。」

「幹了。」段四回答乾淨俐落。

孟玉堂笑了，笑得非常嫵媚。她拿起火鉗，將火盆中的炭火翻動了一下，然後才慢條斯理地說：「我就知道沒有看錯人。……還有第二樁差使……」

「以我看，妳這第二樁差使還是慢點講，因爲我是否能找到張飛龍這人還成問題……」

「不！」她的口氣很堅定：「這兩樁差使是有連帶關係的……當你發現張龍飛的踪跡後，立刻就幹掉他。」

段四深深吸了一口氣，吃驚地問：「妳所說的幹掉他，莫非就是要他的命？」

「幹麼那樣吃驚？」她又笑了，仍然那樣嫵媚。

「我的天啦！」段四眞會作戲，臉上的表情顯得緊張又惶亂。「殺人不該吃驚，什麼事才該吃驚？對不住，這種差使我不幹了。」

「哈哈！」孟玉堂花枝招展地笑了。在前仰後合的大笑中，她突然一拍手，偏頭向外叫道：「翠喜！進來。」

那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應聲推門而進。「過去，」孟玉堂向翠喜連連地揮手。「將床上的枕頭揭起來。」

段四心頭暗暗吃了一驚，飛快地離座而起，孟玉堂卻比他更快，一伸手壓住了他的肩頭。段四往上頂了一下，發覺那隻手很有勁道，才又坐回了原位。

翠喜已走過去揭起了床上的枕頭，枕下赫然一把明晃晃的短刀。

孟玉堂按住段四的那隻手緩緩往下滑，猛地提起了段四的左肩，用左手托住他的脚後跟，右手在裏腿間一摸索，颼地一聲拔出了一把雪亮的匕首。

「段四！你這個人眞不老實。」孟玉堂放下他的脚，笑瞇瞇地說：「枕下放着刀，腿上藏着刀，卻說幹不來殺人的買賣。你這兩把刀是宰牛？宰羊？殺豬？殺鷄的麼？」

段四臉上火辣辣的，心頭卻冰冷透涼。走腿闖道十一年，獄中苦守十年，卻被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姑娘在鷄蛋裏挑出了骨頭。江湖上有兩句話——栽了要認，輸了要服。因此他笑了；雖然那種笑容是硬擠出來的，卻表示了他對孟玉堂的服貼。

「幹不幹？」孟玉堂的聲色卻緩和了許多，然而此刻聽在段四耳中，卻更有咄咄逼人的味道。

「不幹行麼？」段四軟中帶硬地說：「不過，妳也得亮亮底別讓我蒙着眼睛摸瞎路。」

「哼！」孟玉堂打從鼻孔裏噴出來一股子冷氣。「是好人家的大閨女不會在歲末年下，天寒地凍的時候趕來虎牙鎭；是好人家的大閨女也不敢踏進你這種流浪漢的房門；更不會教你去殺人。還用亮我的底麼？亮出來可臭得很哩！」

「妳這樣一說倒教我不便刨根挖底了，不過……」段四說到這裏，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將話打住。

「說下去呀！」

「妳若不見怪的話，我可就要說明了……妳分明是個會家子，若是眞想殺那個姓張的，應該是易如反掌。爲啥要我去？這種事，假手於一個素昧平生的人，總不大妥當吧！」

「問得好！」孟玉堂神色間表現了嘉許之意。「你總該聽說過『獨木不成林』，『孤掌難鳴』這兩句話吧！」

「嗯！」段四點點頭。

「一句話——我需要肝胆相照的朋友。要你去殺張龍飛，只是要試試你的能耐和忠誠，往後還有第三樁差使要你幹。」

「那眞是太看得起我了……」

孟玉堂突然遞給段四一個眼色，同時向翠喜一揮手；那小姑娘立刻矯捷地向門口縱去。房門拉開，出現了一個瘦高條的男人，高得幾乎腦袋瓜頂着門框，瘦得似乎一陣風就會將他吹跑。他先是一楞，接着連連哈着腰說：「對不住！對不住！打算過來跟段爺聊聊天，沒想到房裏有女客，對不住！對不住……」

邊說邊往後退，像一溜烟似地溜走了。

「你認識？」孟玉堂偏着腦袋問段四。

段四搖搖頭。

「翠喜！」孟玉堂沉下了臉。「妳認淸那小子的揍相了？」

「燒成灰我也認得，」翠喜生得文文靜靜的，說起話來卻是狠勁十足，倒像是閻王爺的大妹子。

「我要那小子聽不到明早的鷄叫。」

「誤不了事。」

段四沒有打岔插嘴，低着頭用火鉗撥炭火。心頭卻在暗暗嘀咕：這娘兒是啥路道啊？動不動就要殺人，敢情是森羅寶殿派來的勾魂使者？

篤地一聲，一個沉甸甸的布捲兒落到了段四腳邊，孟玉堂冷冷的聲音接着在他身邊響起：「這兒有點錢，先去買一身新衣服，吃點香的喝點辣的，夜裏不妨叫妞兒來陪陪，那才像個男人。」

走了。段四聽到腳步聲出了門，房門砰地一聲關上，他才抬頭站了起來。

他遠離火盆，走到窗前，打開了一扇窗戶，冷風挾帶着雪花撲面飛來。他需要冷靜；冷靜地思考方才所發生的奇遇。客棧中住的人都是動槍動刀的獵戶，孟玉堂爲啥不去找他們，卻單單找上了他，他在裏腿布中藏七首枕頭下放刀幾乎是個不爲人所知的秘密，她怎麼能在初見之下就將這個秘密揭穿？兩個疑問，只有一個答案——孟玉堂早就對他有所了解。十年前嗎？她才不過是十來歲的黃毛丫頭；十年後嗎？自己出獄還不到十天哩？

也許孟玉堂的父親認識他？於是段四苦搜枯腸。北風愈來愈够勁兒，雪花落在臉上化成水，然後凝聚在鬍髭間結成了冰珠兒。此刻，他是無比的清醒，他確定打從娘胎起就從來不曾認識過一個姓孟的。朋友、仇家，他都想遍了，沒有，就是沒有。

張龍飛呢？段四敢說從來沒有聽說這個名字。二十三歲？那麼十年前這娃兒才十三歲。認識這娃兒的父母嗎？……段四突然想到了張漢成。

張漢成、劉鐵通、段獅，他們三個被道上的伙伴稱爲荒原三兇，官府百姓却視他們爲冀北三寇。打家刧舍，殺人越貨，無所不爲。十年前，他們三個過份得意忘形，在河間府栽了一個大觔斗。

河間府的偵緝隊隊長薛濤設下了天羅地網將他們三個逮住了。張漢成和劉鐵通問了斬，也不知段獅的祖上積了什麼德，問案的判官竟然網開一面，放他一條生路只判他十年苦獄。

張漢成有兒子嗎？段獅可沒有聽過。他們只在一起作案，而不在一起生活，平時也甚少談論家世。老實說，黑道中的人物彼此間都免不了有一份猜忌與防範。

孟玉堂爲什麼要置張龍飛於死地呢？其中原因必須要找出來；張龍飛到底和張漢成有什麼關係？這也需要很快地弄清楚。雖然這些問題一時還得不到答案，然而段四已經發覺了警號；他坐了十年苦獄，但是還有許多人沒有忘記他。

他隨身帶了兩把短刀，而且他使用短兵器的功夫非常精湛，但他並不想動用它們。他要用頭腦和耐性去完成他的計劃；他計劃了十年，也等待了十年，够長的歲月，他絕不容許任何人破壞他的計劃。

看來破壞者已經潛伏在他四週了，他關上窗，拿起那兩把短刀，凝視閃動寒光的刀刃，嘴角流露一絲冷笑。

金家店出了命案，死者是楊柳條，最先發現的是牛長貴。一根褲帶套在脖子上，懸吊在樑間，早已斷了氣。

現在才不過夜晚十點來鐘，店堂裏的賭局正興旺，經牛長貴一聲喊，大夥兒全擠到房門口來瞧熱鬧。

陳三人雖乾瘦，行動却够快，搶在衆人頭裏進了楊柳條的房，搬一張凳子踏腳，摸摸楊柳條的心口，又探探鼻息，然後轉身向大夥兒宣佈：「人已經死了，大夥兒別動，小號立刻派人去保安隊報案。」

衆人七嘴八舌，議論紛紛……。

楊柳條的槍法很好，却從不輕易放槍。他專獵銀狐，他獵到的狐皮總要賣得比別人的價格高，因爲皮毛上沒有槍洞眼兒。他聞得銀狐特有的氣息，找到牠們經常出沒的路徑，然後設下巧計的陷阱……。

衆人談論他的沉默寡言。談論他獵狐的技巧，談來談去，却找不出楊柳條何以要懸樑自盡的理由。

在人羣中有一個人心頭冰涼，他十分肯定楊柳條是被人謀害的，他就是最先發現死者的牛長貴。

薛滄舟也在人羣中，他向面部表情木然的牛長貴打了一個眼色，後者不着痕跡地挨近了他的身邊。

「別那麼緊張。」薛滄舟盡量壓低了嗓門說。

「楊柳條絕不可能上吊……」

「別說！」薛滄舟以嚴厲的眼色制止牛長貴。「什麼也別說。待會兒保安隊派人來之後可能會問你的話，記住！什麼也別說。」

「這……？這明明是姓段的……」

「別說。牛師傅！」薛滄舟一隻手搭上了對方的肩頭，語氣柔和了許多。「我早就說過，這樁買賣是玩命兒，你說過不在乎的。」

牛長貴吁一口氣，默然地垂下了頭。

房外鬧哄哄，似乎對孟玉堂毫無影響，她安適地躺在床上，舒泰地伸展着四肢。在大車裏蜷曲了一天，肢體不禁有點兒發僵，她很想敎翠喜來給她揑揑搯搯，那小姑娘們的推拏功夫挺地道。

孟玉堂心裏剛想着翠喜，那小娘們可就出現了，她們住的兩間房稱爲「套間」，中間是有一扇門連着。翠喜就站在那兒，倚着門框，咬着手指頭兒，目光發楞。

「咦！」孟玉堂瞧在眼裏，感到詫異，不禁撐起了上身，訝聲問道：「怎麼啦？」

翠喜仍然沒有說話，緩慢地走到床前。

「哦——」孟玉堂笑了，坐直了身子，伸手在翠喜的臉頰上輕擰了一下。「我沒誇獎妳，不高興了是不是？……好！妳幹的又快，又俐落，連我都感到意外，這下該樂了吧！」

翠喜仍然緊綳着臉，搖着頭說：「姑娘！妳弄錯了！不是我幹的。」

「妳說什麼？」孟玉堂差點要從床上跳起來，一瞬間，她的臉色就由三春變成了寒冬。

「不是我幹的，」翠喜清晰緩慢地重覆一遍。「不知被誰搶先下了手。」

孟玉堂緩緩地躺了下去，她的睡姿和方才完全相同，然而情態却完全不同；那雙修長的眉毛不時在聳動，眸子的溜溜地轉個不停，許久之後，她才輕輕地自語：「那會是誰？」

「姓薛的？」翠喜提出心目中的嫌疑者。

「不可能，」孟玉堂立刻加以否定。「那小子的行跡倒是有些可疑，如果說他會悄沒聲地殺人，那似乎太抬舉他了。」

「那會是誰？」

「說不定是段四。」

× × ×

段四心頭有點寒，一個十六、七歲嬌嬌嫩嫩的小娘們，行動那麼快，手法那麼老練，由此可以想見她的女主人孟玉堂有多麼辛辣，他怎能不心寒？

他下過決心，在計劃沒有完成以前，他絕對不沾滴酒，以便隨時保持頭腦的清醒。但是，現在他却非常需要酒來幫助他緩和太過緊張的神經。那壺燒刀子還擱在几上，他提起來對着壺嘴連喝了好幾大口。

酒，眞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它能使人增加無限勇氣。當那一壺燒刀子點滴不剩的時候，段四一點也不心寒了。自從入獄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喝酒，他好像回復到過去那段放蕩不羈，無所畏懼的日子；這是酒的壞處，它使人衝動，不再冷靜。

酒壺砰地一聲放下，房門砰地一聲打開，

段四雄糾糾、氣昂昂地走出了房門。看熱鬧的人已經散去，三三兩兩地聚集在店堂裏議論紛紛，談的自然不外乎是楊柳條上吊自殺的事。

段四倚在欄杆上，拍着手，拉開嗓門叫道：「大柱兒——」

大柱兒在樓下仰起頭來回應：「段爺！您有啥吩咐？」

「上來！」段四神氣活現地一招手。

大柱兒人小鬼大，雖然這位段爺手頭不够闊綽，他却一點兒也不敢簡慢，聞聲立刻跑了上來。

段四將他拉到近前，低聲問道：「那位孟姑娘住那間房？」

大柱兒霎霎眼，作了個鬼臉，悄聲道：「對準樓梯口那間變套，您……您……？」

「沒你的事！」段四順手一推，將大柱兒推了一個踉蹌，然後大踏步向孟玉堂住的上房走過去。

儘管店堂裏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在瞅他，段四却一點兒也不在乎，大漠大樣地抬手敲門。沒回應，再敲，門終於打開，應門的是翠喜。

她只是將門打開一條縫，然而段四在她還沒有請示過她的女主人之前就用力一推門，擠了進去。

躺在床上的孟玉堂紋風不動，瞧她的神色有些惱，而沒有驚。進來的段四瞧都沒有瞧她，用背脊抵上了房門，一把抓住了翠喜的手。翠喜的神情冰冷，沒有任何反應，更沒有反抗。

段四輕輕地撫摸着翠喜的右手，同時以冷嘲的口吻說：「好細、好嫩！想不到這隻手還會殺人，那小子果然聽不到明早的鷄叫了。」

翠喜仍然沒有絲毫反應，她只是以目光望着她的女主人；而孟玉堂却專心一致地注視着段四，她發覺自己的猜測錯了——殺人者並不是段四。

段四猛地放開了翠喜的手，大步走到床前，兇巴巴地說：「妳有這樣好的劊子手，爲啥還要我去幹掉張龍飛？妳的用心何在？」

孟玉堂的態度眞够從容，她支撐着坐了起來，靠在床欄上，被兒一直拉到頸項，向翠喜一歪頭：「翠喜，搬張椅子過來。」

椅子搬了過來段四穩穩地坐下，他那份氣燄已經矮了許多，孟玉堂那股子沉穩勁兒硬將他鎭住了。

「你這人眞沒腦筋，」孟玉堂的聲音很輕，很柔和：「那小子不是翠喜放倒的。」

「不是！」段四從椅子上彈跳而起，怒氣冲冲地說道：「孟玉堂！妳可別把我當三歲娃兒。那有那麼巧的事？妳剛剛說完狠話，人就死了？」

孟玉堂一點也沒有發火，竟然吃吃嬌笑起來；這一笑，頓時笑得段四滿頭霧水。

段四也算得上是一塊進口辣的老羌，他深深了解，像這種貌如芙蓉，心如蛇蝎的女人，在笑的時候遠比發脾氣的時候還要來得可怕；因此他那三分眞，七分假的酒意也在一瞬間消失淨盡。

像一根琴絃突然斷裂，孟玉堂的嬌笑戛然停止，她的面部表情變化實在太快，由熱轉冷，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

「段四！」她的口氣森冷如冰：「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我說話，我也不容任何人以這種無禮的態度對付我。記住！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以後……你是聰明人，我也不必再多說了。」

段四啞口無言，這娘們就有那麼一股說不出來的氣勢將他鎭住了，他心頭是有些不服氣的，而他却不敢表現出來。

「段四！」孟玉堂的口吻突然又變得非常柔和：「我給你那些錢是幹啥的？吃點、喝點，再找個娘兒們給你暖暖被。心頭鬆快，幹起活兒來才俐落。」

段四無言地退了出來，還清晰地聽見孟玉堂說，「翠喜！我可眞喜歡這種爆竹性兒的漢子，雖然火爆，只要不引燃藥綫，他是一輩子也爆不響的。」

這話聽在段四的耳中，頓時使他感到無比的舒泰。他站在房門口輕吁了一口長氣，這才發覺店堂裏有無數雙眼睛瞪視着他。

這是難免的，一個落拓江湖的窮漢，竟然受到了絕色佳人的青睞，怎不令人妬煞、美煞、垂涎三尺呢？就連段四自己也感到有些尷尬哩！

爲了掩飾自己的窘態，段四故作大方地下了樓，往方桌前一坐，扯開了嗓門說道：「俺來推一莊，送各位幾塊利市錢。」

倒有幾個獵戶湊趣，將牌九拿了過來，尙未砌牌開局，保安隊派來勘驗的人已經到了。

勘驗的人在金海東的引導下登上了樓，段四一副挺不在乎的勁頭，洗牌、砌牌、開牌，然後豪氣萬千地說道：「人吶，就是這麼回事，閻王要你三更死，你就別想活到五更天。趁咱們還有一口氣在，不找樂子，那是傻鳥……下……下！十塊大洋一莊，一翻兩瞪眼的小牌九。」

圍在桌邊湊趣的漢子倒有五六個，內中有一個環眉大眼的青年漢子壓低嗓門開了腔：「我說段爺！別忙着推牌九，聽說你交了桃花運到底是怎麼回事，說給咱們聽聽啊！」

要是經常，段四準定是一拳封住了那小伙子的眼，現在，他眞能耐住性子，笑了笑，說道：「兄弟！別笑啦，憑我這副湊相還能交桃花運……」

「段爺！你可別賴。」另一個漢子又插嘴道：「大柱兒早已說得一清二楚啦！又是酒，又是菜，剛才還讓您進了房，那不是桃花運，是啥？」

「各位別逗啦。」段四很不希望這種玩笑再鬧下去，於是編了個辭兒：「好多天之前，我在路上遇着了這位姑娘的大車，車輪陷在雪地裏，進退兩難，我使牛勁幫了點忙，今兒又遇上了，她才賞了酒菜，我領受了，當然該去道個謝，就怎麼回事。」

「哦——」衆口齊聲，都顯出了失望的表情。

這時，保安隊派來勘驗的人下樓來了，他們向金海東交代了幾句話：「掌櫃的！沒有啥毛病，只是這傢伙活膩了，明兒派個伙計到隊上來拿證明單，屍首該怎麼處理，那可是你的事啦！」

「是！是！」金海東一面恭送，一面答應：「後事我會料理，大雪天，害得各位長官冒寒，眞是……」

他的話，還沒說完，那幾個人已經出了大門。

段四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嚷叫起來：「沒事啦！下！下！咱們樂咱們的。」

篤！一大疊洋錢落在天門，段四被這筆大注嚇了一跳，抬起頭來，他立刻接觸到一雙精光閃亮的眼睛。

薛滄舟的神態倒很自然，一跨腿在長板凳上坐了下來，目光左右一掃，笑着說：「各位下注啊！這位大哥說得不錯，若不趁着有一口氣在找找樂子，等到那一天斷了氣，想樂就樂不成了！」

場面頓時就熱鬧起來，大夥兒都一塊、兩塊地落了注。段四眼看台面上已超過了他所說「十塊大洋一莊」，因此笑着說道：「好吧！通吃……」

手一揚，骰子要打出，卻讓薛滄舟一抬手攔住了：「慢點！通吃麼？我再加點注。」

那隻手已經從腰間兜袋中摸出了兩封沉甸甸地大洋錢，砰地一聲落在天門上。

「多少哇？」段四的臉色、語氣都很輕鬆，而他的心頭卻怦怦跳。根本不用問，一搭眼就知道一、兩百塊，自己身上只不過一百塊剛冒頭，這不是存心要出自己兒的挺麼？

「不多！兩百大洋冒點頭，」薛滄舟面上含着笑，語鋒卻異常犀利：「我這人喜歡一注兒輸贏，不是你的就是我的，擲骰子吧！」

段四僵在那兒了，方才說過了通吃，如今注一落大，卻又吃不下，這……這……？

樓梯上傳來了輕緩的步履聲，除了段四是背着梯口之外，其餘的人都瞧見了，下樓來的是孟玉堂跟翠喜。

孟玉堂既不避嫌，又不忸怩地挨到段四的身邊，笑着說：「喲！挺熱鬧的嘛！來！我給你把莊，擲骰吧！來它一個通殺。」

一見孟玉堂來到，段四胆氣不禁一壯，揚手就扔出手中的兩粒骰子。

「慢點！」卻又教薛滄舟攔住了。

孟玉堂揚起頭來，含笑凝視着薛滄舟，後者也在凝視她；那種目光彷彿是在鑑賞一件古物。流通的空氣好像在這一瞬凝結住了。

獵人都有一種天生靈敏的嗅覺，這種嗅覺不在鼻子，而在心靈，他們彼此你看我，我看你，他們顯然都有同感——有一股不見痕跡的殺氣已經瀰漫在賭桌上。

「怎麼啦？」孟玉堂先開口。「這位爺們，可是我來的不是時候？」

「我不喜歡跟女人賭。」薛滄舟的聲音很輕，口氣也極為輕鄙，將桌上的大洋拿起來往兜袋中一塞，走了。

段四猛地跳了起來，一閃身，在梯口攔住了薛滄舟的去路。孟玉堂表面上看去似乎一動也沒有動，其實，她非常注意段四的一言一行。她發覺：十年苦獄，十年悲慘歲月，似乎對段四沒有絲毫影響。他仍是那樣剽悍，武功也是那樣的精純。從他彈身閃到梯口的那個動作，就可以看出他的潛在威力。

薛滄舟站住了，他的面色非常平靜。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之下都難免會露出一絲驚詫之色，而他沒有。

坐在一旁隔山看虎鬥的孟玉堂又為他下了一個評語——深藏不露的高手。

段四的行動看起來顯得非常衝動，但他心頭卻非常冷靜。這一路上，他在好幾家客棧中都發現了薛滄舟的踪跡，有一次在一座破敗的山神廟中避雨，這小子也趕來湊上一腳，是有意是無意？

段四的心裏頭已經敲了不少日子的悶鼓，他要藉這個機會挖底刨根。

「朋友！」段四故意怒氣冲冲地說：「你剛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已說得够清楚了，」薛滄舟提高了嗓門繼續說下去：「我不喜歡跟女人賭錢。」

「我不是女人，身上放着的大洋也不是女人的錢。」

「我不喜歡在賭桌上見到娘兒們……」

薛滄舟的話才說到一半，段四已經飛起一脚踢了出去，這一脚極其突然，既快，又狠，雖然薛滄舟在孟玉堂的評語中是一個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但也躲不過這一招襲擊，彷彿覺得有一根巨大的木樁撞在胸肋間，撞得他倒退十幾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孟玉堂站了起來，輕叱一聲：「段四！你怎麼可以動手打人？」

「孟姑娘！妳說話也得說清楚一點，我只不過是動脚踢人，並沒有動手打人。而且我的腳也從不踢人，只用來踢踢笨騾。」段四的神態很輕鬆，既沒有一招得手的狂態，也沒有鹵莽行兇的歉疚，一轉身，若無其事地回到賭桌上，吆喝道：「各位的注兒下好了沒有？開船啦？」

話聲還沒落，骰子已經丟了出去，一粒二，一粒五，共七點兒。

各門拿了一副牌，有的在看，有的已經翻了過來，段四捏着兩張冷冰冰的骨牌，既沒有看，也沒有翻，兩粒眼珠子死盯着那邊的薛滄舟，後者已經緩緩站起，向梯口走去。他在大庭廣衆之下挨了一腳，既丟人，又吃虧，他很可能要採取報復。

沒事，完全沒事，薛滄舟在衆目睽睽之下登上了樓，回了房，沒有罵一句，也沒有看段四一眼，他似乎心甘情願地將這個「大虧」吞下了肚，在用他的寬宏大量將「它」消化掉。

老實說，這種結果令段四不大帶勁兒，因此他翻開兩張骨牌時像是三天沒有吃飯，沒靈性，沒生命的骨牌卻偏要湊趣，竟然是一張「丁三」，一張「二四」，天下無雙的至尊寶。

拿到了猴子對應該是令人興奮的事，但是段四還是不起勁，薛滄舟沒有反擊，眞是太令人掃興了。

「通賠！」段四突然心血來潮地，大喊一聲。

滿場驚訝那是必然的事，連孟玉堂都吃驚地叫了出來：「段四！你是不是昏了頭？至尊寶通賠這像話嗎？」

「這是我的規矩，」段四看都不看孟玉堂一眼。「我不喜歡猴子，所以凡是拿到猴子就通賠……來！下！多下……」

滿座的獵人都樂了，注兒也大了，段四顯得很興奮，骰子也擲得挺有勁，九點，莊家拿頭副，段四看牌看得更有勁，兩張骨牌卻洩氣到了極點，一張板凳，一張良三，活活的一副大癟十。

段四笑了，笑得很開心，兩張骨牌放在桌子上砰然有聲，同時他喊道：「這回通吃！」

滿場驚訝自然又是意料中事，然而孟玉堂卻笑了，一種打從心眼裏樂開來的笑，此時的段四在他眼中似乎變得非常可愛。

賭客之中有人開了腔：「段爺，莊家拿癟十通吃我還沒有聽說過哩！」

「那麼，你可曾聽說過莊家拿至尊通賠的事？」段四瞪大了眼睛，毛了臉。「頭副牌依了我的規矩，這副也得依。」

沒話說，滿桌的大洋都到了段四的面前，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一來是因為段四滿臉兇相，再說嘛！他的歪理也還說得過去，若不是大夥兒貪小便宜，也就不會吃這個大虧了。

沒有爭吵，賭局卻散了，誰也不知道第三副牌段四會來個什麼樣兒的新規矩。

段四很起勁地數着面前的大洋錢，頭一副賠出去十一塊，這一副吃進來二十七，一來一去淨賺一十六塊大洋。

「段四！」孟玉堂偏着頭，笑瞇瞇地說：「你很聰明，但是你這件事卻作得不聰明。」

「為什麼？」段四可不是隨口一問，看他的神色顯然很想知道答案。

「你不該得罪那些獵戶。」孟玉堂的聲音很輕，她顯然不願被別人聽到。

段四的心頭怦然心動：是啊！我到金家店來是為了什麼？是為了這十幾塊大洋麼？為啥要犯衆怒呢？

緊接着，戒備的意念開始在他心頭滋生：孟玉堂為啥要點醒他？難道她已經知道自己到金家店來的目的了嗎？心頭暗驚，面上卻沒有絲毫慌張之色，口中極為輕鄙地說道：「得罪他們又怎麼樣？我又不在金家店待一輩子，過

兩天，天一轉好，我就走啦！」

「你以為我會讓你走？」

「妳不讓我走？」

「當然，你已經答應過為我作一件事，在沒將那件事作好之前，你絕對不能離開。那個人可能會住進金家店，所以你方才不該得罪那些獵戶。人在江湖，寧可有一萬個朋友，而不能有半個敵人。」

段四暗暗吁了一口長氣，原來她是在為她自己打算。可是他並沒有完全放心，又試探性地問道：「妳打算要我在這兒住多久？」

「那不一定，不過事兒沒辦成，你就不能走。」

「若是一輩子都辦不成呢？譬如說，姓張的根本就不到虎牙鎮上來，姓張的也許早就死了……」

「不！」孟玉堂堅定地說：「他一定會到虎牙鎮上來，我跟你打賭，不出三天你就會找到。」

「賭什麼？」

「隨你。」孟玉堂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

段四瞇起眼睛，壓低了聲音：「我賭我的命，妳賭妳的人，敢不敢？」

「賭了。」孟玉堂回答得既乾淨又俐落。

你虞我詐　口蜜腹劍

夜已很深，金家店的客人全都回了房，店堂裏的燈籠熄了，板凳四脚朝天擱上了桌子，一天的買賣算是結束了。

賬房陳三總是最後一個離開，他得小心謹慎地將各處檢視一番：窗子是否楔牢，大門是否上了閂，火盆中的炭火是否全熄了，灶上是否溫了熱水……這都是些瑣事，也都是些例行工作。

一切都妥了，陳三這才提着油紙風燈從櫃枱後面那座小門穿過去，進入了別院。

陳三上了年紀，卻還沒有老眼昏花的程度，他剛鎖上了小門，轉過身，就看到了一道閃光。那是一把刀，一把非常鋒利的短刀，刀刃橫在他的咽喉處，沒有挨着他的皮肉，而他已感到了一股沁人的寒氣直透心肺，手一鬆，燈籠落下了地。正巧一陣風吹過，燈籠熄了火。

由於雪光反射，視綫非常明朗，陳三看到了一個魁偉健壯的身影，面上紮着一塊黑布，只露出兩道炯炯有神的目光，那兩道目光似乎比那把橫在咽喉處的短刀還要鋒利。

「三爺！有點事想請教。」

低沉有力的山東口音，陳三雖然處於驚慌失措的情況下，他仍希望從對方的口音中去辨別身份，然而那種說話的腔調卻是陌生的。

「請問……有……什麼事？」陳三很想表現得很鎮靜一點，但是滿咀牙齒卻禁不住得得打顫。

「金家店改建多少年了？」

「八個年頭了。」

「那時候你在麼？」

「在！在……」

「後院中有一棵柳樹，你可記得？」

「柳樹？」陳三翻了翻眼，好像印象非常糢糊。

「三爺！」那把鋒利無比的短刀突然貼上了陳三的頸脖子。「別跟我打馬虎眼兒，聽說你的記性特別好，不看賬本你就會說出人欠欠人的詳細數目，那棵老柳樹你會忘記麼？」

「是！是！當然不會忘記。」

「那棵老柳樹如今是被連根挖掉了，不過，原來那棵老柳樹是栽在什麼地方，你總該想得起來吧？」

「在……在……」

「現在別告訴我，明兒個勞您駕在那個地方放一盆花，行了，就是這麼點事。將來，嘿嘿！我對三爺這番指點的恩情定有所補報。」

「不敢，不敢……」

「不過，有句歹話可要說在前頭，剛才我問了些什麼，你又說了些什麼，三爺最好全忘記掉，就好像作了一個惡夢，醒來後，夢裏的情景早已忘得一乾二淨。若是有旁人知道了那麼一點兒，您的腦袋就要搬家。」

「放心！放心，我絕不輕洩半個字。」

「我信得過，」那人扳着陳三的肩膊頭輕輕一旋。「走吧！別急，你還是像往常一樣，啥也沒遇見。」

那段青石板鋪砌的路不過十來步，陳三卻感到格外長，彷彿走了許久才進了院子門。

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受不得驚嚇，剛才還挺得住，一旦進了別院，心頭一鬆勁，手脚也跟着發軟，他連忙用背脊靠上了院牆，閉上眼睛，喘吁吁地吐着大氣。

過了好一陣子，陳三的心情才算定穩下來。可是當他睜開眼睛時，他那顆放穩了的心突又懸了起來。

院門邊站着一個人，那人雙手環抱胸前，以冷冷的目光逼着他。

陳三很快地發現那人是金二娘，披着披風，穿着皮靴，不像是聞聲匆匆忙忙從臥房中趕出來的樣子。但是陳三還在驚魂甫定的情況之下，自然沒有發現這些可疑之處，只是直覺地問道：「二娘！妳還沒睡？」

「哼！」金二娘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話中帶刺地說：「那麼精彩的一齣戲，我若是躺在床上輕易放過，豈不是太可惜了？」

弦外之音，昭然若揭，陳三那會聽不懂？不過，他很鎮靜地回了過去：「二娘！妳說什麼啊？」

「我說什麼你還不明白？」金二娘一個旋身來到了陳三的面前，那姿態，美妙俐落，不愧是一個吃過苦，在台上亮過相，討過綵頭的梆子戲名旦，「大舅爺，您在金家店裏外一把抓，上下一齊管，若是暗地裏勾搭外人，算計掌櫃的，那就有些說不過去啦！」

陳三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這娘們準是瞧見了方才那檔子事，但又沒聽清楚他們談話的內容，誤會了。

這種誤會是很容易澄清的，但是陳三想起了那把利刀，想起了那兇神惡煞的話，他決心賴，賴它個乾乾淨淨。

「二娘！」陳三冷冷地說：「這話打從妳咀裏出來，眞是令人感到意外。古話說得好，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妳說我勾搭外人算計掌櫃的，妳得拿憑據來。」

「憑據？哼！我親眼看見的還不算？」

「妳看見什麼了？」

「看見你跟一個人站在簷下鬼鬼祟祟地說話。」

「那個人是誰？」

「太黑，看不清楚。」

「我們說了些什麼？」

「沒聽見。」

「既然沒有聽見，怎知我是勾搭外人算計掌櫃的？」

「背人無好話，你自己心裏清楚。」

陳三發現面前這個半大不小的娘兒們很有點難纏，於是直截了當地說：「二娘！我看妳是花了眼，倘若一定認為我有什不乾不淨，妳就告訴金掌櫃吧！」

他有自信，金海東絕對不理會這種婦道人家專用的「枕邊狀」。

金二娘忽然吃吃嬌笑起來：「舅爺！別發脾氣喲！這種事我是不會亂說的。掌櫃的信了

，您往後難做人，更難作事，就算不信，心裏頭總難免有那麼一個疙瘩，何必呢？這對我又沒有什麼好處。」

陳三自然不希望她將這件事傳到金海東耳裏，到那時他就非得說實話不可，萬一那兇神惡煞有耳報神，腦袋瓜兒豈不是要搬家？

「二娘！」陳三的口氣不自覺地軟了下來，「妳還算懂事，沒有眞憑實據的話千萬別亂說。」

「就算有了眞憑實據，我也不會亂說，不過，往後你可要對我好點。」

「二娘！妳這話可就冤人了，打從妳來到金家，我啥時候對妳無禮過？口裏還不是二娘長二娘短的。我若瞧不起妳，豈不是等於瞧不起海東？」

「那都是空的，我要你實實在在的對我好點。」

「二娘！妳這話可把我弄胡塗了。」

「舅爺！等我交代清楚之後，您就明白啦！眼看就要過年了，我要添幾件新衣服，買衣料，請裁縫，明兒個勞你神，都給我辦妥貼。」話一說完，金二娘扭身就走，她似乎有相當把握，陳三準會辦。

「三爺！」背後突然響起了一個聲音：「你眞守信，你這顆腦袋算是保住了。我會看相，你一定能活到一百歲，大福大壽……別忘了那盆花，一大早就得給我擺上，我不能逼你擺得跟那棵柳樹的位置分毫不差，卻也不能太離譜。您該安歇啦！」

陳三不但未吃驚，心中反而暗暗冷笑，如果爲了洗刷自己淸白而在金二娘面前吐露了眞相，當然這個兇神惡煞要殺人滅口，但是他殺的必然是金二娘，而不是自己。

剛才是因爲事情來得太突然，使他措手不及，心頭才產生恐慌，如今是已經逐漸進入情況，甚至可以說是已經控制情況，他是一個工於算計的人，此刻當然不會再感到恐懼了。

他緩緩地轉動身子，面對那個人，他想：此刻應該給予對方一記不重不輕的反擊。

但是，結果卻令他大感失望，而且，已然消逝的恐懼感重又在他心頭萌生——那個人不見了。

他這才發覺：整個控制權，還是在對方手裏。

屋簷下傳來一聲輕輕的咳嗽，那聲音太熟，太熟，金海東那種輕輕的咳嗽，經常代表一聲招喚，陳三連忙一正心神，迎了過去。

「還沒睡？」這種問話，陳三已經聽得很多了，但是此刻聽起來卻不是味道。

「嗯！」他漫應，明知金海東有所詢問，卻在等待。

「你剛才在跟誰說話？」

「一個客人。」問得平靜，答得也平靜。

「對了！」金海東竟然沒有追問下去。「關於楊柳條的死，你有什麼看法？」

「你說呢？」陳三小心翼翼地反問。他總覺得，那個人在緊緊地釘着他，一言一行都休想瞞過那人的耳目。

「楊柳條沒有上吊尋死的理由。」

「海東！」陳三壓低了嗓門，輕得不能再輕地說：「我看，咱們客棧裏恐怕要出事。」

「我也感覺到了，」金海東也壓低了嗓門說：「而且我敢斷定，楊柳條是被人謀害的，兇手是誰，我都一淸二楚。」

陳三很想問問是誰，但是，他卻不敢問出口，反而緊張地說道：「海東，這話可不能亂說啊！」

「老三！我活了一大把年紀，見過多少人？看過多少事？當然，我不會在別處去說，在你面前說說還有什麼關係？告訴你，我找到了証據……」

篤的一聲輕響，打斷了他的話。

二人循聲望去，不禁倒抽一口冷氣，原來長廊的木柱上插着一把短刀，刀身少說也進去一半。

突然，暗處傳來了一個冷冰冰的聲音：「當心禍從口出。」

一字一字，清晰有力地送進他們的耳鼓，但是他們眼中卻什麼也沒有見到，除了滿地的白雪，就是一團一團的黑影。

陳三發覺這個說話的人並非方才那個蒙面大漢，難道暗中還有無數的人，在監視他們？爲啥？

「海東！多睏吧！」陳三推着金海東往屋裏走。「人家可是好意，咱們千萬別辜負。」

他說話的聲音很響亮，似是故意要讓隱藏在暗中的人聽到。

金海東倒很鎭定，他也故意提高了聲音說：「對！禍從口出，這位朋友指教得好，我要終身記住這句話，爲了紀念這個朋友，我要留下這把刀。」

他眞的拔下了柱子上那把短刀，雖然拔起來很吃力，但他還是拔下來了。

一道黑影自房頂一瀉而下，又快，又俐落。金海東眼睛挺尖，一眼就看出這個自房頂跳下的人就是薛滄舟。

薛滄舟雙腳剛一點地，右手就倏然伸出，叭地一聲扣住了金海東握刀的手腕。

事情來得太突然，金海東和陳三兩人立刻臉色大變，雙腿發軟。

薛滄舟毫不費力就拿下金海東手中的刀，而且還將那把短刀收起來，然後才鬆開手，笑着說：「掌櫃的！你是買賣人，留着這把刀只有給你添麻煩，還是送給我吧！」

金海東自然認得這位客人，他原以爲方才擲刀告警的人就是薛滄舟，如今聽到這個「送」字才發覺自己估計錯了。

「哦！」陳三搶先開了腔：「原來這把刀不是薛先生的。」

「不是我的，」薛滄舟轉身望着暗處。「這把刀的主人眞是一位高手，他的行動快得像閃電，一幌眼，就不見人影了。」

陳三和金海東兩人互望一眼，誰也沒有說話。他們幾乎有一個相同的感覺：此時此刻最好是作一個悶葫蘆。

但是，薛滄舟卻不願作悶葫蘆，他轉身來說：「掌櫃！我有點事想請教，能不能……」

陳三知道這檔子事是推不掉的，深恐金海東嚴辭拒絕引起不良後果，連忙搶着說：「請裏面坐！」

由陳三帶路，進入了他的臥室。不大，也不算小，除了臥榻之外，還有一套桌椅。陳三忙着要煮茶，薛滄舟連忙叫他免了。

「掌櫃的！」薛滄舟一上來就是開門見山：「方才我的行動實在太冒昧，但是二位千萬別往壞處想，更別問我爲啥躲在屋頂上。二位活了半輩子，見多識廣，好人壞人想必也看得清楚。」

「是！是！是！」這是金海東唯一可以回答的一個字：多一個字他也不敢說。

「有一件事想要請教掌櫃的。」

「不敢，不敢……」

「請問：楊柳條究竟是被誰謀害的？」

「這……這……？」金海東張大了咀巴，卻說不出話來。

陳三連忙打圓場：「薛先生！金掌櫃只不過是胡猜，楊柳條是否被謀害還是問題……」

薛滄舟語氣肯定地說：「他的確是被謀害的，只是保安隊派來勘驗的人沒有發覺罷。」

陳三又搶着說：「就算他是被謀害的，咱

們掌櫃的又怎知誰是兇手呢？」

薛滄舟面上浮現了淡淡的微笑，但是他的語氣卻尖刻有力：「如果掌櫃的因爲方才聽了一句『當心禍從口出』的警語就三緘其口，那就太不聰明了。」

陳三沒有再搶着說話，但他卻向金海東打了一個眼色。後者立刻就接上了話：「薛先生！看樣子你也是在外面走腿闖道的人。人命關天，非同兒戲，若是沒有眞憑實據，怎可以亂說呢？」

薛滄舟倏然沉下了臉，語氣更冷：「掌櫃的！你和賬房先生的談話我都聽到了，你明明說已經有了眞憑實據……你大可放心，我只不過向你要一條綫索，我自己還要詳細調查。」

「我想請教薛先生，」陳三又插上了咀：「你爲什麼關心楊柳條的死？」

薛滄舟毫不猶豫地答道：「因爲他是我的朋友。」

陳三和金海東不禁面面相覷，眼睛裏也出現了迷惑的神色。他們似是不信這句話，一個是獵戶，一個是新來乍到的旅客，二者之間怎會扯上友誼的關係。

薛滄舟見他們沉默，又神色嚴厲地說：「掌櫃的！如果你知道兇手是誰，而又不說出來，那豈不是在包庇兇手？良心何安？」

金海東早已拿定了主意，是以毫不猶豫地說道：「對不起！薛先生，我無可奉告，請回吧。」

逐客令已下，頓時薛滄舟僵在那兒，他望着金海東，那張圓圓的面孔上是一股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這位在虎牙鎭上被人人稱頌的好好先生，受人人愛戴的大善士，竟是如此不可輕侮。

「掌櫃的，」薛滄舟的口氣緩和了許多，面上也顯露了歉疚的神色。「原諒我年紀輕，說話太冲撞了一點。掌櫃的閱歷豐富，自然也明白利害。這對寶號的金字招牌，也是大大有損啊！」

「薛先生！」金海東的面色仍然繃得很緊，口氣也是緩和了許多。「我是買賣人，不願惹是非，更不願惹上江湖是非，誰化錢住店，誰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盡心盡力去侍候他……薛先生！你是明白人，往下的話我也不必說了，那把刀也請交還給我吧。」

「打擾！」薛滄舟知道多說無益，抱拳一拱，把短刀交還，走了出去。

聽見脚步聲去遠了，金海東方吁吐了一口長氣，低聲說：「老三！終於來了。」

他這句「終於來了」說得很含糊，但是陳三似乎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說道：「海東！甚麼話也不用說，記住『禍從口出』那句話，時候不早，睏吧！」

金海東默然點點頭，他正要轉身走出房去，突然院子裏傳來一陣激烈的搏鬥之聲。

金海東並沒有衝出去一探究竟的打算，只是靜靜地站在那兒。一個客棧的掌櫃，一個平凡的人物，能够有這份鎭定功夫，眞是出人意外。

陳三臉上也沒有驚異之色，而且還很注意地聆聽屋外的激烈撲打之聲。

撲打之聲終於停止了，只不過沉靜了一眨眼的工夫，又傳來一聲聲輕微的喘息和呻吟。

「走！」陳三說：「出去瞧瞧！」

金海東瞪了他一眼，一伸手將他攔住。

「一定要出去看看，」陳三低聲說：「裝瞎，裝聾，得看時候。」

雪還在下，雪地還是那麼亮，雪地裏躺着一個人自然看得很淸楚，而且那個人還用拐肘支撐着向廊下爬。

金海東是個胖身子，但是動起來卻不笨，他飛快地衝向院中，伸手勾向那人的腋下，也很快地看淸楚那人的面孔，不由得驚叫：「薛先生，你怎麼了？」

答案擺在他眼前，雪地上有鮮紅的血漬，薛滄舟的右手捂着左肩——他受了傷，所幸未傷要害。

陳三也隨後趕到，二人合力將薛滄舟抬進了屋。金海東忙着要檢查傷勢，薛滄舟搖搖頭說：「別忙，先聽我說一句話——如果我說我是一個好人，二位信不信？」

「我不管你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只知你是我的客人。」金海東很直率地回答。

「這又是一件兇殺案，只不過兇手沒有完成他的計劃而已，二位是否想到立刻去保安隊報案？」

金海東沒有立刻回答，卻去回望陳三，而陳三也正以探詢的目光望着他。二人在目光交會之下，似乎已有了默契，幾乎同聲問：「薛先生的意思呢？」

薛滄舟道：「不要報案，更不要讓任何人知道這件事。」

「這……………？」金海東面有難色。

「我不想招惹麻煩。保安隊一定會問我許多話，每一問都可能會使我答不出來，比如說，深更半夜，天寒地凍，爲啥不睏？爲啥跑到別院裏來。再說，一夜之間，連着兩件命案，一死一傷，金家店變成了亡魂棧，往後誰還敢來住？」

金海東和陳三又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

「好，爲了薛先生方便，這件事咱們可以隱瞞住，可是……」金海東指指薛滄舟的肩頭。「你的傷總得找個大夫來瞧瞧……」

「不用費事，」薛滄舟笑了笑，這一笑，分明是想表示他的傷勢不重，實際上他笑得一點也不自然。「只不過是皮肉之傷，敷點藥，三五天就沒事了。我房裏的鞍袋中有一瓶雲南白藥，麻煩去拿一下……再帶瓶燒刀子來。」

金海東歪歪頭，陳三走了。

「你歇一會兒，別亂動。」金海東也走了出去。

薛滄舟雖然說是皮肉之傷，但是仍然爲他帶來了很大的痛苦，他捂住左肩的右手始終沒有挪動過，從指縫間滲出來的血液也始終沒有停止過。天很冷，而他的額頭上卻在冒汗。

金海東很快就回來了，身後還跟着金二娘，她頭髮蓬亂，披着一件披風，隱約可以看見裏面的衣服連鈕子都沒有扣週整，顯然是被金海東從床上叫起來的。

她腋下夾着一個臉盆，左手提着一壺冒氣的熱水，右手拿着一條雪白的新毛巾，一把剪刀。

女人就是女人，都會有大驚小怪的毛病，何況眼前又坐着一個血人兒，不禁嚷了起來：「喲！怎麼啦？」

「小聲點！」金海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方才就跟妳打過招呼了，別嚷嚷……過來，先將薛先生的衣服剪開。」

陳三也氣喘吁吁地跑回來了，帶來了雲南白藥和燒刀子。

金二娘雖然大呼小叫，卻絕不是那種見了老鼠渾身發抖的女人。她握着剪刀的手非常穩定，很快就將薛滄舟左肩處的好幾層衣服都剪開了。

金海東拿着燈，照亮傷處，向金二娘說：「用熱水將傷口洗乾淨……」

「不用費事啦！」薛滄舟說：「就用燒刀子淋上去，這樣才好得快。」

「用酒洗？」金海東訝異地問：「你受得了？」

「想必還熬得住。」薛滄舟展露了一絲苦

笑。

整瓶的燒刀子淋下去，可以淸晰地看見創口四周的皮肉在翻捲，收縮，鮮紅的血液在轉變成黑色。那種痛苦可以想見。但是薛滄舟沒有叫，沒有皺眉，只是額頭上的汗珠愈來愈大，愈來愈多。

敷上藥，將傷處包紮妥當，薛滄舟已變得非常虛弱。他那種硬充的英雄氣概，那種强裝出來的鎭定態度都已消逝淨盡了。

金二娘除了動動剪刀之外，一直處於旁觀地位。療傷的過程對一個女人來說應該是驚心動魄的，她並沒有齜牙咧嘴，抽眉閉目。她就好像在欣賞一件有趣的事，很冷靜也很安詳。

這時，她像突然發覺自己也該作點事。她將熱水倒在臉盆裏，再將毛巾浸濕，擰乾，爲薛滄舟擦拭額上的汗珠，充份表現出女性的細膩和柔情，他接過毛巾，自己動手，不過，只能動用右手。

擦過臉，他的神情，振作了許多。輕輕的說了一聲謝謝，對金二娘，也是對在場每一個人。

「薛先生！是怎麼樣一個人？」金海東終於提出來了問題。

「一個用黑巾蒙着臉的人。」

陳三心中不禁一跳，但他表面上並未顯露一絲驚色。他暗暗地想：那人爲甚麼要殺薛滄舟？

薛滄舟不待別人問他，就簡明地說出事情的經過：「他藏在暗處，突然向我偷襲。他本來想勒死我，發現我不好對付，才拿出刀。」

金海東又提出了問題：「可是他並沒有殺死你。像這種人應該不會半途而廢，他爲甚麼倉皇逃走呢？」

「因爲他的刀已經到了我的手上。」薛滄舟從腰間取出一柄短刀，放在几上。「掌櫃的，至少你該告訴我，你收藏的那柄短刀，欵式，長度，是否完全一樣。」

短刀約莫七，八寸，柄很短，像是牛角所製，刀有兩邊開双，很薄，很亮，很利。

「不一樣。」金海東肯定地說。

薛滄舟並未要求金海東將那把短刀拿出來對照一下。只是將身子靠上了椅背，緩緩地說：「原來除了我之外，還有兩個人冒嚴寒出來賞雪，雅興眞是不淺啊！」

「薛先生！」金海東面有難色地說：「我有一句話，很不中聽，但我又非說出來不可，……我想請薛先生明兒個換一家客棧。」

「海東！」想不到金二娘竟然插上了嘴。「這那裏是你平時作人的態度？人家薛先生受了傷，你却迫着人家搬家。換一個生地方，誰給他換藥？誰給他裹傷？」

「妳怎麼還在這裏？」金海東好像突然發覺房裏還有一個女人。「快走！快走，男人的事妳們女人少管。」

「哼！」金二娘氣得一跺脚，扭身就走。「修橋鋪路，送藥施材，大善士，哼！眞是天曉得……」

金海東氣得臉色發靑，眼看他的婆娘走了，一抬脚將門踢上，砰地一聲，似乎要消他的心頭火。

「薛先生！」金海東勾着脖子，好像無顏見人的樣子。「我是買賣人，你得替我想想，……有人想殺你，你是傷而未死，那人一定還要找機會，萬一……」

「難道我搬一家客棧，那人就找不到我了？」薛滄舟面上浮現了冷笑。他並沒有因爲那份療傷之情而表現軟弱。「你當然有你的想法，只要人不死在你的店裏，你就沒事。金大掌櫃！看你的作爲，好像跟傳言不符哩！」

一對雄鷄打鬥，兩邊都竪起了脖子上的羽毛，陳三連忙打圓場：「薛先生！咱們掌櫃的也不完全是爲自己打算……咱們做買賣的，眼界淺薄，你千萬別見怪……說實在的，薛先生若是沒有甚麼要緊事，還是早點離開虎牙鎭爲大大上策。」

薛滄舟冷冷地說：「若是沒有要緊的事，我又爲啥冒着風雪趕到虎牙鎭上來？二位！這事萬難從命，我住店付房錢，吃飯付飯錢，想必不會有人撵我走吧！」

說完之後，他站起來，揮手打了一個招呼，走了。

金海東楞在那兒，陳三也僵在這兒。二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誰也沒有說話。

薛滄舟的精神已經恢復，所以他出門之後，並沒有立卽動，他冷靜地注視四週，因爲如果再有一次攻擊，一定比先一次猛，而他現在只有原先一半的防守力量。

他突然發現長廊那頭有人向他招手，定睛一看，那人竟是金二娘。

若是一個正人君子，必定不去理會，但是薛滄舟却很快地走了過去：然而也不能以這一行動來判定他不是一個正人君子。

金二娘似乎絕無「男女有別」的觀念，一伸手拉着他的胳臂，將他拖進了一間屋子。屋子裏有灶，有柴，分明是一間厨房。

「你是甚麼時候住進來的？」金二娘的聲音很輕，語氣却很急。

「天擦黑光景。」薛滄舟根本就沒有思索的時間。

「打算住多久？」

「不一定。」

「哦！」金二娘深深吸進一口長氣，才繼續說：「我看得出你是一個好人，所以，才對你說心裏話。你特別要小心金海東，他不是好人。」

這句話從「床頭人」嘴裏說出，自然又增加了不少份量，但是，薛滄舟並沒有立刻聽信這份話。他猶疑地反問：「他那點不好？」

「嗳——」金二娘惱了。「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人家是爲了你才抖出心裏話，信不信由你。」

「二娘！你這份好意我心領，只是，妳得說點具體的事兒來聽聽，比如說，他作過甚麼壞事……」

金二娘語氣急迫地說：「現在可沒有時間跟你閒聊，明兒個……嗯！再說吧，我會找機會跟你說一點你想知道的事兒，快走吧！」

說完，雙手將他一推。

薛滄舟脚下一個踉蹌，身不由主地退出了厨房。

廊下響起一聲輕咳，緊跟着傳來一聲喝問：「誰？」

「金掌櫃的！是我。」薛滄舟立刻迎了過去。

金海東手裏提着一支火銃，向薛滄舟打量了一陣冷冷問道：「你還待在這兒幹啥？」

「我好像看見厨房門口有個人影閃動，所以過來看看。」薛滄舟故意提高了聲音，好讓厨房裏的金二娘聽到，以便及時走避。

金海東只是向厨房那邊瞟了一眼，並沒有走過去搜查的打算。說話的口氣突然緩和：「薛先生！你能不能告訴我，你到底是幹啥？」

「我只能告訴你，我是一個好人。」

金海東道：「不巧，在我的眼裏，你未必是一個好人。」

「那是掌櫃的你走眼了。」

金海東一時沒有說話，過了好一陣子，才緩緩說：「薛先生！你說的不錯，住店付房錢，吃飯付飯錢，誰也不能撵你。不過，我要奉勸你一件事——往後，我不希望在別院中再見

到你。」

「遵命。」薛滄舟回答得非常恭敬。

金海東筆直地站在廊下，眼睜睜地看着薛滄舟向牆邊走去，而且很留意對方踰牆而出的動作：矯健，有力。他雖然受了傷，流了不少血，但他恢復得很快，他顯然有一份非常深厚的潛力。

一陣勁風迎面刮來，金海東猛地打了一個寒噤，這才轉身進入了他自己的房間。

盆中火旺，几上燈明，半靠在榻上的金二娘則是笑靨相迎，整個屋子裏都呈現着暖洋洋的氣氛，但是金海東却有一股冷颼颼，直透心肺的冰涼感覺。

他將火銃靠在床頭邊，人坐上了床椽，一面脫鞋，一面說：「妳剛才到厨房去了？」

金二娘非但沒有吃驚，反而吃吃嬌笑：「你的眼睛眞尖呀！」

「妳去幹甚麼？」

「跟姓薛的說話。」

「說甚麼？」

「幹麼要告訴你？」

金海東的神情一直都很平靜，這時，才驀地轉過頭，雙手扳上了她的脖子，厲顏厲聲地說：「妳這個不要臉的賤人，快說，妳跟他說了些甚麼？要不然，我就勒死你！」

「勒死我？哼！」金二娘上是眞算得上潑婦，在這種節骨眼上竟然還敢連聲冷笑。「有種就儘管勒，只怕你沒有那個胆。」

金海東的眼珠子鼓脹得幾乎凸出了眼眶，額上的青筋鼓脹得如同一條黑色的蚯蚓。這顯示他的憤怒已經到了極點，而他的雙手却在抽搐，放鬆，終於離開了她的脖子，捂住了他自己的面孔。

金二娘又是一聲冷笑，整個身子滑進了被窩，側轉身，面向床裏，來一招不理不睬。金海東似在暗暗飲泣。眞怪！莫非這位大掌櫃有甚麼把柄落在那娘們的手裏麼？

× × ×

雪還在飄。

已經是上午十點鐘了，天色仍然灰濛濛的，看上去似乎剛天亮，店堂空空，整個金家店一點兒生氣也見不着。

店小二大柱兒靠在角落裏一副座頭上打盹兒，陳三不知打那兒端來一盆凋凋蔽蔽的菊花，葉兒發了枯，花瓣兒七零八落，早該拔出來丟進灶裏當柴燒了。他却捧過來，捧過去，沒有妥當的安置處。好不容易，才以櫃枱旁邊一個不惹眼的地方落了地，東挪挪，西移移，就像看風水似的，又折騰了好半天才算放妥了。

「舅！」一聲糊脆嘹亮的呼叫，緊跟着跳蹦蹦地出來一個花不溜啾的大姑娘。

面頰賽雪，雙目如珠，這種形容辭兒委實太俗，但是再沒有別的辭兒比這兩句更直截了當。眼睛大而亮，眼神利而尖，那雙眼睛把她的野勁兒全顯露了出來了。

不用問，她準是金海東的女兒金菊花。

「嗯！」陳三瞄了她一眼，像有甚麼虧心事似的連忙又勾下了脖子。「這麼早？」

「還早哩，都快晌午了。」金菊花那雙眼珠子的溜溜地一轉。尖聲嚷叫起來：「喲！這是誰幹的好事，這盆爛花擺在這兒不是丟人現眼麼？」

「菊花！」陳三抬起了頭，神色非常冷峻，嗓門却壓得很低：「這兒雜得很，教妳別來，妳偏要來，快到裏頭去。」

「舅——」尾音拖得很長，嬌滴滴的，怪膩人。乍聽倒還不刺耳。「我再要待在裏頭不悶出病來才怪……對了！我要問你一樁事。」

「甚麼事？」

「昨晚好像出了甚麼事吧！到下半夜我還聽見爹聲音。嗳！舅！到底是怎麼回事嘛？」

陳三顯得很緊張，連忙問道：「妳……妳又爬起來瞧熱鬧了？」

「哼……」金菊花佻皮地伸伸舌頭。「那麼冷，我才懶得從熱被窩裏爬出來哩……後來愈吵愈厲害，好像還有人打架，吵死了，我乾脆用被子蒙起頭……瞧……爹那天不早起？今兒個還在睡哩……」

陳三鬆了一口氣：「嗨——小孩子別管大人事，往後要是夜裏聽到了甚麼響動，被子蒙住頭，這是最好的法子。只要你乖，過年舅舅給妳壓歲錢。」

「舅舅！」小妮子瞪了眼。「過年我就十九了。橫街的翠花十七歲就嫁了人，街尾的小銀子十二歲就作了媽，你怎麼老是拿我當小孩子看待？哼！壓歲錢！新衣裳！我不稀罕。」

「好！大人！大人！行不行？」作舅舅的終於告了饒，不過，免不了帶上一句教訓辭兒：「大人是不作興多管閒事，亂說話的。」

金菊花神采飛揚地說：「我早就懂啦！舅！有一樁天大的事，我就沒有對人說過。」

「甚麼天大的事？」

小妮子左看右看，看淸楚旁邊沒有人，這才壓低了嗓門說：「二娘不規矩。」

陳三心頭撲地一跳，表面上還很鎭靜，輕輕地問：「怎麼不規矩？」

「嗯——」金菊花翻起眼皮在想。「是前天……不……不！是大前天，晌午過後，雪花兒飄得正够勁。二娘掩掩閃閃地摸進了厨房，……舅！眞是想不到呀！厨房裏頭有一個大男人在等她。兩人摟摟抱抱的，呀！我眞不好意思說出口來哩！」

陳三不禁楞住了，金二娘會是一枝出牆紅杏，委實出人意料之外。

見陳三發楞，小妮子誤會了：「舅！你以爲我在造謠生事，毀壞二娘的名節？」

「不！不！」陳三向她招招手，小妮子會意，立刻走進了櫃枱。「菊花！妳可曾看淸楚那男人的長相？」

金菊花道：「我只看見他的背影，很高大，很壯健。」

「妳有沒有在妳爹的面前露出風聲？」

「我才不敢露口風哩！爹要是知道了，不活活氣死才怪！」

「對！」陳三拉起她的手，輕輕在她背上拍着。「妳眞的變成大人了。這事千萬不能讓妳爹知道，在二娘面前也別露點顏色。往後再遇上，趕緊來叫我，捉奸捉雙懂嗎？」

「舅！」金菊花刁讚地笑了，「你放心！準誤不了事。那時候，二娘就不用神氣啦……」

陳三丟給她一個眼色，制止她說下去，她回頭看，這才發現有人來到了櫃枱邊。

那人二十多歲，生得濃眉大眼，穿着一襲長袍。陳三記得很淸楚，他在號簿上登記的姓名是章大戶，是個第一次到虎牙鎭來收皮貨的皮貨商人。

姓章的很斯文地還了禮，指指地上那盆菊花：「三爺！那也算是一盆花？」

「寒傖！寒傖！」陳三回答起來很沉靜，很緩慢。目光却在對方臉上溜圈兒。「論說，實在不算一盆花，不過，它畢竟還是一盆花，任它風吹雪浸，眞有點說不過去，所以就搬進來了。」

「哦！哦！」姓章的風趣地笑了。「想不到三爺還是一位護花使者……哈哈！大柱兒！給我來一碗羊雜煨麵，加一碟辣白菜。」

大馬金刀地在座頭上一坐，再也不看這邊一眼。

陳三可沒有停止觀察那個姓章的，他昨夜發了狠，今天一定要那個蒙面人露出原形，與

在花兒才擺上，就有人留意了。不過，這姓章的却不大像，個頭兒，一舉一動，都完全不同，尤其說話的味兒，昨夜那傢伙一口山東腔，這姓章的却是地道京話，兩下差得太遠了。

店堂裏漸漸人多了，有住在店裏的，也有外來的，陳三半個都沒有放過，但是他一點也沒有收穫，幾乎沒有任何人對那盆凋凋蔽蔽的菊花瞅上一眼。

陳三一個勁兒地注視着店堂裏每一個人，自然忽略了身邊的外甥女兒，金菊花正好趁此機會開溜。

金家店實在也沒有地方好溜躂，樓上更不是女兒家該去的地方，金菊花突然福至心靈地想想去馬棚看看牲口。

出了店堂，跕着脚走過滿是泥濘的長廊，却教一個人擋住了去路。

「妳就是菊花姑娘麼？」這人是薛滄舟，他的左手直直地垂着，誰也看不出他的左肩受了傷。

金菊花很想張口罵人，但是薛滄舟面上和善的笑，溫和的語氣，都使她罵不出口。楞了好一陣，終於還是惡狠狠地說道：「是又怎麼樣？」

薛滄舟的臉上仍然帶着笑，語氣還是那樣溫和：「大夥兒都說，妳是一朵長了刺的菊花，我看一些兒也不像。」

「是不是因爲我對你太客氣？」

薛滄舟沒有理會她的話，突然話鋒一轉：「姑娘要到馬棚去麼？」

「你管我上那兒去。」金菊花的野勁兒開始發作了。

「如果妳要去馬棚，我就陪妳去。」

「爲甚麼要你陪。」

「我想順便跟姑娘聊聊。」

「聊甚麼？」

「很要緊，很要緊的事。」

金菊花再次打量面前這個年輕人，那種充滿自信的神色實在令她着惱，但也令她喜歡，這樣才像一個男人。

於是，她笑了。她的笑很像冬季裏的陽光，很寶貴，也很難得。

「妳笑甚麼？」薛滄舟問。

「笑你傻。」

「我傻？」

「你以爲你聰明！嗯？」她偏着頭，瞪着眼，神情怪可人。「你以爲馬棚是個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你以爲在二楞子手裏塞幾個小錢，他就不會露風聲？如果你眞想跟我聊聊，你就乖乖地聽我的。」

「好！我聽妳的。」

「馬棚後面有一間堆草料的屋子，平常少有人去，門上的銅鎖不過是聾子的耳朵，一扭就開，你先上那兒去等我，我隨後就來。繞過馬棚的時候，彎着腰，別讓二楞子瞧見。」

薛滄舟反倒楞住了，他原以爲弄不好，菊花賞不成還會扎了手，想不到這小妮子竟然像個偷情老手，不臊不羞，還指點了一個幽會的去處。

「快去呀！」小妮子見他發楞，竟然伸出蘭花指兒在他額頭上點了一下。

二楞子正忙着刷馬，薛滄舟毫不吃力就閃過去了，一切都如那小妮子的指點，順順當當地進了草料房。

裏面堆滿了麥稭、乾草，要是有人突然進來，也有掩蔽的地方，這小妮子選地方選得可眞好，莫非……？薛滄舟連忙將心頭的邪念打住。這小妮子够野、够潑，若是說她曾經在這兒跟男人私會過，那未免……

薛滄舟在那兒自省自責，身後驀然傳來一聲輕笑。

他旋身一看，不禁楞住。來人並非他所等待的金菊花，而是那位風華絕代的孟玉堂。

孟玉堂並未立即走進來，身子倚在門框上，黑白分明的眸子往裏一掃，似笑非笑地說：「這地方挺不錯嘛！」

薛滄舟有些窘，更不明她的來意，只得訕訕地說：「這位敢情是孟姑娘？」

「嗯！」孟玉堂輕輕一點頭，仍是倚在門框上。「那朶雛菊兒讓她舅舅叫回去了。不過，你還是有花兒可賞，菊花沒來，倒來了一朶牡丹。」

「牡丹！」

「牡丹花有個雅名兒叫作『玉堂富貴』，玉堂正是小名，說我是朶牡丹，想必還說得過去。」

「孟姑娘眞風雅……」

「我風雅，你風流，」孟玉堂的辭兒字字如刀：「頭天才投店，今兒個就勾上了掌櫃的千金大小姐，你眞行啊！」

薛滄舟一張俊臉立刻寒了下來，冷冷地說：「孟姑娘！請妳說話留點分寸。」

「親眼所見，該不會假。」孟玉堂毫不示弱。

「你見到什麼？」

「見到你們私語，見到你們訂約，見到你在這兒等，這難道還不够？」孟玉堂冷笑了一聲，接着說下去：「那麼，我就給你再加一點；我還看到你深夜踰牆，摸進別院，昔日張生跳粉牆，爲的是崔鶯鶯，你跳牆八成是爲了金菊花吧！」

薛滄舟的臉色沉了下來，昨夜被段四踢了一脚的時候，都不曾這樣難看。他一語不發，緩緩向孟玉堂走過去。

這位娘兒們可眞不簡單，仍是那樣靠着門框，動也不動，似乎沒有將薛滄舟看在眼裏。

薛滄舟終於走到了孟玉堂的面前，相距不到一步，四目相對凝視了一陣，薛滄舟緩慢地探手入懷，又緩慢地抽出，那把鋒利小巧的短刀緊緊地握在他的手中。

對手已然利刀在握，孟玉堂仍然紋風不動，她的胆識和鎭定功夫眞够瞧！

薛滄舟突然將短刀掉了個頭，三根指頭捏着刀尖，送到孟玉堂面前，冷冷地說：「原物奉還。」

「原物奉還？」孟玉堂雙眉高挑兩眼圓睜，聲音中透着無限詫異：「這是什麼意思？」

薛滄舟冷冷一笑，道：「這難道不是姑娘的刀？」

「如果是我的刀，怎會在你手裏？」

「姑娘心頭明白。」

「偏偏我一點也不明白。」

「非要我點破？」

「請指點。」

薛滄舟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緩慢有力地說：「不錯，昨夜我曾經踰牆潛入別院，但是，暗中還有另一個人跟着我，而且抽冷子給了我一刀……」

「你以爲那人是我？」

「如果不是妳，那麼夜晚不睡覺，冒着風雪，穿戶越脊的人可就太多了。」

孟玉堂道：「你說的不錯，連你我在內，一共有四個。」

「四個！」

「不錯，我信任我的眼睛。」

「妳眞的看得很清楚？」

「我不需要騙你。」

「另外兩個長得像什麼樣？」

「倘若我看見他們長得像什麼樣子，那必然有兩種結果：一是他們被我逮住，一是我死在他們手下。」

「他們是同夥結伴的麼？」

「不！他們是各不相干的。」說到這裏，孟玉堂嫵媚地笑了。「我跟你到這裏來，只是想問你一句話：你是想與我爲敵？還是與我爲友？」

薛滄舟很機警地反問：「爲敵怎麼？爲友又如何？」

孟玉堂回答得簡單明快：「爲敵則彼此受損，爲友則彼此獲益。」

「如此說，我當然不願與妳爲敵。」

「好！你總算作了最聰明的決定。是朋友該彼此坦白，所以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你從濟南府開始，一路跟蹤段四的目的何在？」

薛滄舟已經發覺：菊花未必有刺，牡丹倒眞是有刺，因此，應付起來非常小心。他反問：「妳怎麼知道我一路上在跟蹤段四？」

「聽着：」孟玉堂一手叉腰，那架勢像極了說京韻大鼓的妞兒。「在段四出獄前幾天，你就到了濟南，千方百計地結識了牢頭，打聽段四出獄的確切日期。段四出獄後，冒着風霜雨雪，兼程北來，你一路追踪。不錯，你很高明，若即若離，有時超前，有時落後。可惜你瞞得了段四，瞞不過我。」

薛滄舟笑了，很得意地笑。

孟玉堂語氣咄咄地說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沒有話說。」

「那麼……？」

「不過我有一問。」

「請問。」

「我是捕蟬的螳螂，妳却是隨後的黃雀，那麼，妳的目的又何在？」

孟玉堂楞住了，她顯然沒有料到有此一問；更沒有料到這個姓薛的是如此難以應付。

薛滄舟倒是很和善地解了窘：「孟姑娘！咱們既然交了朋友，就得交到底。我倒有個提議，咱們彼此不相過問彼此的目的，而且也是各行其事，只不過暗中却要互相照應。」

孟玉堂道：「好！我們互不過問彼此的目的，不過，另外還有許多事，我們應該互相交換一下意見。」

「我同意。」

孟玉堂突然壓低了聲音問道：「楊柳條是怎麼死的？」

「妳說呢？」

「姓薛的！」孟玉堂又毛臉了。「我問你，你就反問，這證明你毫無誠意。」

「好！我不反問，據我的看法，他是被謀害的。」

「爲什麼被謀害？」

「想必是他發現了什麼秘密。」

「你要他去刺探什麼？」

「我！……」

「怎麼？」孟玉堂那兩道犀利如刀的目光釘在薛滄舟的臉上一動也不動。「你又想一推六二五？告訴你，你推不掉，楊柳條枕頭底下有一個錢袋，袋裏整整一百塊大洋，布袋上蓋着淮縣天賚錢莊的紅印。你經過淮縣的時候在那家錢莊兌了一張八百大洋的錢票，該不會錯吧！」

「高明！高明！我眞服了。」薛滄舟說的，不是順水推舟之辭，他眞是打從心眼兒裏服了。

「既然服氣，就請說實話。」

「我教他釘住段四……」

「但是殺人者絕非段四。」

薛滄舟吁了一口氣，緩緩地說：「妳判斷得不錯，殺人者不可能是段四，因爲他沒有機會行兇。」

「那麼這行兇之人是誰？」

「我也在找尋這個答案。」

孟玉堂一個字一個字地說：「答案我已有了——是一個……」

她的話突然打住，同時雙腿猛彈，身形沖天飛起，翻上了屋脊；薛滄舟也緊接着縱了上去。

白皚皚的屋脊上正有一個黑衣人倉皇逸去，孟玉堂那裏肯放過，正待前縱追撲，冷不防薛滄舟一把拉住。

孟玉堂怒容滿面，氣呼呼地說：「你這是什麼意思？」

「窮寇莫追……」

「掩飾之辭！」孟玉堂面凝寒霜語帶呵責：「我發覺你這個朋友太不够誠意。」

「孟姑娘暫時莫要發怒，妳看，這是那人立足之地，再來看……」薛滄舟拉着她越過屋脊，指着積雪上的足印：「這是第二個落脚點，兩下相距二丈有餘，咱們脚下有這份輕功麼？追還不是白追。」

孟玉堂怒息了，心中還暗暗佩服薛滄舟的目光如炬，她一縱身，落在馬棚後面的空地上，薛滄舟也跟着跳了下來。

湊巧，被馬伕二楞子瞧見了，他嚷道：「咦！二位！你們打那兒來的喲？」

薛滄舟冲他一笑，二楞子名楞人不楞，昨夜又得過一塊大洋的賞頭。連忙閉上嘴，一縮頭，刷馬去了。

薛滄舟向孟玉堂打了個眼色，二人一先一後地回到了店堂。

店堂裏這會兒已經有不少人在用早飯、喝早酒，薛滄舟冷眼一掃，並未發現任何可疑的人。

孟玉堂一跨進店堂的門檻，就看見翠喜站在樓梯口向她招手，衆目睽睽，她也不便跟薛滄舟打招呼，便三步併着兩步，急急地奔上了樓。

進入房中，孟玉堂就迫不及待地問：「什麼事？」

翠喜向隔壁指了指，說道：「老丁還沒有起來。」

「睡睡懶覺又有什麼大不了？」

「我剛才叫了好幾次門，一點回應都沒有。」翠喜的神色非常凝重：「我看，一定出事了。」

孟玉堂如旋風般捲了出去。

「老丁！老丁！」孟玉堂用力搥打着房門，扯起嗓門大叫：「老丁！老丁！」

店堂裏的人都仰起了脖子，孟玉堂喊門的腔調和神態畢竟太不尋常了。

搥門、喊叫，都沒有任何反應，孟玉堂情知不妙，一斜肩膀，用力一撞，門扉砰然一聲倒下。

孟玉堂並未衝進去，反而背轉了身子，將背脊靠上牆壁，緊緊地閉上眼睛，好像看見了非常恐怖的景象。

金海東、陳三、薛滄舟……以及那些在店堂裏用食的客人都衝上了樓。

那的確是一幅令人驚心動魄的恐怖景象，老丁倒臥在血泊中，血液早已凝結成紫色的硬塊。他雙眼突出，微向下翻，右手握彎向胸前，左手五指箕張如鉤，手臂向前伸直，好像要全力抓住什麼東西。致命傷似乎在胸腹間，那部位一片血肉糢糊，很難一眼找出創口。

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張口結舌，全場鴉雀無聲。

「老三……」金海東終於開口了，但他的聲音實在抖得太厲害，簡直就說不下去。

陳年金鈎的鎭定功夫是虎牙鎭上出了名的，這當口果眞表現出來了。他先帶上房門，然後轉過身子，冲着大夥說：「各位都瞧見了，

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命案，在座的各位都有嫌，小號這就派人去保安隊報案，請各位務必不要離開。」

衆人面面相覷，誰也沒有說什麼，各自歸房。

這時候，段四露面了。只見他睡眼惺忪，彷彿是剛才被吵醒的樣子。儘管陳三爺已經將兇案現場的房門帶上，他還是以蠻不在乎的神態將門推開，將躺臥在血泊中的老丁看了一個仔細。

然後，他昂首闊步地進了孟玉堂的房。

翠喜對他的直闖直入顯然有些不滿，以致怒目相視。看着孟玉堂並沒有任何表示，她就沒有發作。

段四大馬金刀地拉張櫈子坐了下來，以近乎自語的口吻說：「嗨！這是怎麼回事？我住進來好幾天，都是平平靜靜的，你們一來，就連出兩條命案，怪吶！」

孟玉堂冷冷地瞅著他，沉吟半晌，才問：「你所說的『你們』是指那些人？」

段四毫無顧忌地說：「我指的是你和姓薛的。」

「爲什麼拿我和薛的扯在一起？」

「因爲你們都是昨夜進店的，而命案也在你們進店之後就發生了。」

孟玉堂冷峻地說：「段四！你給我聽清楚：我不想弄明白你說這些話的用意何在。我只提醒你一件事──盡快找到張龍飛幹掉他。」

「姓張的臉上刻得有字，嗯？」

「段四！」孟玉堂霍地站起來。「明說吧，你又打了什麼主意？」

篤地一聲，一隻錢袋落在孟玉堂的腳前，段四拍拍手，似乎那一百塊大洋爲他帶來的麻煩就這樣拍掉了。然後以極爲輕鬆的口吻說：「這樁差使我不幹了，另請高明。」

而且在說完之後，轉身就走。

翠喜的動作可眞快，一閃身攔住了段四的去路。

段四冷笑道：「小妞兒！妳想幹啥喲？」

翠喜沒有答理他，一雙眼睛眨也不眨地瞪着孟玉堂。顯然，只要她的女主人微一示意，她就會猝然出手。

但是孟玉堂卻冷叱了一聲：「退下！」

翠喜只得悻悻然閃到一邊。

孟玉堂很緩慢地走到段四的面前，以極爲柔和的聲音說：「段四！你分明是一個光棍，卻想不到你作起事來太不光棍。你昨夜收錢，今天退錢；昨天答應，今天反悔，這算什麼門道？」

段四冷笑了一聲：「哼！爲什麼我會這樣，妳心裏頭應該清楚。」

「咱們不在磨房，用不着繞圈子，你明說吧！」

「妳自己做事不够光棍。」

「爲啥不再說得明白一點？」

「妳跟姓薛的……」

「你看見了？」孟玉堂逼得好近，若是高矮一樣，準會鼻尖相碰。「嗯？伏在屋脊上那個黑衣人就是你？」

她的面色變得猙獰可怖，語氣咄咄逼人，那神情眞像神話中半夜出來吸血吃人的女妖。

「那麼兇幹嗎呀？」段四笑了，有明顯逗弄的意味。「娘兒們太兇是找不到婆家啊！」

孟玉堂那兩道嚴厲的目光掃動了一下。

翠喜飛快地閃到段四的背後，鋒利的匕首抵上了他的腰，話聲似乎比那匕首還要利：「老實點！對咱們姑娘說話更得有規矩，這是把七寸貨，你身上衣服厚一寸，剩下的六寸足够穿透你的腰子。」

段四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還是那副蠻不在乎的神情：「翠喜姑娘！那把七寸貨留着對付半夜裏偷偷爬到妳床上的野男人吧！用來嚇唬我幹啥喲？萬一弄得下不了台，妳當眞戳我一刀，你們這一趟不是白跑了嗎？」

「你說什麼？」孟玉堂氣得發抖，雙拳緊握，骨節兒咯咯作響。從她咬緊牙關，面頰肌肉鼓脹的模樣兒看來，她是盡量在尅制自己。

「孟姑娘！」段四仍是油嘴滑舌的：「別戳穿，一旦戳穿，那還有啥意思？」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伏在草料房頂上的是不是你？」

「不是。」

「那麼，你怎麼知道我和姓薛的在草料房見了面？」

「妳到我房裏去瞧瞧就明白了，我房裏有一扇窗戶。居高望下，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你看清楚那個黑衣人了？」

「嗯！」

「生得什麼樣子？」

「說不上來，不過，要是見着他，我一定認得出。」

「他的輕功不錯？」

「不賴。」

「你看見我跟姓薛的晤面，所以，你不舒服？」

「這句話可就說遠了，」段四那副油腔滑調收了起來，改以一本正經的態度。「不舒服！爲啥？又憑啥？不過，話又說回來，昨晚在賭桌上，姓薛的明明找我的碴兒，如今我又在給妳辦事，妳和姓薛的鬼鬼祟祟地一拉扯，教我心頭如何想法？孟姑娘！我段四是塊什麼料想必妳也看清楚了，賣命是小事，被人牽着鼻子耍，可不成。」

孟玉堂噗哧一聲笑了，她這一笑，翠喜也忙着收了刀。

「段四，說你是粗漢，心眼兒倒挺細的。」孟玉堂一隻手放在他肩頭上，有意無意地輕輕捏着捏着。「我只不過想摸摸那小子的來路，別無它意。段四！我可以起個誓，我們心換心，要是我存心耍你……」

「得啦！孟姑娘！」段四打斷了她的話。「別來這一套了，我段四不信菩薩，不信神，就信人家一句話。放心，我會盡快完成妳交付的差使，不過，我要向妳討個重賞。」

孟玉堂一口答應：「段四！只要事辦成，隨你。」

段四嘿嘿乾笑涎着臉說：「我要翠喜。」

翠喜那兩道眉毛倏地挑了起來，但在孟玉堂的目光示意下，她非但未怒，反而吃吃嬌笑，羞怯地低下了頭。

「沒問題。」孟玉堂在他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別等事成，從現在起，翠喜就是你的。」

刨根挖底　明爭暗鬥

別院很靜。

客店那邊出了命案，對別院似乎毫無影響。這裏永遠是一個沉寂的世界。

但是居住在別院中的金二娘卻不是一個沉寂的女人。

她躡手躡足地出了臥房，在金菊花閨房門口屏氣凝神地站了一會兒，然後一溜烟似地跑進了廚房。她關上廚房門，還拿起粗大的門槓子將門頂上，這才背脊靠上門，閉上眼，喘了一口大氣。

冷不防，兩條結實的臂膀將她攔腰抱住。

她吃驚地張口欲呼，一張畧帶酒氣的嘴巴卻又將她的櫻口封住了。

「死鬼！」金二娘大發嬌嗔。「你總是這

樣沒招沒呼的，嚇死人！」

「乖乖！」那男人又在臉頰上親了幾下。「妳可死不得啊！咱們的事，全靠妳哩……唉！想想眞火人，妳進金家門已經好幾年了，一點收穫也沒有。賠了夫人又折兵，眞他娘的窩囊。」

「都是你出的傻主意，讓我跟那頭胖豬過了幾年教人噁心的日子，我不怪你，你倒埋怨起我來了。」

「乖乖，誰埋怨妳來着？」那男人說起話來小心翼翼的：「我只是着急罷了，常言道得好，夜長夢多，日久生變啊！」

金二娘沉默了，似在思索什麼。

那男人生着一張方方的臉，濃眉大眼，有幾分威相，看年齡約莫二十六、七，聽口氣，他和金二娘好像是老交情。他輕輕問：「妳在想什麼？」

「想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什麼問題，快告訴我。」

「我跟那個胖豬這麼多年，你將來還要不要我。」

「乖乖！這是什麼話啊？妳嫁給金海東，是我同意的，還不是爲了咱們的將來。等那筆錢到手，咱們就遠走高飛，買大片田莊，過一輩子清靜日子，妳再給我生一大堆兒女……」

「眞的？」她摟着那結實的腰，認眞地問：「到那時你不會甩我？」

「當然不，妳還要我說多少遍？」

「那我就放心了，」金二娘的面頰緊緊貼在他那結實的胸膛口，「我夜夜作惡夢……」

「得啦！別盡說閒話，」男的有些不耐煩地推開她。「妳可知道咱們相會得冒多少風險？快說點正經的吧！」

「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金二娘說得特別慢，顯然有意在賣關子：「瞎子磨刀──快了。」

「有眉目啦？」男的顯然很緊張。

「這會兒我不能告訴你什麼，其實我也說不上來，不過我有把握，慢則十天半月，快則三天五日，咱們的心願就可以圓了！」

「好！我相信妳。」男的竟然沒有追問詳情。「俐落點，也機警點。爲這樁事，妳犧牲不小，可千萬不能落空。」

「放心！金海東被我吃得定定。」

「還有陳年金鈎呢？」

「哼！」金二娘以不屑的語氣：「那頭老狐狸麼？放心，他的尾巴在我手掌心裏。」

「那些亡命徒呢？」

「不是由你去對付麼？」金二娘的嗓門突然一壓：「對了！昨晚你是不是給了那姓薛的一刀？」

「沒有啊！」

「沒有？」金二娘吃了一驚。「那會是誰？別院裏有人潛伏着伺機殺人？哇呀！我……不敢住下去了。」

男的用寬大有力的手掌捂住了她的嘴，待她心情逐漸平靜後，才緩慢地鬆開，一個字一個字低沉有力地說：「別這麼大驚小怪的，這幾年，我一直在暗中保護妳，誰也拔不出妳一根頭髮。」

「我……我……」

「別說了，去吧！明天這個時候再來。」

金二娘望着他，依依不捨的樣子；然而他那嚴厲的目光卻迫使她服從，很馴服地卸下頂門槓，出了廚房。

男的站在門邊，傾聽了許久，沒有發覺任何異狀，才吁吐了一口長氣。

廚房的最裏面有一個透氣孔，約莫尺許見方，若說那個洞口能通過一個人，那也只有勉強通過。

然而他卻神乎其技地彈身而起，身形筆直地從那個小小的洞口穿了出去。

外面是一間菜園，這時節，只是一片積雪，他只不過三跳兩縱就越了過去，穿進一叢枝葉猶青的竹林。

他的行動快得像一條蛇，滑得像一條泥鰍，竹林中的空隙非常狹窄，而他卻依然行走自如，而且還非常矯捷。

穿過竹林，是一條寬敞的道路。

他上了道，而他卻停住了。

因爲有一個人攔住了他的去處。

段四！

段四臉上的那種笑容很難使人理解，但是誰也看出他的不懷好意。

當然這個剛才和金二娘厮會過的男人也看得出，因此，他暗暗戒備着，等待着一場惡戰的來臨。

段四並沒有動，他仍然在笑。

「你笑什麼？」那一位沉不住氣了。

段四慢條斯理地說：「你一天到底要換幾套衣服？早上那套黑衣服倒是挺不錯的，爲啥又換掉了呢？」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

「慢慢聽，」段四面上那股子笑容，更濃了。

「有人說你的輕功很好，說這種話的人一定是草包，以我看，你的確不錯，不過和我比一比，還差那麼一大截。你的運氣很好倒是眞的，而且行的還是桃花運，金二娘騷媚入骨，那滋味挺不錯吧！」

他驚在心頭，穩在表面，雖說是強恃鎭定，卻能給予對手一些震懾；最少，敵手不敢輕舉妄動。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段四的神態很嚴肅，那股子令人不安的笑容消失了。

「何事？」簡短，有力。

「你伏在草料房的屋頂上用意何在？」

「我也想知道一件事。」

「何事？」段四略顯詫異。

「你何以肯定那個人就是我？」

「憑我這雙眼睛，蚊子從我眼前飛過，我能分出公母。」好大的海口！

「那我就不必否認。」

「用意呢？」

「沒有必要告訴你。」態度相當強硬。

「你也許會後悔你說過這句話。」

「永不。」

「你很像一個男人，」段四逼進了一步，這一步跨得非常小心。「但不算是一個大丈夫；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眞正的大丈夫永不屈服。」

「這句話又將使你後悔。」段四又小心翼翼地向前跨了一步。

對方沒有動，他的目光只是盯住段四的足尖，雙手筆直地下垂。兩人相距非常近，但是在兩人之間似乎有一道看不見的鐵壁銅牆，兩人誰也無法踰越。

氣氛由緊張而鬆弛，再由鬆弛而緊張……幾番起伏，二人雖立於北風呼號，雪花飄飛的曠野，然而二人貼身的衣衫都濕透了。

段四這十年苦獄生涯的確沒有白過，十年的磨鍊使他深諳觀人之道，他發覺：這個外型粗獷，驃悍的對手深不可測，不但受過正規的武學鍛鍊，而且還有豐富的江湖閱歷，對於控制自己的情緒更有過人之處。段四有好幾次佈下圈套想引誘對方出手，對方都沒有上當。

此人是誰？這是一個無從思索的問題。

他伏在屋頂上，自然是在監視孟玉堂和薛滄舟的一言一行，那麼，就該從他們兩人的關係上去猜。想到這裏，段四的心頭不禁一動。

「你一定住在金家店。」段四說得很肯定，其實是一個試探。

但是效果卻非常好，對方的眼光閃動了一下。這已經足夠了。

段四繼續乘勝直追：「只有我一個人認識你，如果我不說，這個秘密就永遠不會洩露，對不對？」

對方的咀唇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卻沒有說出來。

「你可以安心，我永遠也不會說，你知道爲什麼嗎？」段四很注意對方的反應，咀角輕微地牽動，一次深長的呼吸他都不會放棄。「因爲我恨姓薛的。」

「你恨他？」對方終於開口了。

「嗯！」段四很認眞地冷聲說道：「恨之入骨。」

「爲什麼？」

「因爲他一路釘着我。」

「爲什麼釘着你？」

「不知道。」段四聳聳肩，作了一個莫可奈何的表情。「昨晚賭錢的時候，我踢了他一腳，他竟然不回手。伸手不打笑臉人，對不對？我眞拿他沒法子。」

「你告訴我這些幹什麼？」

「要你明白我的立場，如果你是想找姓薛的碴兒，我不但不會破壞，反而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但是我監視的是兩個人，內中正好有個姓孟的女人。」

「哦！」段四微微一楞，他已感覺到對方開始反擊了。

「你和姓孟的那個女人交往密切，對不對呢？」

由此可見，這傢伙一定是住在金家店，他心中暗暗得意，判斷正確，了解對方，是能順利控制對方的重大因素。

「不錯。」段四毫不猶疑地回答。

「那麼，情況就非常明朗了。我如想身份不洩漏，最佳上策，是殺你滅口，那只怕辦不到……退而求其次，遷地爲良，諒你也攔不住我。」

段四含笑搖頭：「這兩個作法都是下下之策。」

「什麼才是上上之策？」

段四伸出了右手，以極爲誠摯的語氣說：「來！握一握，上上之策是携手聯盟。」

「我怎麼能夠信你？」

「那要靠你的眼光和判斷。我又憑什麼信任你呢？只因爲我相信你不是一個背信負約的人。」

對方猶疑着，沉默了許久，才說：「看你生的一副粗像，想不到舌頭如此利，我快要被你說服了。」

「來！」段四打鐵趁熱，「用力一握。」

拍地一响，兩隻厚實有力的手掌終於握在一起了。

「我好像該問一問，咱們爲什麼要携手聯盟？」

段四的回答很技巧：「爲我們前來虎牙鎭的目的。」

「你怎知道我們的目的相同？」

「必然相同。」段四一抖手腕，兩人的手同時卸勁分開。「好了！現在要請教你尊姓大名。」

「姓張，草字龍飛……」

段四彷彿重重地挨了一記閃電拳，楞楞地站在那兒一動都不動。來得太突然了，這小子不像是一個初出道嫩貨，怎麼輕易就把眞名實姓報了出來呢？

「怎麼啦？」張龍飛顯然已發現對方的神情有異。

「張龍飛！好漂亮的名字！」

「這是先父爲我取的名。」

「令尊是……？」

「不提也罷！」張龍飛一聲浩嘆，黯然地低下頭。「他老人家是一個江洋巨盜，十年前被官府捉去砍了腦袋。」

段四的心頭不禁一震，不必再問下去了，這小子毫無疑問是故人之子。當然也是爲了那筆巨大的財富而來。怎麼辦？殺他？段四自信可以辦得到。殺他不但可以減少一個分享財富的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博取孟玉堂的信任。但是段四立刻決定不能這樣做；當年三人同落法網，二人頭斷法場，自己倖逃，今天怎能殺害故人遺孤？

「你貴姓大名？」張龍飛問。

「等一會兒我會詳細告訴你，現在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到虎牙鎭來到底是爲什麼？」

「爲了完成一個心願。」

「你的心願。」

「不！家母的心願。」

「令堂還健在？」

張龍飛道：「還在，只是身子不太朗健，時常鬧病。」

「令堂有何心願未了，你能說得更詳細一點嗎？」

「當年先父與同黨刼了一筆財寶，埋在一個地方，約定等風平浪靜之後，再挖出來分享，隔不多久，先父就被捕正法了。家母想拿這筆錢作點善事。以贖回先父生前所犯罪孽。」

段四很小心翼翼地問：「那筆財寶埋於何處呢？」

「金家店的後院。」

在段四的想像中，這最後一問是必然得不到答案的，卻想不到張龍飛竟然脫口而出，這小子眞是太沒有經驗了。

段四儘量使聲色都保持平靜：「金家店並沒有後院啊！」

「當年金家店只是個賣吃食的舖子，只有前面一間小門面，七年前才翻修擴建，變成了如今的客棧酒樓。要不然，我也不會白耗了三年工夫。」

段四驚訝地問道：「這樁事你已進行了三年？」

「嗯！整整三年。」

段四在牢獄中，無時無刻不在想着這筆財富，差一點他的夢想和等待都成了空，這倒要感謝金家店的掌櫃金海東。

「這三年，我眞是費盡了心機，」提起往事，張龍飛似有無限感慨。「金二娘也爲我誤了三年青春。」

「這話怎麼說法？」

「她原是我的人。」

「是你教她嫁給金海東的！」

「嗯！」

「爲什麼？」

「金家店改建後，憑以識別藏寶確實地點的標幟不見了，只有讓她混到金家去打聽。」

「她願意這樣作？」

「因爲她愛我。」

「你不覺得這樣作，很可恥？」

「不覺得。」

段四冷笑道：「我原以爲你是一個血性漢子，卻想不到你是一個無恥小人。」

「你誤會了。」張龍飛很嚴肅地說：「爲了完成家母的心願，爲了贖回先父的罪孽，我願意作任何犧牲，也願意受任何侮辱。」

段四輕吁了一口長氣，他無理由去責備這個年輕小伙子；張龍飛的心目中除了一個值得尊敬的母親之外，再沒有別人存在。

「你說得太多。」段四輕聲說。

「因爲你問得太多。」

「對一個陌生人說得太多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

「你並不是陌生人。」

「不折不扣的陌生人，你甚至連我的姓名都不知道。」

「那是因爲你沒有時間告訴我。這個秘密一直在我心裏藏了許多年，從未洩露，今天才對你說，因爲我認爲你值得信任。」

「爲什麼？」

「因爲你已經和我携手聯盟。」

「江湖道上不守信的人太多。」

「你不是那種人。」

「好可愛的年輕人！」段四笑了，自從十年前落案之後，他是第一次笑得這樣開朗。「經你這樣一說，我倒應該自重一些。千萬不要作出背信負約的事。」

張龍飛也笑了，笑得非常誠摯。

段四突然壓低了嗓門：「我要告訴你一個壞消息——有人要殺你。」

「哦！」張龍飛吃驚地說：「我並沒有仇人。」

「殺你並不一定是爲仇。」

「你可知道是誰？」

「孟玉堂。」

「她！」張龍飛先是一楞，接着輕鬆地笑了。「幸好她不認識我，也不知道我名叫張龍飛。」

「她僱用了一個殺手，他認識你。」

「那個殺手也住在金家店？」

「就是我。」

張龍飛的臉色變了，他瞇着眼，凝視着段四，許久，才從齒縫間迸出一句話來：「我不信。」

「我所說的話跟你剛才說的一樣，沒有半句假話。」

「我不信你會殺我。」

「不要太相信你的眼睛，你只有二十三歲，絕對無法看透一頭老狐狸的心。」

張龍飛的目光突然凝住了，並非他被段四的話驚呆，而是他突然發現了一個人；那個人一身黑衣，還以黑巾蒙面，只露出兩隻閃亮的眼睛。

黑衣人右手拿着一把鋒利的匕首，左手打着「不要聲張」的手勢，緩緩向段四的背後移動。積雪很厚，北風呼呼，段四根本不可能發覺這個偷襲者。

張龍飛眞不知道該怎麼辦；其實，就算他有心向段四告警，他也張不開咀巴。

黑衣人突然飛身躍起，撲向段四的身後，匕首的尖端對準了段四的背心窩。

段四就像背上生着眼睛，身子突然一旋，右手挾帶着一道亮光揮向對方的小腹。

黑衣人的身體立刻凍結了，他的雙臂擴張，作飛舞狀；而他的靈魂卻眞正在飛舞，飛出了他的軀壳，飛上了西天。

段四右手猛地一抽，雪地洒了一遍紅，黑衣人向後摔倒，雙腿微一抽搐，就不動了。

段四拉下死者的蒙面巾，看到了一張陌生的面孔；他敢肯定，他從來都不會見過這個人的。

再回頭，張龍飛業已受驚逃跑，他的輕功的確好，已跑得變成了雪地中一個小黑點了。

段四收起了刀，搖頭苦笑，喃喃地說：「孩子！你不用怕，我怎會殺你呢？」

雪野寂寂，誰也沒有聽見他這段心白。

保安隊派人來驗屍，盤問每一個客人的身份，使得金家店亂得像是被頑童用棍子搗了一下的蜂窩。一直鬧到晌午過後，保安隊的人走了，一直在負責照料全局的陳三爺才鬆了一口氣。

接着，孟玉堂又派翠喜來跟他商量殯葬的事，沒話說。棺材要抬進金家店，那間上房還得權充停屍之地。眞晦氣！老丁可比不得楊柳條，找間會館抬出去再入棺。陳三爺硬着頭皮代金海東作了主，答應了。

這一串的麻煩事兒直教陳三爺頭皮炸，而他卻沒有忘記金二娘交待的事，裁縫師傅請好了，各色各樣的綾羅綢緞也買了不少，裁縫師傅用的案板，也在別院一間空房子裏架了起來，明兒一大早，裁縫師傅就要來爲金二娘量身，趕製新衣了。

陳三心頭那層陰影是一時抹不去的，但是當他將身邊這些瑣事處理完畢之後，總感覺鬆快了許多。

金海東在今天所表現的就比他的舅爺差勁了，他一直處在驚慌失措的狀況下。在處理各種情況時，他完全沒有身爲大掌櫃的份量。讓人覺得若沒有陳三幫他的忙，他這間店簡直就開不下去。

薛滄舟一直在冷眼觀察金海東，觀察的結果是：金海東不可能是個壞人；換句話說，他不夠資格作壞人。那麼，金二娘是在說慌了？她的用意何在？

薛滄舟靠在騎樓的欄杆上，反覆地思索，假設了許多理由，但他卻始終沒有找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驀地，他瞧見牛長貴向他打了一個眼色。這時，店堂內很靜，只有兩個獵戶在那兒下象棋。薛滄舟也很想和牛長貴商量一些問題。於是，他以落落大方的態度進了牛長貴的廂房。

牛長貴是個粗人，他的憂慮，惶恐都寫在臉上。門上門，很緊張地說：「薛兄！已經死了兩個，第三個會不會是我？」

薛滄舟明白在這種情況下說什麼都是多餘的，也是毫無作用的，因此他什麼也不說，只是伸出一隻手去按在牛長貴的肩頭上，藉以緩和他的情緒。

「你可千萬別怪我差勁！」牛長貴勾着脖子，一副無顏見人的神色。「獵熊我是好手，誰都知道熊是很兇殘的野獸，我就不會怕過。可是，可是……」

薛滄舟不輕不重地在牛長貴的肩上揑了一下，笑着說：「不是你差勁……」

「我差勁！」牛長貴的語氣很激動。「我明明發現姓段的翻牆進了別院，我就不敢去釘他的梢。」

「什麼時候？」

「保安隊剛要派人來的時候。」

「後來呢？」

「後來不知他去了什麼地方，剛回來不久靴子濕透了，好像在雪地裏待了不少時間。」

薛滄舟沒有說話，牛長貴兩隻牛眼瞪着他，見他一直不說話，忍不住問道：「老丁是不是被段四幹掉？」

「不是。」薛滄舟肯定地說。

「那麼……」

「客棧裏面還潛伏着一個非常可怕的人，他才是謀害楊柳條和老丁的兇手。」

「是誰？」牛長貴傻乎乎地問。

「正因爲不知道是誰才覺得他可怕，牛兄！你還釘緊姓段的，別怕，他不敢殺人。」薛滄舟說完後就拔開門閂打算離去。可是他剛一探頭又連忙縮了回來，原來他正好看見段四在敲孟玉堂的房門。

孟玉堂對於段四的來臨絲毫沒有感到意外，冷冷地一擺手：「坐！」

段四大馬金刀地坐下，還蹺起了二郎腿，

臉上浮現出冷傲的笑意，語氣更是十足的傲慢：「孟姑娘！妳說妳看人從不走眼，我看人也差不到那兒去，早上伏在草料房房頂上的黑衣人就是張龍飛。」

他等待她的吃驚，但他卻失望了，孟玉堂竟然非常平靜。她淡淡地一問：「不會錯？」

「當然不會錯。」

「人呢？」

「這兒。」段四揑緊拳頭一揚，表示揑在他的手掌心裏。

「爲什麼幹掉他？」

段四冷笑反問：「妳以爲幹掉張龍飛是很容易的事？」

「怎麼！」孟玉堂的眼珠子瞪了起來。「又要打退堂鼓？」

「沒那個事。說句老實話，我要想放倒姓張的小子，也不是什麼太費勁的事。不過，我有一個要求。」

「儘管獅子大開口吧！」孟玉堂很不在乎地說：「我連翠喜都給了你，還有什麼不能答應的。」

「那就好辦了，」段四突地臉色一沉：「我想知道了妳爲什麼要殺張龍飛。」

「因爲我恨他。」孟玉堂回答得很快。

「爲什麼恨他？」段四問得也很快。「妳連他長得是什麼模樣都不知道，由此可見妳不認識他，自然也不可能有什麼糾葛，妳沒有理由恨他。」

「段四！」孟玉堂嚴厲地說：「你的話太多了。」

「孟姑娘！說句老實話，我殺過不少人，但我只作兇手而不作劊子手。所以我一定要明白妳爲什麼要殺他？他是否該殺？」

孟玉堂氣得臉色發青，雙手也在發抖。段四卻像沒有瞧見，二郎腿一個勁兒地晃，右手不停地撫摸着他那戟張如刺蝟的虯髭。

「好！」孟玉堂竟然將心中的怒火忍了下來。「我不勉强你，你將張龍飛交給我，總該行吧？」

「不行。」段四回答很快，很肯定。

孟玉堂冷笑道：「段四！你是存心跟我蹭輪子？」

「不敢。」段四笑了笑，以漫不經心的語氣說：「我只是覺得那小子挺可愛，不像是一個該殺的人。」

孟玉堂冷冷的眼光掃動了一下，那顯然是一道命令，一條柔軟的手勾上了段四的脖子，緊接着他身邊也響起了翠喜膩膩的聲音：「段四！你不是想要我麼？咱們就親熱親熱吧！」

她的手臂很柔軟，語氣也很溫和，但是她的另一隻手卻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刀鋒在段四的臉上輕輕地摩來擦去，他的臉頰突然變成磨刀石。

「段四！」孟玉堂聲色俱厲地說：「我昨晚就打過招呼了，我不喜歡你這種態度。現在還來得及，翠喜帶刀跟你親熱的滋味，並不好受。」

「想必別有風味。」段四仍是嬉笑如故，似乎胸有成竹。

「聽清楚！」孟玉堂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我只說一遍——張龍飛在什麼地方？」

「原來在我手掌心裏，現在……」他右手直伸了，揑緊拳頭突然放開。「……飛了。」

「翠喜！」孟玉堂沉聲說：「先挖他一粒眼睛，讓他變成獨眼獅。」

「獨眼獅，好啊！」段四怪聲怪氣地獠笑。「孟玉堂，妳可眞不簡單哩！竟然知道我的眞名實姓，現在該妳抖抖底啦。」

孟玉堂不禁一楞，顯然對她的失言有些懊惱。不過，她轉圜得很快，故作怒氣吁吁地說：「我才不管你到底姓什麼叫什麼，我關心的是張龍飛。說！交不交人？」

段四當然是有備而來，不會在乎她的威脅，但爲了不使局面變成騎虎之勢，就立刻亮出了最後一張王牌：「孟姑娘！不用唬人啦！我是什麼人，妳清楚；妳爲啥來虎牙鎮，我清楚。妳一定捨不得割掉我一隻眼睛，我要是瞎了眼，誰還知道那些亮晃晃的東西，埋在什麼地方？」

孟玉堂咬着牙，暗暗考慮是妥協，還是繼續硬下去。最後她還是決定强硬到底；對付段四這種人稍一讓步就會造成難以收拾的後果。

她咬牙切齒地說：「段四！你聽清楚：現在我什麼事都不管，只是關心張龍飛的下落。你有種就儘管閉上你的咀巴，我若不割掉你一隻眼睛，就是萬人騎的賤貨。」

一個姑娘家連這種重誓都罰出來了，可見她已下了最大決心，段四頓時打了一個冷顫。

「怎麼樣？」孟玉堂眼睛雪亮，立刻趁勢逼了一句。

「妳不怕我叫？」

「儘管叫。」孟玉堂顯得毫不在乎樣子。

「虎牙鎭是有王法的地方。」段四猶圖掙扎。「而且妳把我當草，還有不少拿我當寶，只怕他們也放不過妳。」

「少說廢話！」孟玉堂一伸手，叉住了段四的下頦。「只說一個字，交不交？」

段四原以爲他穩可以將這兩個娘兒們擱在手掌心裏耍把戲，殊不知結果正好相反；孟玉堂的剽悍比起他當年橫行綠林的時候還要勝上幾分。

十年苦獄，朝夕面對鐵窗，他不停地檢討自己的缺失，尅制衝動，養成冷靜的習慣。他發誓從今以後絕不容許有一星半點的過失；而他現在卻犯了一個大錯——過份輕估了對手。

「能不能讓我喘一口氣？」段四近乎沙啞地說。臉上那股不馴的冷傲之色也收斂起來。

孟玉堂揮揮手，翠喜就將段四鬆開了，不過，她仍緊貼在段四的身後。不管段四的身子多麼俐落矯捷，她都能在一瞬間再度控制他。

孟玉堂冷冷地望着段四，一句話也不說；她已經看出段四在她的氣燄下低了頭，她已不需要再說什麼。

「張龍飛也住在金家店。」段四先開了一個頭。他的語調很慢，似乎每說一個字都經過仔細的考慮；也似乎每說一句話都在留意孟玉堂的反應。

「幾號房？」孟玉堂很冷靜，她好像對任何事情都不感到意外。

「不知道。」

「哦？」孟玉堂兩道眉毛倏地挑了起來。「可是方才說，他控制在你的手掌裏。」

「我已經將他堵住，他的輕功不錯，而且受過嚴格的武術鍛鍊，殺他並不容易，但是他想跑掉也不容易。不料有人向我偷襲，被他趁機會溜走了。」

「那個偷襲的人呢？」

「死在我刀下。」

「怎麼樣一個人？」

「完全不認識。」

「飛了！飛了！果然飛了！」孟玉堂連連地跺脚。「你不但是高手，更是兇手，怎麼會幹出這種打草驚蛇的傻事？」

「他不會飛。」段四的語氣很肯定。

「你有把握？」

「當然。」段四說得特別慢：「因爲他的目標是金家店，因爲他也想發一筆橫財。」

對於「橫財」二字，孟玉堂沒有絲毫反應。她冷冷地說：「段四！我再說一遍；你們到金家店來是爲什麼，我不願管，也懶得管，我

只關心我自己到這兒來的目的。」

「我也同樣關心。」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追殺張龍飛。」

「孟姑娘！我們現在心平氣和地談，想要幹掉張龍飛，並不是一件簡單事，不但要有眞功夫，還要用點技巧。最主要的是要對他多作了解。所以我先想知道妳爲什麼要殺他。」

「當然有理由。」

「請見告。」

「我不想告訴你。」

「孟姑娘，這就是我們之間鬧得不愉快的原因。我段四不是草包，更不是只會用刀不會用頭腦的混球。妳如有什麼秘密想隱瞞我，只有增加誤會。」

翠喜突然插嘴說：「根本就沒有什麼秘密，只是姑娘不願提罷了。爲來爲去還不是爲了一個『仇』字。」

「不是。」段四緩緩地搖着頭。

孟玉堂用脚勾過來一張椅子，在段四對面坐下來。冷冷地反問：「何以見得不是？」

「妳根本不認識他，對他所知也不多，如何能結下仇怨？」段四輕鬆地加以反駁。

「那麼，以你推斷，我是爲什麼要殺死他呢？」

段四此刻是絕不能揭穿對方的秘密，但是他那種逞强爭勝的本性難改，於是將心中的想法脫口說出：「妳來金家店的目的必然和張龍飛相同。」

「這難道就構成了要殺張龍飛的理由？」

段四靠上了椅背，姿態顯得很輕鬆。他徐緩地說：「張龍飛爲一筆橫財而來，妳也是爲一筆橫財而來，在財寶露白之前，先剷除一個競爭對象，這是必然的手段。」

翠喜手上的七首，飛快地架上了段四的咽喉。

孟玉堂先揮手，示意翠喜將刀移開，然後笑着說：「段四！你很了不起，關於張龍飛的事我們暫時擱下不談，先來談談你，你到金家店爲了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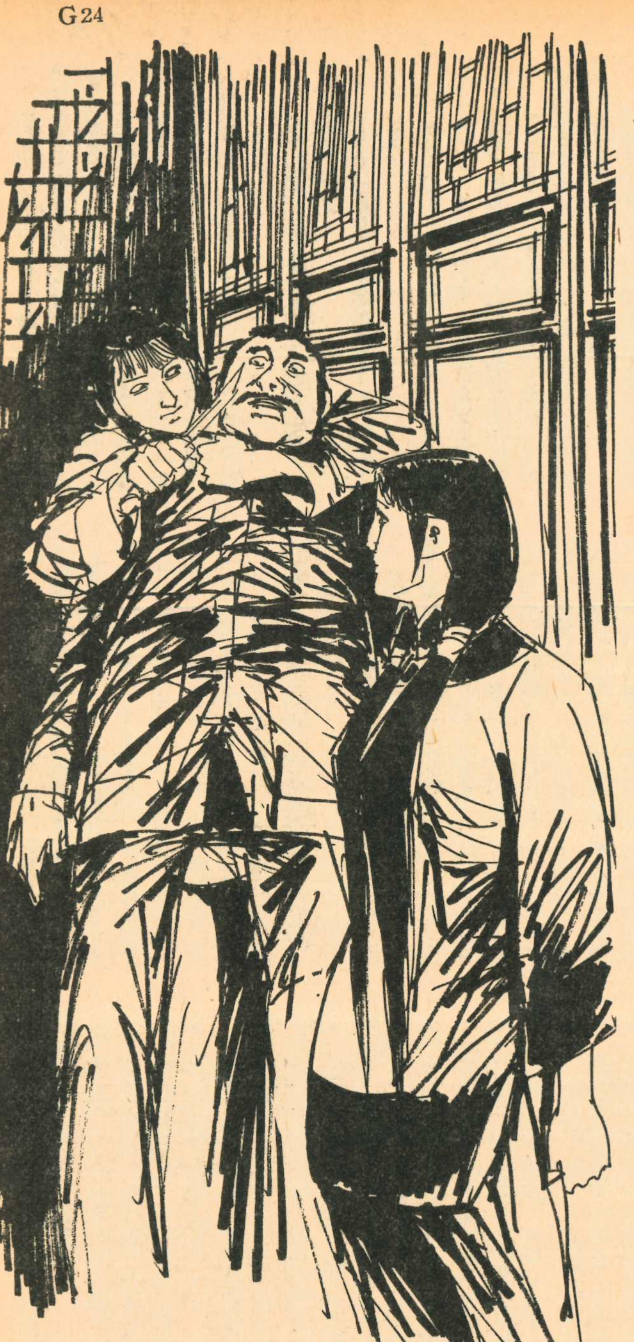
段四語氣淡淡地說：「孟姑娘！省省精神吧！妳對我的來歷早已摸得淸淸楚楚了，這一問豈非多餘。」

孟玉堂道：「段四！你眞够爽快，但是你卻很糊塗。」

「我的確不够精明，還要請孟姑娘多多指點。」

「你可知道你身邊有多少敵人？」

「不知道。」



翠喜制住了段四，孟玉堂厲聲向他追問張龍飛的下落。

「聽着！」孟玉堂壓低了聲音：「薛滄舟、張龍飛、我，還有一批不明來歷的人，這麼多敵人够你應付了吧？」

段四苦笑着說：「就妳一個我就對付不了啦！」

「段四！」孟玉堂一隻手搭上了他的肩膀。「你我合作該是天衣無縫的搭配，你對付張龍飛，我對付姓薛的，然後我們再合力對付那一批不明來歷的人。那筆橫財就不會落到別人手裏去了。」

段四的目的就在此，現在他達到了。照他原來的意思，將孟玉堂心中的秘密挖出來之後，再虛與委蛇，見機行事。此刻卻又忘了形，禁不住冷笑了一聲：「哼！妳的算盤打的太如意了。橫財！對你，對姓薛的，對一些不知死活的人可以這麼說；對我和張龍飛，就不算是橫財。因爲他的父親爲此而斷頭法場，我爲此而受了十年鐵窗之苦，這是我們應得的。」

孟玉堂的臉色突然變得非常難看，她的嘴唇翕動，似乎想說什麼，而又沒有說出來。

翠喜繞到段四的側面，以冷峻的神態問：「聽你的口氣，你根本就不會殺張龍飛囉？」

這一問，才使段四想到了眼前的危機；也使他發覺自己極爲不智，他又犯了一次不可饒恕的錯誤。

冷靜地一想，他作了一個很得體的回答：「我只是覺得我不應該殺他。」

翠喜的語鋒和她的女主人同樣犀利，她緊接着說：「該不該殺和要不要殺是兩回事，你要明確地回答。」

段四望着孟玉堂，那意思是——翠喜並不能代表孟玉堂提出這個問題。

孟玉堂當然明白他的意思，立刻說道：「翠喜問的話，也就是我要問的話，你必須即刻回答。」

段四開始將他的本性收斂起來，模稜兩可地說：「以我個人的立場說，我不會殺他；但是，我曾經答應過妳，那麼我就應該殺他。」

「段四！」孟玉堂霍地站了起來。「你說了半天等於沒說。看情勢，我們將成水火，兩不相容。不過，在我倆還沒有完全決裂之前，我想問你幾句話。」

「請問。」

「你說當年這筆財富的主人共有三個？」

「不錯。」

「其中兩個上了刑場斷了頭？」

「是。」

「你在獄中怎麼想？」

「一旦刑滿出獄之後，這筆財富將是我一個人獨享，因爲我沒有想到故友還有後代。」

「如果那兩位斷頭的故友都有後代向你要這筆財富呢？」

「很簡單。一分爲三，各得一份。」

「哼！」孟玉堂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你倒是眞會打如意算盤！一分爲三，各得一份？哼！」

「這很公平啊！」

孟玉堂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太不公平。那兩位爲了這筆財富斬首法場，你只不過坐了十年牢。」

「幸虧妳不是故友的後代。」段四說來很輕鬆，面上浮現着狡黠的笑；他顯然是在作某種試探。

「好吧！」孟玉堂似乎沒有發覺段四的用心，話鋒又轉開：「就算你的一分三非常公平，你以爲一定可以順利地完成你的心願？」

「妳的意思我不明白。」

「還有許多瞪着眼的人，你如何打發？」

段四冷冷地說：「我不是一根蘿蔔，也不是一棵白菜，更不是一根葱。」

「我知道你行，你狠，可是雙拳難敵四手。」孟玉堂很能控制她說話的主題，一個急轉，立刻兜回：「上上之策，莫過我們聯手，剷除所有的覬覦之徒，然後一分二，怎麼樣？」

「在江湖上混混的人，講的是一個『義』字……」

「段四！你少來這一套，如果這是你心裏的話，你準定是一個大傻瓜。張龍飛打的什麼主意你可淸楚？再說，他究竟是不是你的故友之子也是問題。」

「如果不是，他怎知這筆財富在此？」

「我呢？」孟玉堂指着自己的鼻尖。「你們作案的三個人當中沒有姓孟的吧，那我怎麼知道趕來湊一脚呢？姓薛的，還有一些不明來歷的人，他們又是如何知道的呢？由此可見這個消息早就走漏了。」

段四沉吟不語，孟玉堂的話不無道理，但是關於張龍飛的身份他則確信不疑。在那剛健的小伙子臉上，他彷彿又看到了故友張漢成的神容。

他把握時機，站了起來，神情很沉重地說：「謝謝妳提醒我，我得好生想想。」

「從現在起，我要翠喜陪着你。」孟玉堂臉上浮現着詭譎的笑容。「可別會錯意，是你要她的，我也答應了。這好比嫁出門的姑娘，再也收不回來了。」

× × ×

薛滄舟躺在床上發楞，他的眼光直直地望着屋頂，火盆裏的炭火漸弱。寒氣一陣陣也侵襲着他，而他卻不覺得。顯而易見，他正被一個難解的問題困擾着。

「業」地一聲輕響，聲音雖很輕，倒沒有逃過他的聽覺，他的腰一挺，人就下了地。從這一點看，他的警覺性很高，而且身手也不錯。

他目光一掃，就發現地板上有一塊小石子，抬頭看，糊在窗戶上的桑皮紙破了一個小洞，這塊石子從窗外扔進來的。

他趨前，從那個破洞望出去，正好望見別院；也正好看到一個火紅的影子，是金菊花。

金菊花又檢起了一塊石頭，準備再度扔開來。薛滄舟連忙打開了窗子。

雪花仍然飄得很够勁，北風也够尖銳，那小妮子似乎不畏風寒，一見薛滄舟打開了窗子，從廊下跑出來，穿過積雪的院子，來到了牆邊。薛滄舟還以爲她要爬牆過來，但他料想錯了。她只是放了一樣東西在牆頭上，還用一塊石頭壓着，然後她向屋裏跑，一閃身就不見。

薛滄舟看了許久，才發現那樣東西可能是一封信，或者字條之類，那小妮子很細心，外面還包上了一層油紙。他當然想立刻拿到那樣東西，但他卻在考慮，該如何去拿？一躍而下？或者……

他只不過猶豫了一會兒，那薄薄扁扁的油紙小包和那塊壓在上面的石頭就已經被雪花掩蓋住了。

薛滄舟也不再考慮，立刻從窗口躍了出去，他算計得很準，剛好落在牆頭，一彎腰，那樣東西就到了他的手中。

他現在只有從車棚旁邊那條窄巷走回去，可是當他從牆頭上跳下時，卻有一個人擋住了他的去路；那個人是金海東。

薛滄舟的反應很快，一縮手，那個小油紙包就藏進了袖筒，他相信對方絕沒有注意到，因爲金海東的目光一直盯在他的臉上。

「薛先生！」金海東的態度很不客氣：「你在幹什麼？」

薛滄舟再搪塞地回答：「我在追查殺害老丁的兇手。」

「兇手在別院？」

「不！我推斷兇手可能是從窗口進去的，所以我試試看，從牆頭上一躍而上是不是可能，可惜我辦不到。」

「薛先生！」金海東寒着臉，語氣森冷地說：「追查兇手是保安隊的事，你最好少管；再說，你的話也未必可信。別院住着女眷，你最好尊重一點。」

金海東說完之後，扭頭就走了。

薛滄舟滿臉血紅，因爲金海東一語中的，他不是在和別院中的女眷勾搭麼？幸好金海東走得快，不然就要露出狐狸尾巴。

他定定神，然後飛快地穿過車棚，進入店堂。

店堂裏有三三兩兩的客人在喝茶、吃酒，薛滄舟疾步而過，直截登樓，來到房門口，他心頭裏暗暗叫了一聲：糟了！因爲房門在裏面插上了閂。

他很鎭定地轉身巡視，並未發現有人在注意他，於是拔出小刀，插進門縫，用刀尖輕撥門閂，費了好大勁，門終於開了。

剛好段四開門而出，老遠地招呼道：「喂！老兄！賭一局如何？」

薛滄舟很有風度地對他笑笑，搖搖頭，然後推門而進。但他卻僵直地站在門口，沒有走進去。

他的床躺着一個黑衣漢，滿身是血，面色發青，任何人一看都知道那是一個死人。

「怎麼啦？」段四幾個大步搶了過來。當他看到床上那具死屍時，同時地吃了一驚。只不過他心裏頭比薛滄舟更明白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人是他在雪地裏殺的，現在卻睡在薛滄舟的床上，分明是有人嫁禍。

薛滄舟沒有理會身邊的段四，直趨床前，仔細地觀察死者，他的神智一時被這突發的事故所吸引，連手上的刀都忘記收起來。

「薛兄！你的刀。」段四好心提醒他。

薛滄舟像是突然自惡夢醒轉，雙目炯炯地望着段四，許久，許久，他才輕聲問：「你以爲這個人是我殺的？」

「不！絕不是你殺的。」

「你又怎麼敢肯定絕不是我殺的？」

「嗨！」段四笑了。「你這個人眞難鬥，說吧！你要我怎麼樣？」

「我要你回答我，」薛滄舟仍然以炯炯的目光盯着他：「憑什麼你敢說這個人不是我殺的？」

「你瞧！」段四的手指在半空中劃了一道弧線。「床上沒血，地上沒血，這屋子裏也沒有半點血腥氣，明明是從別處搬來的死屍。」

「想不到你這個人倒很細心。」

「嘿嘿！」段四故意粗豪地笑。「這叫瞎貓遇上死耗子——巧啦！」

薛滄舟指着床上的屍首問：「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段四有把握，即使他在說謊話，臉口也不會露出破綻。

「那麼，根據你看，這具死屍爲什麼會在我床上？」

「這還不明白嗎？栽贓、嫁禍，就這麼簡單。」

「哼！」薛滄舟再寒着臉冷笑。「這個人也太笨了。」

「薛兄打算怎麼辦？」

「報案。」

「當然，一定要報案，不過，我想先和薛兄聊幾句話。」

「嗯！說吧！」

「從昨晚到此刻，客棧中已經死了三個人。楊柳條上吊，車伕老丁被殺，還有這位。客棧中好像隱伏了一個厲害無比的殺星。」

「嗯！」薛滄舟輕聲漫應，他似乎只想聽聽段四的意見，而不願表示自己的意見。

「下一個死者是誰？嗯？」段四望着薛滄舟，顯然想得到答案。

「你說呢？」

「任何人，自然包括你和我。」

「你的意思是……？」薛滄舟年紀雖輕，卻很老練，話說一半，又拖了一條尾巴。

段四壓低了聲音說：「薛兄！金家店變成了死亡客棧，人人自危，你我應該合力將這個惡毒的兇手找出來。」

「你有了主意？」薛滄舟永遠在提問題。

「主意是有，還要大夥兒齊心才行。」

「聽你說大夥兒包括那些人呢？」

「很多了，」段四也回答得很含糊。「自然包括你和我，如果薛兄有意，我們還要從長計議。」

薛滄舟沉吟着，過了好一陣子才開口說話：「我認爲在找出兇手之前，應該先找出兇手殺人的原因。」

段四立刻發覺了薛滄舟的用心，他很機警地迴避過去：「薛兄！誰也不是神機妙算的諸葛先生，除了讓兇手招供之外，要想找出兇手殺人的理由只怕比登天還難哩！」

薛滄舟在笑，那笑意很難察覺；即使察覺，也很難理解他因何而笑。他瞥了他床上的死屍一眼，疾聲說：「我看還是趕快叫店東派人去報案，你暫且莫走，留在這裏也好給我作個證。」

保安隊很快就來了人，金家店一連出了三宗命案，簡直是天般大的事，這一回連隊長都親自出動了。

隊長很年輕，三十剛冒頭，唇上留着短髭，顯得很有精神。據金海東介紹，這位隊長名叫馮驥，是日本警官學校畢業的高材生。

仵作人員在忙着驗屍，這位馮隊長在仔細地察看那扇大開的窗戶，薛滄舟卻在留意這位隊長的舉動，同時，心裏也在預備答案。他決定不提及金菊花，這是私德問題：一個女兒家的淸白簡直比生命還重要。

「薛先生！」馮隊長開始發問了：「你打開窗戶賞雪嗎？」

「不！」薛滄舟據實回答：「有人扔石子上來。」

「嗯？」馮驥點點頭，顯然他早已發現了窗紙上的小洞，故意提出一個引人入岐途的問題而已。「然後你就打開了窗子，嗯？」

「是的。」

「看了什麼？」

「一個黑衣人向我招手。」這可以說是謊言，也可以說不是謊言。他只是以黑衣人代替了金菊花而已，並不影響整個情況。

「然後呢？」

「我就跳了下去。」

「你的功夫很好。」馮驥探身往下望，又問：「你在那裏落脚？」

「牆頭。那時候剛好遇見金掌櫃。」

馮驥又接續問道：「金掌櫃看見那個黑衣人嗎？」

「沒有。」薛滄舟搶先回答。「當我跳下去之後，那個黑衣人卻不見了。」

馮驥一半驚異，一半疑惑，對薛滄舟凝視許久之後，才又接着問：「那個黑衣人的面貌你還記得嗎？」

「他以黑巾蒙面，只露出了兩隻眼睛。」

馮驥的語氣突然一沉：「薛先生！現在有幾個很重要的問題，你要提出很正確的答覆。第一，那個黑衣人向你招手，你爲什麼不經考慮就去？第二，爲什麼要迫不及待地從窗戶一躍而下？」

「這兩個問題可以併在一起回答，完全是因爲衝動與好奇。」

「衝動與好奇！」

「是的。我只能這樣回答。」薛滄舟歉疚地笑笑。「除此之外，我再也提不出更圓滿的答案。」

「如果我指控這個人是你殺的，你有什麼反駁嗎？」

「有。第一，除了死者身上有血漬之外，房內並無半點血漬，第二，死者的鞋子上全是汚泥，而房內地板上卻是乾淨的；第三，死者的血液早已凝固，這證明死者已死去很久。」

「還有嗎？」

「我認爲這已經足够了。」

馮驥寒着臉，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這些反駁只能證明這間房子不是命案的第一現場，並不能證明殺人者不是你。」

段四、孟玉堂都在現場看熱鬧。這時，他們不禁互望了一眼。但是眼光卻不盡相同，也許他們心裏頭的想法互有差異。

薛滄舟似乎沒有料到馮驥會有這樣厲害的反擊，頓時楞住，不知道應該如何招架。

馮驥又說：「薛先生！我不是不信任你供詞，而是你的供詞有許多地方超越了常情。現在，我宣佈你涉有殺人重嫌。」

此語一出，全場皆驚。段四甚至想排衆而出，頂這位馮隊長幾句，卻教孟玉堂一把給拉住了。

薛滄舟更是急怒攻心，又驚又氣，他直想大罵、大吼，但他忍住了。不僅未發火，而且還盡量使他說話的聲音聽來非常柔和：「馮隊長！我在另一個地方殺了人，將屍首再搬到房裏去，然後去報案。再費盡唇舌來洗刷淸白，我難道是瘋子？」

馮驥冷冷地一哼，說：「殺人者，本來都是瘋子。」

薛滄舟無辭以對了，他發現這位隊長的主觀成見太深，一旦遇上這種人，那是有一千個道理，一萬個道理也說不通的，他望着這位滿面威嚴的年輕隊長，心中突然打了一個冷顫，莫非……？不！不可能，這樣一個相貌堂堂的年輕人，絕不可能和歹徒勾結起來陷害我吧！

段四現在反倒冷靜了，他發覺內中必有蹊蹺，這位馮隊長一看就知道是一個精明幹練的人，怎麼會作出如此愚昧而不近情理的判斷呢？他轉頭望向孟玉堂，孟玉堂也正以意味深長的目光望向他。

全場無一個人開口，只有一陣陣急促的呼吸聲在此起彼落。

還是馮驥的聲音打破了沉靜，似乎現場只有他才是唯一够資格開口說話的人。他說：「薛先生！對不起，要麻煩你到隊上走一趟。」

薛滄舟倒很冷靜，他問：「馮隊長！我是被拘捕了嗎？」

「不！這還不算拘捕。我還要問你許多話，也還要調查許多事，放心，我辦過不少案，從來沒有冤枉過任何人。我們走吧。」

薛滄舟的目光從每一個人臉上掃過，最後停留在金海東的臉上：「金掌櫃！房間給我留着，房錢照算，說不定今晚我就會回來。」

段四回房，翠喜也跟了進去。像他這種江湖浪子，根本就不會在乎甚麼，也沒有甚麼好忸怩的，如花似玉的娘兒們送到懷裏來，他絕不會假充正經推出去。但是這會兒他心裏頭卻翻騰着無限問號，儘管翠喜緊緊地依偎着他，儘管她的髮香一個勁兒地往他鼻孔裏鑽，儘管……卻怎麼也提不起興緻來。

「你發甚麼楞？」翠喜輕輕地問。她的一根指頭輕輕地在他那滿是鬍渣子的面頰上摩挲着。

「我在想事兒。」

「想甚麼？說出來聽聽。」

「說出來妳也不懂。」段四厭煩，一翻身離開了床榻，跑到火爐前坐了下來。

「別瞧不起人！」翠喜瞪了眼。「你以爲我眞是孟姑娘的丫頭？哼！背地裏咱們是姊妹相稱，告訴你，我見過的世面不會比你少。」

段四心頭一動，連忙笑着說：「別吹牛，來，讓我考考妳的腦袋瓜兒。」

「要考儘管考。」翠喜跑過來在段四對面坐下，毫不害臊地將一隻脚擱上了段四粗腿。

段四皺皺眉頭，沒去理會，輕聲問道：「姓薛的當眞是殺人兇犯麼？」

「冤枉。」

「對！冤枉，分明是有人栽贓。妳說，栽贓的人是誰？」

「這個問題太簡單。」

「太簡單！說呀！是誰？」

「如今姓薛的進了保安隊，那種地方是進去容易，出來難。想一想：姓薛的行開金家店之後對誰最有利，誰就是栽贓的人。」

嗯！段四心裏頭暗暗地說：這小妮子可眞不簡單哩！對！栽贓陷害的人必定與薛滄舟有相同的目的，除去他，減輕一個對手。姓薛的來虎牙鎮，明顯地是爲那件事，自己也是爲那件事，還有孟玉堂、張龍飛……

對誰最有利？自己沒有幹這種事，張龍飛想必也不會，只剩下孟玉堂。對！她要除去張龍飛，對！對極了！到最後才來對付我段四……想到這裏，他不禁打了一個冷顫，而他的臉上卻露出了笑容。

「你笑甚麼？」翠喜顯然一直在注意他的神情。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誰？」

「你們孟姑娘。」

「胡扯！」翠喜變了臉，而且還狠狠地在段四的小腹上踹了一脚。「咱們姑娘拿你當心腹，你反倒猜忌她。」

「呀！翠喜！」段四捧着肚子站了起來。「妳眞够兇悍，要是這樣，我可不敢跟妳上床啦！」

翠喜氣呼呼地說：「你要是咀裏再沒乾沒淨的，我可要摘你的耳巴子了。」

「得啦！咱們說正格的，」段四又坐了下來，一本正經地說：「眞不是你們孟姑娘耍的把戲？」

「我說不是就不是，還有甚麼好瞞你？老丁出事之後，咱倆連房門都沒有出一步。」

「翠喜！」段四一面撥着火，一面慢條斯理地說：「說句良心話，姓薛的離開了金家店，對我就有利，一路上他老跟着我，也不知道他安的甚麼心眼兒……不是孟姑娘，那是誰？這倒教我心裏頭不安了。」

「眞的不是。」翠喜的辭色都很嚴肅：「剛才我過來的時候，孟姑娘還千叮萬囑，教咱們倆不妨合計合計，這栽贓的人到底是誰。孟姑娘說這個人非常可怕老丁也許是他殺的。」

段四發覺翠喜雖然潑辣，卻不如孟玉堂那樣深沉老練，而且好大喜功，這正是一個套話的好機會。於是以漫不經心的口氣問道：「老丁爲何被殺，妳們當然清楚了？」

「你這句話問得眞稀罕！」翠喜並不如段四想像中那樣口沒遮攔。「老丁死了，死人不會說話，我們怎會知道他因何被殺？」

段四道：「雖然死人不會說話，但活人可以推斷。」

「那麼，你就推斷推斷吧！」

「我憑甚麼推斷？」段四雙手一攤，又聳聳肩頭。「我對內情一無所知，比如說，孟姑娘交待老丁甚麼任務？因此他發現了甚麼秘密，或者……」

「請注意：老丁是死在房內的。」

「不錯，我注意到了。房門反閂，窗戶卻沒有楔牢，而且沒有刀刃撬開的痕跡。這證明半夜老丁曾越窗而出，兇手尾隨他進屋，再加以殺害，對不對？」

「我不知道。」翠喜一甩頭，不再去理睬他。

「妳當然不知道，因爲有許多事孟姑娘不見得會告訴妳。她是知道老丁爲何被殺的。」段四加重語氣：「我敢打賭，她一定知道。」

翠喜顯然沒有注意他最後一句話，偏着頭問：「你說咱們孟姑娘有許多事情不一定告訴我？」

「當然。」

翠喜道：「你胡扯！她連芝蔴大的事都不會瞞我。」

「不用吹牛！」

「段四！你在用激將法？」

「激將？有此必要麼，我們是研究那個栽贓的人才談到老丁身上的，因爲兩者必有連帶關係。我看妳還是不要說吧！好像我在套妳的話似的。」

「告訴你：老丁爲啥被殺？兇手是甚麼人？咱們清楚得很。」

「妳又在吹牛了！」段四輕鄙地說，附帶着揶揄的笑，其實他心裏卻渴欲知道正確的答案。

翠喜刁得很，似乎早已看透了段四的心意，笑了一聲：「哼！就算我吹牛，行了吧！」

「就算妳不是吹牛，」段四眼看這小妮子不上套，連忙又改變了策略。「來！告訴我，到底是誰？」

「不能說。」翠喜的腦袋用力搖，兩條髮辮都飛了起來。

「哼！」段四重重地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不能說！不能說，妳分明是拿我當外人。」

「段四！」翠喜偏着頭，拿白眼瞅着他。「你如果想知道，那很簡單，得先回答我幾個問題。」

「好；妳問。」

「剛才有個把鐘頭沒看見你，你上那兒去了？」

「去找張龍飛。」

「上那兒去找？」

「鎭上。」

「段四！」翠喜一根指頭緊緊地戳在段四的額頭上，語氣森冷地說：「你在說謊。」

段四的確在說謊，但他很沉得住氣，抬手將她的那根指頭撥開冷冷地反問：「妳怎麼曉得我在說謊？」

翠喜一手托起他的脚，厲聲說道：「瞧！你靴子上儘是泥，鎭上的大街，是靑石板鋪砌的……」

段四的確不會想到她會如此精明，一收腿，站了起來，背轉身子，硬着頭皮回答：「不錯，我是在說謊。」

「爲甚麼要說謊？」

「因爲我不信任妳們。」

房門忽然推開，孟玉堂寒着臉走了進來。她用脚後跟踢上房門，直趨段四面前，抬手向凳子一指：「段四！給我坐下。」

段四實在摸不清楚孟玉堂葫蘆賣的甚麼藥，他滿面迷惑地望着她發楞，翠喜站起來，在他肩頭上一按，硬要他坐了下來。

孟玉堂蹲下去，一手托住段四的右腿，一手抽出了藏在靴筒中的短刀，很仔細地反覆檢視，還放在鼻子上嗅嗅，最後又將短刀插回了靴筒。

接着，她又摸索段四的腰際和袖筒，終於在右邊袖筒裏找出另一把短刀。

她似乎在這把刀上發現了甚麼，眼光突然明亮起來。

段四面上那種迷惑的神色突然消失了，他全力抓住孟玉堂的兩道目光。現在，他彷彿置身於曠野荒郊，而孟玉堂則是一頭作勢欲撲的獅子。

獅子並沒有撲過來，反而露出森森白牙笑了：「段四！你眞是個老吃老做的行家，差一點被你唬過去了。」

「妳在說甚麼啊！」段四故作茫然地問。其實，他的心亮得像一面鏡子。

孟玉堂冷冷地說：「光棍一點就透，你太不够光棍。」

「那妳就點一點吧！」

孟玉堂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段四！你可知道你隨時隨地都有生命危險？」

「哦！」段四作了極輕鄙的反應。

「現在已經死了三個人，第四個死者將是你。」

「妳會算命？」

「段四！」孟玉堂聲色俱厲地說道：「我已經說過無數遍了，不要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其實，你自己更清楚你目前的處境。薛滄舟是被人嫁禍栽贓的，而只有你才知道姓薛的無辜，所以，那個栽贓的人，必定要殺你滅口。」

段四道：「妳怎麼知道唯有我才清楚姓薛的無辜？」

「好！」孟玉堂很用力地點了一點頭。「那我就說得更明白一點吧，躺在薛滄舟床上的人是你殺死的。」

這是段四早就料中的事，因此他並不覺得驚奇，而且還故作冷淡地說：「幸好妳不是那位保安隊長。」

「段四！」孟玉堂分明已是怒火昇騰，難以尅制，而她在語氣方面還算穩定，顯然她並不希望和段四眞正鬧僵。「你在我面前，狂也狂够了，傲也傲够了，現在該可以馴服一點了吧！」

段四只是笑，笑有兩種用意：一是緩和對方的情緒；一是不置可否的態度。

孟玉堂的神色果然緩和了許多，她用脚勾過一張凳子，坐下，緩緩地說：「若是教你在大白天將那具屍首弄到姓薛的房裏，只怕你還辦不到；我呢？當然也沒有這份能耐。由此可見，這位老兄比咱們都高明，倘若咱們不聯手齊心，眞還對付不了。」

「孟姑娘！」段四不得不開口了：「事實上，我們早就聯手了。」

「但還沒有齊心。」

「心是看不到的。」

孟玉堂道：「不過，在許多行爲上卻可以表現出來。」

「孟姑娘！咱們乾脆撇開來說，妳到底要我怎麼樣，妳才滿意？」

「拿點誠意出來。」

「甚麼是誠意？」段四又瞪了眼。「難道要我立刻將張龍飛的頭提到妳面前來才算有誠意。」

「我們暫且不談張龍飛了。」

「那又談甚麼？」

「談談那個人，你爲甚麼要殺他？」

「因爲他想殺我。」

「無緣無故地殺你？」

「嗯！當時我正和張龍飛面對面地僵持着，他突然在我身後出現，向我偷襲。」

孟玉堂的目光突然變得很亮很亮，振聲問道：「張龍飛豈非看見了那個人？」

「當然看見了。」

「他有甚麼反應？」

「他顯得很驚詫，正因爲如此才使我提高了警覺，而從張龍飛的瞳仁裏看到了偷襲者的動態。」

「張龍飛沒有喊叫？」

「沒有。」

「那麼，我們不妨假設，死者是張龍飛的同路人。」

「絕不是。」

「你因何如此肯定？」孟玉堂提出的問題永遠是那樣緊迫。

「因爲當我反手將偷襲者殺死的時候，張龍飛有機會向我攻擊，而他卻趁機逃走了。」

「逃走了？」孟玉堂似是感到非常詫異。

「是的，」段四再重覆一次：「是逃走了。因爲，在那偷襲者出現之前，我正揚言要殺他。」

「段四！」孟玉堂又笑了。「你的話好像前後矛盾，方才在我房裏時你表示張龍飛這人不該殺，而當時你又揚言要殺他，到底……」

「這是我的計謀。」

「計謀？」孟玉堂又茫然不解了。

「當時我和張龍飛表面上雖然僵持着，在言語上還沒有起衝突，這個年輕人胸無城府，經不住我的套問，終於露出了他的身份。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發覺身後十丈開外的一座竹林中有人潛伏，於是我一翻臉，說要殺張龍飛。潛伏的人果然上當，立刻現身。在他的想像中，張龍飛必然會與他聯手對付我。而且我一定注意面前的強敵，不會注意身後。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是挖好了陷阱等他跳進來的。」

「段四！你實在够厲害，我眞正服了你，有你這樣一個好伙伴，還怕甚麼事情辦不成。」說到這裏，孟玉堂站了起來。「你該好好歇

歇，我敢打賭，今晚上有你忙的。」

「孟姑娘！」段四叫住了她。「妳剛才問我的話，我都老老實實地說了，現在我也要問妳一樁事。」

「問吧！」

「老丁是被誰殺的？」

「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誰？」

「誰？」孟玉堂聳了聳肩。「我正在查，一有結果，我一定先告訴妳。」

段四回頭望了翠喜一眼；她咬着一根指頭在嬌笑。他暗忖；她們一定還不知道殺人者是誰；即使知道，他們也不會說。

現在，孟玉堂的態度已經很溫和了，她含笑問道：「還有甚麼要問的？」

「沒有了……」

外面突然響起了大柱兒的聲音：「不……不得……了……死了人……啦！」

孟玉堂的反應眞快，一轉身，像箭矢般衝了出去。大柱兒正站在樓梯口發抖，他張大了咀，却再也喊不出聲音來。

各房裏的客人都探出了腦袋，金海東、陳三爺也都衝出了櫃枱，趕上樓來。

孟玉堂跑過去拍拍那小傢伙的背脊，溫和地說：「別怕！別怕！那裏死了人？」

「那……那邊……」大柱兒抬手指着。

對面第二間的房門半開着，門口一隻茶壺摔碎了，一地的茶水還在冒熱氣；大柱兒送茶去，發現客人已死，嚇得連茶壺也扔掉了。

死者和衣躺在床上，眼睛半開半閉，身子微微蜷曲，胸口揷着一把刀，死者的雙手握着刀柄，那絕不是自戕，而是在睡夢中突然被刺的一種自然反應。

孟玉堂剛想進去看個詳細，却教後面趕來的陳三爺叫住了：「姑娘不要進去。」

「怎麼！」孟玉堂瞪了眼。「看看也犯法麼？」

陳三陪着笑臉說：「姑娘會錯意了，這是保安隊立下的規矩，叫做現場不能破壞。」

孟玉堂抹下了臉，冷冷地說：「我可不想湊熱鬧，只不過看看，又不動房裏的東西。爲啥要看？想必你也明白，我正在追查殺死老丁的兇手。」

金海東趕過來打圓場：「姑娘要看就看吧！只要別動房裏的東西就行了。」

孟玉堂背負着雙手，看得非常仔細；門、窗、地板、床榻、兇器、死狀，她一樣都沒有放過。

陳三囑咐二楞子騎快馬到保安隊去報案，又趕來房裏，討好地問：「姑娘看好了吧？」

「死者是甚麼人？」

「一個皮貨商，掛號的姓名叫章大戶。」

「皮貨商，那是老客人了？」

「不！今年頭一次來。」

孟玉堂心裏暗暗打了個問號，沒有再說甚麼，退了出來。在樓梯口碰着段四，她低聲說：「我剛才說錯了一句話，第四個死者並不是你。」

段四聳肩一笑：「我也許被排在第五。」

「第五個也不是你。」

「那會是誰？」

「我，」她說得很認眞，一點也不像是開玩笑。「很對不住！翠喜今晚不能陪你了，她得陪我。我倒不怕死，只是被刀子殺死後的樣子太難看了。」

軟哄硬迫　險死還生

天已黑盡。

薛滄舟沉靜地坐在牢房的角落裏，他一直在想，想他被捕的理由，但他一直想不出來。唯有一點，他是絕對可以肯定的——馮驥不是與歹徒勾結的不肖之徒。

長廊上傳來了脚步聲，來了兩個人，前面是獄卒，後面是個大兵，掛着「傳令」的臂章。獄卒彎腰開門，是過堂提問嗎？薛滄舟想。沒有戒護的槍兵，看來情勢並不太嚴重。

鐵柵門打開，那個傳令兵開了口。「薛先生！馮隊長有請。」

態度如此客氣，薛滄舟心頭不禁一鬆。但是當他跟隨那個傳令兵出了牢房的門，來到保安隊的隊本部時，他的一顆心房又懸了起來；只見五步一崗，十步一哨，如臨大敵似的。

馮驥的面色也很沉重，他招呼薛滄舟坐下，揮退了傳令兵，兩道炯炯有神的目光向薛滄舟凝視了許久，才緩緩開口說話：「薛先生，帶你到這兒來，使你受委屈，是有原因的。現在，是我們最重要的一次談話，希望你能剖腹見誠，否則對大家都不好。……我先要問的是薛先生的家世，令尊是……？」

薛滄舟很坦率地回答：「先父單名一個濤字，前河間府警察局偵緝隊長。」

「哦——」馮驥吁吐了一口長氣。「令先翁原是警界的老前輩，河北省聞名的鐵捕。當年張漢成、劉鐵通、段獅這三名悍匪就是栽在他老人家手裏的。」

「是。」

「那麼，」馮驥身子往前一傾，壓低了聲音：「薛兄這次前來虎牙鎭是有所圖了？」

「是。」

「好！」馮驥的面上開始綻露了笑容。「我們之間的第一道牆終於打開了……薛兄能不能再說得仔細一點？」

「當年先父雖是抓住了這三名悍匪，却沒有追出鉅額贓物，他老人家一直認爲這件案子辦得不夠圓滿，引以爲憾。甚至臨終之際還耿耿於懷。我爲了使他老人家能瞑目於九泉，就答應繼承他的遺志，決心追回那批無影無蹤的贓物……」

「我明白了。」馮驥揚揚手打斷他的話。「這雖是時過十年的老案，現任彭隊長也非常留意，他和我是同學，彼此常有聯繫，當他發現段獅出獄之後所走路綫頗有前來虎牙鎭的跡象，立即先一步給我消息，我也作了部署，但想不到……」

馮驥頻頻搖首，悲戚滿面再也說不下去。

薛滄舟吃驚地問：「客棧中莫非又發生了甚麼意外？」

「是的。」馮驥黯然點頭，「我安排在金家店的一個部下被殺了。」

「甚麼時候發生的？」

「就在我帶你回來之後。」

「金家店眞的變成了死亡客棧！」

「我這個部下化名章大戶，僞裝皮貨商，可以說一點破綻都沒有露出，這……這……對方實在也太厲害了。」

「馮隊長！恕我冒昧問一聲；你對金家店的情況了解多少？」

馮驥苦笑着搖頭：「可以說全無了解，我只感覺到情勢非常複雜。」

「金家店有一個最可怕的人。」

「哦！誰？」

「一個我們從未見過的人，或者是一個我們天天都見面的人。」

這話似乎太深奧，使得馮驥楞楞地望住他，未發一言。薛滄舟不慌不忙地又接着說下去：「這批贓物可以說是揑在段獅的手裏，那麼，我們來分析一下圍在他四週的人：首先是我，我曾受過狙擊……」

馮驥不禁插口問道：「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晚上，我肩頭受了一點刀傷，情況還不嚴重……章大戶被殺，我身在牢房，這證明我不是殺人者……」

「你當然沒有嫌疑。」

「還有孟玉堂，她的車伕被殺，我對她作過多方面的試探和觀察，她絕不是一個只知用刀的屠夫。」

「嗯！」馮驥顯然同意了他的論調。

「段獅也不可能……」

「對段獅的評斷，最好不要下得太早。」

「不管怎麼樣，我總認爲金家店一定還潛伏着一個從未露面的可怕人物。」

「可能。」

「你認爲金海東這個人怎麼樣？」

馮驥仔細想了一下，才回答：「他在鎭上的聲名不錯，不過有一點却令我生疑，自從第一件命案開始，他就顯得不太合作。」

「也許是他胆小怕事。」

「薛兄！」馮驥突然話題一轉：「我曾經下過工夫淸查金家店每一個客人的身份，爲了你，我曾經和彭隊長通過一次電報，他說你可能是以前那位薛隊長的公子，所以我才利用機會來一招苦肉計。現在，一切都靠你了。」

薛滄舟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但他立刻就明白了對方的意思。很直截了當地問：「可是要我作內應？」

「不！」馮驥搖搖頭。「內應要到我們展開行動的時候，第一，你要貼緊段獅，第二，你要想法子和孟玉堂廝混得很熟。第三，你要留意金海東的一言一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將那個可怕的人物找出來。」

薛滄舟重重地吁吐了一口長氣。

馮驥笑問：「是不是覺得我加在你肩頭上的担子太重了？」

「不！我也感到有一點困難。」

「什麼困難？」

「同時貼緊段獅以及和孟玉堂廝混得很熟似乎不可能的事。」

「伺機行事，如果兩者不可兼，以段獅爲重。」

「好，我會注意。」

「薛兄可有防身武器？」

「不瞞隊長說，我有一支槍。」

馮驥很仔細地問道：「什麼廠牌？多少口徑？」

「毛瑟，點二二。」

馮驥拉開抽屜，在許多子彈中選出一粒子彈交給薛滄舟：「這是一粒紅色曳光彈，如果遇到緊急情況的時候，就向天空射出。」

薛滄舟將那粒子彈收了起來，又問道：「那麼，平時我們怎麼連絡呢？」

「我會經常派各種人和你接觸的。」

「那麼，我該走了。」薛滄舟站了起來。

「回去後，一定有人問你，你就說，由於章大戶被殺，證明兇手另有其人，所以我才放你的。」

「我知道。」

「薛兄！」馮驥緊緊握住他的手。「我是了公案，你是了私願，但我們目的相同，希望我們合作無間，使那羣歹徒所打的歪主意完全落空。」

×　　×

店堂裏冷淸淸的，段四一個人在那兒用骨牌通五關，已經二通三不開，現在是第三舖，開始還不錯，最後却被一張小丁三卡住了。一發火，將骨牌拂了一地。

大柱兒忙不迭地一張一張的撿了起來，陪着笑臉說：「段爺，不用發火，反正是消磨時間嘛！」

「什麼時候啦？」段四沒精打采地問。

「六點多了吧？」大柱兒也拿不準。「天都黑盡了哩！」

「雪還沒住？」

「還在飄。唉！」小傢伙不知來龍去脈，竟將所有的禍事都推到這場大雪上。「若不是這場大雪，那會出這麼多的紕漏……老天爺，您快放晴吧！」

「大柱兒，」陳三在櫃枱裏吆喝了。「是開晚飯的時候啦！去各房間問問，要吃些什麼，好教厨房預備，別在那兒閒磨牙。」

「是！」大柱兒一伸舌頭，溜了。

段四站起來伸伸懶腰，看看樓上，沒見半個人影，現在，店堂裏就只剩下他跟陳三兩個人了。

他以近乎懶散的步伐向櫃枱走過去，搭訕着說：「三爺，您精神眞好啊！」

上了年紀的人聽了這句話應該高興才對，而陳三却以古怪的眼光瞅着他，似乎想一眼看出他這句話的反面是不是有別的用意？

「多虧有您這樣一位好賬房，金家店的買賣才愈作愈興旺。」段四自顧自地說下去：「十年前這裏好像是個小舖子吧？」

「段爺以前光顧過？」陳三炯炯的目光盯在段四的臉上。

「嗯！來過，怕眞有十年了啦！」

陳三那兩道目光更出神了。

段四却絲毫沒有在意他那兩道目光，仍然自顧自地說下去：「一進門是幾副竹子作的座頭，那邊有一座露天牲口圈，臭氣薰人，後面好大一個院子，全是亂石，對……這裏，不！……這裏，不錯，就是這裏，這裏還有一棵老柳樹……」

回頭看，陳三那兩道目光不見了，甚至連人都不見了，三步併成兩步地跑到櫃枱前一看，原來陳三正勾着脖子在打算盤，似乎根本沒有聽他在說些什麼。

段四眞是沒勁到了極點，正好，一眼瞧見薛滄舟步履匆匆地走了進來。他一個大步衝過去，大吼大叫：「嗨！沒事啦？」

「聽說這兒又死了人，」薛滄舟淡淡的。「這證明眞正的兇手還在客棧裏，所以馮隊長把我給放了。」

「我作東，咱們乾一杯。」

段四這一吼叫，樓上許多房門都露出了腦袋，當然也包括孟玉堂在內，不過，她很快又將腦袋縮了回去。

段四叫酒又叫菜，薛滄舟也落得和他親近，兩人舉杯痛飲，故作萬丈豪情。牛長貴探首而來，薛滄舟邀他入座，段四又大叫大夥兒全來，立刻坐滿了一桌，店堂裏又變得鬧哄哄。大夥兒猜拳行令，喧嘩笑鬧，誰也沒有去提起那個令人憎厭的「死」字。

突然，段四將杯子一放，冷不防地說：「嘿，咱們猜猜，今晚輪到誰？」

他並沒有明說今晚輪到誰死，但是任何人都懂得這句話的意思，一時鴉雀無聲，懽忻的神情立刻從每一個人的臉上消失。

段四加重語氣說：「一天一夜，這裏一連死了四個人，金家店一共住了多少人？嗯？」

全場仍然沒有人接話，許多獵戶都是有勇無謀的，有心接話的人却又不知道段四說這些話的用意，因此大夥兒默不作聲乃勢所必然。

「這場大雪一天半日還打不住，」段四的獨脚戲唱得很有勁。「那麼，我們就只有住在這家死亡客棧裏等死。等死！等死！等死！不！絕不！咱們誰也不是驢，咱們要將那個殺人兇手找出來。」

「誰不這麼想呢？」終於有人開腔了，是牛長貴。

「想有啥用？要做，而且立刻就做……」

「段爺！」牛長貴打斷了他的話：「兇手腦門頂上沒有刻着字啊！」

「老牛！」段四稱呼他就沒那麼客氣了。「我問你，兇手是外來的？還是住在客棧裏面的？」

「這……這……？」牛長貴答不上話來。

「薛兄！」段四找目標了，「你怎麼老是勾着脖子？你也表示點意見呀！」

「段兄，」薛滄舟先乾了一杯酒，像是藉以斟酌言辭。「我自己揹着殺人的嫌疑，你教我說什麼？」

「那麼我說，」段四拍打着胸脯。看神態他似乎微有醉意。「兇手八成是住在客棧裏的人。」

在場的人你看我，我看你，好像兇手就在現場。

一直在櫃枱裏邊的陳三走了過來，陪着笑臉說：「段爺！您醉了吧？」

「沒有，沒有，離醉還有八百八十八里，來，坐一會兒，」段四硬拉着那尾陳年金鈎入了座。「我正有事要找你商量。」

「不敢當，不敢當，」陳三表現得非常謙虛。

「咱們這兒現在一共住了多少客人？」

陳三翻了翻眼，立刻就將數目報了出來：「男客二十四，女客二位。」

「拋去死的？」

「嘿嘿，段爺眞會說笑，當然拋去了。」

「我想到一個主意，」段四一本正經地說：「男客二十四，成雙更好辦，今晚兩人住一房間，抽籤決定誰跟誰住……」

陳三驚訝地問：「這是幹啥？」

「相互監視，使那個殺人兇手不敢再行兇，他一動，就會露出狐狸尾巴。如果兇手不是住在客棧裏的人，兩人住在一起，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爲啥不四個人一間房呢？」有人在出主意，也算是在打趣：「萬一睡不着，也好湊桌麻將。」

別人接上來了：「咱們夜晚乾脆別睡，大夥兒湊在一起，喝酒，玩牌到天亮才睡……」

「白天也不見得就安全，」第三者又插口了：「那個姓章的皮貨商不是在大白天被幹掉的麼？」

「我認爲我的辦法最好，」段四獨倡其議：「二人共一房，總比單人一房有照應，不管發生了什麼問題，就大喊大叫。」

反正大夥兒也沒有什麼主見，現在段四又是請大家吃喝的東道主，於是羣起響應，一致通過。

躲在房間裏烤火的人也被「請」了下來，段四顯得很起勁，裁紙捲，編號數……陳三不熱衷，也不反對，靜悄悄地回到了他的賬房寶座。

抽籤的結果，都「配」成了「對」，說巧也眞是太巧，段四竟然和薛滄舟「配」上了。

馮驥教薛滄舟緊緊貼住段四，這倒是一個好機會，但是……他不禁暗暗皺起了眉頭。

接着，大夥兒又聚集喝酒，喧鬧，賭博，死亡的陰影似乎已經遠去。自始至終，孟玉堂和翠喜都沒有參加進來，她們一直悶在自己的屋子裏。

段四這一晚始終像一個龍頭老大，他的確也有領導才能，場面一直都沒有冷落下來，薛滄舟趁他玩得正起勁，悄悄回了自己的房間。

他總覺得似乎還有一件事沒有辦，想了許久，終於被他想起來了，金菊花放在牆頭上的那個小油紙包他一直都沒有看，不知道裏面放着什麼東西。

他從貼身處取出來，將外面那層油紙揭開，這才發現裏面包着一張便箋，箋上寫着：「夜深人靜，盼來一見，東廂最後一間。」

原來這個小妮子約他去廝會，薛滄舟心頭明白，這絕非男女幽會，金菊花一定有什麼事情要告訴他，而他也認爲這個約會很重要。

夜深人靜，不如現在，大夥兒都在玩樂誰也不會注意他的行動。金海東，陳三都在店堂裏，別院中就只有金二娘和金菊花，這應該是最好的時刻。

薛滄舟主意拿定，立刻就動，他還是走他的老路，打開窗戶，一躍而下，脚尖在牆頭上一點，人已落在別院之中。

那一排廂房，除了第二間之外，都沒有見到燈光。

他躡足走過長廊，來到最後一間的廂房門口，用手輕輕一推門，房門應手而開。

房內漆黑無燈。

薛滄舟不禁猶豫了一下，此刻時間尙早，金菊花絕不可能已睡，如果她在房內，也絕不可能在黑暗中靜坐。那麼，結論只有一個——她不在房中。

進入房中等候嗎？未嘗不可，只是不知道這小妮子什麼時候回來，萬一躭擱太久，而客棧那邊又發現自己不知去向，豈不糟糕？

進有顧慮，退有顧慮，薛滄舟不禁在房門口楞住了。

最後，他還是一個大步跨了進去，人剛進屋，驀然一股勁風向他後腦襲來。

太靜，所以那股勁風聽來特別清晰，薛滄舟發現後退已是不及，閃避也必未能閃得掉，乾脆一旋身，抬起左臂格了上去。

向他襲擊的既不是拳頭，也不是手掌，而是一根大木棒，這一棒敲在胳臂上，其疼痛的滋味可想而知，薛滄舟不自禁地大呼了一聲啊喲。

有人在劃火柴，點燈，薛滄舟立刻看清楚了屋內的情況，只有一個人，而這個人却是金海東。

一根粗大的木棒正捏在這個半百老人的手裏，當他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人是薛滄舟時，似是非常訝異，也非常憤怒：「又是你？」

薛滄舟更感訝異，當他離開店堂時，明明看見金海東在櫃枱裏，而現在……？

金海東又怒氣冲冲地說道：「你知不知道這是我女兒的房間？」

薛滄舟現在開始感到尷尬了，說出實情嗎？金菊花豈不是要受她父親的呵責？……突然，他的心頭一動，莫非這是他父女倆設好的圈套？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完全沒有動機和理由。

「薛先生，」金海東咆哮起來：「現在你可要好好解釋了，昨夜你私闖別院，今晚你又摸進我女兒的房間，到底用心何在？」

「金掌櫃！」薛滄舟很冷靜，很穩健地展開反擊：「我倒想問問，你怎麼知道有人要摸進你女兒的房間？」

「誰說我知道？」

「事實。因爲你拿着棍棒在門後等着。」

「我來看我的閨女，沒見着，剛好發現有人摸進來，所以就隨手拿起了頂門槓子……這有什麼不對？」

薛滄舟向那根木棒瞥了一眼，不錯，的確是一根頂門槓。

金海東得理不讓人地乘勝直追：「薛先生，很對不住，我店裏容不下你這種客人，連夜就請你走。」

薛滄舟雖有些窘，却沒有慌，他從容地問道：「這麼大的雪，你要我怎麼走法？」

「只要冒雪走個幾步路，就可以找到別家客棧。」

薛滄舟簡直沒轍了，他縱有一萬個理由，一萬個疑問，他也說不出來。突然，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際，終於他找到了救星。

「對不住，金掌櫃，」薛滄舟露出一臉苦笑。「我不能走。」

「不能走也得走。」

「是馮隊長不准我離開金家店。」

「爲什麼？」

「因爲我揹上的殺人嫌疑，還沒有完全洗脫。」

「有這回事？」

「不信你可以去問。」

「好，」金海東氣呼呼地說：「我就去問，你私闖我閨女的臥房，如果將你留在店裏，對將來出了漏子，看他馮隊長負不負責。」

薛滄舟很安心，馮驥一定會掩護他，也絕不會相信他姓薛的會是一個偷香竊玉的淫賊。他向金海東揮揮手，走了。現在當然用不着再跳牆，而是堂而皇之地打從拱門走出來的。

剛一跨出拱門，暗中突然有人拉住他的衣袖，回頭一看，竟然是金菊花。

「放手！」薛滄舟倒眞的緊張起來了。「妳爹隨後出來，難道妳害我害得還不夠？」

「誰知道你會來這麼早呀？」金菊花埋怨地說：「而且你一定露了馬脚，爹是急匆匆趕回來的……不管，夜深人靜的時候你還要來一趟。」

「姑娘！妳還想再教我吃頂門槓。」

「這次包不會，爹絕不會料到你會那麼大胆。」

「姑娘！」薛滄舟遲疑地說：「說句天地良心話，深更半夜，往人家閨女房裏摸，也委實太不像話。」

「喲！」金菊花性子來了，竟然嚷了起來：「你倒端起來了，別門縫裏看人！你以爲我是個不正經的姑娘，有心勾搭你是不是？別臭美，我是有重要的話告訴你……」

「姑娘，別嚷嚷行不行？」

「今晚到底來不來？」金菊花一副兇巴巴相。

「好，來，一定來。」

「你絕不會白來，」金菊花笑瞇瞇地說：「我有很重要，很重要的話跟你說。」

金海東提着燈籠走了過來，金菊花一撒手，順着牆邊一溜烟似的跑了。

薛滄舟明知金海東已經看見了他，索性站在拱門處一動也不動，仰首望天，若有所思。

「薛先生，」金海東叱斥道：「你到底在轉什麼歪念頭？」

薛滄舟很鎭定地說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說吧！」

「今晚客棧裏還要死人。」

「薛先生，」金海東氣得差點要將手裏的燈籠向薛滄舟頭上砸過去。「你究竟跟我有什麼過不去？竟然一再跟我搗蛋。客棧裏已經是人心惶惶了，你還要危言聳聽，你怎麼知道今晚還要死人？莫非你就是殺人兇手？」

薛滄舟如此說只不過想探測一下金海東的反應，對方憤怒難以控制是很正常的現象，他必然要保護他的店譽，維護他的買賣，而且一連串意外事件已使他的情緒非常不穩定，他發怒，詈罵，怨懟，都是正常的。

薛滄舟不再說什麼，聳聳肩，掉頭走了。

店堂裏仍然很熱鬧，有的在抓骰子，有的在推牌九，有的在玩紙牌。當薛滄舟推開櫃枱後面那扇小門走進來時，陳三難免大感詫異，可是，金海東隨後出現，他也就沒有什麼疑問了。

薛滄舟一眼就看出段四沒有在座，他立刻快步登樓，打算回房收拾行囊，趕到段四房裏去報到，爲了免得用力撥門的麻煩，他在跳窗之前曾經拉開了門閂，房門一推就開。

意外得很，段四竟然在他房裏。

房裏沒有點燈，洞開的窗戶業已關上，段四坐在火盆前，在熊熊炭火的紅光照射下，段四那兩道目光顯得格外明亮。

薛滄舟悶不吭聲地在段四對面坐下，他深深明白，此時此刻，緘默遠比說任何話都要安全。

「活活一段張生跳粉牆，」段四揶揄地說。「想不到段兄還會唱西廂記。」

「你都看見了？」薛滄舟反應很冷淡。

段四道：「嗯？還有些你沒有看見的我也看見了。」

「哦？」

「比如說金海東吧，那老傢伙比崔鶯鶯的老娘還要精明，你一上樓，他就開溜，好像算死了你要跳窗去會他的大閨女。」

「你還看見了什麼？」

「看見有一個人在暗中侍候你。」

「什麼人？」

「是什麼人可不知道，反正有那麼一個人，行動很矯健，東一閃，西一閃的，好像鬼影兒。」

「段兄，」薛滄舟一把抓住段四的手，壓低了嗓門說：「你無論如何要幫我一個忙，待夜深人靜之後，我還要去會菊花姑娘。」

「怎麼，如此着迷？」

「唉，」薛滄舟聳聳肩，作出無可奈何的表情。「這教色不迷人人自迷，遇上了，躲都躲不脫。」

「你要我怎麼幫你的忙？」

「我打算還是跳牆進去，你在窗口給我把風，若是發現有人在暗中踩我的盤子，你就學貓頭鷹叫。」

「別扭啦！這種天氣那來的貓頭鷹？向你告警，也同時向別人打了招呼。」

「那麼……」

「我倒有個主意。」

「說說看。」

「我跟你一塊兒去……」

「那怎麼成？」

「別急呀，我又不跟你一道進房，你走前，我走後，你去會佳人，我留神鬼影兒。你當張生，我當鍾馗，你抱崔鶯鶯，我捉鬼。」

「妥麼？」薛滄舟隨口問，顯得漫不經意，其實他心裏頭卻在琢磨段四要跟去的眞正用意何在。

「妥。」段四回答得很肯定，而且還說出了下文：「薛兄，你難道不覺得這家客棧裏有許多地方不對勁？咱們要找出個根由來。」

薛滄舟故作猶豫地說：「萬一有了事，我跟菊花幽會的事豈不是也抖了出來？」

「嘿嘿，」段四發出一聲令人聽不進耳的乾笑。「你又不是拴在槽上的叫驢，聽見響動還不會趕緊跑麼？」

「好，就這樣辦吧！」

「我看你得養養精神……」

「走，上你屋裏去。」

「不，」段四搖搖頭。「咱們就宿在你這間屋子裏，近水樓台先得月，半夜你唱西廂記的時候也要方便些。」

翠喜的耳朵離開了牆壁，閃出了房門。剛好一根大圓柱將房門擋住，誰也不會發現她摸進了別人的房間。

她快步回到自己房裏，孟玉堂迎向她，迫不及待地問：「怎麼樣？」

翠喜咬上了孟玉堂的耳朵，嘀嘀咕咕地說了大半天，孟玉堂聽得很出神，臉上的表情隨

着翠喜的報告時有變化。翠喜終於說完了，孟玉堂則往床椽上一坐，托腮發起楞來了。

過了很久，孟玉堂才開口說話：「翠喜，我看姓薛的大有問題，這小子裝着一副色迷迷的漠樣，其實，肚子裏另有花樣。」

「我也是這樣想，下午保安隊抓他去就大有蹊蹺，夜裏却又將他放了回來，眞怪？」

「對！」孟玉堂揚掌在床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那種地方一向是進去容易出來難的，他憑什麼？」

「哼！說不定他是保安隊的狗腿子。」

「狗腿子？保安隊派來臥底的？」

「說不定他還是姓馮的同路人。」

「呀！」孟玉堂站起來，衝過去將翠喜摟了個風雨不透。「妳這小丫頭片子腦袋瓜子眞靈，眞虧妳想得到……姓馮的同路人，太有可能了。」

翠喜一時得意忘形地說：「玉姊，乾脆做掉他。」

「胡來！」孟玉堂狠狠瞪了她一眼，突然一壓嗓門，道：「有了！咱們不妨來一招借刀殺人。」

「怎麼借刀殺人？」

「他半夜不是還要去會金菊花，咱們給他漏點風……」

「不妥。」翠喜立刻否定了她的提議。

「有何不妥？」

「如果他眞是姓馮的同路人，就算被金海東抓住了又怎麼樣？有姓馮的作靠山，誰也撵他不走。」

「妳說呢？」孟玉堂皺眉了。

翠喜陰狠地說：「索性栽贓栽個死，敎他動彈不得……」

接下來，她又咬住了孟玉堂的耳朵，輕言細語地說了好一陣子。

孟玉堂仍然猶豫地說：「辦法是好，只是金菊花那個小姑娘太無辜了。」

「管它的！」翠喜殘酷得近乎喪失人性的。「那個小騷貨敢勾搭男人到她房裏去，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本來就該死！」

孟玉堂突然打了一個冷顫，搖搖頭，用力地說：「不行！我們不能這麼作。」

「怎麼了啦？玉姊，妳的心腸突然軟起來了。」

「不是我心腸軟，是……我好像有預感，如果這樣作，會出祉漏。」

「唉！妳的顧慮太多啦！」

「誰去作？」

「當然我去，這點小事難道還要妳親自出馬？」

「我不放心。」

「玉姊！妳太小看我啦！」

「翠喜！」孟玉堂撫摸着她的頭髮，緩慢地說：「不要使性子，這回和往常不同，處處都是陷穽，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聽我的話，沉住氣，慢慢來。我們只要抓緊一個人，事情就有望。」

「抓緊段四？」

「不錯。」

「段四是條滑不留手的泥鰍。」

孟玉堂道：「翠喜！妳聽我說，千萬不能莽撞，到了該妳顯本事的時候，妳就是殺一千，宰一萬，我也不會攔着妳。現在千萬別管閑事，睡吧！」

×　×

金二娘斜靠在床榻上，她已不是閉目養神，手上也沒有針綫活兒，她翻眼看着帳子頂，好像在想什麼心事。

窻櫺上响起一陣陣輕微的聲音，非常輕微，如果不仔細聽，根本很難發覺，然而金二娘却聽到了。她從床上跳下來，先去揷上門閂，然後再跑到窻前。她似乎很興奮，也很緊張，呼吸急促，胸脯不停地起伏着。

她正要打開窻戶，外面却傳來一聲沉叱：「別開，我說幾句話就走。」

「進來坐會兒嘛，外頭怪冷的……」

「不，情況很緊急，妳得趕緊想法子。」

「你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敎我作這作那。」金二娘的嘴噘了起來。「也不管人家活在地獄裏受活罪。」

「好啦，在這個節骨眼上妳還跟我發牢騷。眞的，妳得想想法子……」

「想什麼法子？」

「想法子敎大柱兒傳個信……」

「傳給誰？」

「傳給一個名叫段四的客人，就說我明天一大早，在東頭上的苦棗林等他，請他務必來一趟。」

「唉！」金二娘急得直跺脚。「你眞會給我出難題，大柱兒在外頭忙，[illegible]見都見不着。就算見着了……萬一金海東那個老傢伙盤問起來，大柱兒又吐了實，那可怎麼辦？」

「大柱兒那個半椿小子難道妳還奈何不了他？別跟我端啦，趕快辦正事，我走了……」

「龍飛，我還有話說。」

外面突然撲地一响，緊接着响起撲撲通通的聲音，好像是兩個人打了起來。

金二娘緊張地問：「龍飛，怎麼回事？」

根本就沒有人答理她。

她貼耳在窻櫺上傾聽，打鬥的响聲很激烈，連濁重的呼吸聲都淸晰可聞。不多一會兒，她又聽到一個怪聲，聲調不高，拖得也不長，那聲音好像有人被什麼東西卡住喉嚨管似的。

這以後，一切都靜止了。

她很仔細地聽，除了雪花飄下的嗖嗖聲之外，再就是呼呼北風的號啕，除此之外，什麼聲音都沒有了。

「龍飛！」她試着輕輕地呼喚。

沒有回應。

「龍飛！」她提高了聲音。

仍然沒有回應，一陣不祥的預感襲擊着她，猛力拉開楔子，打開了窻戶，窻戶是向內，向上撑起來的那一種，窻戶一開，一個男人立刻撲了過來。

嚴格地說，那不能算是一個人，而是一具死屍。

死者一身黑衣，嘴角還在淌滴鮮血，眼睛瞪得很大，滿臉痛苦的表情。

金二娘的眼睛也瞪得很大，嘴巴也張得很大，但她並沒有立刻發出喊叫，雖然是驚嚇過度，而她的神智還算淸楚，她一眼就看出來了，死者並不是她的心上人張龍飛。

尖叫聲終於從金二娘口裏冒了出來，撕裂了沉寂的夜空。這一聲喊，眞箇是聞之驚心動魄，金海東，陳三連忙趕進了別院。

這時，金二娘已經拔下門閂，跑到了長廊下。七分恐懼，三分喬裝，使她看起來眞像一個瘋子，她指着房裏，嘶聲吼叫：「死人，一個死人！」

金海東人雖胖，行動倒很矯健，一個快步衝進屋裏，當他的目光觸及死者時，步子突然煞住，似乎在這一瞬間，他身上的血液都凝凍了。

恐怖的神色逐漸浮現在他的臉上，當陳三望向他時，他不自禁地用雙手捂住了面孔。

×　×

這是一個機會。平心而論，馮驥並不希望這個機會的來臨，因爲這是一條人命所造成的機會。但是，精明的馮驥還是緊緊地將這個機會抓住了。

他先盤問金海東，陳三，大柱兒……以及金家店每一個人，大家的回答完全相同——都從來沒有見過死者，誰也不認識他。

現在，他敎所有的人離開，單獨地盤詰金二娘。

他的態度很好，語氣也很溫和：「我只管辦案，不過問私事，所以妳有什麼話都該老實說。放心，除了我之外，不會有別人知道。如果妳想隱瞞什麼，那只會招惹麻煩……我問妳，妳是不是在等待什麼人？」

金二娘在張龍飛那裏學了不少，這幾年提心吊胆，暗懷鬼胎的生活也給她不少磨練，因此她很鎭定地加以否認：「沒有。」

「那麼，妳爲什麼要打開窻子？」

金二娘道：「我聽到窻子一响，所以打開窻子看看。」

「天這麼黑，夜這麼深，妳又是一個婦道人家，難道妳不害怕？」

「當時沒有想到怕。」

「除了那一响之外，妳再沒有聽到別的聲音？」

「沒有。」

「當時妳在幹什麼？」

「烤火。」

馮驥突然改變了語氣，很嚴厲地說：「金二娘！招呼已經打在前面了，妳爲什麼還要說謊？」

「我……我說的都是實話啊！」

「我已經仔細地看過，窻外的雪地上全是凌亂的脚印，一定發生過激烈的打鬥，死者就是在打鬥中被殺，那一定會有很响的聲音，妳怎會沒有聽見？」

金二娘心頭是暗暗吃驚的，她眞沒有想到這位年輕隊長是如此精明。但她知道稍一鬆口的嚴重後果，於是一口咬定：「眞的，我什麼也沒有聽到。」

馮驥心頭眞是又氣，又急，他似乎也沒有料到這個年輕女人如此難以對付。沉靜了一下，他又改變了策略：「金二娘，我相信妳的話，妳也許什麼聲音都沒有聽到，但是兇手會怎麼想呢？他甚至會疑心妳已經看到了他。妳可知道他會怎麼樣？殺妳滅口。」

「隊長！你要嚇死我了。」金二娘渾身都抖了起來。盆火無人加炭，房裏漸冷，再加上幾分裝作，她眞還抖得厲害。

「唯一的辦法是趕緊抓住那個殺人兇手，這就要靠妳帮忙了。」

「我能够帮什麼忙呢？」

「說出眞相。」

「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剛剛相反，妳說的全是假話。」

「隊長……」

「妳不要狡辯。」馮驥沉下了臉，聲音似乎比外面的冰雪還要冷：「我辦過不少案，什麼花樣也瞞不了我，這其中必有隱情。」

「隊長……」

馮驥道：「如果妳再不說實話，我就要不客氣了。」

「你……要怎麼樣？」

「我要怎麼樣，待會兒妳就知道。不過，那時候妳後悔都來不及了。」

「隊長！」金二娘哭了起來：「這眞是天大的寃枉，你敎我說什麼呢？」

「說最重要的。」馮驥一個字一個字很用力地說：「兇手和死者這兩個人當中，妳最少認識一個。」

金二娘不管如何精明老練，絕不可能是馮驥的對手，她終於露出了驚慌失措的神色。

馮驥眼看已經水到渠成，於是緩和了口氣說：「方才我就說過了，我只辦命案，不過問私事。妳儘管放心大胆地說，絕不會傳到別人耳朵裏去。」

「我……是聽到了打架的聲音。」金二娘發覺這位馮隊長太厲害，只得作有限度的透露。「但是並沒有看到打架的人，死的這個我眞的不認識。」

「那麼，妳一定認識兇手。」

「我也不知道。因爲我不知道他是誰。」

「妳在等誰？」

「沒有。」金二娘又一口咬定。

「金二娘，妳休想賴，在外頭，妳還有男人。」

「有過。」金二娘鼓足了勇氣承認。

「是誰？」

「一個獵戶。」

「他叫什麼名字？」

「隊長！你問了也是白問。他今年沒有來，打從他去年回鄉後，我就沒有再見過他。」

「他叫什麼名字？」馮驥的語氣又轉爲嚴厲。

「他叫二胯子。」

「姓什麼？」

「不知道。」

馮驥整個洩了氣，他發覺：這個娘們太難纏，再問下去也是白耗氣力。看起來這似乎是一場爭風吃醋的命案，但是馮驥却不願將這件命案看得如此單純。

馮驥走了，金菊花緊跟着進來，金二娘難免又緊張起來；她心頭有數，這個小妮子整天釘着她，現在跑來，不知道要玩什麼花樣。

意外得很，金菊花竟然是滿臉同情與安慰的神色。

「二娘！」金菊花的語氣也是溫和得出奇。「嚇着您啦！」

「嗳！」金二娘含淚搖頭，那淚，分明是硬擠出來的。「眞是嚇死我了，這是從來也不曾遇到過的事。」

「二娘！這間屋子妳還敢睡麼？」

「那……？」金二娘不知道金菊花是何居心，所以不敢胡亂回答。

「到我這裏睡去，爹就跟舅舅打通腿，睡在這間屋子裏，晚上不作惡夢才怪。」

金二娘不禁楞住了，這小妮子怎會有這般好的心腸？唔，一定是趁機會想監視我的行動。哼，老娘不上妳的套，心裏的想法隱藏着，嘴上還是挺感激的：「菊花，算了吧，妳一個人住慣了，我又何必去打擾，……」

「二娘，這是什麼話啊？論年紀咱們是不相上下，論輩份，我可是個女兒，幹嗎跟我客套呀？來，我帮您收拾東西？」

「菊花！妳既然這麼說，我就不好意思推托了，收拾東西可不敢勞你的駕，我自己來。」金二娘突然想起一椿事。「菊花！妳去帮我叫大柱兒來。」

「叫他幹啥？」

「這一過去住，總得三日五日，順便將換洗衣服也帶過去，叫大柱兒來跟我搬箱子。」

「好！我這就去。」

「對了！菊花，那個馮隊長可眞厲害，問這問那的，問得我簡直答不上話來，他問妳什麼沒有？」

「沒有。現在他正在盤問爹。」

「哦……」

「二娘！您收拾收拾吧，我去叫大柱兒。」金菊花說完後，就走了，當她跨出房門之後，她的臉上突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　×

店堂裏亂得像一座蜂窩，大家所談論的自然是別院中發生的那件命案，談論這椿事情的中心人物又是段四。早先前天，他總是將自己

關在房子裏，如今他却處處地出風頭，眞不知道他是打的什麼主意。

「咱們現在該可以向那位保安隊長說句話了。」段四很沉穩地說，他的目光一直在大夥兒的臉上掃來掃去。「命案發生的時候，咱們誰也沒有離開半步，兇手自然不是住在這兒的人。」

「老段！」一直坐在那兒喝悶酒的薛滄舟這會兒搭上了腔：「人家保安隊長又沒說兇手一定是住在店裏的人，幹嗎操那份閑心事？」

「好哇！」段四一巴掌拍在薛滄舟的肩膊頭上。「你倒說起風涼話來了。那位隊長下午還說你有殺人嫌疑，關了你半天的籠子哩！」

「還不是把我放了出來。老段，」薛滄舟舉舉手中的酒杯。「民不和官鬥，鬥來鬥去總是咱們輸，來，喝酒。咱們只巴望一件事——早點放晴。」

他們正在高談闊論，却見馮驥和金海東走了過來，大夥兒一個個都閉上了嘴吧。

馮驥嚴厲的目光盯在薛滄舟的臉上，語氣也非常嚴厲：「金掌櫃說，你剛才偷偷地進了別院？」

「是的。」薛滄舟很鎮定；他和馮驥已有默契，自然沒有理由驚慌。

「目的何在？」

「我發現一個行動詭秘的人。」

「追到沒有？」

「沒有追到。」

「你對金掌櫃說，今晚要死人；果然不久就死了人，你怎麼會預先知道？」

「預感，」薛滄舟聳聳肩。「一種莫名奇妙的預感。」

「走，帶我到你的房裏去。」馮驥揮動着手臂，以命令的口吻說：「我要單獨問你幾句話？」

進入薛滄舟的房間，二人不禁發出會心的微笑。馮驥皺着眉頭問：「你怎麼摸到人家閨女房裏去了？」

「是金菊花約我去的。她說有很重要的話告訴我，却料不到她老子拿着頂門槓在房門後面等着我。」

「可能是他們父女倆安好的圈套。」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金菊花也有她的解釋，她說，這完全是湊巧，她還要我深夜時候再去一趟。」

馮驥提出警告：「千萬要小心，那傢伙在我面前告了狀，千方百計想撵走你，可別讓他抓住把柄。」

「這一趟是非去不可的，她也許眞有什麼重要的事情告訴我。」薛滄舟關心地問：「你有什麼新發現？」

「金二娘是個問題人物。」

「哦？……」

「我敢斷定，死者和兇手她一定認識其中之一，而她却推得一乾二淨。」

「唔！」薛滄舟對金二娘的行為所知不多，也就不便接口。

「段四怎麼樣？」

「我跟他處得還不錯。」

「我仔細將情況研究了一番，我發覺：你是一路，孟玉堂是一路，段四是一路，你們都是明着的，但是暗中還潛伏了另一路人。」

「我也是這樣猜想……」

「不是猜想，是事實。薛兄！你還得多費心，情況很快就會炸開來…」他握着薛滄舟的手意味深長地說：「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我明白。」薛滄舟也將對方的手重重地握了一下。

× ×

雪，愈飄愈够勁兒，加上呼呼的北風助威，使得每一個人都聞聲顫慄，難以入寐。風雪的凌厲，加深了死亡的陰影，許多人都不禁感激段四想出來的法子，若不是二人一房，互相有伴，這個風雪侵襲的漫漫長夜就更加難以打發了。

段四和薛滄舟對坐火盆之前，前者端着酒杯在慢慢啜飲，後者的眼睛半開半閉，好像在打盹兒。

「噯，老薛！」段四突然輕喚。

「嗯！」薛滄舟漫應一聲，眼睛仍閉着。

「是時候啦！」

「我心裏頭一直在嘀咕。」

「怕？」

「說不上怕，只是……只是怕惹麻煩。」

「那就不用去。」

「老段，你說說看，我到底該不該去？」

薛滄舟在投石問路；關於今晚他跟金菊花的約會，這傢伙似乎熱心得過了份，那必然有什麼用心。

「這種事該由你自己打定主意。」段四淡淡地說。「你要去，我就在暗中給你照顧照顧；要是你不去，我可要上床睡覺了。」

薛滄舟第一鋤挖下去就碰到了硬硬的石頭，爆出一串火星，他也就沒有繼續挖下去，立刻站起來，說：「好，我這就去。你站在窗邊給我揷旗，要是發現有人釘我，就給我一個信號。」

「我會學夜貓子叫。」

窗戶一開，一蓬雪花立刻撲到二人的臉上。薛滄舟竟毫沒有猶豫，一騰身跳了出去。段四似乎很注意對方的身手，暗暗叫了一聲：好小子，眞有你的！

別院很靜，却不黑，第一間廂房還亮着燈。薛滄舟小時候看過彭公案、三俠劍之類的小說，他依樣學樣，躡足走到窗前，用舌尖舔破了窗紙，向內張望，只見金海東和陳三正對坐燈下，喁喁交談。他們談些什麼，薛滄舟可不關心，這一次，金海東可不會拿着頂門槓躲在金菊花的臥房裏頭了。

他迅速地通過長廊，來到盡頭那間廂房，輕輕用指頭一點房門，門立刻盪開了一半。薛滄舟不敢急進，靜靜地站在門外等候着。

沒有絲毫異狀。他再推門，房門全開。房內無燈，却有一盆火，火上的茶壺絲絲有聲地冒着熱氣。床上有人睡着，是面向床裏的，披洒着長長的黑髮。薛滄舟不禁暗暗一怔，這怎麼辦？金菊花不耐久等已經上床睡了。回去嗎？他可不願空跑一趟；叫醒她嗎？女孩兒家突然在夢中驚醒，可能會失聲大叫……

他決定先進房再作打算。進房後，先閂上門，然後拔去窗戶上的楔子，安排好退路，這才輕輕地走到床前。

所謂上一次當，學一次乖，薛滄舟又小心翼翼地檢查每一個可能藏人的地方。沒有，什麼都沒有。

現在，他決定叫醒床上熟睡的金菊花，他從身上取出一塊手帕攤放在左掌心裏，萬一對方張嘴要喊叫，就將她的嘴吧蓋住。

唯恐突然有人闖進，認出他來，他又用茶壺裏的水澆熄了盆中的火，現在，房內完全漆黑了。

薛滄舟輕輕推她的肩膊頭，她很快就醒過來。意外得很，她並沒有驚叫，只是輕輕地問：「誰？」

「噓——」薛滄舟發聲警告。

「死鬼！」一聲嬌罵，人也撲進薛滄舟的懷裏。「你好大的胆子，你怎麼知道我搬到這裏來睡？」

薛滄舟大吃一驚，他發覺這個女人並不是金菊花。

（下期續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

血洗徐家園（下）

江南·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羅保官奉父命隨常德安往徐家園恭賀徐東明之孫彌月之喜，途中，數次遭人誤會他們暗帶紅鏢，向他們為難，均被常德安和羅保官以武技機智打發過去，那日抵達徐家園，午夜，羅保官漫步花園，發現徐東明閃縮着馳往後山，跟踪之下，見徐東明進入懸崖一處洞穴，羅保官俟徐東明走後，私入洞穴中，發現許多奇珍異寶，唯獨不見傳聞徐東明獲得的修明圖譜，羅保官遂悄然返回徐家。翌日午間，鐵扇三郎到徐家賀喜，賀禮竟是一小棺木和一襲壽衣，那是小孩用品，很明顯，鐵扇三郎是為生事而來——

聯劍殲頑敵　攜手結鸞儔

徐東明揚眉疾喝：「把它丟掉！」

「且慢！」鐵扇三郎這份厚禮，世伯應該收下！」羅保官清朗的語音與堅定的語氣使各人為之怔訝。不約而同的都拿目光看着他。他不理會各人，手中拿着一枝筆，一硃墨，逕自走向壽衣，棺木那兒，讓筆蘸飽了墨，振筆疾書，有人讀出聲道：「壽比南山，好一個壽比南山呀！」另一個讀：「官運亨通，好呀！這確是好意頭呀！這孩子將來必能官運亨通，壽比南山！確是好意頭！」

「是好意頭！」許多人都起哄了。徐東明因為各人都讚美，也就不再叫丟掉了，只一揮手，便有人拿了進去。

鐵扇三郎的臉色可難看了。他忿然怒視羅保官，看得旁人都惴惴不安，為羅保官担心。

「趙兄請坐！請坐！」徐東明見對方怒容滿面，反而顯得開心地連聲請坐，風度甚佳。趙玉君並未就座，向羅保官一指，問徐東明：「這位是……」

「是羅保官兄！讓我替兩位引見！」

「徐世伯，這位趙前輩，我們見過面的！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們還無法來見世伯呢！我們那兩匹坐騎，就是趙前輩送的！」羅保官笑盈盈地說，全無因曾被搜查而現出窘態。但各人一聽，却都為之愕然。因為大家都想不到他們是相識，所以趙玉君才會向徐東明查問羅保官底細，此其一；羅保官說馬是趙玉君送的，當然有相當交情才送馬，所以該極有交情，但是，何以又說得趙玉君手下留情，才能到得徐家園？這不是十分矛盾？此其二；還有第三，羅是徐東明世侄，是常德安門人，應是正派中人，趙却是邪派高手，惡名昭彰，何以趙羅之間會有交情？此其三；再推想下去是，趙顯然是要搗徐東明的蛋，却為羅氏破法，又有什麼瓜葛？當然還有人更想到其他問題！因此，各人為之詫訝不已。

徐東明尤其感到意外，他除了有各人的想法相似之外，還想到：他們這是做戲，還是眞的？原因何在？目的又何在？他實在捉摸不定。因為一個要忍瞞，故問底

細以示陌生；一個道出事實，揭出內情，這實在太玄妙了！

徐東明一怔之後，隨卽道：「趙兄眞會開玩笑！」

「誰跟你開玩笑？我問你，他給你的東西呢？放在什麼地方？」

「什麼？他給了我什麼東西？倒要請教！」

「姓徐的，你是有妻兒，有產業的人，犯得着跟我來這一套？」

「什麼這一套那一套，我實在不知道你說什麼！」

「難道你眞要我畫公仔畫出腸？」

「你畫好了，我不在乎！」

「好，我說！」趙玉君說：「我問你，他們是替一家鏢局保鏢的，這一趟，他們是帶了一批紅貨到來的，價值五十萬両銀子，大約是外邊風聲太緊，他們吃不消，所以逃到你這裏來避難，你包庇他，當然有好處，我要的就是這些好處。現在你該明白啦！」

「我明白了！」徐東明說：「不過，我未見過什麼紅貨，也沒得到什麼好處！羅世兄與常兄不錯是騎着馬來的，但並無紅貨，所以你趙兄的話，我無法相信！」

「姓徐的，你這話當眞？」

「當然眞！在這許多朋友面前，我怎能亂說假話？」

「這是說，你不肯交出？」

「我是沒有，不是不肯！」

「那麼，你今天就休想爲你的孫兒宴客了！」

「姓趙的，你該小心說話，須知我徐東明不是個受人欺負慣的人！」

「趙玉君，你以爲我們大家會袖手旁觀？」

「姓趙的，你想怎樣？」

「鐵扇三郞你以爲你可以橫行天下，人人都怕你不成？」

各人都氣憤塡膺，爭相發言，氣氛十分緊張，戰事大有一觸卽發之勢。突然，羅保官道：「趙前輩，此事因我而起，雖是誤會，到底是由我引起，這樣吧，由我跟你了結吧，省得連累別人！我們到外間去，你要怎樣了斷，我都依你，別叫大家掃興，如何？」

趙玉君道：「不用到外邊去，在這裏就可以了！」

「那麼，趙前輩請說！」

「你交出紅貨，我們馬上就走；你不交出來，我們就不走，就是這麼簡單！這事不錯是由你引起，你要了結，只有這個辦法！連不連累別人，掃不掃大家的興，全在你！」

「你這就眞是强人所難了！我根本沒保過鏢，沒見過紅貨，那有紅貨，怎有得交給你！」

「這是說，你有心跟我姓趙的過不去了，……」

「住口！我花棟親眼看見常大俠和羅兄弟一起來的，我不怕得罪人，他們每人一騎，連包袱也不大，行李也不多，那有什麼紅貨，你要誣衊人，我先跟你較量較量，看看你有什麼技倆，敢這樣欺人！」

「憑你也配！嚴四，你去收拾他！」

「是！」嚴四是趙玉君帶來的三個人之一，他正要動手，羅保官道：「趙前輩，要動手，請到外邊去，這裏……」

趙玉君道：「放屁！我偏要在這兒。」

「你說話要尊重點！」

「我要尊重誰？尊重你嗎？操你奶奶！我要尊重你？做夢！」

「姓趙的，你這是自己找死，你……」羅保官對趙玉君的稱呼也改變了。但他的話沒再說下去，因爲花棟不是嚴四對手，甫交手，不幾招便分出强弱了。嚴四輕蔑地說：「哼，這樣的功夫，也想跟人家較量，不是找死！」一聲斷喝：「着！」左拳一揚，似要下殺手，花棟側身一閃，却中了嚴四一脚，給踢出幾步，還得有人扶住才不致跌倒在地！

花棟的襟弟李彬忿然撲出，要打嚴四，却被另一漢子擋住道：「怎麼，你們恃住人多，想用車輪戰嗎？來吧，閻王註定你死在我手裏，不是嚴四手裏！」

李彬自然不能忍受一聲「看招！」馬上就打出一拳，拳風有聲，勁力甚足！車亦華則恰巧相反，他彷如戲台花旦，身形步法出手，都是輕飄飄的，似乎一點氣力也沒有。但李彬一拳打出，那漢子雙掌併擋，拳到無聲，一合卽分，李彬倒退兩步，臉色大變，車亦華飄然追上，笑說：「怎麼，只一招就認輸了？不行！不行！」他說話也妖聲妖氣的，活像一個女人，各人聽來極爲刺耳！李彬却失了鬥志，渾身打顫，不敢再接招！

這樣的場面，叫各人都難做，常德安驀然想起了一個人，脫口道：「不好！他是中了陰陽人沈明的陰風掌！」

陰陽人沈明是邪派中大有名堂的人物，早年擾亂江湖，憑他的陰陽怪氣，不知汚辱了多少女人，官家小姐，民間少女，不少都受過他的汚辱，有的發覺之後，自殺犧牲了，有的不敢出聲，終身含汚，怕人發覺，精神大受打擊。後來，他實在鬧得太厲害了，爲俠義道所不容，羣起偵踩，他在中原無法立足，逃到西陲，爲鐵扇三郞所收服，亦有感於三郞的庇護，便做了三郞的助手，外間不知情，見他不再出現，還以爲他已死掉呢，想不到却在此時此地出現，所以各人都嘩然。

李彬是不能再戰了，其他人也多懾於陰風掌的厲害，自料難以抵擋，不敢出手。常德安見此情形，便裝滿一烟斗烟，燃上了，狂吸幾口慢步出場道：「鐵扇三郞，看來還是由我們這對老搭檔上場吧！」

「殺鷄不用牛刀，你且先過了我一關再說！」沈明冷冷地說。

「那就請吧！」常德安也不客氣。

「看掌！」掌隨聲發，陡然刮起一股寒風，站在外圍旁觀的人也感到了，急向後退；常德安也心頭一凜，暗道：「這妖人原來功力這般深厚，怪不得當年能鬧得天翻地覆。」心念一閃，立卽提起鐵桿一圈一點，疾點對方掌心。他的大烟斗此時已經發紅，熱氣迫人，正好是對方的尅星，別說被點中會燙傷，就是給熱氣一迫也會受傷，因此，他急忙閃身繞步，一個盤旋，右手又發出一招，寒風更烈。但他這一招似乎已在對方意料之內，他一掌發出，寒風乍起，迎面突然給噴來一大團濃烟，視綫也不清了。他吃了一驚，急忙撤手

反躍，退出了幾步，聽得常德安道：「這烟味如何？如果你是個識貨的，該知道這是上等好烟，味道十分香醇！」

「老匹夫，我跟你拚了！」

「拚就拚好了，何必罵人？來，來！」常德安口中說得輕鬆，心中却是暗驚，不知對方還有什麼狠毒辣招，不能不暗中提防。

羅保官正看得出神，嚴四已經再次出場挑戰，鐵扇三郞則發出一聲長嘯，似在通知同黨有所行動，羅保官發覺情勢有變，便搶着出場道：「姓嚴的，你來吧！」

「好小子，我正要送你歸西！」

「打過先再說吧！」

「看招！」嚴四首招便使出「五鬼推車」，搶擊羅保官胸膛，實在是欺人太甚。他瞧羅保官不起，以爲他年輕，又文質彬彬，卽使會武也有限，所以不把他看在眼內，打算三幾招之內便送他回老家。但鐵扇三郞已看出羅保官實在是個深藏不露的危險人物，見嚴四犯險，急叫他小心。可惜已經太遲，來不及了。嚴四剛聽到，手腕已被人家刁住。再一挺胸膛，連旁觀的人也聽到「卜」一聲，原來嚴四的手腕已被觸斷，痛得他狂叫，還沒掙脫，給羅保官沉手一扯扯近，隨卽橫掃一脚，加上向前一送，嚴四那裏還站得住？被拋出近丈，在地上連續翻滾，生死未卜了！

鐵扇三郞大爲失色，不自禁的站起來，似要親自動手，忽聽得有微弱嘯聲傳來，他大吃一驚，知道援兵有變，不顧久留，鐵扇一張，「拆」的一聲響，陰風掌沈明與常德安先後發出慘叫，各自倒退向後。羅保官無暇理會敵人，急忙照顧常德安！徐東明霍的衝出，喝道：「鐵扇三郞，你想走了？你以爲這是客棧要來就來，要走就走？沒有這麼容易！要嗎留下命來，要嗎把鐵扇留下！」

「廢話！滾！」鐵扇一揚，一連幾翻，翻得各人眼也花了，徐東明擋他不住，還有兩個人受了輕傷，給他衝了出去。但也留下了兩個人，他是嚴四與沈明。

徐東明他們追出大門外，見鐵扇三郞與另一個人已走遠了，也不再去追趕，回到屋內，見死了兩個敵人，自己這一邊只常德安一個中了敵人的有毒暗器，傷得較重，却也無大碍，比較之下，還是敵人吃虧較大，所以大家還是開心，談起來仍面有笑容。

鐵扇三郞這一趟可慘了。他滿以爲可以大勝而回的，不料死了嚴四與沈明，另一伙原約定作後應的，傷亡更慘，十五個人死了十一個，其餘四個三個重傷，一個輕傷，據輕傷的說，還是人家手下留情，存心留下他向鐵扇三郞報訊的。鐵扇三郞聽來又驚又怒，破口大罵！因爲那人說，殺死他們這許多人的人竟與他在徐家園所見的常羅二人一模一樣，這麼說，羅常二人所說被人誤會，確實可以相信了。可是，是什麼人冒充羅常二人呢？他不知道。他搜查羅常二人之後，曾再作偵查，可惜得到的答案仍然如前，所以，他們才追踪到徐家園，但據屬下所說，自己當然是受人愚弄，再次上當了！

鐵扇三郞目睹眼前一片慘景，自己帶來十八個人，只有兩個生還，其中一個還受了輕傷，連自己得力手下沈明嚴四也死了，這一仗實在是太慘了。鐵扇帮的精銳，十去其八，留下的已不多，他不爲死者傷心，却爲自己的未來担憂。

突然，他想起一個人，忿然自語：「好吧，我就是得不到，也不能讓徐東明這匹夫安枕！我非宰了他不可！」他叫那個傷者回去報訊，他自己帶了錢五去找兩個人帮忙。至於重傷那三個，他不過舉手之勞，他們就解除了痛苦。那個傷者見了心寒，沒有依言去報訊，却自己溜了，這是後話不提。

徐家園這一天，還是相當熱鬧的，特別是那幾位另有目的年青人，看到徐家小姐既溫柔，又大方，心中已爲自己繪了一幅美麗的前景，至於她的體態與容貌，更是天仙不如，均前未曾見，比之傳說更勝五分！如此嬌嬈，如不希望親近，誰不希望據爲己有？因此，當她週旋於大家之間，陪着侄兒向大家敬酒時，連老一輩的也忍不住多瞧幾眼，年青的更爭獻殷勤了！

徐家小姐叫淑蘭，非常大方，談吐得體，切合身份。他以主人身份與大家交談，喝酒，都恰如其份，一些心存覬覦的都神不守舍，有的甚至失儀。但她並不介意，還代爲掩飾，圓滑極了，絕無一般小姐那份驕縱成性的習氣。所以，老一輩的人也讚她，還讚她的爹爹徐東明教導有方！

常德安傷毒未清，仍需休息，不能參加盛宴，羅保官本來要陪他的，但他不肯，認爲這是結識徐淑蘭的最佳機會，千萬不可放過，要是他不去，他便對不起他的爹娘，就是扶傷帶毒他也要參加了，羅保官無法，只好去參加酒宴，可是他心中着實記掛着老爹，無心欣賞酒宴熱鬧，也未注意徐淑蘭的風韻，甚至徐淑蘭拉他說話，他也冷冰冰的，惹起其他年青人不平，出言責備，他只好向徐淑蘭道歉，並且在酒過三巡之後，告退了。

「他是怎麼啦！好似不大高興！」徐淑蘭向一個姓方的青年詢問，姓方的受寵若驚，回答得唯恐不詳，她聽後，稱讚羅保官：「這麼說，他倒是一個很厚道的人呢！在這世道，有這樣心存厚道的人，實在不多，你跟他很要好吧？這個朋友，便交對了，你眞有眼光！」

「過獎，徐小姐，你過獎了！」姓方的高興極了，其實，他沒有聽清楚，她讚的還是羅保官呢！

她說：「我爹跟你爹這一輩都是好朋友，我們是世交，也不用太客氣！你姓方，我就叫你方大哥吧，你叫我淑蘭得啦！唔，你們幾位大哥也是，我們不必小姐姑娘的叫了！」姓方的初時幾乎高興得暈了，後來見她一視同仁，都叫大哥，便失去那份獨享的心情，但他並未被歧視，和大家有同樣的機會與希望，所以仍是十分高興。

徐淑蘭請姓方的代爲通知，她要去探望常德安！姓方的又興奮了，急急遵命効勞。

常德安仍然被安置在去夕的睡房，似乎和羅保官說着什麼話，聽到脚步聲才停了。

房門是虛掩的，羅保官聽到有人來到門口，便問：「是那一位，有事嗎？」

「是羅兄嗎？常伯伯好點沒有？」姓方的問。

「方兄有心！好多了！剛睡着，有什麼事？」

「徐小姐，就是淑蘭小姐要來探望常伯伯，先叫我來通知一聲！」

「方兄，你代我婉謝了吧？這，怎好意思勞動徐小姐？況且伯伯又睡了，他好不容易才睡……」

「羅兄不必客氣，我是誠心誠意來拜望伯伯的，他老人家睡了，那不要緊，我看看，是不會擾他的！」徐淑蘭在羅保官話未說完已經出現了，她來得好快呢！在此情形之下，羅保官只好請她入房去了。

房中充滿藥味，很不好聞，姓方的眞想退出房去，但他見徐淑蘭若無其事的入了房內，悄悄的站到床邊，彎着腰，凝神注視常德安的臉色，羅保官站在她身邊，姓方的站在後面，他的目光漸漸集中在她的臀部，並產生無限幻想。

房門是張開着，由門口經過的人都可以看到房內的情景：看到羅保官與徐淑蘭兩個並排着，手臂相貼，靠得很近，也看到姓方的怪相。

房內很靜，沒有絲毫聲响。片刻之後，羅保官請徐淑蘭坐下，徐淑蘭大方的坐在床邊的椅子！姓方的在此時刻應該離去了，但他仍然留戀着，不會離去。

羅保官注意到徐淑蘭的美態了，他直視着她，她承受着，報以微笑，低說：「謝謝你！羅兄，謝謝你的帮忙！因爲我，累得你招來這許多麻煩，我眞不知該怎麼說方好！現在，更害得常伯伯受了傷！」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徐淑蘭道：「那紅貨是我保的，送去救災的，他們却誤會你！詳細情形，將來再告訴你！」

「徐小姐，我有一句話不知道該說不該說！我很想知道，又怕太唐突，不好意思！」

「不要客氣，說好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

「你請說吧！」

「似乎我們曾經見過面？」

「你眞這麼想？」

「我相信不會錯！那一天，救了我和老爹的，就是你，還有另外一位！」

「你看到了？」她沒有惱意，却有點狡猾，得意地笑，似在捉弄對方！

「我只見到側影與背影！」

「你就能這樣肯定？」

「我相信不會錯！可是？」

「好厲害的眼光！」她稱讚。雖然沒有正面承認，也等於承認了！

他們的對話，姓方的聽來很不舒服，怎知聽下去，更叫他心痛，他聽得徐淑蘭說：「其實，應該道謝的是我，你眞不愧是個大丈夫，能屈，能伸，我衷心佩服。羅兄，不是我自己誇口，我是不容易佩服一個人的，但對你，我是衷心佩服！眞的，我不騙你！比如我，我就辦不到，無法學你這樣！」

「徐小姐，你都看到了？」

「我是看到了！我以爲你不會同意的，你却同意了，當時，我還以爲你胆怯，徒得虛名，未必眞有實學，才會如此，可是早些聽方大哥他們說，你只一招就收拾了嚴四，我才知道自己是猜錯了。羅兄，你可知道嚴四的來歷？」

「徐小姐知道？」

「聽人說過。」徐淑蘭說：「嚴四原不是姓嚴，是姓言，名孝心，怎會改名嚴四，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一掌打出，有五百斤力，足可碎石！可是你受了他一掌，竟然無動於中，反而把他的手腕拗斷，把他摔死了！這份功力，相信我爹也不外如是！但你的年紀和我相若，這就值得我佩服了！」

「徐小姐，你眞會說話！我謝謝你！我的怯儒，也被你說成英雄了！我聽了，眞覺臉熱呢！可是你……」

「我？我怎樣？很笨，不會說話，是不是？」

「不，你很會說話！」

姓方的給冷落了，他自己坐不下去，先告辭了。他不看，也不願聽他們的話。

「他終於走了，我以爲他會坐到生根！」她佻皮地一笑。

「他很帮忙人！他也算得是個……」

「保官，你跟誰講話？誰來了？」常德安似睡中剛醒，打斷羅保官的話頭。

「常伯伯，是我，淑蘭！你覺得怎樣了？」徐淑蘭比羅保官回答得更快。

「啊，是乖侄女來了！坐！坐！伯伯起不來，眞不好意思！」

「起不來就躺着好啦，又不是醉酒，有什麼不好意思！」徐淑蘭說時，已經站起來，靠在床邊了！

「你呀！長得這麼高大，比過去漂亮多了，還記着伯伯的錯處，眞是的！你怎麼啦，跟保官可談得來？」

「他是個大英雄，大丈夫，我佩服得很呢！」轉口又問：「伯伯，你到底受了什麼傷？傷在那裏？」

「傷在頸下左肩，現在沒什麼了！」

「傷在背後，你那時是背向敵人？還是……」

「不，我面向敵人，我與沈明……」

「不，伯伯，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你背向鐵扇三郎他們！」

「不！我老爹背後是自己人，除非敵人的暗器會廻旋！但這暗器很直，又不像！」羅保官說。

「這麼說，伯伯是給自己人暗算啦！可查出是誰幹的？」

「倒沒有！我說不會，保官總是不信！不肯離開我，怕我再受暗算！」

「那暗器呢？丟了？」

「喏，這不是！」羅保官把包在紙裏的一枚帶毒暗器解開。

「啊！這就是了，」徐淑蘭失驚地叫，神色大變，和早先的安詳鎮定大有區別。羅保官本能地看她一眼，心中也泛起疑雲，他想到她來探望可能是個藉口，看看這枚暗器才是眞目標。如此一想，對她的態度也變得冷漠了。

羅保官的態度轉變得很快，也很突然，徐淑蘭馬上就發覺了。但她並不立即拆穿，只撥弄着那暗器，自語地說：「奇怪，怎麼是一模一樣的？難道竟是他幹的？這就太可怕了！不，不可能，不會是他！」她口說不會，心中却害怕眞的會，也懷疑會眞的會是她担心的一個人幹的呢！

羅保官冷靜的看着她，不會插嘴。常德安道：「乖侄女，你千萬別胡亂猜疑，我看不會是有人眞要害我！第一，這暗器根本不是我們的人發的！他們從未有此歹毒暗器，第二，就算是他們的，也決不是存心害我，可能是要暗中帮我，目的是射殺陰陽掌沈明，可惜我移動了位置，結果，射中了我！」

「伯伯，你這想法也有可能，但很少可能！一個擅發暗器的，目光，腕力，指力，判斷都受過嚴格的鍛鍊，不輕易如此出錯的，而且，使用有毒暗器，更不該輕率！還有最重要的，會發毒靑子的人，他身上必有解藥，既然錯手，就不會不理！現在無人送出解藥，可見此人不是無心之失！」

「他或者不想別人知道……」

「伯伯，這其間，關係着一個人的生死，是不應該有或者的！」

「可是我並沒有死！」

「這是另一件事！這只證明你內力深厚，與羅兄施救得宜，事前是無人敢如此肯定的，若果眞是錯手，決不會一錯再錯，見死不救的，他不送出解藥，目的是希望你死，你不死，他只會感到失望，決不會高興！伯伯我同意羅兄的想法，這個人未必就肯放手，你還要小心提防！伯伯，你聽羅兄的話，要小心呀！」

「你們都是這樣想，就好像預先商量過了似的，你們眞是心有靈犀，同一個想法呢！」

徐淑蘭的神態本已回復自然了，給常德安一句「心有靈犀」說的粉臉泛紅，本能地微微低頭，但又不自禁的偷瞟羅保官一眼，恰巧羅保官也在看她，不覺四目交投，急急的各自移開目光。她說：「伯伯，你好好歇息吧，要什麼，可以叫我拿來！有羅兄在這裏，我也可以放心了！」她這時站了起來。

羅保官送徐淑蘭出門口，她解下一根銀簪遞給他，等會有人送東西給伯伯吃，你都用這根銀簪試一下，簪若變色，千萬不可吃！記住！暗算難防！」她說完話，不待他回答，朝他笑笑，悄然走了。

羅保官目送徐淑蘭轉過牆角，瞧不見之後才轉身關上房門，凝視着她送給他的一根銀針，細味她所說的話。

這時候，姓方的青年也在目送徐淑蘭離開常羅睡房之後，悄然回轉他自己的睡房。

姓方這個青年原是早已離開羅常二人睡房的，但他出了門口之後，後悔了。他恨自己愚蠢，爲什麼離開，給予徐羅兩個在一起的機會。他不好意思再回去，却在心中幻想出各式各樣的想法。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懷疑羅保官會對徐淑蘭有不軌行爲，眞是又恨又妒，所以守在外邊監視，直至徐淑蘭離開爲止。

晚上，徐淑蘭再來看常德安，常德安已經好了七八了。他要給徐，羅兩個機會，便叫他們出去走走，他要睡覺，他們見他已經無事，也放心了。

出了後園，走着慢步，徐淑蘭突然站住，目注羅保官道：「羅兄，日間當我見到傷害伯伯的暗器時，你諒必注意到我神色不大好吧？你猜，我想到什麼人？我是想到我爹！」

「什麼，你說什麼？」

「我懷疑是我爹幹的！」

「你，怎能這樣想？」

「我見過我爹的暗器，他是收起來的，我有一次，無意中看到的，當時我就覺得奇怪，爹爹怎會有這種暗器？那時我還不知道有毒，但印象甚深，至今未忘！所以，今天一見就想起來！」

「徐小姐，你眞懷疑你爹？」

「嗯！我還覺得奇怪，他的記憶似乎很壞，過去許多事都似乎忘記了，有時，我眞懷疑他是不是我爹！」

「徐小姐，你……」

「羅大哥，我叫淑蘭，你叫我的名字得啦！」

「徐，徐淑蘭，你不說，我不便提起，我也覺得你爹有點陌生！據老爹說，我爹跟你爹有極好交情，連老爹叫你也叫淑蘭，但你爹却一直是稱我爲世兄，而且，從未問及我爹健康，這是什麼原因呢！」

「羅大哥，你當然也聽說過我爹意外獲得一卷修明圖譜，曾有神秘人物偷入我家意圖竊取。」

「我聽說過！是老爹說的。但不知眞假！」

「眞倒是眞的，不過，我爹並沒把它翻閱，他把它給了我，這是外人不知道的，連我哥哥也不知道！」

「你爲什麼告訴我？」

「我是要你知道，我懷疑我爹是有理由的，因爲，他似乎忘記給了我，仍在找尋……」

「嗯！對了，這麼說，他眞不是你爹，我還以爲他是怕給人盜刼，才把珍寶藏到山洞，原來他是個冒充貨。這就一點也不奇怪了！只是，徐世伯在那裏？他又是什麼人？」

羅保官沉思自語，聽得徐淑蘭愕然說道：「保哥，你說什麼？」

「我想起了一件事，是昨晚發生的！」羅保官把去夕所見盡告徐淑蘭，徐淑蘭聽得十分激動，悲傷淚下，担心老父安全，馬上就要去找冒充的爹爹算賬！羅保官急急勸道：「你千萬不能衝動，須知這件事關係重大，如果我們猜錯了，會使你爹傷心，若他眞是個冒牌的，也嫌打草驚蛇！而且，你爹的下落他必然知道，他可以用你爹的安全來要脅我們，我們就無法反抗了！淑蘭，你聽我勸，我們要鎮定，跟平時一樣，千萬不能妄動！」

「保哥，我心亂得很，你出個主意吧，我聽你的！」

她變得十分柔弱，靠在他身邊，他則湧起一股保護弱小的熱情，安慰她。兩個人的距離縮短了，感情增進了。

他在想，她沒有出聲，很靜。

突然，一道人影，由他的眼簾閃入，他本能地扶起她，低說：「你看，他又去了！」

「是他？我們跟蹤他！」徐淑蘭陡然站起來。

「由他去吧，你們跟我來！」有個人悄沒聲息的出現在他們面前，來得非常突然。徐淑蘭一驚，一個「誰」字才出口，

已經連進三招，但都給對方避開了。不過對方却讚道：「好俊的功夫！保官，你以後得好好向這位姑娘學學！」

「師父，你來啦！淑蘭，快別動手，過來見過我師父！」

「保官，你又忘啦，我叮囑過你多少次了，怎麼總不記住！」

「是，六子哥！淑蘭，這是六子哥，是我的師父兼朋友！六子哥，這位是徐大俠的女兒徐淑蘭小姐！」

「有其父，有其女，强父手下無弱女，果然身手不凡，剛才要不是姑娘手下留情，我可要衣破血流了！」

「失禮！剛才不知是自己人，多多得罪，請予原諒！」徐淑蘭偷望對方，不過二十五六歲，竟然做了羅保官的師父，又能輕易避過自己的進攻，身手着實了得，不禁眞誠佩服！

「徐姑娘在這裏，再好沒有了，我原是替你們送消息來的，我原本請保官代告的，現在不必了！」

「有什麼事嗎，六子哥！」

「據我所知，三天之後，卽是二十三日，或者晚上，會有一帮實力甚强的邪派高手會到這裏，目的是向徐大俠奪取修明圖譜，你們必須在這三天之內，將這裏一些人疏散到安全地方去，然後，部署伺敵，這事做得要秘密，要快，至於徐大俠的下落，交給我去找好了，你們不必再理！我走了！」

「六子哥，我們只有幾個可用的人，只怕寡難敵衆！六子哥，到時你可要來帮我們！」

「你忘了？戰爭之道，本無固定不變之法，國戰如是，私人打架亦然，强者力服，弱者智取，你們好好商量吧！」

六子說完話，飄然而去，似乎十分放心。徐淑蘭却甚不放心，道：「保哥，我對你的六子哥不了解，請你別怪我担心，不知他去找我爹，會不會找到？」

「這個我也不知道！恐怕六子哥自己也難知道，不過，他交遊甚廣，朋友甚多，而且，各式各樣的朋友都有，他實在比我們更有辦法，他肯去找，比我們更有把握！淑蘭，你放心吧！你相信我，他不會說過算事的！」

「我當然相信你！我要是不相信你，怎會跟你說這種話！保哥，我們回去吧，看看伯伯睡了沒有！」

翌日，徐淑蘭暗中安排了一些事情，神不知，鬼不覺，連爹爹也瞞過了。

午後，來徐家喝喜酒的客人有一批告辭了，有目的那些，未有結果自然不會走，同時，徐淑蘭對他們的態度仍沒有變，若卽若離，弄得他們如嚼鷄肋！姓方的對羅保官最爲眼紅，他曾挑撥地告訴了大家，希望大家一齊向羅保官施壓力，迫他離開，到了第三天，也就是將有邪派高手向徐家進攻的前夕。姓方的約同大家討論了半夜，決定天亮之後就找羅保官。

就在這一晚，六子來了，他找到徐淑蘭，對她說：「幸不辱命，找到徐大俠了！他給人禁制了穴道，現在已經沒事，明天，大約可以和你見面了，他問你的修明神功練得怎樣，明天可有把握？

「這是一幅地圖，他說，你看了自會明白的，託我交給你，叫你放心！我還有事，不等保官了！」他把一幅地圖交給徐淑蘭，然後離去。

徐淑蘭展開地圖，果然，認得是爹寫的字，細看了一遍，立卽去找羅保官，羅保官正在把一包包的東西細紮了起來，她問：「你怎會有這東西？從那兒弄來？」

「我白天去買回來的！我想，除了這辦法，很難應付得了！」

「你打算把它埋在那裏？」

「我想過了！你看！」他拿出一張剛繪好的草圖，徐淑蘭看得暗暗點頭，因爲有好些地方，正如她爹繪的一樣。

「怎樣？」羅保官問。

「你先看看我的！」她把爹爹的繪圖給他看。他笑說：「到底你比我更熟悉，就照你這幅吧！」

「這是我爹繪的！你當然比不上我爹熟悉，但已比我勝多了！」他把六子早送來消息的經過告訴羅保官，他也替她高興，把她摟抱住了。

他們兩個親熱了一會之後，立卽按圖處理，直忙到五鼓，天快亮了，才算完畢，自然，又免不了親熱一番。

年青人總是熱情的，在人前也難以掩飾！他們兩個忙了一夜，未曾瞌眼，却不覺得困倦，但看在姓方他們眼中，就覺得他們過份了。他們不敢向徐淑蘭開口，便去找羅保官。

羅保官聽完了他們的話之後，說：「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們總是朋友，我勸你們最好馬上離開，越快越好，因爲說不定今天或是今晚，就會有一班殺人不眨眼的惡賊到這裏來，你們現在走，還來得避開，要不，生命難免有危險！你們不妨細細想想，早點決定！」

「哼，好卑鄙！你以爲這樣就能嚇得倒我們？你看吧，如果眞有人來搗蛋，哼，我不要他好看才怪！」

「你想嚇走我們，留下你一個人，是不是？」

「你們不聽勸告，可別後悔！我睏極了，要睡覺了！最後，讓我再說一句，你們要好好考慮，不要後悔！」

「我偏不信！」

「哼，你以爲我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你怕我們會妨碍你跟徐小姐相好，所以希望我們走！辦不到！」

「何必理會他！徐小姐不過因爲探望常前輩，讓他多點機會去見面，他就以爲鴻鵠將至了，眞是不識羞！三分顏色作大紅！」

「我勸你們呀，要命的馬上就走，不怕死的，就該趁早歇息，養足精神，準備晚上殺個痛快！要是這樣夾纏不清，浪費精力，等於自殺！你想死，我可還不想呢！要吵，到外邊去，莫來吵我！」

各人見他發惡，下逐客令，更加氣忿，有人出惡聲，有人甚至握緊了拳頭！爲了女人，他們是有胆幹出任何事情的。而且，在別人面前，誰肯認鬼子？就算是丟了性命，也要表現自己的英勇，以爭美人青睞呢！爲此，有人帶頭握緊了拳頭，自然就有人相隨了。於是，氣氛拉緊，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羅保官看他們一眼，忽然改了主意，

道：「剛才我說的全是眞話，你們不信我也沒法！這樣好不好？我們如果現在就動手，實在太丟人！就是勝了，也未必獲得徐小姐芳心，傳出去，說我們爲了一個女子而大打出手，更是貽笑天下，我看不如這樣吧……」

「怎樣？」

「說吧？怎不說下去？」

「有話快講，有屁快放！」

「別吵，讓他說！」

「好，你說！」

幾個人爭着說話。

羅保官說：「我的辦法很簡單，你們既然不想走，不如就利用今晚作一個比賽，看看誰表現得好，自然會獲得徐小姐讚賞！你看這辦法怎樣？」

「如果今晚沒有敵人來怎辦？」

「對了，我就不相信他的鬼話！」

「好在是今晚，爲時不遠，卽使是假，也容易見功，若果他眞說謊，我們明天找他算帳也不遲，不怕他會飛上天去！」

「對！我們就放他一馬，看他又出什麼詭計！」

各人終於接受了羅保官的挑戰了。但羅保官還怕他們大意，釀成不必要的傷亡，所以在他們離開時，再提醒他們，對他們說道：「你們不管怎麼想，必須好好準備，小心提防敵人的突然偸襲！這是我給你們忠告，你們可別和自己過不去啊！」

「不用假惺惺，我們自己會小心！」

「別理他，走！明天再找他算賬！」

各人紛紛走了。羅保官了結一件心事，也放心的睡了。

晚上，初鼓過後不久，羅保官和徐淑蘭兩個並肩携手的在徐家園周遭巡視。姓方等一班人都看到了，無不氣忿塡膺，感情激動！一個姓何的忍不住走過去，大聲說：「徐小姐，他是個騙子，你千萬不可相信他的話！」

「何大哥，你錯了，他不是騙子，他說的全是眞話！你快去通知大家，敵人大約在二更一响就會到了！」

「徐小姐，妳是開玩笑？」

「不是！我希望你們能帮我！明白嗎！我希望你們能够帮我！要小心，二更鼓响，敵人就來了！」

「是，我去通知大家！」姓何的見徐淑蘭說得嚴肅突感到害怕，並且十分後悔。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不過不相信羅保官的話，不信其有敵人會來，便想充一下英雄好漢，如此而已，並非眞有胆量跟邪派人物動手的，因此，他匆匆向姓方等各人轉述，於是，把他們也都嚇壞了！

早先，各人都要逞英雄，不肯走，此刻想走，却嫌遲了。他們怕在路上碰上敵人，倒不如在徐家更好些。他們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只好以一死相拚，圖個死裏逃生了。

二更了，更鼓遠遠傳來，跟着，狗吠聲也有了，一聲聲，一串串，由疏而密，由遠而近。徐家園的人都神經變得異常緊張。

姓方的跟姓何的在一起，姓方的說：

「何施，你聽，是不是眞來了！」

「方志杰，你害怕？」何施反問。

「有一點！你呢！」

「也有一點！等一會，如果敵人不發覺，我們最好是別動手！」

「當然！我才不先動手！」

「就怕……嗯，來了，別出聲！」

姓方的道：「眞的？在那裏？怎麼我沒有看到？」

「是這一邊，左邊！」

「嗯，眞是來了！」

他們發抖，話聲也變了。但在另一邊的徐淑蘭與羅保官發現了敵人，情況就不同了。他們咬牙切齒地狠狠的說：「狗東西果然來了，且看你如何活着出去！」他們沉着氣，不出聲，等敵人來近了才動手，但是，別的人却沉不住氣，衝出來了！敵人知道對方有備，心理上也有了準備，不容易上當了。

「他們眞害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徐淑蘭抱怨地說，表示了她的不滿。羅保官說這到底是朋友的一番好意，不該抱怨！

「我知他們是好意，但好意却僨事了！」她還是心中不高興，因爲她早已告訴過大家不可輕動，要等敵人深入了才好動手把敵人一舉殲滅。大家都表示等她暗號才動手的，怎料他們却變了！原來他們都是成名人物，屬於前輩，不甘受人指揮，因此才有提前動手之事發生！

變方展開打鬥了，又是黑夜，變方的人又多，打起來只有各顧各的自行打法，別人是很難照顧的。鐵扇三郎請來了三個高手，都是山大王，還有他的一些大小頭目。

恰巧是三十人。鐵扇三郎原是希望一舉成功的，照此情形看，當然是難了。於是，他四處兜截，周圍亂竄，希望能找到他的仇人羅保官，報仇雪恨。

羅保官已看到他，見他四處殺人，若不加以制止，只怕不知還有多少人要喪命在他手中，因此，他不願意再有此慘事繼續，便躍出去，喝道：「鐵扇三郎，不要走，快來受死！」

鐵扇三郎聞聲知人，哈哈大笑道：「好小子，我正怕你跑了，原來你還迷戀着那丫頭，捨不得走，這實在太好了！來，來！我們決一死戰！」

鐵扇三郎大聲說話，超乎事實需要，羅保清並未注意，可是，變方一交手，就有人陰惻惻地說：「好俊的功夫啊，怪不得口出狂言，要消滅我們兩湖三煞了！三郎，你放心打，我替你押陣。」

「焦三爺，你替我掠陣好極了，你看住他，別給他跑了！」

「你放心，有我，他跑不了！」

「好，那麼我就放心了！」鐵扇三郎口說着話，手却一點不慢，一輪快攻，手中長扇又開又合，開時，寒風狂刮，扇影蔽天，扇緣似金似鋸，合時似筆似劍，疾點如驟雨，每一招都點向羅保官的穴道，看得焦二爺叫好。可是，羅保官一劍在手，使得雖然不快，却照顧得十分周到，遮蔽了全身穴脈，鐵扇三郎的攻勢不管有多快，攻到那裏，都碰到羅保官的劍鋒，被擋在身外，攻不進去。

焦二爺看得很不順眼，道：「錢扇三郎，你歇歇讓我來！」他一拉鬼頭刀就加了上去。但是，鐵扇三郎沒有退出，他仍

然在進攻，實則以二對一，合力夾攻羅保官。羅保官沒有出聲，沉着應戰，以一敵二，依然守得極穩。焦二爺亦莫奈他何！酣戰中，羅保官似乎力不從心，劍勢一斜，露出破綻。鐵扇三郎反應奇速，馬上就乘隙進迫，鐵扇一合，猝施殺手，疾點羅保官的「期門穴」。羅保官受驚，迫得向右一躍開回避，落足處似乎不平，竟然失足，身形一斜，跌將下去，焦二爺大喜，趁勢一刀劈下，鐵扇三郎也一按機括，射出扇內的六枚暗器，要置羅保官於死地，可是不知怎的，焦二爺一刀劈下對方蹤影全無，劈空了，在地上，鐵扇三郎「哎呀」一聲驚叫，聲猶未了，焦二爺大叫了，原來鐵扇三郎那六枚暗器作扇形射出，因失羅保官所在，焦二爺又俯身進招，其中兩枚竟射在焦二爺的手腕與肩頭。

焦二爺大叫，羅保官似乎未了解地說：「我還沒傷着你，你鬼叫什麼？」

「臭小子，剛才不是你發的暗器？」

「你胡說八道！你中的是鐵扇三郎毒暗器，若不快醫，馬上就要毒發身亡了！剛才你揚威耀武，現在該接我幾招了！」羅保官揮劍如刀，大開大合的劈來，出手不算快，却氣勢驚人，焦二爺腕與肩漸感痲癢，難以用力，知道確是中了毒暗器，心中更驚，邊問鐵扇三郎，他承認是錯手，並要給他解藥，爲他療治，但羅保官攻勢凌厲，招連招，式連式，焦二爺根本無法應付，如何抽得出空療傷？他驚急之下，失措難免，已中兩劍了。他高叫大哥三弟，果然有人應聲而來，焦二爺說鐵扇三郎用暗器傷他，叫他們向鐵扇三郎索藥替他治療。老大老三誤會了老二的話，指責鐵扇三郎恩將仇報，羅保官加緊攻勢，殺了焦二爺，急攻老大，口中並說道：「鐵扇三郎，你不要怕，老二已經死了，我對付這個，你收拾老三，就不怕他們將來報仇了！」

老大厲聲喝道：「臭小子，你與鐵扇三郎原來是一夥？」

「怎麼，我們這場戲演得不壞吧？」

「老大，你別聽這小子胡說八道，他是存心……」

「錢扇三郎，你還怕什麼？難道你連老三也怕？今後兩湖是你的，徐家園是我的，你還怕什麼？」

「好呀，鐵扇三郎你這狗賊，竟敢出賣我！老三，別把他放了！我們要替老二報……哎呀！老三，走！」老大受了傷，走了，老三那還敢留？羅保官大叫：「三郎，追，別給他們跑了！」

鐵扇三郎暗暗叫苦，却不敢留，老三跑，他也跑，還繼續向老三解釋，老三更相信羅保官的話，他聽得羅保官的話遠遠傳來：「三郎，窮寇莫追，快回來吧，諒他們也不敢……」跑遠了，再聽不到羅保官的話，同時，也發覺鐵扇三郎沒有追來。他不知道鐵扇三郎是怕老三不信他的話，要替老二報仇，他就難以應付老三老大的夾攻，所以不敢再追去，却以爲鐵扇三郎是眞個聽了羅保官的話，所以留步的，因此，他更相信羅保官的話，肯定鐵扇三郎是和羅保官一黨，存心誘騙他們到徐家園的了，再加上徐家園早有準備，更越想越眞，於是，決心要找鐵扇三郎報仇算賬了。

這一晚來的共有三帮人馬，鐵扇三郎與兩湖三煞是最強，人數也最多的一帮，老大高聲叫「走」，老三尾隨而去，他們屬下的大小頭目，當然是逃走唯恐不及了，誰還甘心冒險送死？

打仗，武力，人數當然十分重要，但是，鬥志更爲重要，若無鬥志，人多亦無用，若欠鬥志，武功卽使向出對方一籌也要失敗，追襲徐家園這些，原非預先約定，但却碰在一起，爲了怕吃虧，所以各人爭先，鬥志是很好的，可是在兩湖三煞逃亡之後，其他人就受到極大影响了。首先是人數突然減少了，其次是羅保官加入了戰鬥，他勇猛如虎，振奮人心地說兩湖三煞已經死了老二，重傷老大，老三也逃了，他請大家放心，等一會徐大俠就到，又說鐵扇三郎已經改邪歸正，追擒兩湖老大老三去了，也許快要回來！這些話起了兩個作用，振奮自己人，恐嚇敵人！在此長彼消的情形下，徐家園方面的士氣大振，對方則大受影响。

徐淑蘭一直未有出現，這時出現了，她又是一頭比老虎更勇猛的戰將，甫入門場，立卽就斃傷了兩個敵人，聲威更盛，因此，能够逃走的來襲者都紛紛逃亡，再也不敢多逗留半刻了。

一場夜戰結束了，擊斃了五個敵人，輕重傷的八個，死傷合計十三人。死的拖去埋了，傷的，給予醫治，待遇之好，大出傷者意外，徐家園這一邊，死了一人，傷了四人，數量是比敵人少許多，但因爲是朋友，所以都心情沉重。方何兩個曾經目擊羅保官勇挫兩湖三煞的老二與鐵扇三郎，自覺實在無法比得上羅保官，難怪徐淑蘭會對他特別好感。

但是，他們並未因此而消除妒念，相反他們更恨羅保官，因爲，他們早些時還小看羅保官，認爲他只是靠一張面孔才贏得自己，亦就是說，他們認爲只要有機會表演眞功夫，在武功上壓倒羅保官，還是有機會贏得芳心，奪回徐淑蘭的，但是，經過這一役之後，他們發覺這個想法只是自己的幻想，絕對不可能成爲事實的，因此，妒念更濃，恨意也更濃！因此，他們把心一橫，頓生歹念，要害死羅保官，除去這眼中。

戰事已經結束了許久，才看到徐東明飛快的趕回來，神色驚惶的詢及早先所發生的事情，各人爭相見告，他聽了，臉色才畧見好轉，但似心緒不寧，很少說話。回到內宅之後，便傳見女兒徐淑蘭，向她再次查問敵人來襲經過。

徐東明在書房內沉思踱步，雙手背負，腰背微俯，聽到腳步聲才微微抬頭，低說一句：「淑蘭，你來了，坐下，把早先經過詳細告訴我！」

徐淑蘭本來對這個爹有所懷疑，態度一直很冷淡，此刻知道他根本不是自己的爹爹，只是個冒充的，感情尤其壞了。她非常艱澀的叫了一聲「爹」，便接不下去了。

不過，話總得說下去的，她半假半眞，有假有眞的談着，心中却惦記着羅保官，因爲她在惡戰之後，根本不會和羅保官見面，不知道他有沒有受傷。

「你覺得羅保官眞這麼好？我看，他外貌是長得不錯是眞，武功，未必眞有這麼好吧！你是不是因爲喜歡他，特誇讚他？」徐東明微笑地說，但徐淑蘭却看出他目光不定，似有惡意，不由的芳心一凜，暗爲羅保官担心，便趁機撒嬌：「爹，你總是笑人，我不說了！」她站起身，他笑說：「算了，你大約又想找他吧？鬧了半天，你也該歇息了，明天再見吧！」

「我走啦！」徐淑蘭走向門口，徐東明送她，她剛走到門口，陡覺勁風襲背，心頭一凛，一幌肩，身子斜閃，不撲出門外，反而繞進了房內，目光到處，看到徐東明正在撤掌，不由的大爲震怒，也暗暗慶幸自己這一年來苦磨苦練沒有白費，假如在一年前，她就絕不會發覺了。

徐東明若無其事的一笑說：「不錯，反應甚佳！」

「哼！你想不到吧？這一年來，你以爲自己很聰明，但是，你想不到吧？你找不到的，我却早就見到了！」

「什麼？你說什麼？」

徐淑蘭道：「我說你找不到修明圖譜，是不是？」

「你怎知道我找修明圖譜？又怎知道我找不到？」

「別人會不知道，我却知道！你還不明白！」

「這麼說，是你偷了，是不是？」

「你想想，再說一次！」

「我是說，你偷了修明圖譜！」

「不錯，修明圖譜在我這裏，但你却說錯了！不是我偷的！是我爹親自交給我，叫我自己去練習的，你想不到吧？你假冒我爹，想來找修明圖譜，你以爲我不知道？我早就看出來了！不過，我一直未知道你是什麼人，也未查我爹的下落，更因爲我的修明神功未練得好，所以我只詐作不知道！其實你也眞蠢，我長期住在外婆處，不肯回來，對你又那麼冷淡，你却不發覺，不知道自己已經露了馬脚，早給我看出來了！」

徐東明氣得頸現青筋，臉色鐵青，目露兇光，彷如毒蛇震怒，似要噬人，那兇光是可攝人心魄，看在徐淑蘭眼中，儘管她胆子極大，也感到心頭震顫了。

「你現在學會修明圖譜了？哈哈，你以爲這樣就可以威脅我了？你且接我一招看看！」徐東明一掌發出，掌風勁銳，集中一綫，直射向徐淑蘭丹田，她冷笑一聲，身形一沉，一掌硬接來招，一掌反擊對方，居然把對方的來勢消於無形，而反擊的一掌，更把對方迫退兩步。

「怎樣？這就是修明神功了！」徐淑蘭滿臉興奮地說，徐東明冷冷地注視着，一步步的向後退，突然伸手一按，三道鐵門陡然落下，快如閃電，但是，徐淑蘭一聲尖俏的嬌笑，影如飛烟，自鐵閘中飛了出去，就在懸身空際，已發出雙掌，直向徐東明頭上擊下，掌風籠罩在他四周，他一覺情形不對，馬上穿窗疾走，逃了出去。徐淑蘭追蹤而出，只見四野寂靜，那還有徐東明的影子？她以飛快身形繞走全園，仍無所獲，祇好作罷。

徐淑蘭在此情形之下，無法再睡，便去找羅保官，把經過告知他，他雙眉一挑，道：「淑蘭，你不該這樣衝動，幸而你沒有事，如果受了傷，多叫人痛心！」

她心頭感到一陣發甜，故作不服地說：「你眞這麼關心我？」

「現在不提這些，你先去睡覺，午後我們再談！」

「不，我不睏！」

「不睏也要睡！去！要不睡就在我這裏，我給你看風！」

「睡在你這裏？你就想！我才不睡！你也歇息吧，我午後再找你！」她嫵媚地一笑，扮個鬼臉，一閃就出去了，羅保官看着她的背影發呆。

這一天，許多人都告辭了。告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怕敵人再來，不願留下來冒這個險！二是徐東明不願與他們見面，以爲輕視他們，故意冷淡他們。覺得主人既然如此，又何必賴着不走？有此想法，便走了許多，留下的只有不到十個了。

留下的都是與徐家感情較深的，他們有人直向徐淑蘭抱怨，指責她爹爹的不是！徐淑蘭不便直說，只好替爹爹撒謊，代爹爹受過。到了黃昏時候，徐東明在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漢子陪同之下，在徐家園出現，各人覺得他似是徐東明，但又不像徐東明。徐東明呵呵地笑，和老朋友招呼，並把自己受囚經過告訴大家，各人這才駭然，徐東明說，不出幾日，估料敵人必然再來，他勸朋友們離開，免受池魚之災，朋友如何肯聽？他們一致表示要留下跟敵人一拚。

過了幾天，果然有消息傳來，敵人要來了。據消息表示，敵人這次來，有好幾位一流高手，人數也不少，恐怕有二三十人。他們的口號是「血洗徐家園」，要盡毀徐家園。要斬草除根，使徐家園無重生之日！

這消息，刺激着大家，使大家無比惱恨。

這消息尤其氣壞了徐淑蘭和羅保官這兩位年青人。他們這幾天都在一起，當然有時是談情說愛，有時沉浸在愛的甜汁中，但是，更多的時候却是共同鑽研武功，互相練習，因此，情感固然大進，功力進展尤速，雖然爲時不過幾天，進境却比得上別人練了幾年，他們都想找個機會一試，是以聽得敵人要來便擦掌磨拳，蠢蠢欲動！

轉眼又過了兩天，敵人來襲的消息更有確期了，徐東明把女兒與朋友一起邀約到了客廳，先告訴大家，敵人當天晚上便要到來，可能在二更，也可能在三更。他說着就把一幅地圖擺在桌上，按照圖中的記號逐一告訴大家那兒是陷阱，那裏埋有火藥，叫大家先記清楚，然後再帶同大家到各個地方實地觀察，以便和敵人動手時有所提防。

時光過得眞快，轉眼已經過了午時，跟着又過了未時，太陽如火，天氣熱得厲害，連狗也吐出了舌頭喘氣，人當然更感到炎熱，但是，徐東明，六子，羅保官，徐淑蘭等一大衆人却因爲內外兼修，寒暑難侵，雖在大熱天時，仍然處之泰然，集叙一起，縱談古今，把時間忘記了。

天黑之前，各人已經作好一切準備，六子和徐東明一起，徐淑蘭和羅保官，常

德安早已復原，他和喬志偉，余伯贇三個一夥，其他的人又分爲兩夥。晚飯之後，便就各位伺候敵人到來。

二更鼓响，狗吠聲頻頻，由疏落而緊密，羅保官捏了一下徐淑蘭的玉臂，低聲道：「來了！」

「你壞！來就來，怎麼捏我！」她口是這麼說，人却側靠在他身上，盡情享受這片刻的時光。

先來的是兩個人，一個是鐵扇三郎，另一個是假徐東明。他們進入徐家大門，站定了，由徐東明說話：「誰敢趁我不在，霸佔我的地方，現在我回來了，都給我滾出來！」

沒有人回答，徐家園非常靜，彷彿全無人在，鐵扇三郎道：「徐大俠，我們搜，見一個殺一個，看他們滾不滾出來！」

「搜！見鷄也砍三刀，也別放過一個！」假徐東明說。

這時候，又有人來了，三個五個，兩個三個，又來了。他們一到就問：「怎麼？都逃了？」

「不知道，我們搜！」徐東明說。他這話一出，來人都表讚同，立卽分頭搜索。由於假徐東明早已把徐家園的內外地形繪成詳圖，講解給各人聽，因此，各人都如識途老馬，迅卽展開搜索工作。

突然，一聲慘叫响自園東一隅，淒厲無比，震破夜空，這是誰的叫聲，因何慘叫，令人難明，更奇怪的是只有叫聲，却無人影。假徐東明高聲詢問，亦問不出是誰受了害，驚疑未了，另一聲慘叫又傳出來了，之後第三聲又傳出了。而且，分散搜查徐家園的人都如遇鬼般，紛紛逃了回來，集中在中間空地。曾經提出血洗徐家園的鐵扇三郎也心寒了。他問：「徐，徐大俠，這是怎麼回事。怎麼……」

「別吵，讓我想一想！」假徐東明說。話聲未斷，有個蒼老的口音道：「冒大元，你的鬼把戲不靈了，快跪下向徐大俠叩頭認錯吧，或者徐大俠會體上天好生之德，饒你不死，此外，你已再無望了！」

「你是誰？胡說八道！」假徐東明厲喝聲問對方。

對方喟然說：「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你至死不悟，我也無能爲力了！冒大元，你好自爲之，我陸旨告辭了！」

「啊，陸旨！」假徐東明凄然叫了一聲，不再說下去。天空中陡然升起一朶火花，散開如菊，在黑夜中特別耀目顯眼，鐵扇三郎等都受到吸引，仰首注目之際，各人都嗅到一陣濃烈的火藥味冲向鼻孔，不由吃一大驚，本能地急忙外避。走得快的逃出了三幾丈，走得慢的就仍在原處，結果傳出天崩地裂的巨响，火光直衝霄漢，慘號驚動鬼神。逃得快的就受了輕傷，有的倖免受損，走得慢的就都罹不幸了。

鐵扇三郎再不聽假徐東明的話，向外狂奔，走出十來丈，陡覺眼前人影一閃，有人擋住去路。他驀然凝住了步，注目來人，一看之下當堂軟了半截，原來是羅保官與徐淑蘭。他咬咬牙，疾向徐淑蘭撲去，鐵扇撩起來作判官筆用，首招就用得極毒，點向她的「膺窗穴」！對付一個少女，這一招實在太輕狂了。他嘗試過羅保官的苦頭，不敢再向他動手，以爲徐淑蘭年輕，又是個女子，易於對付，所以向她撲去，準備趁她一閃，便狂奔逃命了。怎知道徐淑蘭不閃不避，伸手就抓向來扇，用出空手入白刃手法，胆大極了。鐵扇三郎不虞有此，慌忙撤招，但他撤招快，徐淑蘭更快，他招是撤了，扇却未收回，給她一劍砍中，如泰山重壓，難以支持得住，鐵扇給擊跌了，虎口也震裂了。這是鐵扇三郎十年來所未遇到的事情。因此，他更爲驚駭了。他想走，羅保官如何肯放他離開？橫劍反削過去，寒光耀目，手無鐵扇的鐵扇三郎如何還敢招架？轉身急逃，却碰上徐羅兩個聯劍，只一招他已身首異處了。徐東明與六子，此時也挺身而出，常德安也挺身而出，十多人都出來了，把僅存的六個敵人圍在中間，徐東明決戰冒大元，惡戰至二百招處才分勝負，冒大元被劈開了胸膛，徐東明也傷了左脚。前者當堂死去，後者傷勢輕微，並不要緊。

元兇已死，其他幾個算是命大，都給放走了。

又一塲惡戰結束了，埋的火藥，只用了一兩處，其他依然未用，似是白費氣力了。

徐家園並未被血洗，倒是要血洗徐家園的人倒下去了。

六子在事後告知大家，冒大元的樣子本來就長得與徐東明有點相似，他爲了刼取徐家的修明圖譜，曾偷入幾次，後來索性施毒迷暈徐東明，因在一處，迫他交出，他自己也搜查，絕料不到徐東明對這卷修明圖譜根本不珍視，把它給了女兒。這不但冒大元料不到，在塲各人事前也想不到！因此，各人都聽得大感興趣，也至此才明白，徐淑蘭年紀輕輕有此功力的原因。

徐東明說，他不是不珍視修明圖譜，祇以自己年紀已大，學也用處不大，不如讓後一輩去學，所以給了女兒，結果不負所望，甚感欣慰。

徐淑蘭也說出他替一家鏢局保鏢，因爲那鏢銀是拿去賑濟災民，她有感於這事的重要，所以自願助以一臂，不料因爲她的打扮與羅保官相似，竟連累常德安中途連續受襲，實感抱歉！

各人交代清楚，對此次事件都不勝嘆息。但徐東明說這次爲孫兒彌月設宴，雖未能親與朋友叙會，却也達到了目的，還得一佳婿，所以甚爲開心。他宣佈了女兒的婚事，把女兒「趕」了出去，女婿也跟出去了。

老人開心，兩個年輕人也在開心。

（續完）

武俠長篇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戰雲飛

牢房驚噩夢

大碗的酒端在手裏。

那漢子圓睜着一雙老虎眼，——濃眉，闊口，獅子鼻，那麼黑而濃，一根根像是刺蝟也似的繞口鬍子，生得滿臉都是，儘管這樣，仍然掩不住橫過他前額上的那一道鮮紅的刀疤。

「來吧——不喝白不喝——就是做鬼也做個飽死鬼！是不是？」

說着仰起頭來，雙手托着青瓷大碗，把滿滿的一碗酒喝了個點滴不剩！

戴在他手腕子上那副手鐐，少說有十來斤重，兩腕之間連着的那條鎖鏈子，黑黝黝的那樣子就像是條蛇，隨着他移動起伏的兩隻手，不住的發出嘩楞楞的响聲。

喝下了滿滿的一海碗白酒，那漢子猛笑一聲，雙手一抖，把手裏的碗，摔了出去。

「叭——」一聲脆响！

一隻碗摔了個粉碎，碗碴子濺飛得到處都是。

揚着眉毛，這傢伙就手把面前的一隻燒鷄撕開來，餓狼也似的啃吃着！

——那個人像是有滿腹心事似的，只是在一旁靜靜的打量着他。

瘦弱，斯文，憔悴——

是那麼年輕的一個小夥子，看上去頂多不超過廿五歲，一身灰布褲褂，個頭兒挺高，一頭長髮，烏雲也似的披散下來，蓬鬆散亂着，總有十來天沒有梳理過了。

所謂「觀其目而知其心」——

法場逃死刦

尤其是這個地方，囚禁的十九都是殺人越貨的滾馬大盜，從第一間房裏算起，你所看見的人，每一個，都有一點相同之處。

——一雙佈滿了血絲的紅眼睛。

倒只有這個小夥子是例外！

在他那雙含蓄的眸子裏，你所能發現的是「憂鬱」，「智慧」。

除此以外，就僅僅只有「懺悔」，無比深沉的「懺悔」！

斜倚着身子，伸着腿——亮着他那一身大刑，手鐐脚銬全份的，看上去份量尺碼都和那漢子一般的沉重！

牢房裏，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地上鋪着一塊紅布，布上面，擺設着兩盤鹵菜，一罏子酒，一隻燒鷄，一盤包子！

要在平常，「他」那怕是看上這麼一眼，也不禁會爲之食指大動，但是現在，看在眼裏，想在心裏，他却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了。

倒是那個虬髯漢子看得開，照吃照喝，模樣兒是一點也不在乎！

他眞的不在乎麼？——

那可不一定！

吃着吃着，兩汪子眼淚，可就像缺了堤的河水一樣，順着腮幇子滑了下來！

「他奶奶的——」由地上一下子翻身站起來，身上的鎖鏈子嘩啦啦一陣子响。

他把手裏吃剩下的半截鷄腿往地上一摔，倏地轉過臉來，老虎也似的盯向那個年輕犯人——

「你他娘的是啞巴，還是嚇傻了？怎麼一句話都不說？」

虬髯漢子咆哮着又道：「眞他娘的悶死人了——姓方的，老子叫你陪着我喝酒，你聽見沒有？」

咆哮着，他身子已旋風般的轉到了那個年青犯人跟前，鎖鏈子「嘩啦！」一响，他的一隻蒲扇大手，已抓在了年青犯人背上！

他這裏正待運力，把年輕犯人摔出去，不知怎麼一來，倏見後者猛的一抬頭，鎖鏈子「嘩啦！」又是一响。

年輕犯人的手，已搭在了虬髯漢子的手腕子上……

「曹老哥——你還是老實點好！」

單手向下面運力一扯，別瞧那虬髯漢子個頭高大，居然吃不住年輕人這麼一扯之力，「噗通！」一下子坐在地上！

虬髯漢子身子一個咕嚕爬起來，正想大肆發作，可是當他接觸到年輕犯人的一雙瞳子時，禁不住呆了呆！

「我倒是忘了——你小子是眞人不露相，功夫比我强多了——」

鼻子裏哼了一聲，冽着那張鬍子嘴，他盛氣凌人的又吼道：「功夫再强，又有個屁用？還不是跟我一樣——到頭來難免一死！」

年輕人面上神色畧微一變。

那漢子忽地垂下頭來，重重的嘆了口氣！

很長的一段時間，誰也沒跟誰說話。

虬髯漢子忽然變得柔和多了，睜着那變赤紅的眸子，老像似沉不着氣的樣子！

「現在什麼時候了？」

「辰時末，巳時不到？」

帶着那般落寞的一對神采，那個年輕犯人抬起頭向着扁而窄的鐵窗外看了一眼，然後又低下頭來！

「這麼說……快了？」

「快了——」

虬髯漢子怔了一下，把對方面前的一碗酒捧過來，剛要喝，年輕犯人忽然拉住了他的手！

「幹什麼？」

「你不能再喝了！」

「我——？」虬髯漢子呆了一下，眼淚汪汪的道：「兄弟……做個醉死鬼不好麼？」

年輕犯人接過了他手裏的酒放下來。

「曹老哥——你娘大概快要來看你了，喝醉了還怎麼見面說話？你娘會更傷心的……」

虬髯漢子倏地一呆，愕道：「倒也是——娘，我的老娘！她怎麼還不來——娘，娘……」

邊說他邊自大叫起來，一時間聲震斗室——他顯得那般激動，聲淚俱下的叫嚷着，就要由地上爬起來！

年輕人一隻手按在他肩上，深沉而冷靜的瞧着他——

「老哥——你這是幹什麼？你靜一下好不好？」

虬髯漢子又是一怔，倏地垂下頭，聲淚俱下的痛哭了起來！

年輕的犯人一句話也不再說，只是瞅着他。

同樣的是兩個犯人——即將處斬的兩個死囚，可是那個年輕人的一切，看起來可比那個虬髯漢子要冷靜多了。

「兄弟……你眞行！」大個子哽咽着道：「你比哥哥我強多了……他娘的，不好種的是我，不是你！」

一面說，那個虬髯漢子用力的抹着鼻涕，用袖子擦着臉上的眼淚。

年輕犯人一下下的拍着他的背——

他聲音是那麼的低沉：「蔡老哥，你靜下來，時候不多了，咱們說幾句話，也不枉生前患難相交一場！」

虬髯漢子點頭道：「對——咱們說幾句話吧！」

年輕人苦笑了一下道：「老實說，我們同處八個月，你到底犯的是什麼罪我還不清楚。」

虬髯漢子啞聲笑了一下，忽然間，他又恢復了樂觀——

「這還用問嗎！關在這裏的人，那一個身上不是揹着十條八條命案的？我不例外，你也不例外！」

年輕人怔了一下，欲言又止……只苦笑着搖了一下頭！

那漢子咬着牙，道：「兄弟，你知道吧，開封府馬掌櫃的那件案子，就是我做的！」

年輕人一驚道：「馬家上下一十三口那件案子？」

虬髯漢子鼻子裏「哼」了一聲，點了一下頭！

「哈哈——」他大笑了兩聲，調侃的道：「一條命抵一十三條算是值得了！我死也不算寃枉了，是不是？」

「你不後悔？」

年輕人目光灼灼盯着他——兩個人對看了甚久，那個虬髯漢子終於把瞳子移開向一旁。

「你一定會後悔的——」年輕人嘆了一聲道：「從前在外面，我聽人說，幹壞事上法場的人，臨死以前眞正後悔的人，就趕快許個願，不圖今世也得圖來生——你靜下來趕快跟閻王爺許上一個願吧！」

虬髯漢子濃眉一挑道：「眞的？——這管用嗎？」

年輕人道：「曹兄，你一定要眞的懺悔，心要誠才行！」

虬髯漢子想了想，忽然搖搖頭，咧着嘴白牙啞然失笑的道：「我這一輩子壞事幹的太多了，還圖個鳥的來生？閻王老子看着辦吧！來生變犬變馬，還是個大王八，隨他老人家的意吧！」

雖然是笑着，笑的也太凄凉了！

「噫——」他忽然看着那個年輕人道：「弄了半天，你到底是犯的什麼罪，我居然還沒弄清楚——你殺了幾個人？」

「信不信由你——」年輕犯人苦笑了一下道：「我一個人也沒殺！」

「你——」虬髯漢子睜大了眼睛：「這——我不信！」

他忽然一笑道：「得啦——到了這個時候，你還撇的那門子清呀！兄弟！」

「我說的是眞話——打刼是眞事，殺人却是寃枉的！」

「寃枉的？」

年輕犯人長嘆一聲，說道：「其實，六扇門裏的人都知道我，無奈上頭逼得緊，不得不拉下我頂數兒——不過，話可得說回來，洗刼柳員外那一家子，可有我一份，我只是沒有殺人，殺人是我拜兄和老當家的——」

「原來是這麼檔子事——」

虬髯漢子嘆息了一聲，又道：「可是憑你這身功夫，可怎麼落在這羣鷹爪子手裏？這可眞教人想不通？」

「咳——」年輕人自嘲似的，輕笑了一聲——

「柳員外那個兒子傷的不輕——我是回頭去給他上藥去的，却一時疏忽了，中了暗毒子（暗器）！」

他指了一下後膝蓋彎子，又苦笑了一下。

虬髯漢子搖搖頭，說道：「這才是好心沒好報——比起我來，你可眞是太寃枉了！兄弟！你剛才說的那個當家的叫什麼名字？」

「他姓桑，桑桐！」

「唉呀——」那漢子猝吃一驚，左右看了一眼，聲音放小了道：「九翅飛鷹——桑老爺子？」

年輕人點點頭，說道：「不錯，就是他！」

虬髯漢子頓時面現驚訝，低聲道：「桑老爺子的本事可是好樣的，江湖上誰不知道，他怎麼也不來救你？」

年輕人搖搖頭，撩了一下眼皮子苦笑道：「他老人家現在不行了！」

「怎麼？」

「傷了腿了，現在人殘廢了！」

「啊——？這件事我倒是不知道！」

年輕人把臉埋在雙手裏，一副痛心的樣子！

虬髯漢子這才又觸及了眼前的一切，長嘆了一聲，他强自作出一副苦笑道：「兄弟你廿幾了？」

年輕人搖搖頭，沒有答話！

這一刹時，他腦子裏像是想到了很多事，却又像是什麼也沒有想——爺娘早在他幼年時候就已經棄世，一丁點兒的時候，就跟着他大舅，東南西北的亂跑生意碼頭——

他大舅是吃江湖開口飯的，開着一個雜耍園子，小小的年紀，就學會了打觔斗，耍把式。

……就在那一天，那是大年初三的一天——

由於雪下得太大，雜耍生意耍不開，大家夥閑困在狹窄的小合院子裏，大舅苦着一張臉，發着悶愁！

……好像全園子的人都在發愁，大年下，居然沒有一點點喜氣，大家夥擠在屋子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如對泣的楚囚！

就在這個時候，大舅帶來了一個闊老頭！

那個人，六十來歲的年歲，留着一部花白的鬍子，穿着一襲肥大的皮袍子，叨着一桿長烟裝。

大舅舅好巴結那個人，那個人留下了一包銀子，然後就像挑牲口一樣的在一羣孩子堆裏挑，挑了半天，他就被挑上了。

從此以後，他就跟着那個老頭走了。

那個老頭，也就是黑道上大大有名的人——「九翅飛鷹」桑桐！

這一切，也就註定了他日後的黑道生涯，直到今天落成這般下場！

× × ×

往事如烟，當眞是不堪回首，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眼淚在眶子裏打着轉兒——倒不是怕死，而是死得太不甘心了，不過才廿五歲的年紀，想一想，要是好好振作一番，應該還有所作爲！

想什麼也都是多餘！

他陡然由沉迷的思維裏警覺過來，接觸到同囚房虬髯漢子那張陰森可怕的臉，一切的現實，也就在這一刹間，又回到了眼前。

眼前的現實更可怕！

「人」面臨到眼前如此境界，最好的辦法，也只有處之泰然，接受這一步刼難的安排！

說得坦白一點，那就是：「認了命」吧！

一行脚步聲，驚動了囚房內的兩個死囚，也驚動了附近牢房內所有的犯人！

走進來的是一列武裝兵弁，每人抱着一口鬼頭刀，一進來立刻戒備森嚴的侍立兩邊！

緊接着管理本監舍的牢頭禁子，帶着一個身着皇袍的差人，以及兩個衙門的捕役，直接走了過來！

虬髯漢子一看到這裏，登時一驚，睜大了一雙眼，道：「這是怎麼回事？時候到啦？」

年輕人苦笑着點點頭，沒有說話！

虬髯漢子陡地跳起來，鎖鏈子嘩啦啦一响，操在了兩隻手裏。

只見他圓睜着一對虎眼，怒聲咆哮道：「他奶奶的，時辰還不到，那個龜孫子敢動老爺一根汗毛，老子就給他拚了！」

他人富體壯，猛張飛似的已够嚇人，這聲咆哮，不下於當年張飛喝退曹兵的那一聲大吼，眞有驚天動地的聲勢！

那名皇衣差人，以及隨行的兩名捕役，牢頭禁子但都嚇得忽然停住不動！

虬髯漢子用力的把手上的鎖鏈子擊打着鐵柵門，發出一陣子叮噹亂响之聲！

「那個不怕死的只管來——」他怒聲吼着：「老子反正是死定了，可不在乎多殺上幾個人！」

碰見這種事，最叫人頭疼的！

那名提刑的差人，頓時臉都嚇白了。

所幸他身後兩名幹捕——「血刀子」李飛，「一條棍」張猛，這兩個人，可是老江湖，什麼樣的人都見過，還能沉得住氣！

這時見狀，「一條棍」張猛首先跨前幾步，怒聲道：「這是幹什麼？曹虎，你還敢不遵從王法麼？」

原來那個虬髯漢子名叫曹虎！

在牢裏呆久了，上上下下的人也都混熟了。

李飛，張猛平常沒事時候也常來牢房轉轉，幾個有名聲的犯人多少都套了些交情！

却沒有想到曹虎今天兇性大發，眞有點「房頂上開門」六親不認的兆頭？

聽了張猛這幾句話，曹虎更加的撒起潑來！

只見他連聲的冷笑着，手裏的鏈子撩起來接着，接着又撩起來，嘩啦啦連聲的响着，襯着他炸開來如同刺蝟也似的一頭亂髮虬髯，那副樣子可眞是嚇人極了。

「姓張的，你少跟老子來這一套！」曹虎大叫着道：「王法，王法，他奶奶的老子眼睛裏要是有王法，還會有今天的一天？你少拿王法來嚇唬人！」

「一條棍」張猛眉毛一挑，怒聲大喝，道：「混蛋——！」

他那個同伴「血刀子」李飛却把他拉回來。

這個人顯然比張猛圓滑多了，當時咳了一聲，上前一步拱拱手道：「得啦，曹大哥，你是見過大場面，花過大錢的人，實在說衙門裏上上下下的人，都很佩服你，誰不知道曹大哥你是好樣的——」

他挑了一下大姆指，又道：「誰都知道你是這個？是不是，腦瓜子掉了，不過碗大的一個疤啦——」

話聲未完，曹虎已大聲咆哮道：「放你娘的屁！碗大一個疤啦！既然這樣，你他娘的怎麼不掉？姓李的，別以爲你會說話，老子可不會上你的當！」

李飛被罵却也不怒，翻了一下小眼，嘻嘻一笑道：「曹大哥，你這麼說可就不漂亮了，咱們兄弟奉令辦的是公事，你老哥要是不捧場，這件事可就沒辦法交差了，不交差這件事能完得了麼？是不是？」

「那老子可管不了這麼多，反正是老子抱定了主意，說什麼也別打算讓我離開這間囚房！」

李飛還在嬉皮笑臉的跟他磨菇，「一條棍」張猛可忍不住一下子翻了臉，怒聲道：「來呀！給我押出來！」

身後頓時有人應聲，閃出了三四名持刀的兵弁！

三四名持刀的兵勇，一齊撲向牢房。

牢頭禁子慌忙的上前去開鎖！

這當口兒，牢房內的曹虎大吼一聲，身子猛地欺向鐵柵門前，鎖鏈子一翻，摟頭蓋臉的直向着鐵柵外的牢頭禁子臉上砸去！

「噗！」的一下子打了個正着！

這一下還是真不輕，只聽見那名牢頭嘴裏「啊喲！」了一聲，身子向後一仰，登時倒地昏死了過去！

各人驚看過去，但只見牢頭兒臉上鮮血怒射，敢情是大事不好！

兩名兵勇驚慌的把牢頭拖了下去！

李飛，張猛一看這種情形，俱都不禁大怒！

「好小子，你可真是反了！」

嘴裏叫着，「血刀子」李飛，已把背後一口「雁翎刀」陡然撤到了手上！足下一上步已撲了上去！

同時之間，「一條棍」張猛也由腰間「刷！」的一聲，抖出了一條盤龍軟棍！

這兩個人一左一右，同時撲到了鐵柵門外。

那虬髯漢子曹虎那裏在乎這兩個人，早已蓄勢以待，迎着李飛上來的勢子，他首先把手裏的鏈子隔着鐵柵子打出去，却爲李飛一閃身子，「噗！」的一下子，把鏈子操到了手上！

趁着這個機會，「一條棍」張猛的一條「盤龍軟棍」已隔着鐵柵子打了進去，只聽得「叭」！的一聲，沉實有力的打在了曹虎背上！

這一棍子當然打得不輕，曹虎雙膝一彎，噗通！一聲摔倒在地！

李飛雙手帶着鎖鏈子，張猛的那桿「盤龍軟棍」可真是毫不留情，隔着鐵柵子暴雨般的揮打下來！

一刹間，曹虎身上頭上已着了十幾棍子，只打得他鼻青眼腫，遍體鱗傷！

曹虎就像殺豬也似的號叫了起來，他身子用力一掙，雙手力帶之下，李飛身子竟然吃不住勁兒，隨着曹虎力帶的勢子，整個身子「啷噹！」一聲撞擊在柵欄杆上面，這一下看樣子可撞得不輕！

曹虎咆哮着一下子把鎖鏈子由李飛手裏奪出來，他掄了個轉兒，正待用力的把這鏈子朝着李飛頭上砸下去！

同時之間「一條棍」張猛的「盤龍軟棍」，也掄圓了，正向着鐵柵內的曹虎頭上打過來！

雙方的勢子幾乎是同樣的快！

這種情形，卽將演變的結果，將是如此——

曹虎的鎖鏈子要是打在了李飛頭上，李飛是非死不可。

張猛的盤龍軟棍要是打在了曹虎頭上，曹虎也必然是非得當場重傷不可！

情勢險惡到幾乎已經是無法避免的地步！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間，猛可裏囚房裏的那個年輕姓方的年輕犯人身子向前微微一閃！

這種俐落的身手，當眞是江湖罕兒！

主要的是這個小夥子手腳上還拖着那般沉重的一副刑具，却仍然那般從容。

就在他陡然遞出的手勢裏，一雙手已經操住了張猛力揮下的棍梢——

同時間，他兩手間甩盪而起的鎖鏈「嘩啦！」一聲，不偏不倚的正好與曹虎所甩出的鎖鏈子纏在一起！

如此一來，兩般兇猛的勢子，俱都化爲烏有！

曹虎大聲咆哮着道：「好小子——你也帮着他們來整我，老子就跟你拚了！」

嘴裏叫着，他陡地跳起來，一頭向着姓方的同囚犯人身上撞了過來！

年輕犯人「嘩啦！」一聲，帶過手來，兩隻手掌向外一推，已按着了他撞來的頭！

曹虎漲紅了臉，蠻牛也似的向前面力抵着，可是在姓方的年輕犯人雙手推按之下，任憑他施展出全身之力，却休想向前推進分毫。

這時候囚房門已打開，李飛與張猛率領着兩個持刀兵弁一湧而入。

姓方的年輕犯人雙掌一震之下，曹虎身子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噗通！一聲坐倒地上！

「血刀子」李飛一步趕上去，倏地把一口刀架在了曹虎的頸子上，怒聲吼叫道：「你敢再動？」

曹虎登時愕住不動，却把一雙眸子盯向那個姓方的年輕犯人，長嘆一聲，閉目不言！

姓方的年輕犯人苦笑道：「曹老大，兄弟陪着你一塊，咱們一同到陰曹地府去走一趟，認了命吧！」

說完拱手向着當前的「一條棍」張猛道：「張爺，咱們走吧！」

張猛冷冷一笑道：「方兄弟，你這才叫够漂亮，放心，這一路上哥哥我絕不會難爲你！姓曹的請酒不吃吃罰酒，可是他自討苦吃——」

說到這裏回身向外招呼道：「多來兩個人，給我架出去！」

曹虎倏地睜開眼睛道：「用不着這麼費事，老子自己會走！」

說着倏地站了起來，李飛的刀仍然架在他頸子上，見狀向前推了推，鋒利的刀刃已經觸及他的皮膚，姓曹的要是胆敢有什麼異動，李飛的刀只須向外一推，可就省了劊子手的事了。

曹虎怒目瞪着他，却也不敢出聲。

這時候牢房外的那名差人，才打開了手裏的一紙公文，高聲道：「處斬大盜曹虎，方天星二名，立押刑場，午時行刑，不得延誤！此令！開封府正堂×××！」

這名差人草草唸完，向後退一步，揮揮袖子道：「押下去！」

李飛會同三名持刀的官兵，連推帶拉的當先把曹虎推出牢房！

「一條棍」張猛含笑向那個叫方天星的年輕犯人拱手道：「方老弟辛苦——」

方天星長嘆一聲，跨出牢房！

却見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婆，正自過道飛也似的跑了過來，正是曹虎的寡母劉氏！

母子乍一見面，發出了驚天動地的一陣哭叫聲。

別看剛才曹虎對付一干衙差是那等蠻橫，此刻在他母親面前，却像是羔羊一般的柔順，只見他撲跪在母親的膝前，號啕大哭起來！

「娘——娘——虎子不孝，虎子可是要離開你老人家去了——娘——娘……娘啊——」

老太太那裏當受得住這般折騰？只聽了一聲「兒啊——」

一雙小脚蹬蹭了幾下，登時昏死了過去。

曹虎見狀更加悲痛的大號起來，一面用力的用頭撞地——

「娘，娘啊……兒子就撞死在你老人家跟前了吧——娘……」

老太太三魂幽幽的醒了過來，嗆了一口濁痰，只見她掙扎着坐起身子來，母子緊緊的對擁着，泣在一團！

這番情景，卽令是鐵石心腸之人，亦不禁爲之動容！

「血刀子」李飛與「一條棍」張猛看到這裏也都忍不住落下淚來，四週圍那些子持刀的兵卒，以及牢房裏的其他犯人，更不禁發出了一陣子抽搐悲泣之聲。

曹虎的哭嚎聲，眞有衝天揭地之勢！

哭着哭着，那位老太太劉氏，可就由不住第二次昏死了過去！

負責提刑的那名差人，生怕鬧出命來，急於下令把劉氏扶攙出去，吩咐把犯人押赴刑場，五六個人硬架着曹虎才得離開了牢房！

曹虎在前，方天星在後，二人在暗牢裏關久了，早已不見天光，猝然爲白晝的天光一照，俱都有昏天黑地之感！身子俱都由不住一陣子踉蹌！

偶然吹來的一陣子風，其間夾帶着一些細小的雨星子，更給人一種說不出的冷颼颼感覺！

時令，已是入秋的季節，當謂之「秋斬」！

×　×

冷颼颼的秋風繼續飄刮着！

法場上的兩名犯人——曹虎，方天星，早已褪了上衣，五花大綁的跪伏在地上，兩根亡命旗招子，揷在背上，隨着秋風的咆肆，不住的兢瑟着。

隔着十丈以外，用蔴繩拴着一個圈子，上千的百姓，熙攘擁擠在繩圈外面。

「殺人」這種事，儘管是觸目驚心，很多人仍然是樂此不疲，只要那裏一貼出處斬的告示，準保這個地方有客滿之患！

時辰是越來越近了。

只是當中搭的那個監斬棚子下還空着，監斬官還沒來，兩列負責警戒法場的兵勇，端正的捧着刀，那張臉與他們手裏捧着的那口刀，同樣的顯得單調，刀身，人臉，俱都給人以冷酷與無情的感覺！

曹虎深深的垂着頭，整個上身與他的咀臉，都冒出一種青糊糊的顏色——像個木頭人似的，他一動也不動。

老於事故的人有的已看出來了，指指點點的傳說着，說是曹虎的魂魄已經先走了。

倒是那個年輕的犯人方天星，仍然顯現得那麼硬朗，直直的跪在地上，連膝蓋都不彎一下！

他的目光仍然是那麼深邃而銳利，緩緩的在人羣裏搜索，……

他是在搜索着一個梳大辮子的長身姑娘——「俏紅綫」許冰荷！

他們是一塊長大的，許冰荷比他小四歲，一塊兒在「九翅飛鷹」桑桐手底下學武，趕到長大了，也是一塊在桑老頭驅使之下，在風塵裏做買賣！

方天星永遠忘不了，這個師妹對自己的百般溫存與眷愛，正因爲有了這一番恩情，才使得他在昔日那般無情的歲月裏支持下來！

……後來他不幸身陷法網，冰荷還時常來打探他。

——那是由他大師兄「鐵手」伍昭陪同着她，兩個人，裝成方天星的家屬，由千里以外來探監的！

每一次，她都遠遠在牢舍外面，彼此隔着重重的鐵柵門，打着手語互通欵曲！

每一次，他都看見她那一雙哭紅了的眼睛，每一次他都重重的爲自己許下「改過自新」的諾言！

記得上一次來，大師兄「鐵手」伍昭花銀子買通了一個牢卒，傳過來一封信，信上還說得那麼樂觀，說是師父已託人打通了衙門關節，花了兩千兩銀子，把官司打點好了，不日就可交保外出——

那封信有如是一帖起死回生的仙丹，使得方天星大爲振作，私下裏對師父感激涕零！

然而，曾幾何時，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落到了這麼一步下場！

「生死」觀念，凡人是無論如何也看不開的。

方天星是那麼的惆悵，在他一度冷靜之後，內心不禁又浮起無限傷感！

他渴望，能在這最後的時刻裏，得能一見心上人。

老天爺只要讓他能够窺上她一眼，他死也瞑目了。

上天是那麼的殘酷！他的這一綫希望，也由於時辰的來到而化爲幻想！

在一列人馬之前，開道的差人，用力的敲打着銅鑼，「監斬官」來了。

人羣發出了一陣聳動！

監斬官是開封府的府丞王大人！

王大人坐在青呢大轎裏，隨轎兩側跟着文武兩班衙衞，一行人穿過法場，直趕正中監斬座前！

天仍然是那麼灰慘慘的！

一次次吹襲過來的秋風，把法場上的灰沙揚起來——等到王大人在監斬位子上坐定，書吏恭敬的奉上處決犯人的公文！

這當口，兩名漢子已點着了大炮，轟隆隆，一連三聲炮响，空氣裏飄傳着濃重砒硝氣息！

王大人手持朱筆點了一下，咀皮子動了一下；他身邊差人立刻高聲喧道：「立斬大盜曹虎一名！」

小役卒飛快送上了曹虎在背上的招子，王大人硃沙筆一勾，連招子帶同那枝硃

沙筆一併拋落塵埃！——

但只見赤裸着單臂的劊子手，把空出的那隻左手在一隻瓦甕裏沾了一下冷水，陡地向着曹虎上一拍！

曹虎原本已呈現出呆痴的模樣，吃劊子手這一拍，禁不住陡然一伸頸子——

就在這一刹間，雪亮的刀鋒，已自他項間滑了過去！

行刑的劊子手端的是一把好手，順着他那口刀一推一拖的勢子，曹虎那顆巴斗大小的腦袋咕嚕嚕已滾落在地。隨着劊子手右腳向前一踹，曹虎下剩的半截軀體已向前倒了下去！

等到這半截屍身，倒在地的一刹那，才由他頸腔處像似衝花炮般的噴出了大股的鮮血！

一任是鐵打的漢子，看到這裏也會爲之動容！

對於方天星來說，自是更具有說不出的驚戰，痛心，幾乎是一種「窒息」的痛苦打擊！

劊子手把那口血淋淋的鋼刀，在擦刀布上抹了抹，身子轉向方天星背後！

就只見監斬官王大人一拍木案道：「帶方天星！」

喊話的高聲傳話道：「提方天星！」

兩名刑役一左一右把跪在地上的方天星給硬架了起來，在上千雙眼睛的目睹之下，這個年輕小夥子還眞有種，只見他雙手一掙道：「不敢勞駕！」

拖着手足上的刑具，唏哩嘩啦的直向着王大人座前走了過來！

負責警戒的刑場兵弁，趕忙的往前走了幾步！

其實是多餘的，那個年輕死囚，並無侵犯之意，只見他雙膝跪着深深的向上打了一揖，遂即垂首伏地，一頭長髮披曳着，幾臨地面！

王大人大聲道：「方天星，你抬起頭來！」

「犯民有罪不敢抬頭！」

「恕你無罪！」

年輕的犯人，陡然一驚，緩緩抬起頭來！

透過披面而下的髮隙，他打量着上面的府丞王大人，四目交接之下，但見王大人滿臉和藹那副樣子那裏像是面對一個待斬的死囚！

「方天星——」王大人含着笑臉道：「王法雖嚴，却分善惡，你既非殺人的正兇，這兩年來，在獄中表現更屬良好，姑判陪斬，以警素行，這是朝廷對自新犯人的一番苦心，你還不謝恩麼？」

一抹笑容，陡地自方天星臉上昇起，當他初聽到王大人這番話後，幾疑身在夢中。

漸漸的那抹笑容自他臉上消失！

他身子戰抖了一下：「大人……你莫是在尋犯民的開心，還是……？」

王大人面色一沉道：「放肆——本座豈會尋你開心？還不快謝過朝廷的恩典，想討打麼？」

這麼一提，方天星才算聽清楚了。

他再次抬起頭來，接觸到王大人外嚴內寬的那雙眸子，戰瑟了一下，終於明白了一切，當下冲着王大人兜頭拜了三拜，才掉過身來，面對南方，畢恭畢敬的叩了三個响頭！

王大人赫赫一笑，站起來道：「帶回去——不要難爲他！」

人羣裏爆出了一陣子喜聲，大家夥爭相競傳，一時喧成一片！

方天星三魂出竅，七魄悠悠，自份是必死之身，想不到臨場竟然會陡然有了戲劇化的轉變——敢情落得「陪斬」的處分！這番喜悅，畢竟不同一般，一刹時他全身充滿了生氣活力，如非碍於他一身刑具，他幾乎要跳了起來。

和閻王老子拉了拉手，居然又走回來了。

這個年輕犯人方天星竟然又被帶了回來，也算是造物者弄人的另一奇筆！

× ×

褪去了身上的五花大綁，褪去了手上那副沉重的鐐子，方天星換上了一襲新襖，舒適的躺在乾草鋪就的地方！

過去兩年以來，他從來也不曾像今天這麼舒服過！從來也不曾像今天那麼心情開朗過！

倒挽着一雙手，他那雙經過「重生」意識所灌注的眸子，看起來更神采栩栩！

然而他却忘不了曹虎那個人！

尤其是忘不了曹虎臨死行刑時的那一刹！

返回牢舍已經有兩天了，這兩天以來，他腦子裏一直反覆的思索一些問題！這些問題也是他以往一直不曾想到過的。

諸如——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爲了什麼？「生」與「死」對於人的啓示與意義！人生的價值是什麼？在那裏？

這些問題雖然未必是他所接觸想得透的，可是每想到這裏，總會使得他對於人生有一番新的感受，也使得他對於未來更有所警惕！對於過去更生厭惡！

「方老弟——你在想什麼？」

牢頭老馬隔着鐵柵門看着他，頭上還纏着布，是那天被曹虎一鎖鍊子打傷。

他一面打開了鎖，一面拱着手，齜着牙笑道：「方老弟，恭喜，恭喜！」

方天星一咕嚕由地上站起來，道：「是馬頭兒——托福，有什麼事？」

老馬說道：「上面傳下話來，要提你回話——」

說到這裏，把身子向前彎過來，小聲道：「側面來的消息，兄弟你大喜了！」

「是……怎麼回事？」

老馬低聲說道：「老弟，你那個表舅來保你來了——」

「啊——」方天星頓時一喜道：「這是眞的？」

「大概錯不了吧——管刑事的周書吏和典吏都在，要傳你問話，還特別提醒我，要你帶着隨身的東西！你看這還錯得了麼？」

一邊說，他一邊隨手爲方天星收拾着東西，只不過是一床棉被，兩三套換洗衣服而已，打點了一個行李，老馬替他揹負着。

兩人步出了牢房！

交了好運的人，人人都想攀交，儘管在牢房，仍然有一番溫暖的人情！

大家夥爭相的向他打着招呼！方天星頗爲感愧的向着各人連連拱着手！

此番提問，自與前此提赴法場的情形大不相同，除了牢頭老馬以外，沒有任何負責警戒的差弁！更體面的是平日作威作福的牢頭禁子老馬，今天竟破格的爲他抗着行李，直使得方天星有點受寵若驚！

老馬帶着他出了牢房，不奔大堂，却繞着後院的小路，直接來到了平素問案子的「刑事房」！

方天星怔了一下。

——這地方他早先吃過苦頭，當然有所警惕！

老馬嘻嘻笑道：「兄弟，你放一百個心吧！這一回，絕不是提你去過堂用刑，我敢給你打包票，你可是熬出頭來了，兄弟！」

方天星點頭應着，心情却是無比的沉重。

那來的那麼一個表舅？他心裏當然清楚，那個人就是他大師兄「鐵手」伍昭，只不過是怕衙門裏疑心，化裝成一副鄉下土佬的模樣！冒充是他表舅。

對於這個比自己大上十幾歲的大師兄，方天星又怕又怨，他對自己有時候眞比師父還嚴厲，昔日自己在他手裏苦可是吃足了。

不過話可是說回來，這兩年方天星在牢裏，這位師兄可是不辭辛勞，三天兩頭的前來打探！

就憑着這一點，方天星就對他生出無限感激！更難得的是現在他居然肯出大筆的銀子來把自己給保釋出去，這可就更令方天星生感激了！

心裏想着，眼前已步入刑房！

周書吏是個矮矮的胖子，劉典吏却是一個黑黑的瘦子，兩個人一人手裏一根旱烟，吱吱有聲的就口抽着。

刑房裏冷清清的沒什麼閒人！

化裝鄉下土佬的「鐵手」伍昭，同着那個俏麗的姑娘「俏紅綫」許冰荷，兩個人靜靜的坐在下面。

桌子上攤着一些公文，更顯眼的，却是白花花的一堆銀子，計有大元寶二十五個！

老馬帶着方天星一走進來！便大聲道：「跪下，跪下！」

胖胖的周書吏擺着手道：「不用了——不用了……」

他用手裏的旱烟袋指了一下旁邊的板櫈道：「坐下，坐下——方天星呀，你小子可眞是交好運了！」

方天星深深一揖，道：「二位老爺開恩！」

劉典吏瞇着一雙小眼笑道：「你應該快謝謝你舅舅，和你表妹！他們爲了保你出去，前後不知來了多少趟了，你看看，五百兩銀子呀！」

旱烟袋桿子敲在白花花的銀錠子上，其聲錚鏘。

五百兩銀子，在那個時候可不是個小數目，使得方天星猝然一動！

他轉過身來，目睹着師兄和師妹，說不出的感激之情，一股激情使得他撲前一步，跪倒在師兄面前。

「鐵手」伍昭倒是表演得好做功，咀裏吐鄉音，一連串的叫着：「大柱子——大柱子——」可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哭了起來！

倒是那個僞裝的表妹「俏紅綫」許冰荷，端的是一朵解語鮮花！

她伸出那雙粉酥酥的白細嫩手，輕輕推着方天星道：「星哥，你別哭了，二位老爺看着我們哩！」

伍昭連連的答應着，道：「說的是，說的是……」

一面拍着方天星，說道：「大柱子，別難受了，馬上就出去了，這是喜事，快起來，請示二位老爺看看還有什麼事情沒有了——」

「沒有了，沒有了！」周書吏笑着接口說道：「方天星，你過來打個手模足印子就走人吧！」

方天星爬起來鞠了個躬，恭敬從命。

等到手模足印子打好了以後，周書吏親自用鑰匙爲他開了足鐐，拍了拍他身上衣服道：「出去好好的幹事兒，可別再犯罪連累你舅舅了！」

方天星再聽他提一聲「舅舅」，心裏就有一種說不出的內疚，然而他却是無論如何不能把實情吐露出來，只得咀裏含糊的應了一聲。

該辦的手續，早已由伍昭辦妥了。

伍昭是老江湖了，衙門裏的事不用教，上上下下早就打點好了。

就拿眼前的周書吏和劉典吏來說，銀子暗中早就送過去了，數目當然還不在少數，要不然這兩個人在衙門裏是出了名的難說話，自難會有這麼一副好咀臉！

三個人千恩萬謝了老半天，才告辭離開！

劉典吏還親自送到了刑房外面才行離開！

三個人出得了府衙偏門。

那裏老早就停着一輛車，除了這輛車以外，不見外人，方天星看看附近無人，才回過頭來喚了幾聲：「師兄，師妹——」

一眸子一紅，他又要拜倒在地！

「鐵手」伍昭一把拉住他，嘿嘿一笑道：「自已弟兄用不着來這一套，我們到車上說話，老四還在車上！」

「老四」是「飛天鵬」刁萬！在他們這一幫子弟兄裏，是出了名的手黑心辣，但是輕功好，打得一手好暗器，他最拿手暗器是「五雲噴火筒」！十次放火有九次都是他的傑作！

自從入監服刑以後，這位四師兄還不曾來看過他，然而對於這位師兄的所作所爲，他一直是深深的不恥！

此刻，他陡然聽見了這位師兄的名字，本能的內心起了一陣戰慄！

在車前他陡地站住了！

小師妹許冰荷已經先上車去了，由車篷內探出頭來，微笑道：「七哥，你上來呀！」

他已經很久沒聽過這種稱呼了。

許冰荷的這聲「七哥」，以後大師兄的那一聲「老四」陡然使得他想到了昔日的生涯！

無異的，他現在正是又回到了昔日的老家來了，是不是代表着又回到了昔日的老行業？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四尺蝦蟆熊大量中了放誕夫人方芍葯的離間計，與天麻書生劉伯涼發生火併，激鬥結果，熊大量因中了劉伯涼的詭計，身中奇毒，但在臨死前，也拚盡一口氣把劉伯涼擊成重傷，剛在熊大量全身血肉迸飛中，凌霄突自一側的樹幹上縱落當場，把熊大量詭計騙自劉伯涼的天容寶珠取去，凌霄取得天容寶珠後，又向身負內傷，依竹而立的劉伯涼索取天傷珠，劉伯涼自忖決非凌霄對手，遂故作大方地自帳中掏出天傷珠向凌霄遞去，凌霄毫不猶疑地接過，並說如劉伯涼故弄玄虛，必會會死得比熊大量更慘……

八姝逢劫難　五醜盡遭殃（大結局）

凌霄邊自說話，邊自伸手接取劉伯涼托在手掌中的「天傷珠」。

「且慢！」隨在這聲斷喝之後，又起了「刷刷刷」的三聲破空銳嘯！那是三件暗器，從三個不同方向，對凌霄的上中下三路打來！

這三件暗器並非甚麽「子午悶心釘」「七孔黃蜂針」「五雲棒」「攝魂釘」等有名毒辣之物，是發暗器者就地取材在身邊隨手所取。

打向凌霄眉心的，是一根松針！

打向凌霄丹田的，是一段枯枝！

打向凌霄心窩的，是一塊碎石！

但暗器本質，雖然是平凡，來勢却又快又準，帶着攝魂嘯聲，顯見含蘊有內家眞力，是一流高手所發。凌霄不敢怠慢，雙足點處，畧爲縱起了三四尺高，並在空中把身形一縮，縮成了一個尺許高下的人球。

這樣一來，奔眉心的那根松針，從他頭頂擦越，奔丹田的那段枯枝，從他脚底掠過，奔心窩的那塊碎石，却被他接在手內。

「奪」的一响，那根松針打在株巨樹的樹幹上，居然深陷入木！

「砰」的一聲，那段枯枝打在一塊方圓尺許的石塊，居然把石塊擊得四分五裂！

至於那塊碎石，雖被凌霄接在手中，未曾發揮威勢，但從那勁頭之上，也使凌霄深感覺到發石之人具有强厚內力！

「颼……颼……颼……」

這「颼颼颼」與適才的「刷刷刷」不同，

適才是暗器破空之聲，如今是縱來三條人影。

人影飄落，凌霄自然向對方閃目打量。

來人是一個身材矮小，面貌猥瑣的獨目中年人，一個形似猿猴，尖咀削腮鼻樑爛塌的灰衣老人，和個痴肥如猪，口可容拳闊咀大漢。

凌霄一見這三人的特殊形相，恍然笑道：「你們就是『邊荒五醜』中其餘三醜，『獨目臭驢』吳小隆，『闊咀肥猪』葛天保，和『塌鼻淫猿』魏子平麽？」

魏子平冷笑道：「你既知我們威名，還不快將適才搶去的『天容寶珠』獻出，我或許可以只割掉你那隻搶珠右手，而恩施格外地，饒你一條狗命！」

凌霄哂然一笑，正待發話，劉伯涼已自叫道：「小弟受了頗重內傷，五臟翻騰如絞，魏兄請先從體外傳功，助我一掌之力。」

魏子平急忙走過去，一面伸出右掌，按向劉伯涼命門穴上，凝功傳送內家眞氣，一面却以左手接過劉伯涼托在掌中那粒「天傷珠」。

魏子平向他含笑說道：「劉兄，這珠兒暫時由我替你保管，免得在你傷勢未癒，功力未復之際，容易被對方奪去。」

一番好意，劉伯涼自然依說，但珠兒才被魏子平接過，命門穴上便有了異樣感覺！

劉伯涼心神一震，失聲驚叫道：「魏兄，你……」

魏子平不等劉伯涼再往下說，便獰笑道：「你傷勢極重，業已魂游墟墓，要想復原，難於登天，加上大敵當前，又不便過耗眞力，助你苟延殘喘，只好看在多年相交份上，送你早脫苦海的了！」

劉伯涼聞言，便知生望已絕，不禁咬牙罵道：「魏子平，你……你好狠……」

「你好狠毒」的「毒」字未出，魏子平右掌所凝的「小天星」掌力已發！

只見掌心一登，劉伯涼的命門穴上，如受千鈞重擊，悶哼一聲，七竅中齊溢紫血，屍身便仆倒在地！凌霄見狀，撫掌狂笑道：「够義氣，够義氣，『邊荒五醜』眞够義氣！爲了尙未能確定眞假的兩顆珠兒，劉伯涼先殺了熊大量，魏子平又殺了劉伯涼，如今我要看看是誰來殺死魏子平了！」他說話之間，目光流動，向葛天保，吳小隆二人一掃！這種語氣，這種目光，委實極盡挑撥之能事。

魏子平陰惻惻地冷笑一聲道：「凌朋友，你不必設法挑撥，就算我們之間，會因貪得『聚寶雙珠』，起甚衝突，也必在把你殺掉，奪回『天容寶珠』之後！」

凌霄哂道：「殺我？就憑你們？……」

「獨目臭驢」吳小隆獰笑接道：「怎麽樣，你敢小視我們，我們三人中，無論何人出手，也足以把你送進鬼門關了！」

凌霄笑道：「就算『邊荒五醜』聯合出擊，也未必能奈我何，如今劉伯涼，熊大量兩人已死，只賸下你們這一猪一驢一猿等三個醜鬼，簡直如土鷄瓦狗，彈指即碎，還敢在我面前，妄肆猖獗麽？」

葛天保喝吼道：「好個狂妄小輩。我先叫你嘗嘗我葛天保『混元十八掌』的厲害！」

話完，閃身而出，向凌霄舉掌撲去！

休看這葛天保痴肥如猪，似乎十分臃腫笨拙，但他舉手投足，閃身發掌等動作，居然靈活已極！不過，常言道得好：「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葛天保雖然身手靈活，但他對手凌霄却比他還要靈活！

葛天保剛剛撲到，眼前白影一閃，凌霄已以神妙異常的身法避開，並順手在葛天保左頰以上，摑了重重一記！

「拍」的一記脆响起處，顯然挨得不輕，照說葛天保縱不被打掉大牙，也必從咀角溢出血絲，或是挨摑的左邊面頰，立時紅腫起來！

誰知葛天保，口中既未流血，臉上亦未紅腫，雖然挨了那重重一記，仍然若無其事。

他反而趁着凌霄掌摑自己之際，右掌揚處，一招「盤古開天」，向對方頭頂猛劈而下。

這種放棄防守，專事攻擊的手段，委實厲害無比，換了常人，眞難逃得這一掌之厄！

尙幸凌霄身法，異常敏捷，反應更是快捷無比！他在一掌，未能傷得對方後，便已警覺不妙，趕緊足下換步，身形宛若陀螺般，接連兩個旋轉，險煞人地，恰恰避過了那招「盤古開天」閃飄到葛天保的八尺以外。

這位白衣俠士，雖因一時大意，幾乎遇險，但仍神態瀟洒，氣定神閒地，看着葛天保，含笑說道：「葛天保，看不出你這蠢得像猪之人，居然能把『混元氣』的護身功力，練到十一成火候左右！」

葛天保獰笑道：「狂妄之徒，你知道厲害了吧，還不快將那粒『天容寶珠』獻出。」

凌霄哂道：「厲害？你別往自己臉上再貼金了，『混元氣』護身，只是粗俗小技，你便煉到登峯造極，爐火純靑地步，也不會看在我的眼內！」

葛天保怒吼道：「狂妄匹夫，不給你點顏色瞧瞧，你那裏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語聲頓處，欺身進步，奇招迭發，幻起一天掌影，帶着銳嘯勁風，向凌霄猛攻而去。

凌霄微微一哂，閃身避開來勢，似乎不欲與葛天保硬打硬接。

他的身法，委實太以神妙，雖然眼看着奇險無倫地，這麽一飄，那麽一閃，却把葛天保所發甚爲兇狠的惡毒招式，輕輕躲避閃去！

葛天保被對方引逗得怒發如狂，厲吼連連聲中，一掌比一掌快，一掌比一掌狠！

但任憑他掌風如海，任憑他掌影如山，却始終沾不上凌霄飄飄白衫的半點衣角。

這次，凌霄剛剛閃開葛天保一連三四招的猛烈正面攻擊，陡然發覺有股暗勁，從後潛襲而至！凌霄一驚，閃身右避數尺，偏頭看去，見是「邊荒五醜」中的「獨目臭驢」吳小隆，用他的「無根推手」，對自己發招暗襲。

凌霄怒道：「吳小隆，你想暗箭傷人，未免太無恥！」

吳小隆閃動着那隻獨目，冷冷說道：「什麽叫作無恥？成者王敗者寇，勝是英雄敗是狗熊，我吳小隆生平作事，向來只達目的，不擇手段！」說話之間，突有一股奇臭無比的氣息，從他口中噴出襲來！凌霄對於這種臭氣，不敢領教，只得身形再閃！

這次，他身在半空，還未落地，便已聽得金刃劈風聲息。凌霄在百忙之中，閃目一瞥，見是「邊荒五醜」中另一個「塌鼻淫猿」魏子平，揮動手中一柄精芒奪目的奇形長劍，向自己攻出一招「天半橫霞」！

刹那之間，連受三名一流高手的聯合襲擊，任憑凌霄的身手再快，也難免落入險境！

尤其是「塌鼻淫猿」魏子平手中這柄劍兒，光芒太以强烈，顯係吹毛折鐵的前古神兵，所發「半天橫霞」也是「白猿劍法」中的相當精妙招數！

故而，凌霄雖然從發自背後，把他密密罩住的千重劍影中，拔身脫險而出，但他着的白色儒服下擺，却已有寸許來長的一塊，被劍風掃斷，飄然墜地！

一角儒衫墜地，凌霄的臉色變了！

他那冠玉似的雙頰，本因曾受內傷，有點畧嫌蒼白，如今却從蒼白中泛起一片微紅。

不單臉色變了，他的右掌心內，也多了一件東西。那是一枚徑約兩寸，色呈爛銀的圓型球狀之物。

魏子平，吳小隆，葛天保等「邊荒三醜」，起初以爲凌霄發覺被人圍攻，情勢不妙，打算獻出那粒「天容珠」。

但目光注處，知道不對！

一來，「聚寶雙珠」中的「天容珠」，光呈淡藍，不是這爛銀色澤！

二來，「天容珠」沒有這樣大，最多徑約寸許，不會徑約兩寸。

就在「邊荒五醜」微微一怔之際，凌霄手中的那團爛銀光芒，竟然伸展擴大起來！

原來那不是什麼靈丹？也不是什麼寶珠？卻是一粒劍丸！

轉瞬之間，凌霄手中握着一柄銀色軟劍。

魏子平驀然想起一個人來，心中大吃一驚地急急問道：「尊駕姓甚名誰？莫非是……」

凌霄冷然道：「不必問我來歷，我學你們剛才說過的一句話兒，不給點顏色瞧瞧，你們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語音至此略頓，目注魏子平道：「魏子平，我先把你所着衣衫左邊下擺，削短三寸。」

話聲才落，銀光立閃！

這是一招平淡無奇的常見劍法，先由「白蛇吐信」，轉化「風捲殘雲」。

但常言道事在人爲，這種平凡招術，在凌霄手中施展出來，便顯得太不平凡。

並不是變化方面，有甚特殊神妙，只是凌霄的動作方面，比尋常人快了一些。

就憑這一點點快，便足以化腐朽爲神奇，便足以克敵致勝！

照說，凌霄在發招之前，便已說明，要把魏子平所着衣衫的左邊下擺，削短三寸，魏子平應該容易閃避才對。

但魏子平閃得開「白蛇吐信」，閃不開「風捲殘雲」。

凌霄的銀色劍芒，掠空一閃，魏子平所着灰色長衫的左下擺部位，果然斷落了三寸二三一截。

凌霄收式卓立，雙眉微軒，覷定魏子平道：「魏子平，適才你從背後暗襲，斷了我寸許衣角。如今凌霄業已撈回本錢……」

魏子平聽至此處，插口問道：「朋友貴姓凌？」

凌霄點頭答道：「不錯，姓凌，單名一個霄字，在你們『邊荒五醜』的心目之中，大概還不知道我這麼一號人物。」

魏子平起初以爲對方是另一位威震八荒的成名大俠，心中不由微起怯意。

如今一聽不是所料之人，心胆又壯，獰笑一聲，道：「凌朋友也愛用劍，再妙不過，魏子平生……」

凌霄意似不屑地，擺手接道：「你不必再老王賣瓜，作甚自我吹噓的了，我知道你『邊荒五醜』中，號稱『塌鼻淫猿』，並練成幾式自以爲了不起的『猿公劍法』！」

魏子平笑道：「凌朋友居然對我魏子平了解得這般清楚，眞是難得，我們既均是用劍之人，今日便比比劍吧……」

凌霄哂道：「比劍？你配和我比劍？」

這句話兒中的藐語太濃，把魏子平刺激得幾乎跳了起來，怒聲叫道：「爲什麼不配？你的劍丸雖是細鐵精英所製，我的『靈辰劍』更是足以吹毛折鐵，洞石切玉的前古神兵，至於劍法方面，我『猿公劍法』，變幻無窮，威力精妙……」

凌霄搖手道：「不要吹了，你既要比劍，我們便賭點東道如何？」

魏子平道：「用什麼東西作爲賭注？」

凌霄笑道：「既然要賭，便須賭得公平，賭注價值，應該相等，這樣好了，就我如今在我身上的『天容珠』賭那如今在你身上的『天傷珠』，可謂天公地道。」

魏子平頷首道：「賭注也公平，但不知賭的方法，採用什麼？是不是單純比劍，誰若獲勝，誰就可獨佔『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

凌霄搖頭道：「不是如此，因我自視太高凡對意欲和我比劍之人，都要給他點便宜！」

魏子平說道：「便宜？甚麼便宜？凌朋友準知道我肯接受你這所謂便宜麼？」

凌霄笑道：「接受與否，在你自己，我來問你，你那『猿公劍法』中，最爲得意，威力最稱神妙的招式，共有多少？」

魏子平答道：「我認爲招招式妙，但若定欲精中選精，粹中挑粹，則有『地獄九式』，和『天宮一十三招』！」

凌霄含笑道：「好，先用你的『地獄九式』吧，我要在你尚未把這自以爲精妙無比的九招劍法，尚未施展完畢之前，再把你所着灰衫的右下擺部，照樣削短三寸。」

魏子平怒道：「剛才我一時疏忽，如今既立下重大賭注，必然刻意提防，加上『地獄九式』威勢無儔，你出此狂言能够辦得到麼？」

凌霄冷冷答道：「這就是給你的便宜，我若說出不能作到，那一粒『天容珠』，便算輸掉，你可以獨擁『聚寶雙珠』的了。」

魏子平覺得這樣賭注，自己委實佔了不少便宜，遂目注對方道：「好，魏子平領教凌朋友的精妙的手法，我們把『聚寶雙珠』，交給誰呢？」

凌霄笑道：「交給你，我不放心，交給我，你不放心，若交給吳小隆，或葛天保時，則你我兩個，可能都不放心，這樣好了，我們且把『天容』『天傷』等『聚寶雙珠』，交給那株大樹，總比一些見利忘義，人面獸心的東西，來得牢靠一點！」

葛天保聽凌霄諷刺自己，勃然正欲發作，卻被那比較深沉的吳小隆，暗以眼色止住。

魏子平惑然問道：「把『聚寶雙珠』交給一株樹兒麼？凌朋友可否把這辦法，說得清楚一些？」

凌霄道：「不必解釋，我且作給你看！」

話完，伸手入囊，取出那粒「天容珠」來，手兒略揚，化爲一團淡藍柔和光華，向一株高達十一二丈的參天古木飛去。

「奪」的一聲微响，「天容珠」嵌在樹幹九丈以上，凌霄揚眉地笑道：「魏子平，你看見了麼？這樣把『聚寶雙珠』，交給大樹，是否相當穩妥？即令有人生心攘奪，必須先縱起九丈高下，你我可及時阻止，把他們斬除在雙劍同揮之下！」

魏子平想了一想，覺得委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效法凌霄那樣，向九丈以上樹幹打去。

他的內家眞力，也已練到收發由心地步，照樣控制自如地，把那粒「天傷珠」，毫無損傷地，與「天容珠」並嵌在樹幹之上。

凌霄見他嵌珠入木後，便含笑說道：「魏子平，你如今可以施展你那『猿公劍法』中，相當得意的『地獄九式』了，但在施展之時，並須特別注意防護你右面衣衫下擺。」

話完，手橫細鋼軟劍，宛如嶽峙淵停，巍然卓立！

原先，魏子平對凌霄頗存輕敵之心，如今一來已知對方身手極高，二來又於細鋼劍丸之下，疑心對方所報，並非眞名，可能是另外一位名震寰宇的曠代大俠，心中業已傲念全收，大添戒意！

他聽得凌霄叫他發招，遂把「靈辰劍」略抖，一式「九幽搜魂」，向凌霄當胸，緩緩刺去。

這招劍式，來勢雖緩，但行家一看便知，

其中蘊藏了不少毒着，極盡變化能事！

對付這種毒辣劍招，通常不外兩個法門！

比較穩妥的一種法門，是不俟對方發動變化，便飄身疾閃，閃出對方劍勢所及的威力圈外。

比較激進的一種法門，是不俟對方發動變化，便施展出更厲害的劍法，迅加襲擊，令對方不得不改變原來意圖。

無論是守是攻，都有一項共同原則，那就是制敵先機！

換句話說，也就是不能被動，倘若稍事遲延，等對方先行發動了劍招中所蘊藏的毒辣變化時，便難免進退失措，性命呼吸，最低限度也落得灰頭土臉！

凌霄所採的是那種法門呢？是守？是攻？

妙極了，他既不守，也不攻，偏偏犯了大忌，紋風不動巍立如山，彷彿靜待「塌鼻人猿」魏子平把那「九幽搜魂」，展盡精微變化！

魏子平的「靈辰劍」劍尖，刺到距離凌霄胸前，僅約一尺，凌霄仍視若無睹，沒有絲毫動作。

這一來，倒叫魏子平莫名其妙了，他不知這位氣宇懾人的年輕對手，究竟葫蘆之中，賣的是什麼藥？

敵情既然不大明瞭，他也原計略變！

如今，魏子平立意放棄了一切變化，只來化虛爲實！

所謂化虛爲實，也就是陡然加快了緩緩來勢，眞力凝處，以那鋒利無比的「靈辰劍」，向凌霄分心直刺！

只有一尺距離，再一加快，豈非轉瞬便劍抵心窩，閃避着實不易！

但內家高手對敵，講究的是先行以靜制動，然後以動制動，換句話說，也就是敵不動，我不動，敵欲動，我先動！

魏子平未曾加勁時，凌霄靜立如山，毫無動作。

魏子平才一加勁，凌霄便動如脫兔地，有了反應！

不過，他這動作太不平凡太以出人意料！

凌霄一沒有閃身避勢，二沒有舉劍招架，他所動的只是一隻左手！

「靈辰劍」是前古神物，洞金穿石，鋒利無比，但凌霄偏偏卻用左手食中二指，疾如電光火石地，捏住了「靈辰劍」劍尖部份的劍脊位置！

他捏的部份太準，位置太巧，「靈辰劍」空具絕世鋒芒，卻傷不了凌霄血肉之軀的左手食中二指！

捏住劍尖的動作，已極驚人，下面的動作，卻更厲害！

凌霄左手才一捏住劍尖，右手隨着也有動作！

他右手揮處，一式「白雲封壑」，以那種鋒芒也利的細鋼軟劍，向魏子平攔腰斬去！

魏子平大驚欲絕，猛一凝力抽劍，但卻覺得那柄「靈辰劍」，宛若生了根般，無法抽動分毫！

這一耽擱，細鋼軟劍所挾砭肌森骨的陰寒劍氣，業已到了魏子平的腰間！

魏子平若不趕緊後退，必然慘被腰斬，肝腸臟腑，一齊塗地！

萬般無奈之下，性命畢竟比「靈辰劍」來得值錢。

魏子平只好撒開手兒，趕緊吸氣，騰身倒縱而出。

總算他身法還快，於一髮千鈞之下，險煞人地，閃避過細鋼軟劍劍鋒，但那柄前古神物「靈辰劍」，卻到了凌霄手內，半空中也飄飄蕩蕩的落下了三寸灰衫下擺！

一招才出，勝負已分，連珍逾性命的護身劍，也告失去，魏子平怎的不怒？怎的不驚？臉上顏色，委實灰敗到極致！

凌霄這時目光略瞥，向那株嵌有「聚寶雙珠」的參天古木笑道：「樹上何人？」

參天古木近頂處的枝葉叢中，響起了嬌脆語音答道：「小妹袁牡丹，我已把三根『朱竹鞭』，掃數掘得來了……」

跟着，便在枝葉中出現了「放誕夫人」方芍藥的臉龐兒來。

但這張臉龐兒，如今已非春風得意，宜喜宜嗔，而是流露一種極悲苦的神色！

凌霄一見是她，含笑道：「我早就猜出是你，姑娘不必再化名『袁牡丹』了，你應該是『天慾十女』中的掌宮大姊『放誕夫人』方芍藥吧？」

方芍藥見凌霄居然識破了自己的眞實身份，不禁好生赧然，臉上訕訕地，不知應怎樣答話才好？……

凌霄笑道：「方姑娘，你窘什麼？男女之間，應該平等，『敗子回頭金不換』，則蕩女回頭，豈不也是淑婦賢妻，假如方姑娘對我不棄的話，樹幹上所嵌的『聚寶雙珠』，就是我送給你的定情之物！」

這番話兒，聽得方芍藥芳心之中，不知獲得多大安慰，多麼甜蜜滋味，感動得兩行珠淚，立即流下雙頰！

但凌霄於話完以後，卻臉色慘白，身形搖搖欲倒！

原來凌霄身上，本有內傷，適才動手難免震動臟腑，尤其是凝勁奪取魏子平「靈辰劍」一舉，過耗眞力，如今才會有這等現象！

方芍藥一見凌霄的情狀有異，根本顧不得去取什麼罕世奇珍「聚寶雙珠」，她飄身下樹，撲到凌霄身傍，先伸手將他搖搖欲倒的身形扶住，再復目中含淚，一副極關切的神情表現出來。

方芍藥極關切的語音問道：「凌兄，你……你怎麼了，可……可礙事麼？」

就在方芍藥從參天古木，撲向凌霄之際，有三條人影，卻撲向那參天古木。

方芍藥是不顧那「聚寶雙珠」，先探看凌霄的安危情況。

那三條人影則是不管凌霄死活，要想乘機奪取「天傷」「天容」等「聚寶雙珠」。

不必解釋，那三條人影，自然是邊荒五醜中，所剩餘的「塌鼻淫猿」魏子平，「獨目梟鷹」吳小隆，和「闊咀媚豬」葛天保等三醜。

眼看三條人影，電掣雲飄，業已逼近參天古木。

凌霄來不及答覆方芍藥的關切問話，陡地舌綻春雷，一聲大喝道：「站住！」

他這一喝之威，居然使魏子平，吳小隆，葛天保等三個凶人，一齊在參天古木之下，站住脚步。

凌霄趁此機會，把左手中新奪來的「靈辰劍」，交與方芍藥，取出兩粒朱紅丹藥，納入口內，然後冷冷地說道：「你們三人休動妄念，我雖有內傷在身，但在你們縱身九丈，去取『聚寶雙珠』之際卻不難仗恃精妙劍法，和細鋼軟劍的絕世鋒芒，把你們一一加以腰斬！」

魏子平聞言後，立向吳小隆，葛天保二人，咀皮微動！

凌霄服下丹藥後，臉色已漸回紅潤。

他發現魏子平等正以「蟻語傳聲」互相密議，遂也不加理會，只向方芍藥詫然問道：「方姑娘，你怎麼滿面悲苦神色？你的那些姊妹呢？」

方芍藥悲聲答道：「我姊妹們已遭活刼，十人中已死八人，如今只剩下我和排行最末的

葉白葉十妹了！」

、凌霄大驚問道：「那八位姑娘是死在何人之手？」

方芍藥銀牙一咬，伸手指着魏子平，吳小隆，葛天保等，恨聲地說道：「就是這三個萬惡無恥的東西，他們找到『歡喜橋』別府，向我那些姊妹求歡求婚，遭拒之下，竟暗施劇毒。他們害得衆姊妹在無法還手的情況下，便一個個香消玉殞，當時我尚未回到別府之中，葉十妹則在別府之後的一間秘室之中，招呼另外一位歐陽姑娘和公孫化兄，才僥倖逃過了這場刼數……」

凌霄失驚道：「公孫化……」

方芍葯道：「他是『風流三劍』中，『玉潘安』蕭凌的師弟，與我葉十妹兩情相悅，已有嚙臂之盟，凌兄認識他麼？」

凌霄點了點頭，未再細問，便向魏子平等，挑眉喝道：「魏子平，你們既造此殺孽，實不能再予寬饒，只有照着江湖規矩，血債血償，來個三人償八命了！」

這時，魏子平等，已計議妥當，認為凌霄既有內傷在身，必然不耐久戰，縱然加上一個「放誕夫人」方芍藥，自己三人只要合手齊上，以三對一，定然能够取得勝利，把對方一齊消滅！

故而，凌霄的語音才落，魏子平便獰笑說道：「凌朋友，你少賣狂，我早看出你有不太輕的內傷在身，我們如今業已決定三人聯手齊上，縱不能把你殺死，也會把你活活累死！」

凌霄冷笑一聲道：「魏子平你看走眼了，些許內傷，不算什麼，剛才我是因你們惡跡未彰，才未下辣手，未施絕學……」

一語未畢，怪事忽生！

所謂「怪事」，便是那高高嵌在參天古木樹幹，離地九丈以上的「天傷」「天容」等「聚寶雙珠」，竟自突似受了吸引，離却樹幹，飄然墜落

起初，凌霄，方芍葯，魏子平等雙方，均未發現。

等到發現一藍一紅兩團珠光，凌空飄降之際，珠光業已降到三丈左右。

因珠光降處，距離魏子平最近，他遂閃身縱起，欲從空中攫取。

誰知他身才縱起，便有一股奇强無形潛力，從橫側方撞來。

這一撞，把魏子平的身形，撞得凌空飛出數尺，幾乎摔倒在地！

跟着，一條飄逸如仙的白衣人影，突從大堆亂石之後出現。

這條人影在空中一掠，便把「聚寶雙珠」所化的兩團藍紅光華，一齊接住。

這條人影飄然落在方芍藥身前，向她含笑說道：「方姑娘別來無恙！」

方芍藥驚詫之下，略一定神，認出來人竟是以前見過一面，彼此稍有香火因緣，身為「風流三劍」之一，名震四海八荒的「滄海巫山」雲夢襄，不禁大喜道：「雲兄，我姊妹雖遭刼數，但你那位心上人歐陽珊姑娘，却尚安然無恙！」

雲夢襄點頭笑道：「我已見過她了，多謝方姑娘欵待維護之德！」

方芍藥玉頰之上，方自一紅，雲夢襄已將手中那粒閃爍火紅光芒的「天傷珠」，遞與她道：「蕭兄的內傷不輕，眞氣也受震盪，方姑娘請趕緊利用『天傷珠』，替他療治，使他好好將息，暫時勿再勞動，至於這幾個無耻東西，且由我代為打發便了！」

方芍藥一面接過「天傷珠」，一面却自心中詫異。

她詫異的是，雲夢襄為何對凌霄稱為「蕭兄」？

但方芍藥本是玲瓏剔透之人，她想到了凌霄那種翩翩絕世，不輸給「滄海巫山」雲夢襄的出塵丰采，她想到凌霄聞得「公孫化」之名時，曾表驚異，她又想到假如把凌霄二字，顚倒過來……

方芍藥明白了，她猜出自己所結交的這位意中人，竟是與「滄海巫山」雲夢襄齊名，併列「風流三劍」的「玉潘安」蕭凌……

她不是高興的哭，而是難過的哭。

因為她覺得「玉潘安」蕭凌的身份太高，以「風流三劍」之尊，怎會看得上自己這種曾入歧途的殘花敗柳？方才所說的甜蜜之言，無非是調謔自己的一種風流解數而已……

「玉潘安」蕭凌不愧為風流人物，居然懂得方芍藥淚流滿面的自卑心理，竟伸手把她攬入懷中，一面替她拭淚，一面溫言笑道：「芍妹，你傷心什麼？是怪我這凌霄騙了你袁牡丹麼？……」

僅僅「芍妹」兩字，已把方芍藥聽得芳心大慰，再加上後面的兩句話兒，不禁窘得玉頰通紅，把頭連搖。

蕭凌笑道：「芍妹既不怪我，那就別難過了，我才把『聚寶雙珠』，送你作為定情之物之語，乃出自肺腑之言，如今且再說一遍，芍妹肯接受麼？」

方芍藥如今方似吃了一粒最最甜蜜的定心丸，由嗓眼中一直甜到心靈深處。

休看她號稱「放誕夫人」，平日極為風流瀟洒，如今竟然變得羞澀起來，不好意思作正面答覆，只向蕭凌報以含有無限感激，以及無限深情的嫣然一笑，低聲說道：「凌哥，我替你用『天傷珠』，療治內傷，把這柄『靈辰劍』，交與雲大俠，藉以誅除魏子平等『邊荒三醜』可好？」

蕭凌先是點了點頭，旋又失笑道：「芍妹，你且試試看吧，我怕雲夢襄兄不屑於使用這柄奪自魏子平的『靈辰劍』呢！」

這時，「滄海巫山」雲夢襄的心中，正自感慨無窮……

他感慨的是自己對於女子，一向最重視處子之貞，蕭凌却偏偏認為「蕩女回頭金不換」，去向曾經風流蕩逸的「放誕夫人」方芍藥，主動追求，定情結愛，可見得雖然一同名列「風流三劍」，「玉潘安」蕭凌對於「情愛」，似乎只重心而不重質，風流得又比自己進了一步……

想至此處，他不禁又想起了那位武功高明，行動宛若神龍，令人見首難以見尾的紅衣女來……

但不知這位「風流三劍」中的另外一劍，對於男女情愛，又採取什麼觀點？……

雲夢襄感慨之間，方芍藥已滿面春風地，把那柄「靈辰劍」向他含笑遞過。

他剛剛接過劍兒，又聽得蕭凌所說的「我怕雲夢襄兄不屑於使用這柄奪自魏子平的『靈辰劍』呢？」之語。

雲夢襄笑了一笑，目光微瞥蕭凌，點頭說道：「蕭兄是我知音……」

語音頓處，目注「闊咀媚猪」葛天保道：「葛天保，你是不是精於『護身橫練』，以及『混元氣功』？」

葛天保不明對方問話用意，點頭答道：「不錯！」

雲夢襄轉對「獨目臭驢」吳小隆道：「吳小隆，風聞江湖傳言，你在『邊荒五醜』中，是精於一套『無根推手』，以及會放獨擅專長的『臭驢屁』？……」

吳小隆怯於「滄海巫山」盛名，知遇大敵，絲毫不敢露出狂態地，只是點了點頭。

雲夢襄又閃動冷厲目光，盯着魏子平道：「魏子平你呢？你是不是仗恃一柄『靈辰劍』，暨一套『猿公劍法』，逞兇邊荒？」

魏子平從雲夢襄的詞色之中，聽出了一些絃外之音，不禁心生希冀，揚聲答道：「老夫慣用神物『靈辰劍』，業已在你手中，所擅『猿公劍法』，再怎精妙，又有何用？」

雲夢襄哈哈一笑，手掌微揚，「靈辰劍」化為一道精虹，向魏子平緩緩飛去。

魏子平見對方果然中了自己的激將之計，不禁心中狂喜，趕緊一伸手兒，把「靈辰劍」所化精虹接住。

雲夢襄冷然問道：「魏子平，我記得你們剛才業已決定，要乘着『玉潘安』蕭凌兄，身有內傷，難耐久戰之際，向他合手進襲！」

魏子平因適才確曾說過這種話兒，無法抵賴，只得頷首說道：「我適才確曾作這種打算，雲大俠問起則甚？」

雲夢襄笑道：「我問起之故，是叫你們仍照原計，各以本身最擅長的功力，合手進襲，並送給你們三項便宜……」

吳小隆一旁問道：「三項什麼便宜？」

雲夢襄含笑說道：「第一項便宜是『玉潘安』蕭凌兄正由方芍藥姑娘，為他療治內傷，由我代為迎敵你們的合手進襲，蕭兄功力，勝我多多，由我代勞你們豈非佔了便宜不少！」

魏子平與吳小隆，葛天保等「邊荒五醜」，一齊默然不語。

他們默然不語之故，是認為同屬「風流三劍」，雲夢襄未必弱於蕭凌，尤其雲夢襄身無內傷，由他代蕭凌出陣，那裏會有什麼便宜可佔？

雲夢襄自然懂得魏子平等默不作聲之意，不加理會，又復笑道：「第二項便宜是我先把『靈辰劍』還給魏子平，才好使你們能各盡所長，死而無怨，我則赤手空拳，以一對三，你們不能不承認這是項大大便宜了吧？」

魏子平聽得雲夢襄要赤手空拳，以一雙肉掌應敵，不禁又放寬了不少心腸，連連點頭答道：「這確實是項便宜，但不知雲大俠要給我們的第三項便宜，又是什麼？」

雲夢襄俊目之中，突然閃射出冷峻已極的如刃神光，沉聲說道：「你們以無恥下流手段，殺害了方芍藥姑娘的八名姊妹，我如今以八招絕學，替她姊妹報仇，這第三項便宜就是你們只要有能為逃得出我八招辣手之下，便可保全性命，生出六詔，以後也決不再向你們討甚舊債的了！」

雲夢襄說話時的神情語氣，以及冷厲目光，委實使魏子平，吳小隆，葛天保等「邊荒三醜」為之心怵胆寒。

但聽完之後，却又不禁寬心大放！

因為一來他們是以三對一，二來葛天保那身橫練氣功，至少也捱得起雲夢襄赤手空拳的兩三下千鈞重擊，三來魏子平又有削鐵如泥的神物利器在手，四來對方又把「要命招數」，定為八招……

有此四項原因，魏子平等覺得若逃不過這場刼數，就算雲夢襄與蕭凌肯大發慈悲，寬赦性命，自己等也在武林中無顏再混下去……

他們交換了一瞥微帶興奮的眼色後，由魏子平發話道：「雲大俠此話當眞？」

雲夢襄劍眉一挑，冷然答道：「雲某向來一言九鼎，話出不移，你們儘管各盡所能，或攻或守只要能在我掌下，逃出八招，便屬八荒四海，任爾逍遙的了！」

魏子平略一招手，把吳小隆，葛天保集合一處，商議機宜。

魏子平向吳小隆，葛天保詢問意見道：「吳兄，葛兄，在雲夢襄所定的八招互搏之中，我們究竟或攻或守，似應先行拿個主意，免得彼此亂了步驟，容易予對方可乘之機！」

吳小隆的思路，一向比較敏捷，略一尋思之後，便即悄然答道：「對方名頭太大，功力太高，若採守勢，便屬完全捱打，無法討得便宜，好在魏兄『靈辰劍』業已在手，不如以攻代守，或許比較容易應付過八招之數？」

魏子平點頭道：「吳兄說來有理。」

葛天保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吳小隆想法。

魏子平道：「好，我也覺得採取攻勢較好，如今我們且把所攻部位，規定一下，在開始第一招時，我們要同時出手，吳兄以『無根推手』，攻擊上盤，葛兄以『混元掌力』，猛攻中盤，我則仗恃『靈辰劍』的絕世鋒芒，電掃下盤，由第二招上，依序轉換，即第一招攻上盤的，改攻中盤，攻中盤的，改攻下盤，攻下盤的，改攻上盤，這樣一來，雲夢襄每一招都是上中下同時被攻，解救自己，已費心機，再要攻擊我們，縱有餘力，也必減弱威勢，不至於構成太大危害的了！」

吳小隆與葛天保，深以魏子平的安排為然，覺得只要照計而行，一定可以度過危機，逃出八招之外。

這時，雲夢襄因蕭凌以「天傷珠」療治內傷之舉，需要不少時光，遂對魏子平等，並不加以催促。

直等到看見他們彷彿計議已定，方揚眉問道：「你們密議半天，定已商量了作戰辦法，我們可以動手了吧？」

魏子平道：「可以了，我弟兄領教雲大俠八招震世絕藝！」

他把「八招」兩字，說得特別響亮，似在提醒雲夢襄，不要忘了適才所作承諾！

雲夢襄自然懂得他為何特別提高語音之故，，咀角微披，軒眉一笑說道：「魏朋友放心，我不會忘了諾言，只要你們在我手下逃過八招，便算闖越鬼門關，出得生天，度過這場刼數！」他一面說話，一面緩步走出。

魏子平一施眼色，吳小隆繞向左邊，葛天保繞向右邊，他自己則手橫「靈辰劍」，站在中央，作「品」字形，把雲夢襄圍住。

雲夢襄笑道：「再送給你們一項便宜，讓你們先行動手，可以採取防衛！」

魏子平聞言，正中下懷，目光掃處，厲聲喝道：「上！」一個「上」字才出，「邊荒三醜」的凌厲攻勢，立即展開！

「獨目臭驢」吳小隆是負責上盤，他施展所擅「無根推手」中一招「怒海推帆」，掌凝陰勁，指帶嘯聲地，向雲夢襄面門抓去。

「闊咀媚猪」葛天保負責攻擊中盤，他自恃橫練在身，內勁雄厚，遂欺身進步，一招「敲山震虎」，凝足「混元掌力」，拍向雲夢襄的胸膛！

「塌鼻淫猿」魏子平則塌身挺臂，勢若流雲，「靈辰劍」化成一片匝地精芒，向雲夢襄的雙膝部位，狂捲而至！

換了一位武功稍差之人，在這裏上中下三盤同時受攻之下，難免會有點驚慌失措，不知先應付那一路的攻勢才好。

但雲夢襄却會者不忙，他只用了「閃」「拒」兩個字兒，應付當前局面。

「閃」字訣，是應付下盤方面的，「靈辰劍」是前古神劍，無堅不摧。

雲夢襄功力再高，也不敢輕攖鋒芒，但他身法太妙，只是輕一抬足，略一扭腰，便把那招看來凌厲無匹「靈辰劍」來勢，閃避過去。

「拒」字訣，是應付上盤方面，雲夢襄右手微揚，一式「當門拒虎」，封拒吳小隆攻向自己的那招「怒海推帆」。

常言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雲夢

襄「滄海巫山」之名，威震八方，他這一手抗拒，吳小隆怎敢頑抗，何況他那「無根推手」的一向應付原則，他是見硬就避，見軟就推，遂在雲夢襄掌勢才動之際，便收招變式，準備發動第二輪的攻勢。

雲夢襄用「閃」字訣，避開了下盤劍氣，用「拒」字訣，擋過了上盤指風，對於猛壓胸膛的中盤掌力，却連理都不理。

葛天保心中狂喜，猛一加勁，在那招「敲山震虎」之上，凝足了十二成的全力。

因爲他認定雲夢襄閃開下盤，拒却上盤之下，業已無法再躲開中盤！

倘若借箸代籌，對方最佳辦法也只能是設法反擊自己，以求「圍魏救趙」，或是一掌換一掌而已。

自己既有相當高明的「混元氣勁」防身，怎肯中了對方「圍魏救趙」之計，互相罷兵？只消凝足十二成內力，來個一掌換一掌，或許便可出頭露臉地，把個「滄海巫山」雲夢襄，傷在自己「混元掌力」之下。

果然，葛天保猜得不錯，雲夢襄彷彿當眞採取「圍魏救趙」策畧。

他不避自己的攻勢，只把右掌一翻，向自己當胸拍來。葛天保大喜之下，自然凝足全力，加勁攻出！他自以爲算盤打對，誰知却死星照命，自取滅亡！眼看葛天保的雄厚掌力，業已無形轉爲有形地，即將擊中雲夢襄的胸膛，却在這一刹那之間，突出阻力！

所謂「阻力」，就是在雲夢襄的胸前五寸左右，突然發現一道無形韌壁。

這道無形韌壁，並非矗立如牆虵，硬抗葛天保「混天掌力」，而是具有活動性。

奇人奇事

江家拳絕命招

武夫

在南京城居住的人，老一輩的都知道有一個叫查鐵賓的拳師，他的館就設在「鼓樓」的附近，這個鼓樓遠在明代已有它的踪跡，查鐵賓在六十年前座鎭鼓樓附近，威振一方。

查鐵賓本來是學查拳的，但後來却把少林拳的精髓融會貫通，滲入每一個招式之內，並加以變化，創出一套「金陵拳」，自爲宗師。

在南京城中不少拳師，不服他爲宗師，找上門的人很多，但都被他一一打退，被打敗的拳師非死即殘，自此，查鐵賓的名字响遍了開來，任何人也不敢碰他一碰。

那時在南京城外靠雨花台一帶，有許多姓江的人居住，他們也有相傳下來的武術，叫做「江家拳」，其中有一個青年，他是排行第三的，叫做江三虎，曾經試過一雙鐵拳跟一羣苦力打鬥，以一敵十，被他全部打低，沒有一個能夠從地上爬起來的，自此，江三虎的名字便响了開來。

在葛天保掌力擊到時，稍一傾斜，即等於用了個「卸」字訣，把葛天保的雄渾掌力，卸得向雲夢襄胸旁，偏左二寸掠過，根本對這位「滄海巫山」，毫髮無傷。

但葛天保由於欺身發掌，招式用老之故，他的「混元掌力」，雖對雲夢襄毫髮無傷，雲夢襄的那隻左掌，却印在他胸膛之上。

並非「砰」然巨震，只是「拍」的一聲輕響。或許是葛天保的橫練功夫到家，或許是雲夢襄倉卒出手，打得不重？

葛天保胸膛雖被雲夢襄左掌擊中，却身形既未被擊得飛起，足下也未被震得後退。

他只是極低，極低地哼了一聲，然後便彷佛全身癱瘓般，雙足一軟，緩緩坐了下去。

魏子平與吳小隆正待依照原計，繼續進攻，見狀之下，自然只得先行探看葛天保情況？不看還好，一看之下，魏子平與吳小隆不禁心寒胆裂。

原來葛天保如今已像一灘軟泥般，癱在地下，眼耳口鼻七竅之中，正不斷沁出黑血。

這位「闊咀媚猪」，空有自詡足以護身保命的「混元氣勁」橫練，却被雲夢襄輕輕一掌，便拍得功散魂飛，五臟盡碎。

雲夢襄見了魏子平的驚懼神情，冷笑說道：「『混元氣勁』不過爾爾，如今『邊荒五醜』中，只賸下兩個人了，招數到還賸下七招，我該先打發那個？」

魏子平與吳小隆面色如土，誰也不敢逞雄答話接碴！只是在時間上說，其勢不能再延拖下去，不由魏子平與吳小隆不答話。

魏子平望了望吳小隆，勉强的裝着平常神態道：「現在賸下七招，誰先試試雲大俠的掌法？」

吳小隆心中却想，這還要問，到了目前，誰也不成單獨和雲夢襄對招，便道：「仍照原來原計進攻吧！」

魏子平道：「不對，以雲大俠的功力，可說當下武林有素的英雄，不過，賸下七招，這對於我們原定的計劃便太多了。」

他一面方對雲夢襄不斷的稱呼「雲大俠」，一面却說賸下七招太多，可能用原來議好的計劃，但另有心意，好教雲夢襄冷不提防，狐疑語中涵義矛盾。

無奈吳小隆這時內心顫抖，却想不到魏子平這樣的話有甚麼道理。

雲夢襄聽到了魏子平這樣說，却是一想便知。兩醜之中，誰也不願先上，只是要找個適當的機會便逃之夭夭，或者還可以僥倖逃回到邊荒，他兩眉微揚，冷笑道：「要走嗎？自然沒有機會，要拖延多少時候，這倒是可以。」

雲夢襄說完，轉頭看了蕭凌一眼。

他明白蕭凌服下「天傷珠」要休息至少半個時辰，才能恢復本身功力十分之八九。

照蕭凌的神態，此刻極似躍躍欲試，一顯身手，因此，他說話之間，祗是指明兩醜要走固無可能，有蕭凌站在兩醜丈外，兩醜要走是逃不遠的，不過大可再拖一段時間，正合蕭凌顯顯英雄顏色。

吳小隆這時搖頭道：「對了，七招太多，照我看魏兄如果使出本身功夫，兩招便可把姓雲的跌倒，剛才葛兄錯在自恃『混元氣勁』而已，對不對？」

吳小隆這一番話，實在讓魏子平送死。

不過魏子平若肯傾全力以赴，兩招之內，他想到一個機會，大可逃出生天，却因吳小隆見雲夢襄望望蕭凌之際，蕭凌正在調勻呼吸，這種神態自然受到內傷未復原所應有療傷的一個階段。

吳小隆打算突然衝向蕭凌身前，若果一衝過去，蕭凌稍爲移身讓開，他是可以溜走了。

消息傳到給查鐵賓聽到，他認爲高手過招，一個打一個已感吃力，反過來，如果一個高手跟沒有學過武的人比較，以一敵百也不足奇，因此，他很想去挫折他一下，主意打定，那天便單人匹馬，不帶武器，直趨南京城外雨花台，正是技高人胆大，好個查鐵賓，來到江家村一間茶亭中。這時茶亭中茶客非常的多。

查鐵賓是尋事而來的，因此他尋思一下，要找江三虎，一定要先顯一點本領，查鐵賓突然大叫一聲：「媽的，我要找江三虎算帳，叫他快快出來。」

說吧，右手高抬，使勁往下一拍，「劈拍」一聲，厚達兩寸的一張木椅分爲幾截，最奇的是這一張圓枱並不是由中間裂開做兩截或三截，而是作菊花分裂，被拍下的一處，等於菊花心。

有幾個茶客已經悄悄地走去找江三虎了，那眞是不巧得很，江三虎今天一早，便去了外地遊覽去了。

查鐵賓在茶亭中等了多時也不見江三虎來，便也不再等候，臨走時，一個掃堂腿，把茶亭的石柱打斷，轟隆一聲，整個茶亭塌下來。

第二天，查鐵賓又到雨花台那邊去，所作所爲跟昨天幹下來的蠻橫姿態相同，打爛了幾張圓枱之後，還要拆了一個茶亭的石柱，如是者一連五日，六個茶亭已只剩下一個。

第六天的中午，查鐵賓又到雨花台去了，他坐在茶亭中大笑：「哈哈哈，江三虎眞是無能之輩，竟然不敢出來見我！」

正耀武揚威之間，在江家祠堂中走出一個大孩子來，一直來到茶亭，然後在查鐵賓面前站下來，挺起胸膛道：「我排行第五，人人都叫我做江五虎，我今年只得十二歲，你想跟我三哥打，可惜他不在這裏，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可和我較量一下，我會手下留情的，不會把你打死，頂多把你打傷而已。」

查鐵賓聽了不禁氣得七竅生烟，氣得不怒反笑：「哈哈，本來我不想殺你，可是你大言不慚，我不能忍受，好，我就跟你在草地上玩幾手。」

兩人來到草地，互相擺開招式，查鐵賓力猛如虎，怎會把江五虎放在心上，大吼一聲，人隨掌到，打算一掌便把江五虎打下，但是江五虎人雖細小，家傳江家拳也非常了得，他就好像一隻小麻雀一般，無論查鐵賓出拳如何的快，他的身軀都隨着查鐵賓飛來飛去，最後，查鐵賓咬牙關使了一招兇猛絕倫的前撐腿，江五虎往地上一滾，滾到查鐵賓的脚下，施了一招「葉底偷桃」，一抓便抓個正着，查鐵賓慘叫一聲，便掩着下體，狼狽而逃。

雲夢襄對兩醜心意，那有不明之理。

但蕭凌這時突然猛吸一口氣，却朗聲道：「你兩個都不願先死，去接雲兄賸下的七招，好吧！這讓在下兩招之內，送你們跟着『闊咀媚猪』歸西去吧！」蕭凌話聲一落，一躍而起，已是落身在魏子平與吳小隆兩醜身前。

蕭凌一躍之勢，縱是迅速如影，但在雲夢襄眼內，蕭凌的功力到了這刻，祗是恢復七成未到。雖然，「天傷珠」確可以療傷，但在此時，藥力看來還未到盡量發揮出來的時候。

但在「塌鼻淫猿」魏子平與「獨目臭驢」吳小隆，見到蕭凌飄然落下，不知是他功力未復，兩醜却同時大吃一驚，各自倒退兩步。

魏子平一退兩步，搖手强笑道：「蕭朋友，好俊的功夫，只是君子不食言，我等答應了雲大俠過招，確不能稍有改變之處，這還是等我們招架賸下的七招好了。」

吳小隆也立即道：「對，我們不是不和雲朋友對招，但是商量妥善，即將實踐諾言！」

蕭凌這刻巴不得先下手格殺兩醜，替方芍藥八位死去的姊妹報仇，好在方芍藥面前顯顯「玉潘安」的功夫。

「玉潘安」蕭凌雙眉一挑，冷笑道：「別要再拖延時間，在下對邊荒五醜，本就沒有需要尊重之處，你們不動，讓我先發招好了，不過，在下却得聲明在先，第一招不會殺掉你們兩人，這不是在下功力有所不能，而是表示發招在先之故！」

魏子平首先發覺，要說甚麼話這時已無用，一按劍柄，目視遠遠站着的「放誕夫人」方芍藥，呵呵笑道：「吳兄，你瞧那個婆娘皺起眉來，担心心上人會中了你的氣功啊！」

蕭凌果然轉頭，向「放誕夫人」望去。

刷的一聲風响，魏子平的劍如同電閃似的，一招「猿公劍法」中的「三峽倒流」向蕭凌掃了過去。

魏子平出劍極快，但蕭凌的身法也迅速絕倫，頭未轉回，凌空躍起，就在「塌鼻淫猿」劍鋒接近只有兩寸，已一掠閃避過了魏子平「猿公劍法」中，最惡毒的「三峽倒流」一招。

蕭凌人在半空，猛地又吸了一口氣，這才飄落地下笑道：「在下早已說過了，對你這種無恥小人半句說話也不要過信，對了吧？」

魏子平面色大變，手中的劍正想再次揮動，只是在旁的吳小隆已走上來，笑道：「眞是好俊的功夫，蕭朋友，剛才魏兄不該先發招，那是魏兄不對之處，但蕭朋友，可否也容在下先發一招，試試在下的氣功如何？」

蕭凌冷笑道：「隨你臭驢放屁好了！」

吳小隆眞是無恥之尤，答道：「在下正是放屁！」說畢扭轉身軀，雙手向腰一撈，把寬大的袍子撩起，稍一彎腰，用屁股向着蕭凌。

這一舉動，不但使蕭凌爲之愕然，接着雲夢襄冷哼一聲，說了兩句：「無恥臭驢！」

遠遠的「放誕夫人」方芍藥，連忙雙手掩目不敢看去。因爲吳小隆這刻不但袍子內沒有穿上褲子，彎下身軀，不文之物也垂了下來。

蕭凌一愕之下，心中有氣，便想發招在先，就要跨上一步，舉脚踢去。

吳小隆門戶大開，自是無法可以阻止蕭凌一脚踢出之勢。但正欲如此，雲夢襄立刻道：「蕭兄，當心這獨眼臭驢詭計！」

一語說畢，蕭凌立即領悟。

這一着吳小隆沒有遮攔，實在存有陰毒的把式在內，蕭凌當時倒不敢先行發招，看着這個光光的屁股了。吳小隆見到蕭凌不理不睬，便知雲夢襄已識破玄機，只好一計未售，再使出本門的獨特的武功來。

呼的一聲奇响，那是獨目臭驢放一個屁。

這個屁不但聲响異於尋常，並且全身的積

毒，就在這刻宣洩出來。

雲夢襄見到吳小隆露出屁股，他早年聽到邊荒五醜都練成一種邪門武功，不料今日才見這「獨眼臭驢」詭異的演出本身絕學，既是心中好笑，但此刻怎樣也不敢笑了出來。

他防蕭凌傷後身體未及十足痊癒，立即閉上呼吸，劍眉一挑，一掌推了出去。

「滄海巫山」雲夢襄的功力，自是不凡，這一掌推出，卻是全無聲响。

但是吳小隆露出的屁股，卻刹時感到如用刀割一般，白白的臀便變成了殷紅兩片，吳小隆大駭之下，匆匆的向前仆在地下。

「獨目臭驢」不但跌倒，他同時感到一股勁力奇强之風，在他身後捲過了去。

雲夢襄這時才哈哈地大笑起來。

蕭凌因爲自己未有動，吳小隆猝然便仆跌，便知是雲夢襄從旁出手助攻，便道：「怎樣？你這樣的打一個屁倒也奇怪之極，力道可眞不小，不過一經放了，卻會前衝，不是向後彈嗎？」

「獨眼臭驢」吳小隆受到的是皮肉之傷，他一經仆跌落地，迅速爬了起來，仍舊使出先前的姿勢，正準備放第二個屁。雲夢襄瞧見了，忙道：「第二個屁又要打了，蕭兄，這『臭驢屁』功，一屁比一屁强，要不是先發制人，只怕方姑娘要在六詔山用泉水洗漱眼口了。」

蕭凌聽到雲夢襄一語，他猛地一躍而前，便即舉腳上挑。這一腳去如閃電，只聽「波」一聲，吳小隆屁股中了一腳，他的第二個屁未及打响，人已被踢到半空去了。

「塌鼻淫猿」魏子平這時，跨前一步，雙手頻揮道：「不對！我看得淸淸楚楚，雲大俠，你已用過一招了，是不是？」

魏子平的說話未了，在半空的吳小隆卻忍着了痛苦，在半空使出一招「驢子打滾」便把身子扭轉過來，心中暗念：「這樣的凌空放屁，倒是本門最擅長的功夫，看你們都死在毒屁之下。」當下猛吸了一口氣，運到丹田，便要凌空打出第二個「臭驢屁」來。

可是正在這刹那之間，奇事卻出現。

兩條人影，冉然從天際掠過。

一道影子黑白色，一道影子是紅色。

當雲夢襄正點了點頭，自承先使過一招，道：「不錯，在下這一招總得算帳，但還有一招，你們得準備受死！」

雲夢襄一面說，吳小隆突然身軀一歪，卻是飄出十丈之外，接着隆的一聲大响，頭下腳上，撞在山中一塊石山之上。

在這一瞬間，連遠遠站着的「放誕夫人」也看到，白色的影子正是公孫化，另外一個紅色衣褲的卻是方芍藥也曾見過一面的歐陽姑娘。公孫化一着地，對着魏子平厲聲喝道：「原來你這淫猿走到這裏！」

魏子平面色大變，一轉身軀，立即急不擇路的奪路飛奔。

只是公孫化已放開了歐陽珊的玉手，身形急掠，後發而先至，已攔在「塌鼻淫猿」魏子平的身前，左手疾伸，一把握着魏子平胸口的袍子，輕輕的提了起來，一轉身再又掠過蕭凌與雲夢襄的身前，又把魏子平輕輕的放下，冷笑道：「不要走了，要是再走教你死得更辛苦！」公孫化語畢，這才和雲夢襄，蕭凌招呼。

歐陽珊已走近了雲夢襄身前，美目流盼，注視心上人，但只是默默無聲，似有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雲夢襄面帶微笑，是恰似此時不用多說。

「放誕夫人」方芍藥走了過來，說道：「可惜我們姊妹，十人中八人遭逢大刧，只有葉十妹……她……她……」

歐陽珊不等方芍藥說完，便道：「小妹所以回轉頭與公孫兄同行，其中是有原故的，葉姑娘之所以不能抽身，也因爲趕緊修葺歡喜橋別院，方姑娘可明白了嗎？」

「放誕夫人」方芍藥道：「十妹心意，難道要我們也回到歡喜橋別院？」

歐陽珊望了望蕭凌，公孫化道：「倘若蕭兄和襄哥不嫌打攪方大姐，葉姑娘，我們一起在歡喜橋別府暢叙，會比任何一處地方作居停方便得多。」

方芍藥點頭道：「可恨深仇未報，重回歡喜橋別院，何以慰各姊妹在九泉之下？」

公孫化雙眉一掀，道：「小弟趕來正爲向這兩醜討回血債！」

說畢，正色盯着魏子平道：「這刻有三個辦法，悉隨你兩人方便，早點了結。」

魏子平給公孫化執着胸口，這時感到胸前一股力量，便有多少氣力不能運行傳達四肢。

「塌鼻淫猿」魏子平，明白來人又是名震江湖的風流三劍之一蕭凌的師弟，卻又不悉公孫化使出的功夫，知道此時絕不能討好，勉强地笑道：「那邊雲大俠尚欠一招，這邊蕭大俠還有一招，此刻又多上公孫大俠，姑勿論辦法有多少個，在下和吳兄不過兩人，倒不若乾脆三位一齊動手，還有兩位美麗的姑娘在旁作證，好教天下英雄得知，邊荒兩名漢子並不畏懼以寡敵衆的啊！」

那邊的「獨目臭驢」吳小隆雖然受傷，但傷得不重，便悄悄地爬了起來，匆匆的走近一衆站着之處，他也知道一個雲夢襄還敵不過。

吳小隆又看着，蕭凌功力雖似漸復，也不要緊，雖加上了個武功深不可測的公孫化，但此時集中全身積聚的毒，作最後放了出來，那就不管魏子平，一齊也化爲烏有了。於是吳小隆悄悄的爬了起來，走到這公孫化的身前，道：「你給魏兄三個辦法，爲甚麼不給我？」

公孫化哈哈大笑道：「好，獨目臭驢，倒也胆子不小，你不要以爲會放屁，就難倒了我們任何一人，我給你一個機會，放屁吧！」

吳小隆成敗在此一舉，當下似是十分滑稽，走開十步，轉過身來，他把身中藏着的毒先運到腸裏，之後猛一彎腰，然後豎起屁股，向着雲夢襄等，再把氣力運行。

吳小隆這一個屁，本是有個名堂的，乃是「日月無光」，不但有聲有色，而且有如烏烟瘴氣，但公孫化此行之來，早已有備，便即說道：「塌鼻淫猿，你不自擇死道，現已無選擇餘地了……」

魏子平正要說話，不料公孫化已驟伸手，把他揪起，運起神功，把魏子平整個人提了起來，向着吳小隆翹起的屁股擲去。

公孫化勁道之猛，魏子平人到之處，恰好正是「獨目臭驢」打出一响「日月無光」的大屁來，不過魏子平身體壓着了吳小隆，因此雖然霹靂一聲，天崩地裂般的大响，魏子平首當其衝，肚皮也炸了開來，正這時候公孫化急道：「我們也要趕回去歡喜橋別府，免得葉姑娘罣念了！」公孫化說罷，一面掏出用白絲幼絹手帕包着的「萬香解毒粉」來，左手一揚，抖開解毒粉末，接着右手運勁一推，立見那幼如塵埃的粉末，築成一道屏障，刹時四方嗅到異香撲鼻，但雲夢襄，蕭凌，歐陽珊與方芍藥離開六詔，回頭一望，卻見遍山滿佈黑氣，直冲霄漢。公孫化道：「可惜六詔山的草木，經過『獨目臭驢』的毒屁一薰，不知何年何日，才會長出野草閒花來？」

三俠兩美，回到歡喜橋別院，「放誕夫人」方芍藥把事情經過，說給葉白知道。

葉白也在欣慶之餘，也不覺感慨無限，既哀悼姊妹八人，長此不見，也爲六詔汚染毒氛，惋惜不置呢。　（續完）

不歸河

朱羽

屍沉水底逝　血漂江面紅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彭祖康依錢三爺約往提皮箱，詎知進入錢三爺房中，驚覺錢三爺遭人刺殺，兇刀竟是彭祖康的佩刀，彭祖康在屍身上拔出短刀正想退走，宋廷飛已率四名大漢撲攔住了他，認定他是殺錢三爺兇手，而覃秀姑與娃娃突出現，証明彭祖康並非謀財刧殺，又反問宋廷飛怎會及時來到，宋廷飛解釋誠屬湊巧，正爭論間，彭祖康突覺船身正在緩緩移動，而唐貴臣也已率衆持械到來，指脅衆人給他手下搜身，但對覃秀姑似不敢動粗，只婉勸她返回艙房，覃秀姑答允後冷聲說不願觀看盜刧的鬼把戲——

唐貴臣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但是很快地，他又奸詐地笑了：「嘿嘿！覃姑娘生了一張利嘴，說起話來眞是教人受不了。我好像該提醒妳一下，如果妳還指望我替妳找那個人，妳就不該妨碍我的事。」

覃秀姑一雙柳眉突然聳了起來，唐貴臣的話似乎觸動了她的靈機，微一沉吟，才緩緩說道：「唐貴臣！你不說我倒忘了，你曾經答應我，到了興隆場之後……」

唐貴臣截住她的話道：「放心！我說了算。」

覃秀姑搖搖頭，說道：「我看靠不住，你改變了計劃，提前作買賣，那麼，在得手之後，你立刻就要離船，所以你根本不可能到興隆場去。」

「我會去……」

「唐貴臣！你少來這一套。」說到這裏，覃秀姑的粉面一昂，惡狠狠地說道：「如果你要提前作買賣，我們的約定就毀了。」

「那又怎麼樣呢？」唐貴臣面上已經沒有絲毫笑意，顯然，他已不在乎與覃秀姑爲敵。

「走着瞧！」覃秀姑用力地說出這三個字，然後向娃娃一擺手。「娃娃，我們到艙底下去。」

唐貴臣迅速地向金浩打了一個眼色，而後者又向他的手下打了一聲招呼，立刻有好幾支槍將她們二人圍住了。

彭祖康一直是在冷眼旁觀，現在，他開腔了：「唐老大！你懂得怎樣打家刼舍，而我卻懂得水，了解船。你輕率地解了纜，現在船在順水漂，大概不出半個鐘頭，船就要擱在河心中間的砂洲上。所以說，你有什麼貴幹，應該快些抖出來了。」

「好！舵把子！」唐貴臣陰沉沉地笑道：「咱們既然亮了槍，這宗買賣是非幹不可的了。你殺了三爺，揹上命案，少不得要亡命江湖，日後說不定還有用得着兄弟我的地方。交情放長點，我說一你就應一，我說二你就應二，絕不會錯。」

「好！我在聽。」彭祖康表現得非常馴服，臉上連一絲悻悻之色也沒有。

「幹棒老二的爲的是財，這點大家都明白。」唐貴臣伸手往地上那口箱子一指：「第一，我要錢三爺那口箱子。」

「不行！」宋廷飛猛吼一聲。

金浩衝過去，右拳猛揮，宋廷飛被打得踉蹌後退，嘴角淌血。他憤怒地想要前撲，卻被彭祖康嚴厲的眼光制止住了。

金浩意猶未盡地將拳頭伸在宋廷飛的鼻子前，冷笑道：「聞聞這是什麼味道，你最好少擺你那管事大爺的架子，不然有你苦頭吃。」

「唐老大！」彭祖康滿面含笑地道：

「你這位朋友好像存心要殺鷄儆猴，沒話說，你們亮了槍，我們不聽也不行。不過，我要提醒你一點，三爺被殺了，誰要刼走他的財物，他就要揹上謀財害命的罪名，難道你願意揹這口黑鍋？」

唐貴臣倒是楞了一下，眼光也不由自主地向錢三爺的屍體瞟了一下。然後，緩緩走到彭祖康面前，悄聲道：「彭兄！我眞有點摸不透你，照說，你應該不會作這種傻事……」

「唐兄！你以爲三爺是我殺的？」

「難道不是？那麼，你爲何拿着殺人的刀？……」一提到刀，唐貴臣不禁機警地退後了一步。

那把刀從彭祖康進到這間艙房之後就一直握在他手裏，連他自己似乎都忘記了那把刀的存在。現在，他看到唐貴臣機警地後退，才發覺自己放過了一個也許可以扭轉頹勢的機會。

他一揮手，那把刀飛走了，不偏不倚地嵌插在艙房門的門框上。然後走到唐貴臣面前，低聲道：「唐老大！想請你幫一個忙。」

「客氣！」唐貴臣有一些感到意外，也同時感到驕傲。

「幫忙我查出殺害三爺的兇手。」

「舵把子！」唐貴臣自嘲地聳聳肩頭。「我是一個棒老二，一亮槍，就成了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在船上可不能久留啊！」

「只要你願意，你可以一直在船上就擱下去。」

「哦！想不到你會誇下這樣的海口，現在先不談我是否會答應，也不談我是否眞能幫上你的忙。我們先談談，我這樣作，有什麼交換條件。」

「你方才說過了，你要錢三爺那口箱子。」

「不錯。但是我說那是第一……」

「第二呢？」

「想跟你要點東西。」

「錢財是身外之物……」

「舵把子！別說得那樣輕鬆，我敢跟你打賭，如果我說出來向你要什麼，你一定不會答應。」

「你說說看吧！」

唐貴臣將嘴吧湊到彭祖康的耳根子，悄聲道：「我要彭兄將薛五託你帶到興隆場去的那個小盒子拿出來……」

彭祖康的動作實在太快，事先根本沒有任何跡象，也許是因爲唐貴臣提到了薛五那隻盒子，所以他才非動手不可。

距離是那麼近，而彭祖康的擒拿之術又非常精深，在唐貴臣還沒有來得及大吃一驚之前，他已完全被彭祖康控制住了。

幾乎同時，娃娃也展開了行動，她以矯捷的身手控制了金浩。

覃秀姑始終沒有動，她還是那樣懶散地靠在門框上，似乎這裏壓根兒就沒有發生過什麼事，即使發生過什麼也與她無關。其實，只要稍微注意她一下，就不難發覺，她正以惡狠狠的眼光瞪視着娃娃。

唐貴臣帶來了不少人，每個人手裏都有槍，但是他們手中的槍這時却變成了啞吧，因爲他們的大哥，二哥此刻成了對方的盾牌，槍一响，一定是他們先掛紅。

彭祖康一手將唐貴臣的右臂扭曲到背後，另一臂勾勒住對方的頸子，使對方絲毫不能動彈，此刻，稍稍放鬆了左臂，冷聲道：「唐老大，想活命就教你的弟兄夥丟下槍。」

唐貴臣雖然落入別人的掌握之中，却絲毫沒有懼色，獰笑連連地道：「舵把子！你的身手的確了得，可惜你那對燈籠掛得不高，你將姓唐的看扁了。」

彭祖康沉聲道：「姓唐的！我懶得跟你說閒話，你立刻教你的弟兄夥丟槍，要不然我就扭斷你的頸頸子。」

唐貴臣竟然一句話也不答腔，將眼睛也閉上了。

那邊，被娃娃控制住的金浩突然大聲吼道：「姓彭的！你跟老子聽清楚，若是傷了我們唐老大一根汗毛，那我們就會全船同歸於盡。」

「同歸於盡？」彭祖康不禁暗暗吃了一驚。「這話是什麼意思？」

唐貴臣冷冷地搭上了腔：「我們早就在舵房裏安上了一大包炸藥，足可以將這條船炸個粉碎，有個弟兄隨時可以點火。若是……」

彭祖康猛力將對方頸子一勒，怒吼道：「你少嚇唬人！」

覃秀姑總算開口說話了：「舵把子！看樣子，姓唐的倒不是空口說白話，這是他的老手法。作棒老二的啥也沒有，只有一條命。同歸於盡是他們的看家本領，拿手好戲。」

唐貴臣又接道：「舵把子！被覃家姑娘一說，我姓唐的好像不值半分錢。不過，她倒是說的老實話，棒老二無家無業，無名無聲，只有一條命，絕不能讓別人逮活的。」

彭祖康的態度逐漸冷靜下來，緩緩道：「覃姑娘！妳該不會幫忙唐貴臣吧？」

覃秀姑愛理不理地道：「那個的閒事我也不管。既不會幫他，也不會幫你。」

那種不關痛癢的語氣委實教人冒火，彭祖康不由得將語氣一沉：「有一件事妳却要弄清楚，妳在船上，船被炸得粉碎，妳也是死路一條。」

「我比你更清楚。」覃秀姑的態度還是那樣蠻不在乎。

「那麼，妳最少該爲全船的人作一件事。」彭祖康說到這裏，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盡量以平穩的語氣說下去：「請妳到舵房去一趟，看看姓唐的是不是在吹牛，說大話。」

「不！」唐貴臣大聲嘶吼道：「她不能去。」

彭祖康沉聲問道：「爲什麼？是怕她拆穿你的西洋鏡？」

唐貴臣道：「最好請你們的宋管事去看爲了不生誤會，要由我的弟兄跟着。」

「對！我去。」宋廷飛很快地接上了腔。「舵把子！這種關係全船生命財產的事，千萬馬虎不得。」

由宋廷飛去察看，顯然比覃秀姑更値得信賴。於是，彭祖康點點頭，道：「好！你去看看。」

很快的，宋廷飛被一個手執短槍的大漢押着離開了艙房。

「唐老大！」彭祖康將勾勒在唐貴臣

頸子上的手臂放鬆了一下。「我想請問一句，幹你們這一行，到底講不講義氣？」

「那看對什麼人，對道上的朋友自然講義氣，對外人，如果也講義氣，那豈不是自找死路。」

彭祖康心平氣和地道：「唐老大！我並不要求你對我講義氣，想一想，船上有多少無辜的人，一旦炸藥引發，他們都將喪失生命。你這種作法，豈不是被天下人恥笑？」

「責任在你。」

「在我？」

「不錯。因你不肯交出那個盒子。」

「這就是你這次上船的目標？」

「不！」儘管唐貴臣的頸子被彭祖康的鐵臂緊緊勾勒住，他的腦袋仍是用力的擺動了一下。「原來的目標是船上的客貨，現在因爲情勢改觀，我也只得修改我的計劃，乘客方面我觀察過了，洗不出多少油水，至於船上的貨，在這個地方動手，我沒有辦法運走。所以……」

「你原先打算在何處動手的？」

「過了興隆場之後。」

「爲何提前呢？」

唐貴臣道：「我方才就說過了，因爲情勢改觀了。」

「何妨說得更明白一點。」

「好！錢三爺被殺，這證明還有別人在打這條船的歪主意，我不能不先下手，而且，根據我的看法，這條船最多也只能開到興隆場。」

「唐老大！你該好生打打算盤，一隻箱子，一隻盒子，說不定還不够你這次勞師動衆的本錢，莫非這裏頭裝的都是金珠翠玉？」

唐貴臣冷笑道：「這口箱子裏裝的是什麼東西，舵把子還不清楚嗎？」

「也許知道，但價錢並不多，那隻盒子……」

宋廷飛氣喘吁吁地跑了進來，他結結巴巴地道：「舵把子！千眞……萬確……舵房裏有一大包炸藥！……不知道啥時間放……放進去的……」

彭祖康以眼光制止宋廷飛說下去，手臂一緊，厲聲道：「唐老大！現在時間不多，你識黑道，我明水路，這條船馬上就要『上山』了！……你如果懸崖勒馬，我們可以商量，要不然……」

「怎麼樣？」唐貴臣態度冷靜得很。

「我先殺了你。」

「後果……」

「你所說的後果就是炸船是不是？」彭祖康的眼光緩緩向那一羣土匪掃過去。「唐老大！你聽清楚，你那羣兄弟夥都還年輕，未來的日子還長得很，若是你死了之後，他們未必就會蠻幹。」

唐貴臣竟然放聲大笑起來。

彭祖康怒叱道：「你笑什麼？」

「我笑你心機白費，我笑你對我那羣兄弟夥看得不够透澈。他們的心中沒有老天，沒有皇帝老子，沒有父母，沒有妻兒，只有我唐貴臣……」

金浩接道：「唐老大說得不錯，我們只聽他的，他死了，我們還是聽他的。」

棒老二這一行摸的是黑路，走的是詭途，外來的險阻和打擊眞是多之又多，唯有他們自己上下一心，才能生存下去。關於這一點，彭祖康早就聽說了，是以他並不表示吃驚，而且他根本就沒有和唐貴臣妥協的打算，他之所以和唐貴臣說東道西地打商量，無非是藉故拖延時間。

拖延時間幹啥？答案有兩個字——等待。

等啥子？等覃秀姑轉變她的立場。彭祖康深信，只要她一表明立場要與唐貴臣爲敵，唐貴臣的氣勢就會軟弱下去。他說不出理由，但他堅信其結果必然如此，因爲他已體察到這種微妙的情勢。

覃秀姑的身子仍是靠在門框上，但她的嘴却動了，說話的聲音很輕很輕：「唐貴臣！你方才說，這條船最多只能開到興隆場，以我看，它連興隆場都到不了，因爲它馬上就要擱上河中間的沙洲了。」

唐貴臣很輕鬆地笑道：「所以說，你該勸勸舵把子，若是這條船到不了興隆場，對妳的影响就太大了。」

「不錯。」覃秀姑點了點頭。「若是耽誤了我的行程，我是不答應的。不過，我要勸的不是舵把子，而是要勸勸你。」

「勸我？」

「是的。勸你先讓舵把子去控制住這條船，不要再順水漂。」

唐貴臣冷聲道：「覃姑娘！妳看看清楚，我並沒有勒住舵把子的頸頸子，而是他……」

「我不是瞎子。」覃秀姑很快地將話頭接了過去。「不過，你在無形中將他的頸子揑得更緊，使得他氣都喘不過來。」

唐貴臣微微一楞，然後沉聲道：「好！妳的態度終於擺出來了，不過我姓唐的不在乎。聽清楚：多妳這樣一個敵人我不在乎。」

「唐貴臣！」覃秀姑心平氣和地道：「現在我們不談友敵，不談恩怨，不談買賣，只談船。炸藥在舵房裏，引綫在你一個兄弟的手上，點燃引綫的火柴也在他手上，你沒有什麼可怕的。先讓舵把子去穩住船，一切慢慢再談。怎麼樣？」

「好！」唐貴臣竟然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接受。」

「對不住！」彭祖康開了腔：「我不接受。」

覃秀姑的目光，向彭祖康投射過來，目光中有明顯的，非常惡毒的光芒。她悻悻然說道：「你不接受？你竟然不管你的船？」

彭祖康避過她那種令人望之心悸的目光，清晰地道：「如果答應我一個條件，我會接受。」

覃秀姑疾聲問道：「什麼條件？」

「先除去舵房裏的炸藥。」彭祖康說得很輕鬆；就好像趕走一隻停留在他頭上的蒼蠅。

「辦不到。」金浩吼了起來。

「辦不到。」唐貴臣接着道：「的確辦不到。那包炸藥是我們活命的本錢。」

「那就棉花店失火——免談（彈）。」彭祖康也吼了起來。

覃秀姑的聲音仍是和先前一樣平靜：「舵把子！你聽我說，你第一步先要控住船，我要到興隆場，你也要到興隆場，還有許多人要到達他們想去的地方，如果船

擱上了河中間的砂洲，那才眞成了棉花店失火——免談啦！舵把子！你可得想想清楚。」

「還是那句話。」彭祖康的語氣冷冰冰，硬繃繃：「先除去舵房裏那包炸藥，否則一切免談。」

「你是說，任何後果你都不管？」覃秀姑的嗓門沒有變，臉色却已開始變了。

「我不明白妳這句話的意思。」彭祖康索性別過了頭；他曾經企盼覃秀姑有所轉變，他並不喜歡她這種態度。

「聽清楚，舵把子，」覃秀姑的聲音突變，變得冷峻異常：「我必須儘快趕到興隆場去，所以你這條鬼船對我非常重要，否則我才懶得管它是不是會擱上河中間的砂洲。現在我說最後一遍：立刻去將船控制住，任何問題都留待以後再談。」

這種命令的語氣更令彭祖康冒火了，他冷笑道：「我憑什麼要聽你的？嗯？」

覃秀姑猛的轉過頭，沉聲叫道：「娃娃！」

娃娃那張蘋菓臉早就變成白色了，她自然深深了解覃秀姑的脾氣，也早就嗅到了「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是以回應的聲音不禁有些顫抖：「秀姊！什……什麼事？」

「放開金浩！」娃娃的反應稍見猶疑，覃秀姑又立刻厲聲補了一句：「我教你放開金浩！」

娃娃望着彭祖康，那是一種企求的目光；也是一種抱歉的目光。她希望對方在這一瞬間轉變態度。然而她所看到的却是一張强硬無比的面孔，一對咄咄逼人的眼光，一種毫不屈服的神情。

她的雙手軟弱地鬆開，被制服的金浩終於恢復了自由。

覃秀姑依舊靠在門框上，她方才那種憤怒的聲音此刻又平靜下來，緩緩道：「舵把子！別以為我會幫你拚命，我才沒有那種閒工夫，唐貴臣在你手裏，那是你唯一控制的東西，你可以勒斷他的頸子，但他還有好多兄弟在，你仍然無法使你的船不遭洗刼。」

「小彭！」宋廷飛開口了：「覃姑娘的話也有道理，先控住船……」

彭祖康倔强地道：「少囉嗦！我是舵把子，我要完完全全地控制這條船，別人在舵房裏按了炸藥，用來威脅我，教我向東就向東；教我向西就向西，那我算是什麼？」

「娃娃！」覃秀姑向她揮揮手。「去找船伕，無論如何先要把船控制住。我不相信這條船上，除了舵把子之外，再沒有別人會駕船。娃娃！記住我的話，如果船伕不肯合作，就給他們一刀。」

「是！」娃娃服服貼貼地走了出去。

彭祖康眞是氣得要吐血，他丟棄手裏那柄短刀的時候就曾打下了伏筆，故意將短刀插在門框上，如果覃秀姑用得着，一伸手就可以拿到。以他們三人之力，制服面前這幾個土匪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不錯，覃秀姑和唐貴臣有約，但她方才已經丟了話出來，若是唐貴臣提前作案，她就毀約；而且，彭祖康總有那麼一份信念——若是在最緊要的關頭，覃秀姑是會站在他這一邊的。不幸，他的估計錯誤了。

現在，他又將腦筋動到唐貴臣的身上，他悄聲道：「唐老大，你平心說一句話，是她好對付？還是我好對付？」

唐貴臣對這個問題竟然想了很久才回答：「你們兩個都不好對付。」

「那麼，我再問你一個問題——如果你必須在我們兩人之中選一個作朋友，你要選誰？」

「選你。」唐貴臣這次回答得毫不猶豫。

「那就對了，現在還來得及。我可以明白告訴你，混上錢三爺的船，錢財不是我的目的。只要你肯先派人除去舵房的炸藥，一切好商量。」

「這是辦不到的事，」唐貴臣的語氣很强硬。「那是我們這一羣人，活命的保障……」

這時，彭祖康突然看見一個人在艙門口閃了一下；那個人頭上包着布，正是傍晚遭刼被人擊傷了頭部的林慶山。彭祖康腦海裏立刻閃過了一道靈光，他疾聲截住了唐貴臣的話頭，說道：「唐老大！我放路給你，你不走，到時候，莫怪我心狠手辣。」

唐貴臣冷笑道：「舵把子！你最大的狠處是勒斷我的頸子。不過你也該考慮後果，我的弟兄夥是饒不了你的。」

「唐老大！」彭祖康的嗓門提得很高：「你以為我只有一個人？就憑我一個人也敢上錢三爺這條船？告訴你，這條船上少說也有十多個弟兄夥，只怕，他們一旦露面，你連跟我談和的機會也沒有了。」

他一直認為林慶山不是一個平凡的人，這時會在艙房門口露面，更證明了他的判斷不錯；他如此說，無非是向林慶山求援。

然而令他沮喪的却是毫無動靜。也許他的估計不錯，但是，林慶山是否會動却大有問題；因為一動就要控制全局，若無絕對把握，像他那種老手，是不會輕舉妄動的。

「哈哈……」唐貴臣不禁放聲大笑起來，「舵把子！你的招招用得眞是不少，這一招却用得太不妙了，你也不怕傳揚出去被人笑？……」

彭祖康被奚落得臉上紅一陣，鋼牙緊咬，一緊手臂，將唐貴臣沒有說完的話勒了回去。

須臾，娃娃回來了。

「怎麼樣？」覃秀姑疾聲發問。

「船已經控制住了，正在向岸邊靠，只是……」娃娃說到一半突然停住。向在場的人掃了一眼，然後附在覃秀姑的耳邊低語一陣。

覃秀姑的神色突然一變，顯然是聽到了驚人的消息。

在場的人幾乎都是察言觀色的能手，像覃秀姑這種肩膊頭上能跑馬的人，若非發生了天崩地坍的事，她會驟然變色麼？

金浩一步挨了過去，疾聲道：「二位！船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覃秀姑冷峻的目光向全場掃了一眼，緩緩說道：「金老二，發生了什麼事只怕你想不到，船上出現了一股來歷不明的人，已經將你們的弟兄夥全部制服了，那邊的頭頭教娃娃傳話，要你們繳械，免得流血……」

她這邊話還沒有說完，金浩已機警地展開了行動，他手臂一揮，發出暗示，那四個執槍的大漢，立刻轉動身子，槍口對外……

砰砰砰砰！四響槍聲，同時响起一陣呼痛之聲。那四個大漢手中的槍都落下了地，而每個人的右腕也都見了紅，這種快速無比，準而又狠的槍法，非但令羣匪亡魂喪胆，就是彭祖康和覃秀姑也都不禁瞠目結舌，暗暗吸了一口長氣。

發槍的人緩緩在艙門口出現了，別人倒還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然而彭祖康却是萬分驚異的。因為那人並非他想像和期待的林慶山。

那人面上蒙着一條黑巾，只露出了兩隻烱烱有神的眼睛。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發覺事態是愈來愈不妙了。對方顯然不是什麼正大光明的來路，否則，絕沒有隱藏本來面目的必要。

緊跟着，又出現了兩個人，他們也都是黑巾蒙面。快速地閃進艙房，檢起地上的槍，然後疾快地退出。

領頭的人站在艙房門口，沒有說一句話，只是以那兩道銳利的目光將每個人都打量了一番，然後揮起一脚，將艙房門踢了過來。

覃秀姑是一直站在門邊的，這時一抬手將艙房門抵住，冷冷道：「怎麼了？難道要將我們統統關在這間艙房裏？就算我們是犯人好了，也得分個男女啊！」

那人還是沒有說話，只是向覃秀姑和娃娃指了一指，然後向外招招手，示意她們二人出去。

覃秀姑左手仍然抵住門，右手抬起撫弄着額前散髮，當她將頭髮向後撫梳時，她的手和門框上那把刀幾乎不到一寸的距離。

彭祖康發覺了覃秀姑的企圖，心頭不禁大驚。這種作法的勇氣，是令人欽佩的，然而，成功的機會却很少。他連忙鬆開了唐貴臣，大步走了過去，朗聲道：「在下是船上的舵把子彭祖康，有何見教，請明示。」

那人沒有說話，只是向他招招手。

彭祖康又向前跨了一步。

那人還是沒有說話，又招手向彭祖康身後一指。彭祖康不自禁地回頭一看。那人右手倏揚，槍柄惡狠狠地敲在彭祖康的腦上。

在彭祖康還沒有倒地躺平之前，他就喪失了知覺。

船在航行，這是彭祖康復甦之後的第一個感覺；他竟然忘了自己後腦處的傷勢，忘記了身邊的敵人，首先想到船，這證明他實是承繼了他先人的血統，是個不折不扣的水客。

他的第二個感覺是發覺自己並沒有昏迷多久，船在夜航。這使他大吃一驚，連忙翻身坐起，然而，却又被一隻柔軟的手掌將他推倒。

現在，他是完全復甦了，除了後腦處還隱隱作痛之外，顯然沒有任何不適。他是躺在他自己的床上，床邊坐的是娃娃，艙房門是緊緊關着的。

「躺着，莫亂動。」娃娃的語氣非常柔和，然而目光却是嚴厲的，這使得彭祖康不得不遵從。

「船……？」

「在航行，聽說，要盡快趕到興隆場去。」

「誰在掌舵？難道他們瘋了？不歸河夜晚那裏能够行船？」

「這個世界上的瘋子很多，莫要太吃驚，」娃娃的右手輕輕地按在彭祖康的肩頭上，那隻手竟然有非常大的撫慰作用。「你可知道在你昏迷之後船上發生了多少令人意外的事情？」

「哦？出了些什麼事？」

「唐貴臣死了……」

「他死了！誰是殺人者？」

「就是那個用槍柄敲昏你的人。」娃娃的語氣很平靜，似乎死亡並不會為她帶來太大的震驚。「金浩也死了。他們的屍體都被拋下了不歸河。他們的弟兄夥，都被鐵鍊子鎖上了。我們現在也是被人囚禁之中。」

彭祖康沒有說話，目光中，浮現了驚疑。

「我知道，你一定在奇怪。」娃娃又接着說道：「他們為什麼要將我和你囚在一起，是我請求的，因為你的後腦在流血，需要有人照顧你的傷勢。」

「妳的秀姊呢？」

「命運跟我們完全一樣。」

「那些人到底是什麼來路？」

「誰知道？」這似乎不是她所關心的問題。她輕輕托起彭祖康的頭，將枕在他腦下的枕頭弄高了一點。「這樣是不是舒服一些？」

彭祖康完全沒有去注意她的問題，抬手向門口指了一指，輕聲問道：「門鎖上了？」

「嗯！」

「有人看守？」

「大概有，剛才還在門口走來走去。」她那柔軟的手掌按在他的前額上，悄聲說道：「什麼都不要去想，你該好生睡一覺。」

「娃娃！」彭祖康拉起了她的手。「我們不能坐以待斃，一定要想辦法……」

「我看你還是安安靜靜地養傷吧，莫動這些歪腦筋。」娃娃的語氣非常冷淡。

「娃娃！」彭祖康詫異地道：「這不像妳說話的口氣，怎麼了？」

「照我看，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就這麼等着？」

「是的。」娃娃緩緩地點着頭。「靜靜地等。」

「等死？」

「等待變化。」

「不會有任何變化。」彭祖康語氣急促地道：「唯一的變化是那位哥子突然覺得留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於是他匆匆趕來對準我們心窩放一槍，然後將我們陳屍河底……」

「舵把子，」娃娃在聆聽這番足以令人驚心動魄的話之後，反而笑了，笑得非常嫵媚。「莫說這些話嚇人啦！我們為啥不談點別的？……比如說，根據你的看法，這一條船，是否有可能在不歸河中作安全夜航？」

「不可能。」彭祖康說得斬釘截鐵。

「你昏迷了四，五個鐘頭，這條船也就航行了那麼久，你不覺得船行很穩嗎？這證明那個人比你更識水性，更懂得駕船。面對一個勝過你的對手，除了等待之外，你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彭祖康想吼，想叫，想駁斥娃娃的說法，但他剛一張嘴就忍住了。他突然發覺自己目前最需要的還是冷靜。

艙房門突然打開，兩個蒙面大漢出現在門口，手裏拿着槍，看他們握槍的姿勢，就知道他們的態度是萬分謹愼的。

「舵把子！請出來。」內中一個說了話。

娃娃向彭祖康作了一個眼色，回轉身子將床上的彭祖康擋住，冷冷道：「舵把子的傷勢不輕，不宜走動，有什麼事？」

那兩個大漢沒有說話，却向身旁投射出請示的目光。

想必他們的頭兒就站在附近，果然，那兩個大漢左右一讓，另一個人出面了，就是先前發號施令的那一個，自然，蒙在他臉上的那條黑巾還是沒有拿下來。

他向其中一個大漢揮揮手，那個大漢立刻開口說道：「舵把子！現在要請教你幾個問題，請你據實答覆。這很重要，眞實的話愈多，你活命的機會就愈大。第一，你知不知道錢三爺那口箱子裏放的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

「連箱子裏是什麼東西都不知道，怎可答應替人家保管？」

「因爲錢三爺是老闆，老闆的話怎能不聽？」

「薛五曾經交給你一個小盒子，對不對？」

彭祖康沒有回答，緩緩坐了起來，慢條斯理地道：「這個問題使我無從選擇，因爲有關薛五的事我不能提起半個字，否則，我只有等待死亡那一條路。能不能問點容易回答的問題？」

「不回答我們的問題，你也只有等待死亡。」

彭祖康知道這是個生死關頭，像唐貴臣這種人，他們都敢殺之棄之河中，毫不畏懼唐的死黨將來報仇雪恨，殺他這種無幫無派，單行獨走的人自然更不會有絲毫猶豫。不過，他也將情況看得很清楚，對方爲何到現在還留着他的性命，主要是要挖掘他心中隱藏的秘密。也就是說，問題回答得愈快，愈眞實，也就格外加速了他的死亡。

想到這裏，他竟然重新躺下，而且還閉上了眼睛。

「舵把子！你是在閉目等死麼？」

「我在想一個問題。」彭祖康閉着眼睛回答。

「什麼問題？」

「站在我面前問東問西的人到底是什麼字號。」

「這並不重要……」

「很重要。」彭祖康一翻身坐了起來。「我已經想過了，如要我一字不假地吐露你們想要知道的秘密，也要答應我一件事——讓我知道你們的頭兒是誰。」

那回話的大漢不禁回轉頭去望着那個發號施令的人，後者極不着痕跡地輕輕一頷首，又微微向娃娃一擺頭。

那大漢立刻向娃娃一擺手，說道：「請！」

從娃娃的眼神中不難看出她是絕對不想離開彭祖康，然而情勢所逼，她又非走不可。她凝視彭祖康很久，才輕輕說了一聲：「保重。」

那大漢和娃娃走了出去，艙房門砰地地一聲關上了。現在，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

「舵把子！」蒙面人終於開口了。聲音低沉而濁重，顯然還在故意歪曲他的嗓門說話。「你剛才說的話算數嗎？」

「算數。」

「好！」他只簡畧地回答了一個字，就扯落了蒙在臉上的黑色面巾。

那是一張慘白的臉！……這張臉子雖是陌生的，對彭祖康却是印象非常深刻，因爲楊家老二曾仔細地形容過這張面孔，……彭祖康突然發覺自己的腦子太不管用……誰能够一擧制服唐貴臣那幫棒老二？誰那麼有種胆敢將一個棒老二的「頭頭」幹掉？又是誰爲了急急趕回興隆場，而冒險夜航？……他早就該猜到這幫人的來路了。

「亮個萬兒怎麼樣？」彭祖康的語氣平靜，態度鎭定。鬥狠，對方身上有槍，鬥力，對方人多勢衆，要想挽轉頽勢，佔據上風，唯有鬥智，冷靜是鬥智者第一個必須具備的條件。

「姓蔡，名勝龍……」

「哦！」彭祖康故作驚喜之色。「原來是興隆場蔡大爺的少爺，算起來我們兩還是世交……」

「舵把子！」蔡勝龍那張慘白慘白的臉上毫無表情，語氣也非常冷漠：「我亮了萬兒，你現在該履行諾言了。」

「可否容許我先請教一個問題？」

「問。」

「你爲啥要殺唐貴臣？」

「因爲他在雙龍灘曾經向我許下一個諾言，而他事後，並沒有守信，所以他該死。」

「哦……」

蔡勝龍道：「現在，該繼續我們的一問一答了，剛才我們問到薛五交給你的那個小盒子！……」

「蔡兄是不是想要聽眞實的話？」

「當然。」

「那麼，我的回答並不能令蔡兄滿意——我從來就沒有見過薛五這個人。」彭祖康暗中作了決定，無論如何都不能透露薛五所托的事。並非他對薛五忠心耿耿，也不是畏懼薛五的報復。而是他心中有一種感覺——關於那隻盒子的事，也許一時可以作爲他的護身符。

蔡勝龍沉聲道：「舵把子！我一向不喜歡拖泥帶水，所以問的問題，從來不會重複，你也沒有第二次回答的機會……呃！你在侯四爺那裏學過拳，在趙駝子那裏學過槍，然後混到錢三爺的船上來，目的何在？」

「混生活，混世面。」彭祖康已經是決定假話說到底了。

「好！」蔡勝龍點點頭，顯然他並不

完全相信這種答案，而他却接受了。「在你離開雙龍灘之前，就已知道唐貴臣是何許人，爲何還要准許他上船？」

彭祖康道：「這是我太小看了他，我以爲他不可能在船上作買賣。說來慚愧，我在江湖道上的資格太淺，看人的招子眞是差遠啦！」

蔡勝龍似乎對彭祖康的話一絲也不懷疑，又問道：「關於錢三爺的被殺，你打算如何處理？」

「報告保安隊。」

「我不贊成。如果我說等船趕到興隆場之後再作計較，你會不會反對？」

對方竟然用出了打商量的口氣，這使得彭祖康大感意外，他當然明白對方是在暗中弄詭，於是附會着對方的語氣道：「蔡錢兩家本是世交，既然你哥子作這種決定，我自然不會反對。」

「那麼，我向你提出一個要求，好生掌舵，在兩天內將船趕到興隆場。」

彭祖康拍着胸脯，道：「放心！兩天之內一定可以趕到。」

「我知道你哥子有許多地方對我不諒解，」蔡勝龍那張慘白的臉上竟然出現了笑容。「其實那都是誤會，現在一時也說不清楚，到了興隆場之後，我們再好生聊上一聊。」

彭祖康故意皺了皺眉頭，感喟地道：「若說你我之間會發生磨擦，那實在是不應該的。先父在世的時候跟令尊非常友好，而且先父還是在尊府上過世的。尊府在料理後事方面費了不少心……」

「這些都不必說啦！」蔡勝龍揮了揮手，親熱地將一隻手搭在彭祖康的肩頭上。「這也難怪你對我起疑心，有許多事情……哎！將來慢慢再談……對了！你跟那兩個女娃子是怎麼認識的？」

「萍水相逢。」

「你可知她兩的來路？」

「畧知一二。」

「對她們可有什麼承諾？」

「沒有。」彭祖康回答得斬釘截鐵。

「那就好，」蔡勝龍好像鬆了一口氣。「那個姓覃的女娃子難纏得很哩！」

「現在你怎樣對付她們？」

「先禮後兵。」

「這是怎麼說法？」

「請她們自愛，在船未到興隆場之前不准走出統艙，若是不聽，就將她們囚禁起來。」

「到了興隆場之後呢？」

「請她們離船。」

彭祖康從對方話中已經聽出蔡勝龍對覃秀姑似有顧忌，這其中必有緣故。於是他想把握這個機會將內中隱情打探出來，故意不屑地道：「我看根本用不着先禮後兵，乾脆就將她們囚禁起來。」

「你捨得？」

「這是什麼話？」

「那個名叫娃娃的不是對你深情款款麼？」

「只怕是黃鼠狼跟雞拜年，沒有安好心眼哩！」彭祖康假話說得非常順口，不過心頭還是有那麼一點歉疚。

蔡勝龍曖昧地笑着，好像是已經識破了彭祖康的言不由衷。接着，他又神色一正，說道：「舵把子！現在就請你到駕駛臺上去吧！有句話，要先說清楚，從此刻起，這條船上所有的人都要聽我發號施令。如有得罪之處，等到了興隆場，再擺酒賠禮。」

「好說！好說！」彭祖康實在感覺假話已說不下去，敷衍了兩句，立刻扭頭就走。

「舵把子！」蔡勝龍却又叫住了他。「錢三爺這口箱子還是你帶去代爲保管吧！莫要辜負了三爺生前的囑托，這件事恕我不插手過問了。」

這臺戲蔡勝龍由白臉唱到紅臉，在他來說，已經是演技高超，頗爲自詡，然而在彭祖康私心中却在暗暗發笑，不過在偸笑之餘，他也萌生了警惕之心，毫無疑問，對方這一着緩兵之計，必有深謀遠慮的打算。

彭祖康也不作多言，默默地提着那口惹禍的皮箱離開了錢三爺的艙房。他先回到自己房裏，將皮箱放在床底下，鎖好了門，這才來到船橋。

掌舵的是一個年老資深的舵工，一見彭祖康就大聲嚷叫起來：「舵把子，格老子淵鑊子嘛，深更半夜行船，害得我全身汗毛林立，手板心都被汗濕透了。」

「你作得很好，」彭祖康撫慰地在對方肩頭上拍了兩下。「船航行得很穩，天已經快亮了，你去休息吧！我來……」

「噯！舵把子！」那老舵工壓低了嗓門問道：「船上好像出了事，對不對？」

「是的。船上出了事，但是不要去過問，就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要幹活兒的時候，埋着頭幹。休息的時候，喝兩杯酒然後蒙頭大睡。記住我的話，同時將我的話告訴弟兄夥。」

「我知道，只是……」

「不要再問我什麼了，你累了一整晚，去休息吧！」彭祖康似乎又想起了什麼事，一把又將那老舵工拉住。「船上來了一幫兇神，你們千萬莫得罪他們。」

「唉！」老舵工沉重地嘆了一口氣，悻悻地道：「三爺也眞怪，船上鬧成這個樣子，他也不出面說兩句話。憑他的金字招牌，不管是那一路的兇神惡煞，也不敢在船上鬧事吧！」

彭祖康扳着面孔道：「不許再說這件事了，去休息吧！」

那老舵工自然不敢再說什麼，悻悻地走了。

天已經麻麻亮，雖然視界不算太明亮，彭祖康却能很清楚地看到了河道。他掌穩舵，修正了航向，準備從狹窄的河床上穿過去。突然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响了起來：「舵把子！你有麻煩了？」

回頭一看，說話的人是林慶山，彭祖康竟然不知道他是何時來到船橋上來的。

彭祖康以冷冷的口氣說道：「船橋上是不許可閑雜人等進來的，你來這裏幹什麼？」

「我很想幫幫你的忙。」

這是一句很露骨的話，顯然一語點到了彭祖康的心坎上，這個年輕小伙子對什麼都不在乎，却對自己的孤立無助而有些胆寒。他的確很需要別人的幫助，尤其需要一個成熟，穩練的人來幫助他。

林慶山該是最理想的人選，然而彭祖康却對他不敢信任，因爲對方的言行跡近詭詐，身份不明。

心中有了警惕，回話也就毫不着邊際了，他冷冷地道：「帮我什麼？是帮我掌舵？還是……？」

「舵把子，」林慶山一步走到彭祖康的身邊，悄聲道：「這不是在茶館裏擺龍門陣，也不是隔山對口——唱山歌。而是有關生死存亡的一場談判，你算要跟我半天雲裏掛口袋——裝瘋（風）。」

「生死存亡？」彭祖康雖然被對方凝重的語氣說得驚心動魄，然而表面上却非常平靜。「你這句話可說對了，我正要將船駛過前面狹窄的水道，一不小心，全船的人都會……」

林慶山很快地截住了他的話：「全船人的生命並不掌握在你的手裏。」

「笑話！我在掌舵，稍一偏差，就會船覆人亡，全船人的生命不是掌握在我的手裏，難道還掌握在別人手裏嗎？」

林慶山道：「不錯，掌握全船生命的正是別人。」

「誰？」

「你明知故問。」

「未必，你最好還是說一說。」

「舵把子！你如果這樣對付我，就未免不够光棍了。」

「不錯，船上來了一個不太友善的客人，但是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不是他。」

「正是他。」

「你認識他？」

「聞其名，而不曾見過其人。」

「他姓什麼？」

「他姓『有酒無』。」

「有酒無……菜（蔡）？你也會講這種切口？」

「我會很多，很多，尤其懂得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如何在危難中去選擇朋友，更是我的看家本領，但願你也有這種本事。」

對方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也是一個稍縱卽逝的機會，非得緊緊地抓住不可。

於是，彭祖康的語氣稍稍緩和下來：「林老先生！我能否請教你的來路？」

「那要由你的高明慧眼去看。」

「你是一個高明的賭徒，跟一個賭徒作朋友太危險，因爲他們隨時在賭博碰運氣，甚至不惜以生命作賭注。」

「我賭博從來不碰運氣。」

「你在未賭之前就已有把握穩赢？」

「是的，而且每一次都是如此。」

「你剛才說，你要帮我的忙？」

「是的。」

「你能爲我作什麼？」

「任何事。」

「有無條件？」

「問得好，人不應該不勞而獲，對不對？」

「那麼，開出你的條件吧！」

林慶山道：「其實，這也不算是條件，只不過是你必須遵守的規矩。三個字——服從我。」

彭祖康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那張臉在晨曦的泛映下，格外顯得朝氣蓬勃，削瘦的面頰顯露了他的深沉，穩練，蕭蕭鬢髮表明了他的智慧，眼角的皺紋則是使人更加去信賴他。

「服從我，」林慶山重覆了那三個字，然後不厭其煩地加以解釋：「這是唯一的條件，也是你這種年輕小娃兒必須要學的規矩。」

「這三個字的另一個解釋該是任由你擺佈，對不對？」

「不對。」

「只是說法不同而已，意義却完全一樣。」

「意義也絕不同；聽我擺佈是迫不得已，服從我則是心悅誠服。」

「你的目的又何在呢？」

林慶山突然將語氣沉了下來：「小娃兒！你問得太多，廢話也說得太多。現在，你什麼也不必說，用點頭或搖頭來表示吧。」

「林老先生！」彭祖康很嚴肅地說道：「這是我必須要問的。古話說：損者三友，益則三友。交一個壞朋友倒是小事，如果錯把敵人當朋友，那就太糟糕了。」

「好吧！」林慶山的聲色又緩和下來。「你這種謹愼的態度倒是値得敬重，我可以簡明地說，你我的目的說不定完全相同，只是……立場不同而已。」

「你的意思是說，我是爲私，你是爲公，而我們所找的是同一個人。」

「我們都是爲公——公理。」林慶山義正辭嚴，而且回答得很有技巧，旣未否認他的身份，也未表明他的身份。

這對彭祖康很重要，他尋覓父親的死因，並不畏懼官府衙門。如果眞如他所料，林慶山是一個辦案的公人，那就大大地有安全感了。

現在，他自然無法逼着對方表明身份，於是下定了決心，點點頭，道：「好！我接受你的帮助。」

林慶山一句話也沒有說，掉頭向外走去。

彭祖康急迫地叫住他：「噯！你難道不問問我，需要你帮我什麼嗎？」

「什麼都不必問，你的處境我淸楚得很……」

「那麼，我該作些什麼呢？」

「你只要作一件事——將船駛到興隆場去。」

彭祖康目送他的背影在梯口處消失，隔不多久，那個畧顯佝僂的身影又在甲板上出現了。

突然，一個腰間插手槍的大漢將他攔住了。

彭祖康聽不見他們在說些什麼，只能在表情上看得出那個大漢很兇，但是經過林慶山三言兩語之後，那個大漢的態度竟然大變，對林慶山恭敬得不得了。

尤其懂得如何在逆境中求生存！……

彭祖康突然想起了林慶山所說的話！他深信這個看上去像是一個賭徒的老者的確有那種本事。

彭祖康的本領也不差，當太陽昇起時，船已安全地駛過狹窄的水道，現在展佈在眼前的又是平靜而又寬敞的河道。

一個大漢跟一個舵工走進了船橋，那大漢和氣地道：「舵把子，蔡少爺請你下去歇一下。」

「舵把子！」那個舵工一個大步走過去接住羅盤。「我來，你也該去吃頓早飯，睡個大覺。」

「我眞是該睡覺了，」彭祖康邊說邊打了一個呵欠。「晌午過後船要過鬼打漩，記住，到時喊醒我。」

「放心！我會交代下去。」

彭祖康跟着那大漢離開船橋，來到三爺那間艙房。

錢三爺的屍首不見了，床上，地下都已收拾乾淨，桌子上擺了小菜，稀飯，還有一瓶瀘州大麯。

蔡勝龍斜歪在床上，從他那更加蒼白的臉色看來他似乎一夜未睡，一見彭祖康進來，立刻翻身而起，笑着道：「辛苦！辛苦！」

彭祖康沒說什麼，也不想說什麼，自顧在桌邊坐下，拿起碗來添了一碗稀飯。

蔡勝龍在他對面落了座，將酒瓶舉了一下，問道：「不喝一杯？」

「不了，」彭祖康顯得無精打彩的樣子。「太累！晌午過後要駕船過鬼打漩，我要好好睡一覺。」

「好！那就不勉强。」

蔡勝龍自顧自地喝酒，彭祖康則低頭吃飯，兩人誰也沒有說話。

等到彭祖康三碗飯下了肚，放下碗，蔡勝龍才開了口：「舵把子，你對船上的客人熟不熟？」

「只認得很少幾個。」

「林慶山呢？」

彭祖康故意想了一下，才回答：「就是那個姓林的賭鬼？」

「嗯！」蔡勝龍點了點頭。「你哥子是這條船上的舵把子，他却是不歸河的舵把子。」

「哦？」彭祖康故作驚色。

「聽說三爺昨天曾和他賭牌九。」

「嗯，輸了一千多大洋！」

「唉！」蔡勝龍喟嘆地道：「連三爺都會有眼不識泰山，何况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啦！」

「聽你的口氣，姓林的好像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是的，他很了不起，不歸河的舵把子，在江湖中很有聲望。對了！他是要到那裏去？」

「這得要問問宋管事……」

「我問過了，說是要去南川，不過……」蔡勝龍突然又將話題停住了，頸子向前一伸，話鋒神出鬼沒地一轉：「舵把子，昨晚我在你後腦殼上敲了一槍柄，你火不火？」

「有啥好火的？」彭祖康聳聳肩頭，在臉上流露出一絲苦笑。「只是痛得厲害倒是眞的。」

「你眞的不記仇？」蔡勝龍的語氣非常認眞。

「噯！蔡兄！」彭祖康索性裝得很豪氣地道：「事情說開了就算啦！還提來幹啥？」

「那麼，我們現在是旣無怨又無仇，完全是心換心，肝換肝，同舟共濟了？」

對於這種逼問，彭祖康是很難以回答的，說出口的話就算承諾，若是異日收回，在他來說是很難辦到的。倘若否定對方的問題，目前雙方將無法相處。幸好對方最後一句話給予他一個啓示，於是附合着說道：「不錯，我們是同舟共濟。」

這倒不是違心之論，他們的確是同在一條船上。

「那就好。」蔡勝龍起身換了一個座位，來到彭祖康的旁邊，悄聲道：「姓林的天亮前摸到駕駛台上跟你囉嗦了好久，說些啥子？」

對於蔡勝龍，彭祖康一直未敢輕估，那張慘白的面孔就十足表明了對方陰森深沉的性格。現在他終於明白了對方所以要與他共同進早餐的原因，不過，他却遲遲沒有開口作答。

情勢很明顯，蔡勝龍對他完全是虛與委蛇，其目的除了要利用他將這艘聯體船安然駛到興隆場之外，說不定還是有意縱放，暗暗在追踪薛五托送的那隻小小錦盒。至於蔡勝龍對林慶山，在言談間表現了他稍有顧忌，也可以說是畧有畏懼，究竟顧忌到什麼程度，就很難作正確的判斷。他回答的每一個字都對林慶山有莫大的影响，甚而影响到他自己的利益，因此他不得不作愼重的考慮了。

「當然，君子不揉人之隱私，」蔡勝龍故作無所謂的姿態。「如果舵把子認爲其中有不便輕洩之處，儘管不要提。」

蔡勝龍在拳脚方面的修爲，彭祖康早已在楊星魁口中聽說過了，對方的足智多謀，也已領教過。在言談應對方面竟然也是歛放自如，犀利非凡，除了大感驚異之外，簡直就使他拙於應付。

「林慶山從不輕易出門，出門必有所圖，所以……」蔡勝龍的語氣很慢，目光一直盯在彭祖康臉上。「……我發覺他在船上後，總覺得有點不安。如果你認爲有必要告訴我的地方最好還是不要瞞我。」

彭祖康沒有忘記他對林慶山的承諾，然而對方並沒有指示他應該如何作。他認爲在應付這種情況的時候有絕對的自主權。於是故意皺了一下眉頭，語氣凝重地道：「他問起了三爺的死。」

「你怎麼回答的？」

「我並沒有隱瞞。」

「你的意思是說，將整個情況源源本本地告訴了他？」

「不！他問：三爺是不是被人暗殺了？我說：有這回事。他又問：兇手是誰？我說：不知……」

「他還問了些什麼？」

「他問：現在是誰在指揮這條船？我說：是我。」

「再沒有別的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他或許能找出誰是殺害三爺的兇手。然後他就離開了船橋。」彭祖康也知道自己不擅長說謊，連忙就此打住。

「聽說他昨天傍晚曾經被刧？」

「有這回事。」

「你對這件事的看法……？」

彭祖康發現蔡勝龍的問題愈問愈深，愈問愈廣，對方可能會無窮盡地提出問題，而他的搪塞之辭却無以爲繼，於是站起來道：「蔡兄！我實在太累了，有什麼話留待晌午之後再談吧！」 （未完）

練武樓隨筆

無師自通的太極氣功

半禪居士文
盧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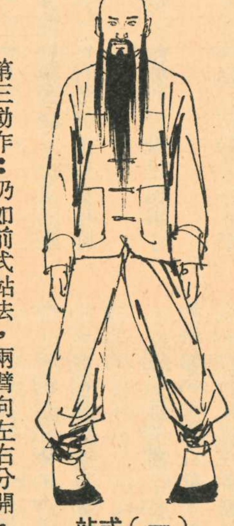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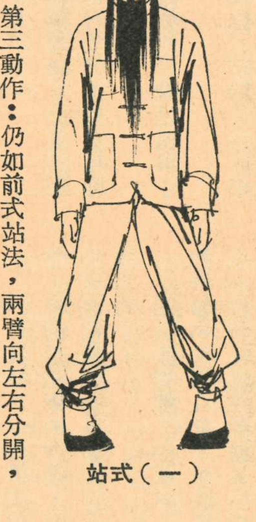
太極氣功對身體是有益無害，而且不會發生弊端或其他副作用，男女老少人人均可練習，簡單易學，效果又快，凡是能够堅定練習恆心的人，都可以獲得强身治病，延年益壽的效果。

居士學習氣功亦有二十多年，原本居士是個身體弱而多病的人，但是經過習練太極氣功，則漸轉弱爲强，現在我把它的主要之重點，作一個簡明的介紹：

氣功的練法

一，站式——預備姿勢：兩足尖相對約五寸距離，兩足跟向左右分開，相距約尺餘，站成八字形，站時足掌用力，足跟不用力，兩膝須要堅直，胸部張開，微向前傾，小腹收起，頭部稍向前低，體重落在兩足之間，思想集中丹田，兩眼微閉，目觀鼻準，耳聞鼻息。

第一動作：如前式站好，兩手下垂，五指並攏，自然地貼於兩腿側，作腹式深呼吸法，鼻進口出，必須做到緩慢，均勻，仔細參詳三個要領，吸氣時舌抵上顎，呼放時舌尖放下，氣沉小腹，一呼一吸爲一次，心中默數十五次（見圖一）。接作第二動作。

站式（一）

第二動作：仍如前式站好，兩臂向前伸平，與肩齊高，齊寬，手心向外，手指並攏朝上，要注意三個要點：

（一）大拇指要扣緊虎口。

（二）口閉住，舌抵上顎不動。

（三）作自然呼吸法，鼻進口出，只須做到緩慢，均勻兩個要領。一呼一吸爲一次，默數十次。（見圖二），改作第三動作。

站式（二）

第三動作：仍如前式站法，兩臂向左右分開，手擧成一字形，手心各向左右兩方，手指並攏朝上，三個要點和呼吸方法均與第二動作相同，仍默數呼吸十次。（見圖三），接作第四動作。

第四動作：仍如前式站法，兩臂向後伸直，手背向上，手心朝下，手指並攏，斜對後方，兩肋夾緊，胸部前傾約三十度，手臂盡力向上提，提時身體要不動，三個要領和呼吸法也與第二動作相同。默數呼吸十五次（見圖四）。

以上所站的內八字形的基本姿勢，自始至終不變，貫注四個動作之中，變動僅在於手，四個動作做完，共呼吸五十次，以後每隔半個月，於第一動作增加三次，第二動作增二次，第三動作增加二次，第四動作增加三次，合計每回增加十次，增至兩個半月後，總計呼吸一百次，暫不再加，每天皆作一百次呼吸，練到三個月後，再根據各人健康情況與及時間分配的可能，酌情增加，不過仍要按照上述進度逐漸增加，以適應運動量之需要，爲使練習者易於明白逐漸增加的進度，擧例如後：

開始時候，第一動作的呼吸十五次，第二動作是十次，第三動作亦是十次，第四動作是十五次。

半個月後：第一動作呼吸是十八次，第二動作是十二次，第三動作是十二次，第四動作是十八次。合計爲六十次，加了十次：一，二，三，四個動作各加的次數量三，二，二，三。

站式（三）

以後每隔半個月，按照這個比例增加，加至一百次後，如再增加，則是：第一動作三十三次，第二動作二十二次，第三動作二十二次，第四動作三十三次。合計一百一十次，以下則可類推。

二，坐式——坐於床上：兩腿伸平，兩膝直挺，兩脚足尖相對靠攏，足跟向左右分開，擺成內八字形，兩手五指伸直並攏，手背朝上，壓在兩腿下面，挺胸縮肚，頭畧向前抵，思想集中丹田，口閉住，舌抵上顎，兩眼微閉，目觀鼻準，耳聞鼻息，作自然呼吸法，鼻進鼻出，氣沉小腹（一呼一吸爲一次），心中默數一百次（如病後體弱，只數五十次也可），以後每半個月，增加十次，逐漸增加一百一十次，一百五十次，一百六十次，至二百次止，可視各人健康情況，自行決定增至多少次數，天冷時要披衣，以防着涼（見圖五）。




站式（四）

三，臥式——仰臥床上，兩腿伸平，兩腿挺直，兩足足跟向左右分開，兩足尖相對約距一尺左右，擺成內八字形，兩手五指伸直並攏，手背朝上，壓在臀部下面，頭部平睡在枕上，肩膀自然放鬆，其餘均與坐式相合，默數呼吸，數一百次，病後體弱，可先從五十次數起增加進度和坐式一樣，不過臥式的練功時間比較稍長一點才有效，故可以增至三百次，是否再行增加，可按本身耐力自行斟酌，天冷時要蓋好被子，防止着涼爲要。

四，行式——兩手反叉背後，左手輕握空拳，以右手掌自然托住，將手背靠於臀部上端，胸肩放鬆，頭部畧爲下垂，緩步行走，眼睛和思想都集中雙脚足尖上，耳聞呼吸聲，呼吸要配合脚步，原則上呼時走數步，吸時亦須走數步，呼與吸的長短要完全平均，「有二步一呼，有二步一吸」亦有「九步一呼，九步一吸」等進度的區別，由少漸多，逐漸增加，採取腹式呼吸法，鼻進口出，宜在空曠地方或樹木衆多地方及田野間的地方進行，每次時間不拘，練功時作爲散步一樣，能走多久，就走多久，既輕鬆，又沒有拘束，一擧兩得，何樂不爲。

五項要求

一，思想要安靜

二，姿勢要正確

三，呼吸要緩慢

四，時間要逐增

五，鍛鍊有恆心

坐式（五）

注意十一事項

一，四種姿勢中，以站式爲主，其餘坐，臥，行等式相輔，其中行式可配合在站，坐，臥各式的練功之後進行，作爲活動身體的一種運動。

二，練功地點須要空氣新鮮，最好植有樹木，花草，環境清靜的地方爲最宜。

三，練功時間最好是在晚上臨睡前，早晨起床

後。各練一次站式，晚上睡前在床上作一次臥式，午睡時作一次坐式。練站式可配合行式，如時間不够，至少亦應在早上起來後練一次站式，或在床上練習坐式和臥式。

四，下雨，降霧，大風時，應改在室中進行練習。

五，感冒，發燒，吐血的人暫勿練功。

六，飯後半小時內不練站式，臥式在稍息片刻仍可以鍛練，行式則隨時隨地可練。

七，剛練過功，不要喝涼水。

八，練功時衣服要穿寬鬆。

九，出了汗，要小心防止着涼。

十，練功時切勿與人談話，如被人話柄打斷練功程序時，必須要從頭練起。

十一，孕婦三個月後，暫勿練功。

練功後的反應

初起練功時，會有如下的反應：（一）四肢酸痛，（二）手心發癢，（三）手臂發抖，（四）胸部與腹發脹。這都是必經的過程，有此現象不必驚慌，多練幾天以後，這些反應自然消失，練功稍久後，又有放屁，打呃，出汗，發熱等反應，這些都是好現象，經過三，四個月以後，每次練功時口津會增多，並有清甜的感覺，練至半年以後，每次練功完畢，可感到全身無比的痛快，如間斷一，二天不鍛練，反而感到不舒服。

練功後的效果

如果是身體衰弱的人，練後可反弱爲强，身體如果本來是健康的話，練後更可使其體力充沛，睡眠舒暢，食慾旺盛，大便暢通，臉色紅潤，抵抗力增强，如能長期鍛練，練至年老時更可以延年益壽，返老還童，在治療疾病方面，一般慢性病和非活動性的病症，多數可以採用此法來治療，舉凡，胃潰瘍，十二指腸出血，胃下垂，便秘，消化不良，腸炎，肺結核，哮喘，氣管炎，神經衰弱，頭痛，失眠，遺精，腎虧，精神不振，未老先衰，腰痛，月經病，子宮炎，不妊症，肝病，風濕，心臟病，癱瘓，高血壓，低血壓，關節炎，脫髮等。練後都可以有令你收到意外的收穫。

本氣功還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不一定要靠人指點或進專門的療養所去進行鍛鍊，因爲它動作少，簡單易學，只須要把握到它的練習方法和注意其中要點及訣竅，便可以自己進行鍛鍊，它也不會練後反或發生意外流弊的壞處，只要有恆心練習，必能有益無損，這眞正是一種無師便能自通的一種氣功，幸勿輕視之。

武林軼事

神秘婦

·神光·

初冬的早晨，陣陣冷風襲人，早起的人都要加衣禦寒，才敢出門。面北背南的白田邨，更受到寒風的威脅，陣陣晨風，吹得門也震顫了。

白宗德這一早出門去，路過積德第的大門口，看到門口一角有個老婦蜷伏着發抖，便好心地走近去，壓低聲音說：「大娘天亮了，高家的人快開門出來了，你還不快躱，小心給打一頓！」

那個老婦顫巍巍地半坐起來，斜倚牆角，怔怔地望着白宗德，似乎不相信他的話，白宗德看看天色，焦急地說：「老大娘，我說的是眞話，你千萬要信，要躱，也得走一段路到白田邨去，在這裏，你是會捱罵的！」

老婦搓着手不說話，頻頻打呵欠，顯然是沒睡够。白宗德原是一片好心，却換來個不理不睬，難免心裏不高興！因此，聽到屋內傳出脚步，他就匆匆忙忙離開。

積德第的大門張開了，兩個中年壯漢由內裏出來，各自握着一個掃帚，出了門口就準備掃地，怎料一瞥之下，發現了瑟縮一角的老婦，先是吃了一驚，以爲是死屍，及至用掃帚推一下，有反應，才知道是活的，稍爲放胆一點，再用力。將掃帚向老婦一推，道：「滾！別弄髒了這裏，給老爺看到了，不剝你的皮才怪！」

「大叔，你做做好心，替我求求老爺吧！我又冷又餓，頭昏眼花，腰酸腿軟，實在走不動，你行行好，帮忙帮忙，救救我老婆子吧！我求神拜佛保祐你大叔福星高照，子孫昌……」

「住口！誰要你求甚麼神，拜甚麼佛！快給我滾，別給我添麻煩了！」用掃帚推她的喝斷了他的話頭，連連催趕。

「老太婆，你幾十歲人了，怎麼這樣不懂事？我們叫你走是爲你好，你不聽，等一會我們老爺出來，小心會放狗撕了你的皮！」另一個執掃帚淸理門口垃圾的漢子也插口了。

老婆子在兩個大漢催迫與恐嚇下似很恐懼了。她兩手支地，背靠牆壁，雙足用力，兩腿顫抖得很厲害，身子不斷向上升，向上升。但當她正要站直身子的時候，那個壯漢已經等得不耐煩，用掃帚向她一戳，說：「快點！你攪的甚麼…………」

「哎呀！呵！……」老婦一驚，腿一下大顫，坐下去了！再站不起來！

老婆子跌倒在地，兩個壯漢的面色更加難看，完完全全是如假包換的惡漢了。他們用掃把掐打老婦，那種兇狠的咀臉，使人只看一眼也永遠不會忘記。

三個人正在鬧得不可開交之際，內裏有人「咳」了一聲，喝問：「阿忠，阿發，你們跟甚麼人爭吵了？」

「老爺，有個老虔婆賴在門口，趕她也不肯走！」阿忠恭敬而帶點氣怒地說。

「趕她出去！」

「老爺，她不肯走！」

「用水潑她，放狗咬她，看她走不走！」老爺踏跨過門檻，走出門口，向老婦一瞥，冷冷地「哼」一聲說：「沒用的東西，連個老太婆也趕不走！快趕走她，你忘了今天是甚麼日子？今天是十五，等一等太太要到觀音堂去拜觀音，給她看到了，小心你們的狗腿！」老爺說着話，上了早已等候在門口的轎子，不知去那裏。

阿忠與阿發兩個想到太太的狠毒手段，心寒，再往趕老太婆離開。

積德第的高老爺是官宦世家。高老爺名家竇，字耀祖，他有一個哥哥，叫光宗，已經死了，是在調任途中被人刼殺的，也有人說他在任期間，貪贓枉法，草菅人命，調任途中爲含寃受害者的朋友或後人所殺。官府抓不到兇手，眞實情形無人知曉。總之，他被殺於調任途中却是事實。

積德第高家擁有極多土地，附近一帶的許多農民都是租賃高家的田地耕種，繳納田租的，高太太雖然待人陰狠，却是一個頗爲虔誠拜佛的人，每天在家誦經唸佛之外，每逢初一十五，還要到觀音堂，佛緣庵等地方去參神拜佛，簽上大筆香油，佈施一些衣服藥物，以表善心的。

這一天是十五，她在丈夫出門之後半頓飯時光也出門了，看到阿忠與阿發，一個抓着老太婆雙手拖，一個用掃帚打，她便喝問是甚麼事。老太婆乘機向她哀求乞憐，她走過去，陡然提起拐杖向阿忠阿發兩個便打，罵道：「你們作死了，沖壞我的意頭！連一個老乞婆也管不了，還要你們有甚麼用？你這個死虔婆也是，人都快死了，還賴在我門口作甚？」說着話，拐杖便向老婦身上亂打，打得她左轉右轉，求懇不已！

這時候，白田村的趙大海從積德第門口經過，見了這情形，心中不忍，上前勸解，忽然吃驚地叫：「哎呀，你不是連灘的杜老婆婆？你怎麼認不得路，來到高太太這大門口了？還好高太太爲人和善，要是換上別的，你還能活？杜婆婆，你自己一個人來？這麼遠的路，你又未出慣門，唉眞難爲了你！」趙大海說了老婆子一頓，再向高太太說：「高太太，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善心爲懷！杜婆婆不是個壞人，她大約是見到你們這地方好，羨慕你們這地方，才會來到這裏的，請你高太太抬抬手，讓她替你高太太拜神庇祐吧，杜婆婆也是一個很敬神佛的人呢！」

趙大海一次又一次的高帽子戴到高太太頭上，高太太終於提出條件了，要趙大海担水洗刷乾淨積德第大門口，還要賠償五両銀子的損失，以備她找人打磨門口！

趙大海一一答允之後，便把杜老婆婆背離了積德第！

趙大海走遠之後，問道：「老婆婆，你到底是甚麼人？怎會走到這鬼門口去的？還算你幸運，她沒有放狗咬你，高家的狗又大又兇，咬一口也不得了！」

「小伙子，你是甚麼人？我你素不相識，爲甚麼要救我？你那來五両銀子？」老婦反問趙大海。

「我剛才實在不忍心你給他們打死！我是白田村的人，我娘跌傷了，我是去找大夫的！我存有四両多銀子，是準備娶媳婦的，先給了她，不足之數，再到他高家去幹幾個月苦工，也就還淸了！你要是沒地方去，就住在我家給我娘作個伴吧！」

老婆子答允了便由趙大海背她返家。

老婆婆自認丈夫眞姓杜，丈夫生前是一個醫跌打的郎中，她給丈夫作了幾年助手，也學會了一點點小手藝，認識一些藥性，特別是生草藥，更有把握。她叫趙大海把沿途的草藥挖回去，就用那些草藥替趙大娘駁骨療治，一連幾天，趙大娘居然不覺痛了。半個月後，可以慢慢走動了。於是一傳再傳，白田村的人，新傷舊患的全找上杜婆婆，請她醫治了。

趙大海在高家白做了五個月苦工，抵銷一両銀子的欠債，一點怨言也沒有，只是，母子之間每說到娶媳婦就一籌莫展。

一天，杜婆婆興冲冲向趙大娘說：「大嫂子，我剛才看到一位姑娘長的眞結實，又美又端莊，我和她扳談，覺她心地善良，和大海是最合適的一對了！」

「杜婆婆，別提了，我們無田無地，又無錢行聘，再好的姑娘也沒有用呀！」

「我已經問過了，人家姑娘很敬愛大海，甚麼也不在乎！」

「話是這麼說，她不在乎，她的父母怎樣？肯白白把個女兒送給大海做老婆？他們肯，我們也不能這樣做呀！」

「大嫂子，你別唉嘆，我去想辦法！」杜婆婆沒說出她想甚麼辦法。當夜，積德第發現刺客，有人縱火，高家的二少爺跌斷左腿，右手手腕也斷了，因爲發覺得快，財物倒沒有損失，可算不幸中之幸！

高家有財有勢，居然有人敢行刺打刼，放火傷人，自然報官追查，但那不是一夕一朝可得結果的，急於要處理的還是二少爺的傷！找了最好的大夫，也束手無策，後來有人提出白田村的杜婆婆，救子心切，高家只好答允一試，但杜婆婆說今生不敢再到高家門，要醫，就得把傷者送到白田村！高家有求於人，只好照辦。

趙大娘不再愁沒有銀子，當二少爺腿骨駁好，可以扶杖行的時候，趙大海結婚了。洞房時，新娘子金花對丈夫說：「大海哥，你猜我一隻手能不能抱起你？」他不信，她蹲低身子，單手一攬他對脚，輕易就把他抱起了。他大感驚異。她笑說：「你看，我還能用一隻手擧起這櫃子呢！」說完執着櫃脚，一擧而起，他更駭然。她笑道：「你別怕，這些都是這半年來杜婆婆敎給我的！你怎也想不到她是一個身懷絕技的人！她老人家……」

「臭丫頭，有了丈夫就不要師父啦，才第一夜，就甚麼都給我洩出來了，別貧咀了，深夜啦，以後好好練，別偷懶！」金花聽得杜婆婆的聲音，開門看，不見，翌日也找不見杜婆婆，此後都不見她再到白田村！

過了十年，趙大海已一子一女了，才有人帶來杜婆婆一句話，叫金花把所學傳給兒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菲菲運用詭謀，脅持古一貫，將古家堡拱手相讓，並柬請武林各門各派，公開宣告洗手歸隱，菲菲在接掌古家堡後，取出三件武林異寶，向赴會羣雄宣告，設立競技大會，獲勝者可得三寶之一，辦法分設三組，可自由選擇，也可一併參加，較技結果，小虎子技壓羣雄，連奪三組冠軍。那晚李飛鵬告知小虎子可往幕阜山聘怪醫石懷冰爲葉母治病，小虎子依言，帶同葉雅慧，古小菁趕往幕阜山，獲見石懷冰，不待小虎子說出來意，石懷冰先說已知他們來此目的，又說爲葉母治病，不能沒有代價——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神醫醫痼疾 郎中中刀亡

葉雅慧道：「理所當然，晚輩一定重謝。」

怪醫石懷冰道：「止水山莊是有名的大戶，老夫要的酬勞可很重啊！」

葉雅慧道：「只要老前輩能醫好家母的病，晚輩盡其所有，也在所不惜。」

小虎子接口說道：「老前輩可不可以先說得明白一點，晚輩們也好事先有個準備。」

怪醫石懷冰道：「老夫是取其當取，所以不和你們客氣了，老夫就直說了吧，老夫自習醫開始，就立志要煉一種『回天再造丹』，幾十年下來，老夫已採集了九十三種奇珍異藥，其中尚有六味主藥尚未採全，老夫醫好令堂，虎少俠你替老夫當三年採藥童子如何？」

葉雅慧道：「那是六味什麼主藥，你說出來，我們替你取到就是，爲什麼要舍弟當三年採藥童子呢？舍弟有舍弟的事，這一點可不可以寬量寬量？」

怪醫石懷冰道：「那六味什麼主藥，老夫不能隨便說出，因爲怕遭到別人的破壞，那樣一來，老夫的一生心血，就完全付之流水了，至於爲什麼要令弟當採藥童子的，那是有特別的理由的，因爲，老夫要借助令弟的功力，才能得到那些藥物，別人是無法代替的。」

葉雅慧詫異地道：「奇怪，你怎麼知道舍弟有一身好功夫？」

怪醫石懷冰道：「說來一點也不奇怪，因爲，老夫去過古家堡。」

小虎子說道：「晚輩請問老前輩，你那六種藥物，是不是已經找到了，只待採取？」

怪醫石懷冰道：「正是如此。」

小虎子道：「晚輩有一個折衷辦法，不知老前輩能否變通一下。」

怪醫石懷冰道：「你說說看。」

小虎子道：「我們不定時間，晚輩替老前輩什麼時候把那六種藥物採齊，我們就什麼時候解約如何？」

怪醫石懷冰豁然而通地，雙目一亮道：「這個好，老夫可以答應。」

小虎子道：「晚輩也答應老前輩。」

葉雅慧叫了一聲：「虎弟，你……」

小虎子截口道：「慧姊，小弟自有主張，……。」

葉雅慧感動無比的雙眼一紅，淚水盈盈的道：「虎弟，你這份……。」

小虎子一笑道：「慧姊，你就不要多說了。」

她要再說下去，可就說出毛病來了。

葉雅慧輕輕的握着小虎子的手，一片感激之情，盡在不言之中。

君子千金一諾，怪醫石懷冰到了止水山莊。

三天之內，怪醫石懷冰在葉夫人身上下了七十二針，服了一百零八粒丸藥。

到了第四天，怪醫石懷冰請大家到葉夫人病房看他起針。

葉夫人身上插了七十二枚金針，可說全身都是針，因此不能睡在床上，這三天來，就坐在一隻綉墩之上，由風陵三姥輪流扶持。

好在葉夫人這時無知無覺，像個木頭人一樣，也不覺得痛苦。

怪醫石懷冰先在七十二枚金針之上，各繫上一條特製的絲綫，總攬在手中，然後，運氣行功，抖手一收，喝了一聲：「起！」帶動那七十二枚金針，在同一瞬間，脫離葉夫人身體，飛了起來。

那金針一起，怪醫石懷冰忽然閃身向前，伸手在葉夫人身上擊了一掌，掌力落下，只聽葉夫人「哇！」的一聲，張口吐出一口顏色成了紫色的濃痰。

葉夫人忽然睜開眼來，望了全屋一眼，又緩緩閉上。

怪醫石懷冰吁了一口氣，笑道：「老夫算是幸不辱命了。」

接着，又向大家一揮手道：「我們大家暫且出房而去，不要驚擾她，再有一盞熱茶時光，她就可以和大家談話了。」

大家退出葉夫人病房，坐了還不到一盞熱茶時光，蔡姥一臉高興的跑出來道：「葉夫人醒了。」

止水夫人領着大家，當先走進葉夫人房內。

葉夫人一眼看到止水夫人，驚「咦！」了一聲，道：「你……你……不是姊姊麼？」

有這一句話，已證明她確是葉夫人黃秀華了。

止水夫人一陣激動，張臂向前，抱住葉夫人，「啊！啊！啊！」的道：「你果眞是我的妹妹！」

兩人相抱傷感了一陣，止水夫人放開葉夫人，葉夫人目光轉動，掠過大家臉上，忽然雙目泛采，現出驚喜之色，定在小虎子臉上道：「他是不是虎兒？」

止水夫人怔了一怔，道：「他叫小虎子，妹妹你……」

葉夫人向小虎子道：「過來，讓我看看你。」

小虎子心跳不止的走到葉夫人面前，葉夫人叫小虎子背向着她，一掀小虎子衣襟，現出腰際肌肉，只見他腰際之上有一顆芝蔴大小的小黑點，其實那小黑點並不打眼，小虎子自己都沒有注意到它。

這時，只見葉夫人望了又望，忽而皺眉，忽而點頭，最後轉臉向止水夫人道：「姊姊，請你帮我看看，這小黑點，是不是一個『虎』字？」

小虎子自己當然看不到，別人更不會注意，這時一經葉夫人道出，大家無不運轉神功，凝神注目，向那小黑點望去。

在場六人都是功力深厚的武林高人，一經運功逼目之後，目光如炬，可察秋毫，那小黑點雖小，看在他們眼中，何異銀盆朗月，清晰無比。

葉夫人說得不錯，那正是一個「虎」字，只因那虎字安排得很巧妙，不經提醒，根本就想不到那是一個虎字。

止水夫人熱淚盈眶，叫了一聲，道：「虎兒，看來你眞是老身的侄兒了！」

小虎子反身撲到葉夫人膝下，語不成聲的叫了一聲：「娘……。」除了哭泣之外，便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同時，葉雅慧也是一聲悲呼，叫了一聲：「娘！……」拜倒在小虎子身旁。

葉夫人望了一望小虎子，又望了一望葉雅慧，伸手摟住了他們，放聲大哭了起來。

母子三人痛哭了一陣，洩了滿腔鬱結之氣，葉夫人鬆手放開了葉雅慧與小虎子，立時輕吁一聲，現出歡愉之情，道：「孩子，起來，快替娘拜謝大姨吧！」

止水夫人搖手止住道：「姊姊慚愧！這次我是一點力也沒有用上，都是你自己的兒子，小虎子的功。」

葉夫人「啊！啊！」了二聲，道：「小虎子他……」一臉迷惑，不相信之色。

葉雅慧道：「娘！你不知道，虎弟現在的本事可大哩！」接着，便滔滔不絕的替小虎子宣揚了一番。

葉雅慧表揚小虎子之中，少不得說到「素手金花」苗艷秋和風陵三姥，葉夫人大叫一聲，拉着葉雅慧與小虎子道：「小慧，快替爲娘拜謝四位大姊，這些年來維護爲娘之大恩大德。」

葉雅慧小虎子應聲向她們拜了下去，慌得「素手金花」苗艷秋與風陵三姥一齊拉住葉雅慧他們姊弟。

「素手金花」苗艷秋笑道：「老妹子，咱們這筆帳最好不要算，眞要算起來，我更不知該怎樣感謝令郎了，……小菁，你也替爲娘過去拜謝阿姨。」

小菁應了一聲：「是！」閃身出來，向葉夫人拜了下去，葉夫人拉住小菁，說道：「好了！好了！艷秋姊，不要來這一手了。」

止水夫人忽然道：「雅慧，你到外面去看看怪醫石懷冰，快把他請進來。」

葉雅慧笑着走出房去，過了片刻，手中帶回來一張便條，一面道：「他眞怪，竟不聲不响的走了。」一面將那便條，遞給小虎子。

止水夫人道：「他留了些什這話？」

小虎子看了那便條一眼，隨手將那便條放入袋中，道：「沒有什麼，他只是要小侄替他辦一件小事。」

那張便條，乃是怪醫石懷冰約小虎子半月之後會面履行承諾。只因小虎子他們不願將此事告訴止水夫人他們，所以，秘而不宣。

止水夫人笑了一笑，便不再追問，忽然轉向葉夫人道：「華妹，別的事我們以後可以慢慢再談，目前有一件事，你必需先向大家說明一下。」

葉夫人有點摸不着頭腦地問道：「什麼事？」

止水夫人指着小虎子道：「就是小虎子，據愚姊多方面打聽調查，你的兒子早已被人當着你的面打死了，怎麼小虎子現在依然健在？」

這件事止水夫人問得正是時候，也正是小虎子想問而不便出口問的問題。

葉夫人嘆了一聲道：「姊姊，你打聽的消息不錯，確實有另一個小虎子被人打死了，只是不是現在的虎兒。」

止水夫人楞了一楞道：「這樣說來，

你是生了二個兒子了。」

葉夫人搖頭道：「沒有，我只有小虎子這一個兒子，另外那個替死的小虎子是別人的兒子，可憐那孩子，死的好慘！」說着忍不住淚水雙流，一陣嘆息。

止水夫人道：「原來如此。但是，人家又怎麼樣捨得將自己的兒子替小虎子死呢？」

葉夫人「唉」聲一嘆道：「說來也是那孩子命該如此……那孩子的母親，曾在小妹危難之中，救了小妹一命，小妹生下小虎子不舒服，小虎子又忽然得了絞腸痧，那孩子的母親拋下自己的兒子，替小妹帶小虎子去就醫，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天降大禍，來人把那孩子當成了小虎子，而將那孩子殺害了。於是，小妹也急糊塗了，後來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小妹却是不知道了。」

止水夫人一嘆道：「那孩子的母親，你還記得不？」

葉夫人道：「記得，她姓趙，小妹平日都叫她趙大娘，她也只是母子相依爲命，至於她丈夫是什麼人，她因爲諱莫如深，小妹倒沒有問出來。」

止水夫人道：「趙大姊她的閨名叫什麼？」

葉夫人沉思了一下道：「好像是叫曉芙。」

止水夫人回頭吩咐小虎子道：「虎兒，趙大娘是你大恩人，你要隨時注意找尋她，把她接到止水山莊來。」

小虎子道：「侄兒記下了。」

葉夫人忽然問道：「姊姊，你是怎樣找到小虎子的？」

止水夫人把小虎子自行找來止水山莊的情形告訴了葉夫人，葉夫人一笑道：「小妹這安排倒做對了。」

止水夫人一怔道：「向小虎子身上下禁制的是你？」

葉夫人道：「小妹自生下小虎子之後，居安思危，因此在小虎子身上做了手脚，準備萬一出了事，小虎子幸得逃生，因身體異常而刺激他追查根源，說不定會找上姊姊，想不到他果眞找上了姊姊。」

止水夫人苦笑一聲道：「他找是找上了愚姊，可是愚姊沒有替他詳細檢查，不知道他中的是『寒靈指功』……要不是小虎子宅心仁厚，見義勇爲，你這片心思豈不白費了。」

小虎子笑道：「但小侄却因此得了天大的好處哩！小侄要不是身形細小，那有今天的成就。」

「素手金花」苗艷秋接口笑道：「老妹子，現在你們母子已然團圓，還不快把小虎子身上的禁制解了，讓他恢復正常生活。」

葉夫人望着止水夫人道：「姊姊，小妹現在功力不行了，還得有勞你替小虎子動手。」

小虎子一笑道：「不敢有勞阿姨，孩兒自己解得開。」

葉雅慧一笑道：「調皮，自已解得開爲什麼不早恢復正常生活。」

小虎子道：「姊姊有所不知，原先小弟是以爲有人對我存心不良，所以禁制了我的發育，因此小弟將計就計，以身作則，就待有人前來自投羅網，想不到原來是娘的安排，現在小弟當然沒有必要再保持這種身型了。」

接着，又向大家一抱拳道：「各位長輩請稍坐片刻，小侄很快就以新面目與各位長輩相見。」輕快的走出去了。

葉雅慧「啊！」了一聲，道：「弟弟，你先別忙，我還沒替你準備衣衫啦！」一路笑着追了出去。

約莫過了一盞熱茶時光，大家眼睛一亮，只見葉雅慧陪着一位劍眉星目，英氣逼人的少年俠士走了進來，看他眉目間，依稀還保留着小虎子原來的神態。

大家一笑，小虎子紅着臉向大家行了一禮，道：「小侄有禮了。」

葉夫人眼淚奪眶而出，道：「孩子，過來，讓娘仔細看看你。」

小虎子被葉夫人拉着左看右看，看了一陣，葉夫人嘆息着道：「你和你爹，就長得一模一樣，而且，你比你爹的氣質却厚重多了。」

葉夫人喜極生悲，引動了大家的傷感，頓時顯得一片黯然。

「素手金花」苗艷秋存心使大家輕鬆起來，一笑道：「小虎子現在已經不小了，老妹子，我看你該給他一個正式的名字了。」

葉夫人笑顏一開，欣然道：「苗姊姊說得是，他也該有一個正式的名字了，姊姊，你看他叫什麼名字好？」後面那聲姊姊，自然叫的是止水夫人。

止水夫人搖頭笑道：「妹妹，這名字該你替他取才對啊！」

葉夫人搖頭，道：「不，姊姊，小妹一向就在你愛護之下長大成人，小妹無以爲報……。」

止水夫人截口笑道：「妹妹，你說出這種話來，叫姊姊心裏好難過，你簡直把我當成外人了。」

葉夫人道：「不，我只是要孩子永遠記着你對我的關愛，所以請你替他取一個名字，將來好叫孩子分享你友愛光輝。」

止水夫人再三推讓，不願分享葉夫人的光榮，引得「素手金花」苗艷秋笑道：「你們姊妹這份友愛之情，叫人見了好不羨欽，不過對於這件事，小妹替你們說一句公道話好不好？」

止水夫人與葉夫人齊皆應聲，道：「好極了，那就有請了。」

「素手金花」苗艷秋向止水夫人微微一笑道：「夫人，依小妹的看法，令妹這片誠意，你是非接受不可，否則，你固然是姊妹之情，重於一切，可是令妹就有點愧欠不安了。……」

止水夫人呵呵一笑道：「好了，小妹遵命就是。」

沉吟了一陣，止水夫人面色一肅道：「虎兒，你身世悲慘，少年有成，但望你努力不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今阿姨爲你命名『慈輝』，一則以誌令尊令堂慈輝永照，再則勉勵你秉此慈輝，發揚光大，爲天下人類消弭禍害，共樂太平。」

葉慈輝躬身敬領，道：「阿姨慈訓，小侄永誌不忘。」

接着，是大家一片道賀之聲，止水夫人吩咐擺上酒席，共賀葉慈輝母子相認團

圓，並爲風陵三姥道勞致謝。

小虎子助人自助，沒想到葉夫人竟然就是自己的母親，當時的高興可想而知。因此開懷暢飲，不知不覺已是酩酊大醉，不知怎樣回房的了。

一覺醒來，迷濛中只見房中燈光閃爍之下坐着一人，正在支頤凝思，不時口中發出一陣陣的輕嘆。

葉慈輝一震而起，他起床之聲驚動了那正在凝思的人兒，那人一回頭，敢情是他姊姊葉雅慧。

葉雅慧一見葉慈輝從床上坐了起來，連忙倒了一杯濃茶，送給葉慈輝道：「弟弟，你今天喝得太多了，喝杯濃茶，酒意就醒了。」

葉慈輝笑道：「姊姊，你直要把我寵壞了，謝謝你哩！」把一杯濃茶一口喝得精光。

一種苦澀的茶味，果眞刺激得他精神一朗，微笑問道：「姊姊，你剛才爲什麼嘆氣？」

葉雅慧道：「你再兩天就要去找怪醫石懷冰了，你這一去，又不知要多少時候可以回來，眼前放着很多事前，都少不了你，所以，我越想越心焦，不知道如何是好？」

小虎子葉慈輝輕嘆一聲，道：「人無信不立，我們答應了石懷冰的話，自然非去不可，我想，石懷冰既然對那六種藥物，早有準備，我不過是幫他收採而已，只要我全力以赴，不難很快達到承諾。」

葉雅慧道：「但願如此，事實上只怕不能如此。」

葉慈輝道：「姊姊，你可是看出了什麼不對的地方？」

葉雅慧道：「怪醫石懷冰是一個性情中的好人，錯不了，……。」

葉慈輝道：「那你還担什麼心？」

葉雅慧道：「我不是替你白担心，我是想起石老原來希望你跟他三年的本意，也許他原來的計數不會有很大的出入。」

葉慈輝道：「事在人爲……。」

葉雅慧一笑截口道：「有些事是人力無法促成的，譬如說，他六種藥物之中某種藥物，非到三年之後不能成熟採擷，試問你，你能不等三年麼？」

葉慈輝一楞，道：「這，我倒沒有想到，……不過，我想和他商量一下，在等待的時候，我抽空回來辦我的事，我想他不會不答應的。」

葉雅慧道：「別的事倒也罷了，就是娘頭上的那頭罩，她自已不說，我看了心裏眞難受，我們要很快的替她解除這痛苦才是。」

葉慈輝一嘆道：「姊姊說得是，這是目前我們第一件大事，小弟本來心中打算，在石懷冰替她老人家醫好瘋病之後，再和他談一談這個問題，沒想到他就這樣忽忽忙忙的走了，這次小弟去見了他，少不得要他指教，一有結果，我會盡快的送信來，必要的時候，你也可以去找一找駱姊姊，……。」

一提到菲菲，葉雅慧便面現不愉快之色，道：「我不願和她打交道。」

葉慈輝一笑道：「姊姊，你這就太固執了。」

葉雅慧道：「就算固執，我也是選擇固執。」

葉慈輝一嘆道：「姊姊，小弟也曉得她爲人不大好，不過小弟對她有一份規過勸善的責任，所以不能與她太隔絕，否則，激起了她心理上的反感，因而變本加厲，作起惡來，小弟愧對恩師不說，給武林之中惹下一場滔天大禍，小弟就百死莫贖了。」

葉慧雅低頭不語，暗自計較了良久，嘆了一口氣，道：「唉！這眞是一件使人痛苦的事情。」

葉慈輝道：「姊姊，你別看她爲人不好，她對小弟却絕不會起什麼壞心眼。你和她保持相當聯絡，必要的時候，也是止水山莊一大奧援，小弟也就放心多了。」

葉雅慧無可奈何的一嘆道：「好吧，姊姊只有將就你了。」

葉慈輝忽然收拾起行囊來，葉慧雅看得一怔道：「你收拾行囊做什麼？」

葉慈輝道：「我想今晚就走。」

葉雅慧道：「時日還有好幾天啦！你不多陪娘些日子？」

葉慈輝道：「這時走最好，再過幾天，娘就更會難過了。」

葉雅慧道：「你這一走，我怎樣向娘說呢？」

葉慈輝沉思了一下道：「你不必說什麼，裝作不知道就是了。」

姊弟兩商量了一陣，當晚葉慈輝就悄悄的離開了止水山莊，向幕阜山奔去。

當他到達怪醫石懷冰所住的小石屋時，比怪醫石懷冰留字相囑的日期，早了五天。

怪醫石懷冰不在，也許他有別的事去了。

葉慈輝這次來是準備與怪醫石懷冰長久相處，所以用不着客氣，自己弄東西，自己吃，吃飽了之後，就躺在怪醫石懷冰床上睡了起來。

一宿無話，當晚怪醫石懷冰竟沒有回來。

葉慈輝暗自搖頭笑道：「眞是欲速不達，我來得早，倒成了白來早了。」

一等，又過去了兩天，怪醫石懷冰竟然還沒有回來。

第三天，葉慈輝晚飯過後，站在石屋外面，頭上頂着滿天晚霞，眼前可是一片青葱，輕風吹來，令人寵辱皆忘。

葉慈輝心身皆暢，不知不覺順着山勢走了下去，晚霞隱去之後，天空之中，又現出了一輪素月，清光如水，更曾雅興，完全陶醉在山林與村景之中。

忽然，一陣兒啼之聲，隨着那迎面山風飄傳過來。

著慈輝雙耳一豎，暗忖道：「此處深山野嶺之中，四無人家，那來嬰兒啼笑之聲？……」

心念一動，接着，又自忖道：「反正苦寂無聊，何不前往瞧瞧。」

於是，便迎着那兒啼之聲來處，加快脚步走去。

葉慈輝循着聲音尋去，來到一片榆槐雜生，衰草荒蕪的密樹林前。

這時，那兒啼之聲，又啼哭了兩三聲，諦聽之下正是從那荒林之內傳了出來。

葉慈輝微一挫腰，身子凌空而起，飛上樹梢，從樹梢之上，施展上乘輕功，一路尋了下去。

這片雜樹林並不太大，片刻之間便已走到盡頭。

樹林盡頭，是一道斷岩……。

葉慈輝星日一閃之下，却給他看見了一件令人怒氣勃發，幾乎不可抑止的醜惡事。

只見那斷岩前面石縫之中有人平揷了一根竹竿，平伸了出去，竹竿尾端繫了一根繩索，繩索之上綁了一個一歲不到的嬰兒。

那嬰兒全身被剝得精光，攔腰綁着那根繩索，四肢張開划動，聲嘶力竭的在啼哭着。

看那樣子，顯然是有人以那嬰兒爲餌，垂釣什麼東西……。

葉慈輝怒喝一聲，吼叫道：「好惡毒的東西！」身形一起，便向着那竹竿之前奔去，……。

就當他快要接近那竹竿的時候，只聽「克察！」一聲，傳來一陣急勁的破空之聲，七點寒芒，對着葉慈輝和身罩到。

那是一種安裝在有效位置的强勁暗器，打的正是避無可避的絕佳部位，大有不發則已，一發必中的奇效。

好一個葉慈輝聞警應變，反手拔劍出鞘，突然使出一招「虬枝點水」，迎着所來寒芒，揮點而出，但聽一陣「叮噹！」之聲，那七點奇勁的寒芒，都被他一一點落。

葉慈輝氣沉丹田，疾快的脚落實地，擧日四望，未見再有其他暗器射來，可是經此一來，他已警念高漲，由急轉緩，慢步向竹竿接近。

驀地，一聲大喝貫入他耳中道：「站住！」

葉慈輝劍眉一軒，回身望去，只見左右兩旁樹林之內現身出來四個人，其中一位，年約五十左右，正是剛才那向他暴吼的人，看來他就是爲首的人了。

葉慈輝面色一冷，峻聲道：「你們這批東西，眞是太沒人性了，今天被在下撞見了，可容不得你們胡作非爲了。」

那半百老人哈哈一笑道：「年輕人，你好大的口氣。也不怕山風閃了你的舌頭，你可知道，你在向什麼人說話？」

葉慈輝雙眼一瞪，冷叱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挺胸作勢道：「惡郞中巫至仁就是老夫！」

葉慈輝「嗤！」笑一聲，道：「原來只是一個跳樑小醜！」

惡郞中巫至仁厲叫一聲，道：「你敢如此藐視老夫，老夫定叫你生死兩難，知道老夫的厲害。」

葉慈輝一面與惡郞中巫至仁答話，一面暗自思量，道：「我本該先把那嬰兒救了起來，可是救了那嬰兒之後，照顧得那嬰兒來，就無法對付這批喪心病狂的惡魔，唉！只好暫不管那嬰兒了。」

腦念電閃如飛，主意打定，於是，便不稍顧那嬰兒一眼，免得未救那嬰兒之前，被那些惡人利用那嬰兒，反來挾持自己，微微一笑，葉慈輝道：「在下出道也晚，正欲遍會武林高人，一展所學，你自己既然說得這樣厲害，那麼在下就和你走幾招，印證印證吧！」

口氣故意說得非常狂妄，好叫惡郞中巫至仁誤以他眞是一個初出道的雛兒。

惡郞中巫至仁果然不把葉慈輝放在心上，哈哈一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老夫就成全了你吧！」

話聲一落，人便欺身而上，五指一曲，伸手就是一抓，迎着葉慈輝面門抓去。

他顯然沒把葉慈輝看在眼裏，背上揷着有現成的寶劍，竟然不屑一用。

葉慈輝手中的寶劍還沒有入鞘，如果換了另外一位拘泥小節的人，一定不會用兵器和惡郞中巫至仁的空手相對，少不得還劍於鞘然後再與惡郞中巫至仁徒手相搏，可是，葉慈輝在這方面，他有他個人的看法，像這類萬惡之徒，根本就不必把他當做是人，所以也不必給他人的尊嚴。

因此，葉慈輝手中寶劍一揮，向着惡郞中巫至仁小腹刺去。

惡郞中巫至仁見葉慈輝劍勢既不速，力又不猛，不由得冷笑一聲，道：「眞是金玉其外，……。」

葉慈輝劍勢突然一變，忽然一翻而上，惡郞中巫至仁一句話還未說完，寶劍已近胸前，逼得他急忙間閃身急讓，五指以攻爲守，疾向葉慈輝腕脈扣去。

那知葉慈輝刺來劍勢，忽的斜斜一偏，寒光閃動，那惡郞中巫至仁抓向葉慈輝的五指，應手而斷。

惡郞中巫至仁痛得慘叫一聲，飄身鷩退。

葉慈輝隨身疾上，劍鋒一出，指住了他的咽喉，冷聲喝道：「命人把嬰兒放下來！」

惡郞中巫至仁五指被削，痛得全身皆顫，欲待取藥止痛，偏偏葉慈輝的劍鋒又指在他咽喉上，只好一揮手道：「快去把那嬰兒放下來！」

當下便有一個漢子跑去把那嬰兒提了上來。惡郞中望着葉慈輝劍鋒道：「少俠，請你將劍收回，讓老夫上點藥，止止痛好不好。」

葉慈輝收劍一笑，道：「不過我警告你，你要是想乘機搗鬼，那你就打錯了主意，莫怪在下言之不早。」

惡郞中巫至仁道：「是！是！老夫知道少俠的厲害了，那敢心生惡念。」

他口裏說得服輸認命，可是一雙眼睛流轉間，却向站在四週的人施了個眼色。

葉慈輝在這方面，可說比誰都精明，暗笑了一聲，罵道：「眞是不知死活的東西，你想在我面前搗鬼，那你是自找倒霉了。」暗中加意提高了警覺。

惡郞中巫至仁先伸手懷中，取出一隻藥瓶，倒出三四粒藥丸，放在口中嚼爛，向右手斷指之上噴去，接着又從懷中取出一瓶藥粉，向傷口之上倒去……。

猛然，手腕一抖，瓶中藥粉化作一道烟幕，向着葉慈輝迎面捲去，他自己本人却急閃疾退……。

同時，站在四方的四個人一齊出手，向葉慈輝打出了暗器。

一時，但見暗器如雨，密如蜂羣蝗集，把葉慈輝包圍在當中。

葉慈輝有備在先，暗中早已佈起了一道護身罡氣，眼見惡郞中巫至仁藥粉一發，立時屏住呼吸，手中寶劍一揮，後發先至，惡郞中巫至仁閃挪鷩退的身子還沒退出二步，已被葉慈輝劍光掃中，只聽一聲悶哼，惡郞中巫至仁一條身子已一分爲二，成了兩段。

葉慈輝一劍殺死惡郞中巫至仁之後，那些密如急雨的暗器才飛到葉慈輝身前，葉慈輝猛然大喝一聲護身罡氣猛然向外一漲，只見那暗器紛紛被彈出一丈開外。

葉慈輝隨之人起空中，發出一聲清嘯，劍起八方風雨，身如雲龍轉體，劍光起處，一氣之下殺死了三個人，只留下一個看去面貌較爲忠厚的人得保殘生，但也被他削去了一雙耳朶。

要知，葉慈輝自幼遭逢不幸，最是見不得別人對一個幼兒的欺凌，何況惡郞中巫至仁他們加害的是一個嬰兒，其爲人之毫無人性，可想而知，所以，葉慈輝毫不憐憫的立下殺手。

剩下來的那位幸生者，幾時見過這種功夫，只驚愕得忘記了雙耳被削之痛和失去了本身的存在，楞在那裏做聲不得。

葉慈輝飄身落在那人面前，那人才霍然一驚，飛身而逃，他身形一起，也立時覺到耳部奇痛，大叫一聲，雙手向兩耳一摸，這才發現兩耳早已失去，頓覺心胆俱寒，勁氣一洩，拔起的身子，復又落回地上，錯愕得失去了神智。

敢情，他竟不知在什麼時候，一雙耳已被葉慈輝削落了，試想，這樣他能不被嚇破了胆。

葉慈輝輕喝一聲，道：「朋友，希望你能珍惜你這條性命，不要再妄自圖逃！現在，你看看你自己的傷勢吧！等會，在下有話問你。」

那人悶聲不響，取出隨身携帶的金創藥，敷在兩耳之上，然後，才嘆了一口氣，道：「多謝少俠不殺之恩！少俠有什麼話，請說吧，在下知無不言。」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看來在下沒有看錯人……。」

微微一頓，接着說道：「請問兄台貴姓？」

那人說道：「不敢，在下成青。」

葉慈輝道：「在下葉慈輝。」

成青怔了一怔，自言自語道：「葉慈輝……」顯出一片茫然的神色。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成兄，你們一行外，附近還有什麼人沒有？」

成青答道：「沒有！就只我們師徒五人。」

葉慈輝道：「你們把一個無知嬰兒這樣殘酷的用爲人餌，用意何在？」

成青面現慚愧內疚之色道：「只因那斷岩之下，有一道地隙，裏面深藏着一條千年赤騰，乃是一種功效奇宏的天材地寶，所以用這嬰兒爲餌，引牠上鈎。」

葉慈輝道：「這嬰兒是那家取來的，你知不知道？」

成青道：「知道。」

葉慈輝道：「走！你領路，我們把他送回去。」說着便伸手去抱地上那嬰兒。

成青忽然大叫一聲，說道：「抱他不得！」

葉慈輝聞聲一縮手道：「爲何抱不得，剛才你不就抱過他麼？」

成青道：「葉少俠有所不知，這嬰兒身上塗了某一種藥物，能使人血氣枯竭，在下剛才是手上用了解藥，所以無害。」

葉慈輝星目一閃，望了成青一眼道：「成兄，想不到你還是一位至誠君子。」

成青慘笑一聲，道：「各人境遇不同，有幸與不幸之別，在下只是誤投惡師，身不由己，豈是生來惡性重大之人。」

葉慈輝肅容起敬，雙拳一抱，道：「在下失敬，請恕剛才失手不敬之過。」

成青抱拳還禮道：「那裏，那裏，在下是罪有應得，得蒙葉少俠手下留情，已是感激不盡，銘心之戒，在下正好永誌爲鑑。」

葉慈輝暗自點頭，忖道：「此人本性不惡，幸而沒有錯殺他。」

容顏立時變得非常和易的道：「成兄，請你把這嬰兒身上的毒解了吧。」

成青一嘆道：「這嬰兒中毒已久，已是無藥可治了。」

葉慈輝道：「難道我們就此眼睜睜的看着他就此一命歸陰麼？」

成青苦嘆一聲，道：「在下學藝未成，實在是無能爲力。」

葉慈輝忽然心中一動，忖道：「我何不把他帶回去，等怪醫石懷冰回來，請他出手救治。」

心念一動，覺得這實在是目前唯一的辦法，當下一嘆道：「那就有勞成兄，帮在下抱這嬰兒，隨在下來吧！」

葉慈輝領着成青回到怪醫石懷冰小石屋之內，那嬰兒已被折騰得睡了過去。

成青把嬰兒放在石懷冰床上又替他蓋了些衣服在身上，便與葉慈輝閒話起來。

據成青說，他已經跟了惡郞中巫至仁將近十年了，他在師兄弟間最小，最受氣，所遭遇的情形，正和葉慈輝當年討飯時的情形差不多，因此很使葉慈輝同情。

正閒話間，忽然，那嬰兒「哇！」的一聲大叫了起來，接着就啼哭不止，把葉慈輝與成青弄得手足無措對他毫無辦法。

本來也是，他們誰都沒有育兒經驗，本事再大，也隔行如隔山，簡直是用不上力。

兒啼之聲，越來越大，也越哭越兇，哭得他們五心如焚，坐立不安。

正在這個時候，在石屋外面，忽然有人大喝一聲，吼道：「好惡賊，快出來領死！」

以葉慈輝目前的功夫來說，十丈之內飛花落葉，虫行蟻走之聲，也逃不過他的耳目，偏偏這時，被那嬰兒哭得心神不安，發現被人欺身到了石屋之時，然後有發現，外面這一聲大喝，成青首先變了臉色，顫聲道：「不好了，一定是這嬰兒的家人找來了。」

葉慈輝道：「不要怕，我們出去向他們把話說明白就是了。」當先走出石屋，向門外一站。

只見石屋前面已站列了十幾個疾服勁裝的大漢，那些人都身帶兵刄，手中托着一把聯珠弩箭，個個怒容滿面的圍住了石屋。

在那一大批勁裝大漢之前，是三個婦

道人家，當中一位，白髮童顏，雙手橫執着一隻紅手杖，年紀已六十開外，她左手邊那位，年在三四十歲之間，分執着一對綉鸞雙刀，右手一位，年約二十四五歲，手中揑有一條銀絲綉帶，一對星目，已是哭得通紅，想來她就是那孩子的母親了。

這一干人，不論是那一個，個個都是含悲帶煞，忿怒到極點，大有一觸卽發之勢。

葉慈輝高舉雙手，叫道：「在下葉慈輝，不知各位可是來找一個小嬰兒的？」

那老婆婆一搖手中紅色柺杖道：「小子，你是不是多此一問，還不束手就擒，聽候發落。」

葉慈輝一怔道：「老前輩誤會了，在下不是那種惡人，正好相反，那小嬰兒是在下把他救來此地的，……。」

話聲未了，只見那中年婦人伸手一指，嬌叱道：「聽你鬼話連篇，我認得你後面站的那人，就是惡徒之一。」

葉慈輝雙拳一抱道：「夫人，請稍安勿躁，且聽在下一言如何？」

他語聲出口了，只見那年輕少婦大叫一聲道：「廢話少說，還我兒子來。」

手中銀絲帶一掄，疾箭一般，衝了過來。

她這一發動，中年婦人也舞動了手中綉鸞雙刀，隨後跟身而到。

葉慈輝雙手一攤，橫身擋在那撲來少婦，叫道：「少夫人，請你們先聽我說明好不好？……」

那少婦身形已到，那還聽葉慈輝的分說，銀絲帶一揮，便向葉慈輝手臂上纏去，銀絲帶一繞，他把葉慈輝的手臂纏得牢牢拉緊的。

同時，那隨後而到的中年婦人，綉鸞雙刀一飛，泛起一片刀光，一刀「橫枝斷葉」，砍向葉慈輝另一條橫伸的手臂，第二刀，刀鋒一沉，砍向葉慈輝雙足。

葉慈輝的那隻手五指一翻，揑住了那中年婦人劈來的刀鋒，接着右脚一起，踢在她另一刀的刀身之上，踢飛了那把綉鸞刀。

接着，舌綻春雷，內功猛吐，喝道：「住手，你們要不聽好言相告，那就莫怪在下殺了你們的嬰兒！」

接着，雙臂一收，少婦的銀絲綉帶到了他手裏，中年婦人的綉鸞刀也同時到了他手裏。

兩件兵器一到手，却又隨手一送，投還給她們冷肅的道：「在下知道你們心切情急，所以手下留情，希望你們冷靜下來想一想，再來與在下說話。」

話聲一發，回轉身形，退回了石屋之內。

葉慈輝到了石屋之內，輕嘆一聲道：「成兒，這戶人家，看來來頭不小，你那惡師，爲什麼偏偏要找上他們，不會無因吧？」

成青道：「少俠說得不錯，那老婆婆原是武林之中大名鼎鼎的赤杖婆婆，只因惡師曾在她手下受過大辱，所以找上了她的曾孫兒，……」

屋外傳來赤杖婆婆的呼聲，道：「葉少俠，好，你出來，我們平心靜氣的談一談。」

「投鼠忌器」，因爲那嬰兒在屋內，赤杖婆婆只有忍氣呑聲的將就葉慈輝。

葉慈輝走出石屋，只見赤杖婆婆已獨自一人站在石屋前不遠之處，其他的人，都退過一旁。

葉慈輝微微一笑，抱拳道：「剛才無禮之處，尚請老前輩海涵見諒。」

赤杖婆婆瞪目望了葉慈輝一陣，冷笑一聲，道：「年輕人，但願你能說出一番道理來，否則，你不但爲你自己惹來滔天大禍，也爲你師門親朋招來償還不盡的血債。」

葉慈輝笑了一笑道：「在下倒不怕滔天大禍，只怕有理說不清，代替別人揹黑鍋，只要老前輩給在下說話的機會，在下頗有自信。」

赤杖婆婆「哼！」了一聲，道：「你有什麼話，你說吧！」

葉慈輝道：「此處不遠，有一片雜樹林，穿過雜樹林有一道斷岩，斷岩之前有些東西，老前輩可以派人去看一看，那些東西，都可以證明在下的淸白。」

赤杖婆婆猶疑了一下，一揮手道：「派四個人去看一看。」

四條人影，應聲而起，飛奔而去。

這時，那年輕少婦說：「少俠，這時我可不可以去看看我的兒子？」

葉慈輝輕嘆一聲，說道：「少夫人，不是在下不讓你見令郞，只因爲令郞被惡郞中巫至仁在身上下了一種毒藥，觸撫不得……。」

那少婦哀求道：「我不怕，就是觸撫不得我也要抱一抱他，你不見他哭得多可憐麼！他一定是餓了，我就死，我也要給他吃一口奶。」

葉慈輝聽得心裏好不難過，當然，他不能就此滿足那少婦的那片愛心，硬着心腸，一搖頭道：「對不起，我不能同意你再添上一份麻煩。」

赤杖婆婆一皺眉頭說：「我們想辦法，給他吃點奶水，可不可以？」

葉慈輝點頭道：「當然可以。」

赤杖婆婆轉頭向那少婦和聲說道：「孩子，你擠些奶水出來，先給毛毛吃了再說吧。」

那少婦轉過身去，擠了小半杯奶水用水袋盛着遞來，赤杖婆婆伸手接過那小半袋奶水，道：「我老婆婆要親眼看着他吃，可不可以？」

葉慈輝點頭道：「當然可以，在下之不願少夫人接近令曾孫，是怕她愛子心切，情緒激動，控制不住，招來無妄之災，至於老前輩，功力深厚自是放心得下。」

赤杖婆婆再次打量了葉慈輝一眼，臉色稍霽，點了一點頭道：「你這話說得有理。」

葉慈輝側身一讓，說道：「老前輩，請！」

赤杖婆婆進入屋內，看看自己的小孫兒，這時已是哭得聲嘶力竭，好不叫人心痛，忍不住就要伸手去將他抱起來。

葉慈輝攔手阻住她道：「老前輩使不得，您還是讓成兒代勞吧。」

赤杖婆婆眼睛一橫，望着成青道：「我信得過麼？」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龍遊眼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譚雲、馬鵬僞扮侍衛宮三等侍衛，協助宮主張一清，殲除一名姓洪的副宮主，迫令另一副宮主王丹就範，說出他們在侍衛宮中的行動，一切均聽命於一個打掃工人老董，岳秀答允爲王丹解除妻兒被脅的命運，王丹遂引領他們往找老董，在王丹的住所中見到了屈身爲掃地工人，實則是一方首腦人物的老董後，王丹說出洪副宮主已死，老董心知不妙，剛欲取出七步追魂毒針暗算，爲岳秀發覺，疾施突襲，擊落針筒，老董自知不敵，呑毒而死，岳秀勸王丹改邪歸正，並願協助他拯救妻兒出險——

****

清掃侍衛宮　進剿長老院

王丹輕輕呼一口氣，道：「多承指點，在下是感激不盡。」

岳秀道：「王兄能迷途知返，足見是心明事非之人。」

張一清道：「王兄，兄弟衷心希望王兄能留在侍衛宮中和在下合作。」

王丹道：「在下慚愧。」

張一清目光轉到了岳秀的身上，說道：「王兄，你是否眞的相信，這是三等侍衛。」

王丹搖搖頭，道：「在下不信。」

張一清道：「王兄可知他們眞正的身份麼？」

王丹道：「不知道。」

張一清道：「布衣侯岳秀，王兄聽說過吧？」

王丹道：「那一位是岳侯爺。」

岳秀道：「區區便是。」

王丹急急抱拳一禮，道：「久仰岳爺大名，今日有幸一晤。」

岳秀道：「王兄，懸崖勒馬，在下十分敎佩，事實上，官家對侍衛宮中人寄望很深，兩位如能同心合力，必可建立一番功勞。」

張一清道：「咱們食君俸祿，未報君恩，此番正是效命之時，但慚愧的是，我等學有所限，藝不精深，還要岳爺從中指點一二才行。」

岳秀道：「指點不敢，彼此既志同道合，自可携手合作了。」

張一清道：「侍衛宮內奸已清，想必該有所行動了。」

岳秀道：「在下之意，諸位應該先把侍衛宮中的內奸，全部肅除。」

張一清一怔，道：「岳爺，還有內奸麼？」

岳秀道：「這要問問王兄了。」

王丹道：「就在下所知，侍衛宮中，似是只有老董一人爲領導人物，除了洪兄和兄弟之外，參加的侍衛人數，並不太多

，不過，我和老洪從中爭取，各收心腹，所以，就把侍衞官中的力量，給分散了不少。」

岳秀道：「王兄，你們不肯輕易讓一個侍衞，加入其中，用心只怕是不願這些隱密洩漏了。」

王丹道：「老董用心，確然如此。」

岳秀道：「王兄，準備如何處置此事呢？」

王丹道：「在下想和宮主研究一下，把我們的屬下召集起來，由宮主說明內情，四週預作佈置，迫使他們就範。」

岳秀道：「這辦法很好，諸位肅除了內部奸細之後，在下再派人來此和兩位連絡，聯合行動。」

張一清說道：「岳爺，可否晚走一步呢？」

岳秀停下腳步，說道：「宮主有什麼吩咐？」

張一清道：「侍衞宮中，還有一處很特殊的地方，只怕岳爺還不太清楚。」

岳秀道：「宮主明示。」

張一清道：「侍衞宮中，有一座長老院，表面上，他們已不願問事，事實上，他們才是侍衞宮的精厲人物。」

岳秀道：「這些人，和宮主都沒有瓜葛麼？」

張一清道：「很少見面，其中一兩位，還可偶而出院一見之外，大部份人，閉門不出。」

岳秀似是突然間，生出了很大的興趣，道：「你是說，那些長老們，整日的閉門不出。」

張一清道：「是！」

岳秀道：「一共有多少位長老？」

張一清說道：「就在下所知，還有六位。」

岳秀道：「在下有一些不解之處，還請宮主指點。」

張一清道：「不敢當，岳爺吩咐。」

岳秀道：「長老院中的長老，來自何處？」

張一清道：「自然是侍衞退休，才能進長老院。」

岳秀道：「還有別的條件麼？」

張一清道：「有！第一，必須是一等侍衞以上的身份，第二，必需有過特殊的功勛，才能升充。其實，一等侍衞以上的身份，必已有特殊的功勛。」

岳秀道：「張宮主，你這宮主的身份，是否能夠管到長老院呢？」

張一清道：「應該能夠管到，問題是從未管過。」

岳秀目光轉注到王丹的身上，道：「王兄對長老院中事，知曉好多。」

王丹道：「完全不清楚，長老院，雖然是名在侍衞宮下，但事實上，它已成了自己一片天地，不知從那年那月開始，侍衞宮中人，也不能輕易進入了。」

岳秀接口問道：「像你這副宮主的身份呢？」

王丹道：「一樣的不能進入。」

岳秀道：「宮主的身份呢？」

張一清苦笑一下，道：「我也不能隨便進去。」

岳秀道：「不能隨便進去，那是說，還是可以進去了。」

張一清說道：「也要費一番相當的手腳。」

岳秀道：「如何一個費手腳法。」

張一清道：「要先以宮主的身份，通知他們，他們回話出來，我才能夠進入院中。」

岳秀道：「這是侍衞宮中所定的律規麼？」

張一清道：「不是，如以侍衞宮的律規而言，他們還在宮主之下。」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譚兄，咱們該不該進去瞧瞧？」

譚雲道：「先使侍衞宮中無內顧之憂，咱們能借重侍衞宮的力量。」

岳秀點點頭，道：「說的是，咱們既然決定了張宮主是位可以信託的人，就必需把侍衞宮中反對他的力量，予以完全清除。」

王丹道：「長老院中的人人事事，外面知曉極少，就在下所知，他們似乎是與老董之間，有所連繫。」

譚雲說道：「王兄，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王丹道：「老董不會把實情奉告於我，在下只是聽他提過一次長老院。」

譚雲問道：「可曾聽過他提的什麼沒有？」

王丹道：「老董是一位很謹慎的人，舉止說話，都極小心。」

譚雲道：「哦！王丹兄，是否要和咱們一同進入長老院中看看呢？」

王丹道：「在下唯命是從——」

語聲一頓，接道：「對長老院中的事務，在下還有一點不同的看法。」

譚雲道：「請說。」

王丹道：「就在下所知，侍衞宮中的人，有不少是長老院的弟子，如是咱們一旦清整長老院，只怕會引起什麼變化？」

張一清道：「這一點，閣下可以放心了，我已有完全的佈署。」

王丹道：「哦！」

岳秀道：「咱們去吧！遲恐有變。」

張一清道：「就咱們幾個人去？是否要調集一點人手。」

岳秀道：「不用了，咱們幾個人，足可應付。」

王丹道：「在下帶路。」

長老院在侍衞宮東北角處，是一座花木環繞的院落。

兩扇紅漆木門，緊緊的關閉着。

王丹急行兩步，到了門前，舉手一推，木門竟然已了上栓。

大白天，大門緊閉，只此一事，就有些可疑之處。

叩動門上銅環，良久之後，木門才呀然而開。

一個青衣童子，當門而立，道：「找什麼人？」

王丹一皺眉頭，沉聲說道：「你認識我麼？」

青衣童子道：「不認識。」答的乾脆俐落。

王丹道：「我是副宮主，你替我通報一聲，就說宮主來此巡視，要院中長老齊集於大廳，迎見宮主。」

青衣童子輕哦了一聲，道：「我作不了主，你們稍候一會，我去通報。」

王丹道：「明告院主，宮主大駕親蒞，見也要見，不見也要見，咱們不會耐心的等候太久。」

青衣童子啊了一聲，道：「我替諸位通報。」

片刻之後，那青衣童子去而復返，道：「院主在大廳恭候宮主大駕。」

張一清低聲說道：「王兄，這長老院中，有那幾位和你有所連繫。」

王丹道：「長老院中一定有人，但是那一個，在下就不清楚了。」

張一清一面舉步而入，一面說道：「院主如何？」

王丹道：「滕院主自隱入長老院後，就一直未離開院門一步，對他的行動，屬下一無所知。」

張一清回頭望了岳秀一眼，似要請示，但却被岳秀示意阻止。

大廳門戶大開，一個白髮，白髯的老者，肅立門外。

張一清一拱手，說道：「有勞院主遠迎。」

白髮老人道：「滕奇年邁，力衰，懶於走動，未能迎於院外，還望宮主恕罪恕罪。」

張一清道：「滕院主德高望重，一清不敢有勞。」

口中說話，人已行入廳中。

滕奇讓張一清坐了上位，自己也在主位上坐下。

王丹緊傍張一清旁側而坐。

岳秀，馬鵬，譚雲，却一橫列站在張一清的身後。

滕奇欠欠身，道：「宮主大駕親臨，是否有所指教。」

張一清道：「一來探望院主，二來有事請益。」

滕奇道：「不敢，宮主但請吩咐。」

張一清道：「近日中，大內驚變，鬧的天翻地覆，滕院主想必早已聽說了。」

滕奇道：「老朽略聞一二，不過，不知詳情。」

王丹道：「院主，侍衞宮的傳事，就沒有把事情轉入內宮麼？」

滕奇答道：「有！只是，不够詳盡而已。」

王丹道：「滕院主，長老院中，對此事可曾有過議論。」

滕奇道：「長老院中，都是退休的人，都懶於再多問事，對此事，雖有議論，但却並無決定。」

張一清道：「滕院主的看法呢？」

滕奇道：「老朽相信，宮主和王副宮主，必能力挽狂瀾。」

張一清道：「哦！一清此來，是想借重院主和貴院諸長老的大力……」

滕奇接道：「張院主，我們都是退休的人了，老實說，對於侍衞宮中事，老朽等已不願多問了。」

張一清輕咳一聲，道：「這一次，事情不同……」

滕奇道：「什麼不同？」

張一清道：「太過重大，不但關係着侍衞宮的存亡，而且，關係着整個朝廷的命運。」

滕奇道：「這一個，難道要我們這些退休的老邁之人，重出養老院麼？」

張一清道：「不錯，情勢迫人，那也只好如此了。」

滕奇微微一笑道：「張宮主，有一件事，老朽先作說明。」

張一清道：「院主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滕奇道：「我雖然是長老院的院主，不過，這些人，都已經退休，他們肯不肯聽我的，那就很難說了。」

張一清道：「如若我以宮主的身份，下令徵求諸位重出長老院呢？」

滕奇道：「這個！咱們侍衞中，是否有這一規矩？」

張一清說道：「規矩是立於滕院主，主持侍衞宮的時代，難道，滕院主就忘了麼？」

滕奇搖了搖頭，道：「老了，老了，老朽太老了，所以，一切事，都已經記不清楚了。」

張一清道：「院主，本座這點用心，院主可否和諸位長老談說一下呢？」

滕奇道：「宮主之命，在下自會轉達下去，不過，他們會不會接受這道令諭，老朽實無把握。」

岳秀突然冷冷接了一句，道：「如若是宮主下了令諭，你就非接受不可。」

滕奇回顧了岳秀一眼，道：「你是什麼人？」

岳秀道：「侍衞宮中人，都應該聽從宮主的令諭，任何人，只要不肯聽從宮主的令諭，我們就只好以違令處置。」

滕奇回顧了張一清一眼，道：「張宮主，這個人是誰？」

張一清笑一笑，道：「三等侍衞。」

滕奇道：「一個三等侍衞，敢對長老院院主，如此無禮麼？」

張一清道：「院主，這要請你多多的原諒，他們担負的職伺不同。」

滕奇道：「如何一個不同法？」

岳秀接道：「在下担負的職伺，是要監督侍衞宮中所有的人，都要聽從宮主的令諭。」

滕奇道：「看來，侍衞宮有了不少的改變？」

岳秀道：「如若有人敢於不聽宮主令諭，在下會立刻就地執法。」

滕奇笑一笑，道：「你這話，可是說給老夫聽的麼？」

岳秀道：「不管對什麼人，都是一樣，自然也包括你滕院主在內了。」

滕奇的涵養功夫，已到了相當的境界，淡淡一笑，道：「張宮主，這個侍衞如此狂妄，不知是否已得到了你張宮主的授權。」

張一清淡淡一笑，道：「院主，侍衞宮，確已有不少的改變，因爲整個的江湖大局在變，人人事事在變，如若在下有處置不當的地方，還要你院主多多担待。」

滕奇輕輕咳了一聲，道：「張宮主，長老院中人，不但都是爲朝廷立過大功的人，而且，也爲侍衞宮爭取過榮譽，如今年邁退休，難道連好好的休養幾年，都不能麼？」

張一清道：「滕院主太言重了，長老院這些年中，太過老邁，不但不受侍衛宮的令諭約束，而且，把我這個宮主，也從未放在眼中，目下大內驚變，事情已鬧到了非常嚴重的境界，如若無法使侍衛宮，團結一起，只怕，侍衛宮，很快便會瓦解冰消。」

滕奇一皺眉頭，道：「聽宮主的口氣，似是有意的找麻煩來了？」

張一清道：「院主最好能把貴院中人，全都召集起來——」

滕奇一怔道：「全都召集起來，爲什麼？」

張一清道：「我忽然覺着，我這宮主的身份，應該振作一下了……」

滕奇接道：「哦……宮主，可否說的明白一些。」

張一清道：「侍衛宮有很多不聽令諭的人，都已被本座清除，但本座覺着多年共事，日久相處，所以，只要能誠心改過的人，本座將仍予重用。」

滕奇的涵養雖好，但也有些忍不住了，搖搖頭，說道：「張宮主，你似是有爲而來，不覺着對本院主的舉動，有些不敬麼？」

張一清道：「在下只求院主和在下合作？」

滕奇緩緩站起身子，舉手一招，一個青衣童子，快步奔了過來，一躬身，道：「院主有事吩咐。」

滕奇道：「院主年邁力衰，不能久坐，我要休息去了，你代我送客。」

張一清也霍然站起身子，冷笑一聲，道：「站住，滕院主。」

滕奇回頭一笑，道：「張宮主給老夫說話麼？」

口音之中，已流露出不敬之言。

張一清道：「不錯，滕院主再不停步，在下就要下令攔截了。」

滕奇冷笑一聲，道：「張宮主，你對老夫如此無禮，不覺太過份一些麼？」

張一清道：「院主如若對我這個宮主，不够尊敬，在下也只有對滕院主不敬重了。」

滕奇道：「張宮主，你對老夫如此無禮，老夫實也無法忍耐下去。」

張一清道：「滕院主，最好能想清楚一些。」

滕奇道：「想什麼？」

張一清道：「在下是一宮之主，滕院主雖然是長老院中的院主，但對在下這宮主的身份，也應該有所敬重。」

滕奇道：「在下覺着，長老院中人，都已經退休了，事實上，已不問是非。」

張一清道：「如是我以宮主身份，令諭你院主聽命呢？」

滕奇道：「這個，只怕老朽很難聽命了。」

張一清冷聲道：「如是你不肯聽命，我這個宮主的身份，是不是低於你院主的身份。」

滕奇道：「這個，這個，老朽很難評斷了，你是一宮之主，自然是身份比老朽高了，不過，長老院，有些不同……」

張一清道：「那裏不同了。」

滕奇道：「當年老朽主持侍衛宮時，對長老院，也是十分敬重。」

張一清笑一笑，道：「滕院主，在下敬重長老院，也希望長老能敬重在下。」

滕奇道：「我們是很敬重。」

張一清道：「既然敬重，那就聽我這宮主之命。」

岳秀低聲道：「宮主，滕院主如不見識一下咱們的本領，只怕滕院主也不會接受宮主之命了。」

張一清點點頭，道：「好！你們攔住他。」

岳秀應了一聲，橫移數步，攔住了滕奇的去路。

滕奇臉色一變，道：「你這個三等侍衛，也敢對老夫無禮麼？」

岳秀道：「咱們只知道聽從宮主之命，不問閣下是什麼人？」

滕奇臉色凝重，冷冷說道：「你記着，侍衛宮有一個很嚴厲的規定，以下犯上者，非死不可。」

岳秀道：「試試看吧！如是滕院主眞能殺了在下，那也只怪在下命苦了。」

滕奇冷笑一聲，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岳秀道：「在下，只是個三等侍衛，姓名不太重要吧？」

滕奇冷冷說道：「就憑你敢冒犯我這份膽氣，也不像一個三等侍衛的身份。」

究竟還是老薑辣，一照面間，已然看出情形不對。

岳秀淡淡一笑，說道：「滕院主，在下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你必需聽從宮主的話，如若不肯聽命，事情就麻煩大了。」

滕奇道：「哦！閣下準備攔阻我的去路麼？」

岳秀笑一笑，道：「滕院主，事非經過不知難，滕院主，決不會把一個三等侍衛看在眼中，閣下請出手試試吧！」

滕奇道：「你再三逼我出手，想必是有必勝的把握了。」

岳秀道：「我要你出手試試，看看是否應該聽從宮主的令諭。」

滕奇突然哈哈一笑，道：「老夫這把年紀了，那裏還有氣力動手。」

答話聲中，右手突然舉起，五指伸出，扣向了岳秀的腕脈。

看似輕描淡寫，實在快速至極，岳秀如非早有戒備，只怕也不易避過一擊。

但是岳秀右手一翻，五指彈出。

一片指風，反襲滕奇的右臂上數處要穴。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滕奇識得厲害，疾挫右腕，退了兩步，才算把一招避開，道：「高明，高明。」

岳秀道：「滕院主老當益壯，究非凡響。」

滕奇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夫已經領教過，諸位可以去了。」

岳秀道：「滕奇，似乎已經不是用口可以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了。」

滕奇道：「爲什麼？」

岳秀說道：「因爲，滕院主如不能聽從宮主之命，今日，咱們非得分個勝負出來。」

滕奇目光轉到張院主的身上，道：「

宮主，這眞是你的用心麼？」

張一清說道：「不錯，如若滕院主不聽令諭，本座只好下令整整侍衛宮的法紀了。」

滕奇沉吟了一陣，道：「宮主準備要老夫做些什麼？」

張一清道：「召集侍衛宮中人，要他們集於廳中，長老院，雖是皇上厚賜，准予支領俸銀，不作他事，但此刻情形不同，只好勞動諸位長老出馬了。」

滕奇道：「我雖是一院之主，但長老院制度不同，每一位退休的長老，都受到相當的尊重，只怕他們不肯聽我之命。」

岳秀笑一笑，道：「那容易，咱們治他個抗命之罪。」

滕奇冷笑一聲，道：「年紀輕輕的，說話如此放肆，不怕折損陽壽麼？」

岳秀道：「進入侍衛宮來，只怕生死簿上，已著上了難得善終，至於早死和晚死一日，那就無關緊要了。」

對岳秀，滕奇忽然間生出了一種畏懼之心，只覺他那咄咄逼人的氣勢，有如一把圓形尖錐一般，鋒利異常。

一招交接，老練的滕院主，已知道遇上了十分高明的敵手。

但聞張一清道：「滕院主，你還沒有回答本座的話。」

滕奇面現爲難之色，緩緩說道：「張宮主，我不能答應。」

岳秀突然欺前一步，道：「滕奇，宮主之命，令出如山，你如是有心違抗，那就要拿出點力量交代了。」

滕奇怔了一怔，道：「張宮主，告訴我這個人的眞實身份。」

張一清道：「布衣侯岳秀，岳爺。」

滕奇道：「難怪了，久仰，久仰。」

張一清接道：「岳爺有聖旨在身，特來處置此事。」

滕奇問道：「岳侯爺，聖旨上說些什麼？」

岳秀道：「聖旨說，要在下便宜行事，行蹤所至，如朕親臨。」

滕奇道：「侍衛宮的長老院，至少，不是反抗聖上的人，我們只是懶於問事吧了。」

岳秀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食王俸祿，理當効命，滕奇，召集貴院中的長老吧！請他們表明態度……」

語聲一頓，接道：「强敵已混入內宮，大內驚變，震動聖駕，侍衛宮平日裏受盡尊榮，如今正是報命王朝的時候。」

滕奇接道：「我們太老了。」

岳秀道：「長老院，也是侍衛宮的精銳。」

滕奇道：「岳侯爺，老朽這院主的身份，只是掛名，事實上，很難令他們。」

岳秀道：「違令者死，掃蕩外敵，必然先肅內奸，滕院主，看來你也不必再推辭了。」

滕奇無可奈何的歎口氣，道：「好吧！岳侯爺堅持如此，老朽只好試試了。」

回顧了不遠處兩個青衣童子一眼，道：「去！請各位長老來。」

兩個青衣童子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大約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兩個葛衣老人，手執拐杖，緩步行入了廳中。

兩個葛衣人年紀都很老，臉上堆滿了皺紋，還駝着背，一副老態龍鍾的模樣。

岳秀一皺眉頭，低聲說道：「滕院主，這兩位是？……」

滕奇道：「這兩位都是此地長老，長老院一開始，這兩位都是最先進入這長老院中的人。」

岳秀又仔細打量了兩個葛衣老人一陣，道：「滕院主，這兩位在長老院中，是什麼身份？」

滕奇道：「長老，長老院中，除了院主之外，都是長老身份。」

兩個葛衣老人似是很不願說話，自進入廳中之後，一直未開過口。

滕奇對兩個葛衣老人，似很敬重，微微領首，把兩人讓入了座位。

這兩個葛衣老人進入了廳中之後，再等良久，仍然不見有別的人進入廳中，岳秀心中大感奇怪，忍不住問道：「院主，這長老院中，一共有幾位長老。」

滕奇道：「一共有十位長老，不過，兩位殘廢，兩位臥病，能够出來見客的，只有六位，連老朽算上，也不過七個人能和諸位一晤。」

岳秀道：「另外四位，幾時才能够出來。」

滕奇道：「就要來了，岳侯請再稍候片刻。」

也許是岳侯兩個字，引起了那兩個葛衣老人的注意，四道目光，一齊轉投到岳秀的身上。

但兩個人仍然是沒有說話。

這時，只聽一陣朗朗大笑，一個身材矮小，但却身體很胖的人，行了進來。

這人，看上去年紀不大，滿臉紅光，再加上聲如洪鐘，給人一種短小精悍的感覺。

這矮胖之人，和兩個葛衣老者，完全不同，嘻嘻哈哈，很喜歡和人說話，進門之後，到處給人打招呼。

岳秀道：「滕院主，這人的年紀不大，精神又好，怎會進入了養老院中。」

滕奇冷冷一笑，道：「岳侯看他有多少年紀。」

岳秀道：「四十多些？」

滕奇道：「岳侯看走眼了，這一位麼，已經七十多了。」

岳秀道：「哦！七十多了。」

滕奇道：「不錯，長老院，有一條很嚴厲的規定，那就是，沒有度過花甲以上的人，決不准進入長老院。」

岳秀說道：「滕院主，可不可以，早些把他們找入廳中來，在下沒有太多的時間。」

滕奇道：「岳侯請在此多等片刻，他們就要到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好吧！在下再等候一刻工夫。」

矮胖老人突然把目光轉投到岳秀的身上，道：「這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岳少俠岳秀了。」

岳秀道：「不錯，在下正是岳秀。」

矮胖老人道：「久仰大名，今日有幸一會。」

岳秀淡淡一笑，道：「不用客氣，閣下怎麼稱呼？」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 皐·文
盧 令·圖

五龍筆

冒死救孤兒　啣環酬寡婦

「啊，好快的刀！」

刀光一閃，人頭落地，劊子手張義的刀果然名不虛傳。

祇不過爲殺人而喝采，毋乃太絕，同是人類嘛，總該有幾分惻隱之心。

然而，他不祇是大聲喝采，還由圍觀的人羣之中走出來，當眞是目無法紀，胆大包天！

而且闖法場是犯法的，他明知故犯，難道是一個瘋子不成？

不管他是不是瘋子，兩桿紅纓耀目的長槍，已直逼那人的胸腹。

「啊，你們哥兒倆這是怎麼啦？我老頭兒可沒有犯法呢。」

原來這擅闖法場之人，竟是一個糟老頭兒，他口中啊啊連聲，却已身如游魚，由兩桿長槍之間一閃而過。

「咳，別殺了，張頭兒，這個人就賞給老朽吧。」

張義的快刀已揮向最後一名犯人的脖子，就在千鈞一髮之際，老頭兒已抓住他了腕脈。

張義傻了眼，監斬的縣太爺也嘩然怒吼起來。

「拿下他，殺了這個囚徒！」

兵勇奔向老頭兒，法場的秩序登時大亂，瞧熱鬧的爲了本身的安全，像被趕散的鴨子，立即四散逃避。

祇是老頭兒的身法太快，兵勇不祇是沒有執着老頭兒，連剩下的一名犯人也不見了。

× × ×

天寒地凍，大巴山上已經飄着鵝毛般的瑞雪。

而且天色近晚，再有個把時辰，全山就要籠罩在黑幕之中了。

這兒雖有一條貫通川豫二省的山道，但三十里內却找不到一個歇息之處，最近的嵐泉縣也有四十餘里之多。

在這般時辰，這等天色之下，却有兩條人影在伶仃的行走着。

他們是一老一少，老者約莫五十出頭，少年也有二十四五。

瞧服色，老者是一身灰衣，顯得十分陳舊，少年一身土布衣褲，已經變作黯黃之色。

他們的神情也極爲萎頓，像是體力透支過多，已無法支持長途跋涉似的。

在翻上一重山嶺之後，老者在道旁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他急遽的咳嗽了一陣，才長長一嘆道：「今夜咱們祇怕要露宿荒山了，小哥兒，快找一個聊避風雪的地方。」

短衣少年應了一聲，舉目張望了一陣，逕向道左奔去。

片刻之後，他馳回老者歇息之處道：「前輩！那兒有一個狐穴，避避風雪是可以的。」

灰衣老者道：「好吧，咱們今晚將就一點，待天明後再作計較。」

狐穴頗爲乾燥，暫避風雪倒是一個理想的所在，祇是灰衣老者似乎身染重病，他的咳嗽較適才更爲劇烈。

短衣少年不安的道：「晚輩十分抱歉，明日……」

灰衣老者擺擺手道：「不必担憂，小哥兒，這是老毛病，不要緊的。」

短衣少年道：「如果不是爲了晚輩，前輩怎會受這些風雪之苦。」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道：「小哥兒，這麼說

你就不像武林中人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原是咱們的本份，你平白遭受了不白之冤，被我撞見了，怎能不管！」

短衣少年道：「可是前輩刼了法場，今後就祇有亡命天涯了，但你的病……」

灰衣老者道：「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立身？老夫家住廣西的勾漏山區，成都府的官兒，祇怕還沒有那麼長的手臂。」

短衣少年略作沉思道：「哦，前輩，晚輩還有一點不太明白。」

灰衣老者又咳了一陣道：「甚麼事你不明白？」

短衣少年道：「前輩是怎樣知道晚輩遭受不白之冤的？」

灰衣老者道：「成都的官府糊塗，人民的眼睛可是雪亮的，茶樓酒肆之中都在談論你冤情，老夫自然會知道了。」

頓一頓接着道：「再說老夫兩眼不花，也能瞧出小哥兒滿臉正氣，決不會做那傷天害理的強盜勾當的。」

短衣少年長長一吁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今後前輩如有命，縱然赴湯蹈火，晚輩也不會皺一下眉頭的。」

灰衣老者微微一笑道：「別這麼說，小哥兒，楚臨眺還不致施恩望報，今後你就不必提那些報恩的話了。」

短衣少年對灰衣老者楚臨眺的言語大爲感動，眼眶一熱，淚水幾乎滾了下來。

在成都他雖然沒有親族，總還有幾個知己的朋友，但臨到被人誣陷爲盜之後，救命的竟是一個素昧平生的老人。

現在，這位救命的恩人病了，他不能說不感到一份歉疚。「前輩，要不要晚輩跟你捶捶背？」

「不必了，你歇息吧，咱們明兒還要起個早。」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就起身上路，目標是趕向四十里外的嵐泉縣城。

但走出不過十里，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忽然由身後傳來。

短衣少年面色一變道：「狗腿子終於追上咱們了，前輩，咱們避一避怎樣？」

楚臨眺搖搖頭道：「來不及了，你瞧。」

蹄聲來自身後，但楚臨眺却要他瞧着前途，難道這位老人當眞病糊塗了不成？

短衣少年隨着楚臨眺所指之處一瞥，果然發現三條人影風馳電掣一般的向他們撲來，由他們那輕靈巧快的身法推想，這三人的身手必然不凡。

此時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這雙老少的處境，眞箇是進退維谷。

更糟的是楚臨眺病情轉劇，他在不停的咳嗽，精神顯得虛弱已極。

短衣少年長長一嘆道：「前輩，你走吧，待晚輩抵擋一陣。」

楚臨眺哈哈一笑道：「小哥兒，你以爲老夫是貪生怕死之人？」

短衣少年道：「前輩不要誤會，晚輩是顧慮……」

楚臨眺擺手道：「不要說廢話，小哥兒，老夫一生見過不少大風大浪，縱然刀擱在頸子上也不會做出臨危棄友的行爲的。」

短衣少年道：「前輩義薄雲天，晚輩衷心感激，祇是你病情嚴重似乎不宜妄動眞力。」

楚臨眺道：「小哥兒，你這是瞧不起老夫了，待會你別動手，瞧我收拾這些兔崽子。」

他們說話之際，前面的三人已到達二丈之外，楚臨眺忽然大喝一聲，身形一晃，像閃電一般向那三人撲去。

短衣少年估不到楚臨眺劇病纏身，行動仍然這般迅速，他祇是呆了一呆，一聲慘呼已傳了過來。

他大吃一驚，點足一彈，便向前面衝去。

他是担心楚臨眺，及舉目一瞥，原來是三名來人之中有一個倒了下去。

那個倒下之人身裁高大，長像威武，但被楚臨眺一掌印在前胸，就橫飛丈外，灑下一片血雨。

瞧到此等情形，短衣少年不由吁出一口長氣，目光一轉，再向楚臨眺瞧去。

這位義薄雲天的老人，正在力搏兩柄光華奪目的長刀，別看他在惡鬥之中仍不停的咳嗽，但他一雙肉掌却有無窮的威力。

那兩柄長刀的主人，一個長髯飄飄，約莫六十左右，另一名是一個中年漢子，身裁較長髯老者矮了一頭。

中年漢子穿的是公門服式，必然是六扇門的高手，祇是他們兩柄長刀雖是使得呼呼風響，却無法拈到楚臨眺的一絲衣角。

此時蹄聲震耳，十幾匹怒馬由身後衝了過來。

短衣少年哼了一聲，兩縷凌厲的煞光，由雙目暴射而出。

「狗腿子，老子跟你們拚了。」

擰身點足，身形冲霄而起，左臂一撈，抓着來騎領頭者的手臂，右腕一抖，一掌將那人打得飛了出去。

這幾下動作一氣呵成，來騎幾乎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他們領頭的已然作了掌下亡魂。

短衣少年先聲奪人，一掌斃敵之後，旋身向另一人猛撲。

那人大吃一驚，急忙甩蹬飄身，滾下馬背，掌中馬刀一挺，直擲短衣少年的腰脅。

短衣少年哼了一聲，伸手一按馬背，避開那人的一刀，但他身形還未立穩，兩縷勁風已由身後襲來。

「狗雜碎，你們是找死！」

他叱聲出口，身形忽然滴溜溜一轉，一柄長刀，一隻鐵尺，都被他閃避過去。

不待對方收回兵刃，右掌一抓一送，鐵尺已插進一人的心窩，同時左脚斜飛，不偏不倚的正好踢在使刀大漢的太陽穴上。

他一上來煞手頻施，舉手投足之間，連斃三名敵人。

但來的人還有九名之多，他的未來並不怎樣好過。

祇不過這般人似乎被他的神威所懾，他們雖是採取包圍的姿態，却遲疑着沒有動手。

短衣少年借機向楚臨眺一瞥，不由心神狂震。

原來與楚臨眺拚鬥的，是名震西南的總捕頭藎浩然，另一人是他的師兄岑長風，現任長風鏢局的總鏢頭。

楚臨眺以抱病之身，苦戰兩名功力驚人的高手，他艱苦的情形就不言可喻了。

此時他不僅已落在下風，而且創傷被體，血染灰衣，如若不及時支援，這位義重如山的老人，就可能會傷在藎、岑二人的長刀之下。

短衣少年此時雙目盡赤，混身上下都迸出一片駭人的兇霸之氣，他揮舞了一下奪來的鐵尺，冷冷叱喝一聲道：「閃開！」

團住他的九名大漢，全被他氣勢所懾，竟身不由己的讓開一道缺口。

但他身形剛剛縱起，其中一人忽然大呼道：「不能讓他走，咱們上。」

語音甫落，刀光如幕，他躍起的身形竟被迫得倒竄而回。

這般六扇門中的高手，都是經過精挑細揀而來，在武功上全都不是泛泛之輩，而且放走

殺人拒捕的兇犯，可能會落個全家抄斬，不管短衣少年如何兇狠，除了拚，他們別無選擇。

此時再度惡鬥，誰也不存僥倖之心，每一招出手，都是兩敗俱傷的打法。

短衣少年的武功比這九人爲高，但他碰到一羣不怕死的硬漢，功力上就不能不打一個大大的折扣了。

惡鬥由辰至午，仍在纏戰不休，六扇門中的人祇剩下兩個，短衣人也變成一個血人了。最可怕的是他眞力耗盡，已達虛脫程度，對方兩人也搖搖欲倒，但仍有勉力一戰之能。

他們彼此調息了一陣，短衣少年扭頭向楚臨眺瞧去，這一眼幾乎使他震駭得驚呼出聲。

那邊的戰鬥已然停止，情形却慘烈已極，董浩然頭頂開花，倒在一塊大石之旁。

岑長風開胸破腹，死得極爲悽慘。

楚臨眺則橫身荒草之上，祇怕也是凶多吉少。

「前輩……」

他發出一聲撕心裂肺的悲嘶，便向楚臨眺臥倒之處撲去，淚水像奔泉，由佈滿紅絲的雙目急湧而出。

他此時傷心達於極點，明知還有二名強敵虎視眈眈，但仍想瞧瞧楚臨眺是不是已蒙難。

這也難怪，救命之恩，他還沒有報答，如果楚臨眺再爲他而死，豈不要使他抱恨終天！

但他奔出未及五步，一片刀光忽然捲地而來。

是僅餘的兩名六扇門的高手，他們付出了十幾條人命的代價，自然不能讓他逃出手去。

短衣少年原已眞力耗盡，按說是無法抵擋這兩人聯手攻擊的，但在義憤塡膺之際，他却發揮了生命的潛力，口中一聲暴叱，兩柄長刀被他的鐵尺震得衝霄而起。

一招得勢，手下決不容情，鐵尺左右橫掃，立即揚起了兩聲哀嚎。

不再瞧看敵人的生死，轉身一躍，仍向楚臨眺倒地之處奔去。

「前輩……前輩……」

「小……小哥兒……我……不行了。」

「前輩，是我害了你。」

「別……這麼說……小哥兒，我……還有事付託於你。」

「前輩！先讓我瞧瞧你的傷勢。」

「不必了，小……哥兒，我內腑已碎，有仙丹也……救不活，聽我說，唉……」

「你說吧，前輩，我在聽着。」

「我懷中有……一隻筆，給我拿……拿出來。」

短衣少年伸手到楚臨眺的懷裏一摸，取出一個六吋長短的小小布包。

「是這個麼？前輩。」

「是的，這是五龍筆，你給我……送……送到勾漏山……」

「交給誰？前輩。」

「杜秋娘，她……住在翠竹……」

「翠竹什麼？」

「翠竹山……山莊，咳，小……哥兒，我將她……付託……你了……你……要照……照顧她……」

「前輩放心，晚輩祇要一息尚存，決不辜負前輩所托，祇是杜秋娘與前輩是怎稱呼？」

「她……她是……」

她是什麼人？這位義薄雲天的老人，竟無法完成未竟之言。

「前輩！你不能死，你……」

男兒有淚不輕彈，祇緣未到傷心處，現在短衣少年哭了，而一聲悲呼，便已暈死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辰，他終於醒了過來，瞅着楚臨眺的屍體，他仍然悲不自勝。

此時夕陽含山，天色已經接近薄暮，一個腥風血雨的日子總算過去了，但却留給他無窮的痛苦，終身的歉疚。

在夜幕降臨之前，他分別將楚臨眺及十餘名公門中人埋了起來，死者以入土爲安，他不能讓他們暴屍不管。

最後他清除了一切打鬥的痕跡，才在楚臨眺的墳前默默祝告道：「前輩！我對不起你，但祇要狄珏還有一口氣在，必會將五龍筆送交杜秋娘的。」

狄珏，是這短衣少年的姓名，他屢遭厄困，幸能不死，但救命恩人楚臨眺的死亡，使他痛心已極。

現在他在楚臨眺的墳前發誓，以他的生命担保，去完成他救命恩人臨終的託付。

× ×

勾漏山脈起於雲南，東走兩粵，勾漏山祇是其中的一個山峯而已。

本山的特點是竇穴廻環，瑩潔如玉，走遍天下名山，也找不出像本山石骨這麼奇突的。

距勾漏山南麓十里一片幽篁之中，聳立着一幢氣勢雄偉的莊院。

就形勢猜想，它如若不是閥閱之家，必然是甚麼達官貴人消夏避暑的所在。

此時日正當中，它那兩扇朱漆大門仍然緊緊的關閉着，偌大一片莊院，竟靜悄悄的聽不到半點聲息。

忽然…………

「朋友！請留步。」

原來一名身着藍衫，年約二十四五的英俊少年，正向這幢莊院奔來，他還未接近竹林，已被隱藏竹林之中的暗樁喝住。

藍衫少年脚下一窒，面對發聲之處，雙拳一抱道：「在下狄珏，請問貴處是不是翠竹山莊？」

竹林中刷的一聲，一名五短身材，勁裝打扮的中年漢子已現身出來，他向狄珏打量一眼道：「不錯，這裏正是翠竹山莊，狄朋友有甚麼指教？」

狄珏道：「在下有要事要求見杜秋娘，請閣下代爲通報一下。」

勁裝漢子怔了一下，說道：「狄朋友請稍待。」

他取出一隻竹管，就口吹出一陣嗚嗚之聲，狄珏雖不明就裏，但也知道他必定是招喚同伴。

令他不解的是翠竹山莊究竟是一個甚麼所在？那杜秋娘又是何等人物？

大白天裏，還這麼鬼鬼祟祟的故作神秘，豈不是多此一舉！

他思忖之際，竹林白石小徑之上忽然現出兩條人影。

她們是一老一少兩名女人，但來勢極速，顯示她們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在狄珏丈外之處，她們停了下來，四目炯炯，向這位不速之客打量着。

她們在打量狄珏，狄珏自然也在瞧看她們，但雙方目光一觸，幾乎同時心頭一震。

只不過狄珏是懾於那年老婦人的銳利目光，對方只是爲他飄逸的豐姿而有所感觸罷了。

自然，一個年逾花甲的婦人，是不會爲俊美男性而動心，她的感觸，必然是別有隱情。

此時勁裝漢子向老婦躬身一禮道：「稟柴姥姥！這位狄朋友要見夫人。」

柴姥姥雙眉一挑，冷冷道：「你姓狄？叫甚麼？」

狄珏道：「晚輩狄珏。」

柴姥姥道：「你認識咱們夫人？」

狄珏道：「不認識，晚輩是受人之託。」

柴姥姥道：「誰？」

狄珏道：「楚前輩。」

柴姥姥面色一變道：「楚臨眺？」

狄珏道：「是的。」

柴姥姥道：「你見夫人有什麼事？」

狄珏道：「這個麼……晚輩想面見夫人再說。」

柴姥姥哼了一聲，道：「你要跟老婆子賣關子？」

狄珏道：「晚輩不敢，但事關重要，請前輩多多包涵。」

柴姥姥冷冷道：「好，跟老婆子來。」

語言一落，身形急轉，帶着同來的青衣少女逕向莊門飛馳而去。

狄珏隨着柴姥姥進入翠竹山莊，經過幾重屋宇，到達一座陳設古樸的大廳之內。

柴姥姥指着一側紫檀木椅道：「請坐。」

狄珏道：「多謝前輩。」

柴姥姥回顧青衣少女道：「去請夫人。」

青衣少女應了一聲，嬌軀一擰，閃身急奔而去。

片刻之後，廳外響起一陣環珮之聲，接着四名青衣小婢，擁着一名白衣少婦姍姍而來。

狄珏立起身形，向那位少婦擧目一瞥，忽然覺得心頭一震，投出的目光再也收它不回。

這自然是因爲白衣少婦太過美麗了，否則狄珏怎會一目之下，就這般失魂落魄？

其實僅僅美麗二字是無法概括她的，她除了姿容絕代，還有一股奪人心志的特殊氣質。

這確是一個塵寰罕見的天生尤物，只要是一個正常的男人，沒有不爲她所惑，狄珏雖是心無邪念，但他總是一個血氣方剛正常男人。

好在柴姥姥及時咳了一聲，狄珏總算眞魂歸竅，投出的目光也收了回來。

但他再也不敢仰視，只得垂着頭抱拳一揖，說道：「在下狄珏，奉楚前輩之命，求見杜姑娘。」

他聽到翠竹山莊之人對杜秋娘以夫人相稱，但他認爲在沒有弄明白她與楚臨眺的關係之前，仍以「姑娘」二字較爲適宜。

白衣少婦微微一笑道：「妾身就是杜秋娘，少俠指名求見，不知有什麼指教？」

狄珏道：「在下奉楚前輩之命，要將五龍筆面交姑娘。」

他由懷中取出一個布包，雙手遞了過去。

杜秋娘啊了一聲道：「有勞少俠了，梅影，快接過來。」

梅影就是適才跟柴姥姥外出相見的青衣少女，她應聲接過五龍筆，隨手呈給杜秋娘。

杜秋娘親手解開布包，現出一個六寸長短，粗約五分的精緻銅盒，她以纖纖玉指掀開盒蓋，一片耀眼的光芒立即暴射而出。

她匆匆瞧了一眼，迅速將盒蓋扣上，目一抬，瞅着狄珏道：「狄少俠……」

狄珏道：「姑娘有什麼吩咐？」

杜秋娘道：「楚臨眺呢？」

狄珏神色一黯道：「楚前輩他……」

杜秋娘道：「少俠不必顧慮，有話但說無妨。」

狄珏長長一嘆道：「咱們在大巴山區與西南總捕頭董浩然等十幾名高手惡戰，楚前輩因舊疾復發，在殲盡敵人之後……」

杜秋娘嬌容一變道：「你是說他死了？」

狄珏道：「是的，楚前輩已然作古。」

杜秋娘沉默半晌道：「少俠能不能說詳細一些？」

狄珏遂由成都刼法場說起，直到大巴山楚臨眺力戰身死爲止，爲杜秋娘一一敘述。

最後，他萬分歉疚的一嘆道：「楚前輩對在下恩同再造，他不幸喪身大巴山，使在下報恩無門而抱着終天之恨，今後姑娘如有所命，縱然赴湯蹈火，狄某萬死不辭。」

杜秋娘淚光瑩瑩的道：「生有方，死有地，這怎能怪你。」

狄珏道：「多謝姑娘原宥，但狄某有生之年，都是楚前輩所賜。」

杜秋娘幽幽道：「事已至此，少俠勿須自責，祇是十年夫妻，一旦永別，未來歲月，情何以堪！」

狄珏聞言一呆，暗忖：「原來這位艷麗如仙的白衣少婦，竟是楚臨眺的妻子。」但他說甚麼呢？面對救命恩人的妙齡遺孀，連安慰的話都無法宣之於口。

杜秋娘沉默良久道：「好吧，少俠先歇息一下，待會咱們再作詳談，梅影，帶狄少俠去東廂安歇。」

狄珏雙拳一抱，向杜秋娘告了一個罪，然後跟着梅影，一逕來到東廂。

梅影推開東廂的房門，瞅着狄珏嫣然一笑道：「還滿意麼？少俠。」

狄珏向室內流目一瞥，忍不住贊嘆一聲道：「如此華貴的陳設，在下還是第一次大開眼界，只可惜……」

梅影一笑道：「只可惜孤衾獨枕，沒有一個共消永夜的人兒，是麼？」

狄珏一怔，說道：「姑娘誤會了，在下是說……」

梅影咭咭笑道：「不要緊的，少俠，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這也是人之常情。」

狄珏估不到這位年紀青青的姑娘，說起話來竟然這般大胆，對一個初見面的陌生男子，竟敢說出這等挑逗性的語言，不由眉峯一皺，扭頭向她瞧去。

這位姑娘的芳齡，約莫在二九之譜，應該是情竇初開，吉士誘之的懷春年華。

而且她眉目如畫，淸秀絕俗，的確稱得上是個美人胚子。

但她目光正而不邪，嬌靨之上是一片穆肅的氣氛，適才那極具挑逗的輕薄言語，好像並非由她說出似的。

如此一來，狄珏呆着了，他不知道這位梅影姑娘的葫蘆之中到底賣的是什麼藥。

梅影並未理會狄珏在想些什麼，秀目向外間一瞥，冷冷道：「小婢有幾句不當之言，希望少俠不要見怪。」

狄珏道：「姑娘不必客套，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梅影道：「本莊雖是家大業大，但却是一門孤寡，因而在防範屑小上有些特殊的設置，今後少俠如想活動一下筋骨，不妨由前門到竹林之外走走，本莊的兩側偏院及後院千萬不可亂闖！」

狄珏道：「在下記下了。」

梅影道：「待會小菊兒會替少俠送午餐來，少俠吃後自行歇息，也許夫人還要與少俠談談的。」

狄珏道：「多謝姑娘關照。」

梅影淡淡一笑，纖腰一扭，逕行漫步出房而去。

梅影走後不久，忽然兩隻信鴿由空際交义而過，一隻是由莊飛出另一隻則投入後山中。

狄珏瞧得一呆，暗忖：「這幢翠竹山莊，實在令人有點莫測高深。竹林設暗卡，莊內有禁地，這已經顯得不太平凡，而且還有信鴿頻頻往還，像是一個發號司令的所在，如果說這是爲了一門孤寡防範宵小的措施，未免有點太過牽強了。」

不管他怎樣疑慮，但翠竹山莊是他救命恩人的府第，楚臨眺爲他而死，他不能不對恩人的遺孤負起維護的責任，因此，他決心留下來，不論處境如何，他要以滿腔熱血酬報深恩。

飯後畧作調息，梅影已來促駕。

「少俠？夫人有請。」

杜秋娘召見之處，還是適才相見的那座廳堂。

在座的除了杜秋娘，柴姥姥，梅蘭菊竹四婢，還有一名白髮蒼蒼的黑衣老者，及一名身着紫衣，面目精悍的中年大漢。

狄珏雙拳一抱，先向杜秋娘一禮道：「狄珏參見夫人。」然後再向白髮老者及柴姥姥拱手一禮道：「見過前輩。」

杜秋娘微微一笑道：「少俠不必多禮，請坐。」

狄珏告了一個罪，就在下首一張紫檀木椅中坐了下來。

杜秋娘指着白髮老者及中年大漢道：「他們是本莊的管事諸葛武，護院紀逢春，你們多親近親近。」

他們道過久仰之後，狄珏便轉向杜秋娘道：「夫人召見狄珏，不知有什麼吩咐？」

杜夫人道：「妾身只是想多瞭解一下先夫的情形，並對少俠有一點要求。」

狄珏道：「請夫人吩咐。」

杜秋娘道：「先夫在已故之前，除了咳嗽，是否還有其他病症？」

狄珏道：「沒有。」

杜秋娘道：「先夫的遺體是少俠親手埋葬的麼？」

狄珏道：「是的。」

杜秋娘道：「請少俠將先夫埋葬之處繪下一張簡圖，以便將他的遺體運回安葬。」

狄珏道：「不必繪圖了，移靈之事，在下義不容辭。」

杜秋娘道：「不，少俠前案未了，豈可再涉險地，何況妾身還有借重少俠之處。」

狄珏道：「夫人勿須客套，有什麼事，請儘管吩咐。」

杜秋娘目光一轉，畧作沉吟道：「先夫一生奔走江湖，爲人間鳴不平，替社會伸正義，現在他撒手一走，却將一個爛攤子留給咱們，唉……」

狄珏道：「夫人不必担憂，狄珏願意繼承前輩的遺志，終生奉行，死而後巳。」

杜秋娘道：「先夫一生作爲，雖是問心無愧，但不能獲得官府諒解，與人們的同情，唉，行非常之事，必非非常之人，少俠如此冒然承允，你會後悔的。」

狄珏雙眉一掀道：「夫人是認爲狄某是一個平凡之人，不堪承担楚前輩的遺志了。」

杜秋娘道：「少俠言重了，妾身是爲少俠着想，免得你將來悔不當初！」

狄珏豪放的一笑道：「狄某承允之事，縱然挫骨揚灰也不會後悔的。」

杜秋娘道：「狄少俠既如此決定，妾身倒不便再說什麼了，梅影，今後妳就侍候狄少俠吧。」

梅影道：「婢子遵命。」

狄珏道：「多謝夫人好意，但在下能夠自理，不敢勞動梅影姑娘。」

杜秋娘道：「少俠這是太見外了，梅影妳先去吧，我還要跟狄少俠聊聊。」

梅影退出之後他們仍在談笑風生的閒聊着，但在閒聊之中，杜秋娘對狄珏作了一次深入的瞭解。

他是一個孤兒，被成都導善寺的老和尚法緣大師收養，並敎以佛門的上乘心法及武功，法緣大師在五年之前圓寂，他再度成爲孑然一身的孤家寡人了。

杜秋娘對他有同情，也有安慰，使他覺得這位美麗的夫人是一個通達世故，而易於親近之人。

在夜色闌珊之際，他辭了出來，但當他踏進東廂之時，不覺心頭一怔。

原來那位清秀絕俗的梅影姑娘，竟連被褥用具也一起搬來，怎能不使他大爲吃驚。

梅影却櫻唇一噘，哼了一聲，說道：「看樣子是不歡迎我了。你去向夫人說一聲讓我走就是。」

狄珏微微一笑道：「那裏話，在下怎能這麼不知好歹，只是勞動姑娘使在下難以心安，而且……咳，只怕還有點不太方便。」

梅影道：「我原本就是一個下人，有什麼安不安的，再說夫人要我侍候你，我就是你的人了，要我怎樣都可以，你大可不必顧慮。」

狄珏啊了一聲道：「姑娘言重了，咱們歇息吧。」

他適才曾經領敎過梅影大胆的作風，不敢對她多作辯論，早點歇息可以避免她的糾纏。

但梅影却冷冷道：「忙甚麼？先洗乾凈了再歇息不遲。」

東廂有洗浴設備，梅影已爲他準備了一盆蘭湯，而且他那滿身風塵，也確有淸理一下的必要。

好在梅影並沒有對他糾纏，只是收拾了他浴罷的善後，便在他隣房歇息去了。

第四日的晨間，杜秋娘的另一侍女蘭心匆匆奔來。

她走進東廂便大嚷大叫道：「姐夫姐姐快來，我有好消息告訴你們。」

狄珏聽到蘭心的呼叫了，但却被那姐夫二字弄得大爲錯愕。

梅影柳眉一挑道：「蘭兒！妳胡說些什麼？有正經事快說，別叫人家瞧着生氣。」

梅影這麼一說，狄珏倒不便裝聾作啞了，只得走出外間，雙拳一抱道：「蘭姑娘早，有什麼好消息告訴咱們？」

蘭心還了一禮，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珠却在狄珏梅影的面上瞧來瞧去，好像要在他們的臉上找出什麼秘密似的。

梅影哼了一聲道：「小蘭兒，妳在搗甚麼鬼？」

蘭心神秘的一笑道：「別寃枉好人，蘭兒怎敢！」

梅影道：「我沒有時間跟妳囉嗦，失陪。」身形一轉，就待走出東廂。

蘭心伸手一攔道：「別忙，大姊，夫人有事交待。」

梅影冷冷說道：「少跟我賣關子，有事快說。」

蘭心抿咀一笑道：「夫人怕姐夫悶壞了，要妳帶他出去玩玩。」

梅影面色一沉，說道：「小蘭兒，妳當眞要討打？」

蘭心撇撇咀道：「對不起，我說溜了咀，下回不說就是。」跟着面色一整道：「桂林馬王堡的陳老爺子七十大壽快到了，夫人要你們兩人代她去一趟。」

梅影道：「夫人呢？」

蘭心道：「在後院。」

梅影回頭向狄珏道：「公子！你歇會兒，我去見見夫人。」

狄珏道：「好的。」

梅蘭二婢相偕離去，約莫頓飯之後，梅影獨自歸來，她手中還提着一個包裹及兩柄連鞘長劍，看情形，小蘭兒說的八成不假。

梅影放下包裹及一柄長劍道：「公子！這是夫人替你準備的，你瞧瞧是否適合。」

狄珏打開包裹，只見裏面衣物鞋襪，一應俱全，尺寸也都不差，好像量身定做似的。

狄珏繫好包裹，微微一笑道：「很好，只是這些衣物似乎華貴了一點。」　（未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年書劍服下怪俠歐陽善贈予他的紫金丹後，只數日工夫，竟前後判若兩人，舊病盡去，助以家傳內功心法，使過去的羸弱書生一變而爲武林高手，那日，年書劍提議重往山嶺搜索殭尸，他要趁雨後山路泥濘，殭尸若是人化裝的，當有走路痕迹，三公聽從他的建議，冒雨趕赴山頭，年書劍在林中察視一遍後，突以長劍刺入一巨大樹幹中，隨見樹中有血滲出，再剝開樹皮果見樹中有洞，洞中藏人，唯已被劍斬死，檢視下獲知死者爲青竹屍牟撫天，發現此一秘密後，又往發曾現殭尸的山頭搜查——

武俠長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千里不留行

金丹顯奇效　擒殺僞殭屍

「殭尸」第二次出現時，年書劍未在場，故他更無法找出那棵大樹，不過當他看過附近的十幾顆高大的古樹之後，覺得其中的四棵頗有可能藏人，便把那四棵大樹指給衆人看，低聲道：「小可認爲這四棵大樹中的一棵必是『殭尸』藏身之處，要不要同時刺它一劍試試？」

趙公鴻不覺莞爾道：「這豈不是泥中刺鼈？」

歐陽善笑道：「正是，但卻是最好的辦法！」

趙公鴻便將帶劍的劍迷李飛及年書劍年長福召近跟前，低聲吩咐道：「你們三人各選一棵刺它一劍試試，但要刺低一點，免得傷了他的命。」

年書劍道：「另一顆呢？」

趙公鴻道：「由老夫來。」

四人決定好了目標，隨卽走到那四棵可疑的大樹下，年長福性急，立時運起一劍用力刺入樹身！

他本有一身神力，此刻又是傾力刺出，故一下就刺入七八寸深！

但他的面上隨卽露出失望之色，不問可知他刺到了一棵實心的。

劍迷李飛第二個運劍刺入，結果也刺到「實心」的樹身，樹腹無洞。

年書劍第三個刺入，也立刻發覺樹身堅實，裏面不是空心的。

衆人於是把視綫轉移到第四棵大樹。

趙公鴻沒有用劍，他只伸出右掌，慢慢按上樹身，也沒見他使勁，便見樹身震動了起來。

敢情，他使的是武學中最深奧的「隔牆打穴」！

就在樹身震動中，只聽得樹腹中傳出悶喊，接着樹身突然洞開——

一大片樹皮，自樹身上脫落！

緊接着，自樹腹中滾出一個人來！

這人也是個中年漢子，但身材恰與「青竹屍牟撫天」完全相反，又矮又胖。活像個矮東瓜！

他自樹腹中滾出之後，雙手緊抱小腹，痛苦的呻吟了幾聲，卽靜止不動！

歐陽善叫道：「咦，又完蛋了？」

趙公鴻皺起了眉頭，似乎很後悔自己出手太重，問道：「這一個是……」

歐陽善道：「石頭屍米永福！」

趙公鴻彎腰下去，伸手翻開「石頭屍米永福」的眼皮看了看，面上立現苦笑道：「唉，老夫沒想到他是個矮子，原只打算打傷他的膝蓋骨……」

歐陽善哈哈一笑道：「結果却打中了他的小腹丹田大穴——不要緊，反正這些人死有餘辜，留之無益。」

無邊子鑽入樹腹看了看，說道：「這樹腹還眞不小，可以在這裏面睡覺呢！」

百忍上人微笑道：「現在不是談睡覺的時候，這個『石頭屍米永福』旣已死亡，那『樹腹屍皮昌』和『花屍梅香香』就不能讓他們逃掉！」

歐陽善道：「對，他們兩個，可能還躲在那天刺殺饒，鞏二衞士的地方，在他們還不知道咱們已發現他們的秘密之前，是擒拿他們的最佳時機！」

趙公鴻也知道事不宜遲，當下又命仲孫逸將「石頭屍米永福」的屍體移去別處藏好，並將樹皮門掩回樹身，即與衆人轉向仙霞嶺東面趕來。

十三人疾若流星，一路翻越山嶺穿越密林，趕了約半個時辰已到仙霞嶺東面。

首先到達劉金堂被殺害的大樹下。

由於大家已經知道「殭尸」藏身樹腹，所以現在再來察看樹身，很快就發現樹身上的「破綻」，趙公鴻於看出樹門的位置之後，立時再一掌按上去，重施「隔牆打穴」的神功！

這次，樹身也起了輕微的顫動，但沒有發生預料的情況，也就是說，樹門未開，沒有人自樹腹中滾出來。

趙公鴻換個部位再按出一掌，結果也一樣，他頗感迷惑的回對衆人道：「奇怪，莫非人不在裏面？」

無邊子道：「打開看看！」

趙公鴻於是右掌變按爲抓，五指「奪！」的一聲，抓透樹門，再往後一扯，便將整個樹門扯了下來。

門後果有一個經過人工開鑿的空心樹腹，但裏面空空如也，沒有「殭尸」躲在裏面！

歐陽善道：「咦，莫非聞風而逃？」

百忍上人道：「大概不是，這個樹腹無人，可解釋爲他們已棄置不用。」

無邊子道：「不錯，他們只有四個人，而咱們已知有五處樹腹，可見他們開鑿的樹腹不少，那『樹腹屍皮昌』和『花屍梅香香』必是躲在別的樹腹中。」

趙公鴻道：「最好是躲在那天殺害饒鞏二衞士的那兩處樹腹中，否則的話，要想逮住他們恐怕相當困難了。」

百忍上人道：「不管怎樣，先去那兩處地方找一找再說吧！」

於是，衆人再向前趕。

不久，已到當日饒，鞏二衞士遇害的附近草坡地上，趙公鴻向百忍上人道：「咱們仍分兩組來進行如何？」

百忍上人點頭道：「好，咱們分頭並進！」

當下，便與無邊子，劍迷李飛及四個武林人物往西面密林奔去。

西面那片密林，即是當日「玉麒麟饒君平」遇害喪身之處。

趙公鴻，歐陽善，仲孫逸及年書劍主僕三人，則往東面密林奔來。

入林十來丈，已來到「金龍槍鞏雲陽」中刀身亡地方——一棵千年古樹之前。

歐陽善一指那棵古樹，向年書劍說道：「鞏衞士就在這樹下中刀慘死的。」

年書劍趨前細加察看，也很快看出樹身上的「破綻」，當下拔劍便欲刺入，趙公鴻阻止道：「不，這次非留下活口不可，還是由老夫來吧！」

說着，上前一掌按上樹身，再施「隔牆打穴」的功夫！

也許這棵古樹比前面那三棵更高大之故，趙公鴻的一掌按出之後，古樹巍然不動，也沒有人從樹腹中滾出來。

趙公鴻再換部位按上一掌，亦無動靜，心知樹腹中也沒有躲着人，當即抓破樹門，將樹門拉開來。

一眼望入，果見樹腹裏面沒有人。

歐陽善頗爲失望地道：「他媽的，莫不成他們已知事敗，逃之夭夭了？」

年書劍道：「應該不是，可能是暫時離開，或躲在別的樹腹中。」

他靠近樹腹看了看，忽然聞到一股清香之味，不禁心頭一動道：「咦，這裏面好香啊！」

歐陽善上前聞了聞，道：「這是梅花之香！」

年書劍道：「花屍梅香香很喜愛梅花麼？」

歐陽善道：「不錯，一定是她！」

年書劍笑道：「人去香猶在，可見花屍梅香香剛離去不久。」

歐陽善點點頭。

年書劍道：「不知她還回不回來？」

歐陽善道：「如是有事離開，就一定會回來。」

年書劍微微一笑道：「那麼，今夜倒可守株待兔！」

歐陽善轉望趙公鴻笑問道：「趙老以爲如何？」

趙公鴻道：「咱們先去看看百忍上人一組有沒有擒到那個『樹腹屍皮昌』再說吧。」

他將樹門掩好，盡量使之恢復原狀，然後六人一起轉身出林而來。

出林走到草坡地上，正見百忍上人一組亦自遠遠的西面密林走出來。

年書劍一見大喜道：「他們抓住那『樹腹屍皮昌』了！」

雙方相距尚有幾十丈遠，還看不清百忍上人等一組人的面貌，趙公鴻未免感到奇怪，問道：「那幾顆『紫金丹』竟使你的眼力也變得如此奇佳了？」

年書劍搖頭道：「不是……」

趙公鴻道：「不然，你怎知他們已擒到那『樹腹屍皮昌』？」

年書劍笑道：「小可是從人數上看出來的，百忍上人一組共有七人，現在您老請數數看！」

趙公鴻數過迎面而來的一組人，發現多出了一個，不禁面露喜色道：「不錯，多出了一個，那人一定是『樹腹屍皮昌』無疑！」

說話間，百忍上人一組人已奔到近處，只見多出的那一個，果是一身「殭尸」打扮，他似已負傷，在劍迷李飛的推趕下，步履踉蹌，搖搖欲墮！他年約五旬，相貌奇醜，也許是長年蝸居樹腹之故，皮膚白得沒有一點血色！

趙公鴻迎上前問道：「這人就是『樹腹屍皮昌』？」

百忍上人答道：「正是，他就躲在那天殺害饒衞士的那棵大樹中，老衲以『一指禪』將他點了出來。」

無邊子接着反問道：「你們沒抓到那個『花屍梅香香』？」

趙公鴻道：「沒有，她未在那樹腹中不知哪裏去了。」

無邊子道：「問問這傢伙！」

他隨即轉對「樹腹屍皮昌」問道：「

皮昌，你師妹哪裏去了？」

樹腹屍皮昌不肯答。

劍迷李飛一腳把他踢倒地上，喝道：「快說！」

無邊子有點氣苦道：「這傢伙好像是個啞巴，方才貧道問他話時，他也是一聲不响。」

趙公鴻走過去，開口道：「皮昌，你如今已經被本會擒獲，若不想吃皮肉之苦，最好答話！」

樹腹屍皮昌臉上盪起一抹陰森森的冷笑，開口緩緩道：「不錯，老子已經失手被擒，要剮要剁悉聽尊便，若要老子說出我梅師妹的去處，休想！」

趙公鴻道：「你不說，本會早晚仍會逮住她的，現在先回答老夫幾個問題——你們四人因何假扮殭尸在此害人？」

樹腹屍皮昌以桀傲不馴的語氣道：「無他，好玩而已！」

趙公鴻沉下臉孔，說道：「是因爲你師父『殭尸王』被本會所殺，故以此爲報復手段？」

樹腹屍皮昌又不答話了。

趙公鴻又問道：「你們幹出這種事，可有別人主使或參與？」

樹腹屍皮昌冷冷一笑道：「老實告訴你們也不妨，我們師兄弟幹的這件事，確有一人在幕後主使！」

趙公鴻道：「他是誰？」

樹腹屍皮昌詭然一笑道：「不告訴你們，你們若有辦法，自己去找吧！」

趙公鴻惱然叱道：「你莫非想吃些苦頭？」

樹腹屍皮昌道：「老子死都不怕，何怕吃苦！」

趙公鴻道：「李衞士！」

劍迷李飛躬身道：「屬下在。」

趙公鴻道：「讓他嚐嚐分筋錯骨的滋味！」

劍迷李飛應了一聲，便要動手整他，年書劍覺得不妥，阻止道：「且慢！」

接着轉對趙公鴻一拱手道：「會主請聽小可一言，那『花屍梅香香』可能快要回來，咱們若在此地拷問他，豈不等於打草驚蛇？」

趙公鴻道：「你的意思是？」

年書劍道：「可將他押回仙霞山莊，俟擒住梅香香後一併審問。」

趙公鴻略一考慮後，點頭道：「這樣也好，但由誰留下來擒拿梅香香呢？」

年書劍道：「要是會主信得過小可，由小可主僕三人留下即可。」

趙公鴻道：「擒拿兇手乃是本會的責任，豈可由你一人來辦？」

年書劍道：「小可希望親手擒拿梅香香，是想洗去一身不白之寃。」

趙公鴻道：「老夫派仲孫衞士留下來協助你如何？」

年書劍點頭道：「如此亦佳。」

趙公鴻即命仲孫逸留下，協助他擒拿花屍梅香香，然後便押着樹腹屍皮昌，與衆人遄返仙霞山莊去了。

這時，已是午後未刻時分，大雨已經停止，山中顯得清涼無比。

年書劍深深的吸了一口新鮮空氣，自言自語道：「雨過天青雲破處，此般顏色做將來，但願今天能夠順利的擒住那花屍梅香香！」

仲孫逸道：「還有那幕後主使人。」

年書劍微微一哂道：「那幕後主使人，已在小可掌握之下了！」

仲孫逸一怔道：「你已知他是誰？」

年書劍點點頭道：「是的。」

仲孫逸急問道：「他是誰？」

年書劍笑道：「時候未到，請容小可賣個關子吧！」

仲孫逸正色道：「擒拿幕後主使人乃是當務之急，你如知其人爲誰，就應立刻說出，這等大事豈可賣關子？」

年書劍輕笑一聲道：「仲孫衞士不必急躁，那人絕對跑不了的。」

仲孫逸道：「是百殘幫主刁柏峯？」

年書劍搖頭道：「不是，不是。」

仲孫逸道：「那麼是誰？」

年書劍笑了笑道：「仲孫衞士一定要知道的話，小可只能透露一點點——如今住在仙霞山莊的十七人中，有一個即是幕後主使人！」

仲孫逸大吃一驚道：「你不是說笑話吧？」

年書劍道：「不是。」

仲孫逸滿面疑惑地道：「如今住在仙霞山莊的十七人，我認爲都沒有問題，武林三公及我們四個衞士，沒有問題，歐陽大俠及你們主僕三人也沒有問題，剩下來的，只有那四個隨劉金堂前來的武林朋友，難道那個幕後主使者即是他們四人中的一個？」

年書劍微微一笑，轉身向東面密林行去，道：「仲孫衞士猜得越來越接近了，現在咱們去林中守株待兔吧！」

四人進入密林，來到花屍梅香香原來藏身的那棵千年老樹之下，年書劍含笑道：「希望梅香香尚不知她的三個師兄已經落網，這樣今夜必能抓住她。」

仲孫逸道：「除非她已離開仙霞嶺，否則——」

年書劍打岔道：「她可能正是有事暫時離開了仙霞嶺，最可能的是離山去購買食物。」

仲孫逸道：「若是如此，天黑之前會回到此處麼？」

年書劍道：「最遲天黑可回。」

仲孫逸道：「那麼，咱們須趕快找個藏身之地，免得先被她發現。」

年書劍道：「不錯，你們三人躲到樹上去。」

仲孫逸道：「你呢？」

年書劍一指那棵千年老樹道：「小可到樹腹中去等她！」

仲孫逸一愣：「這不太危險？」

年書劍笑道：「她裝鬼嚇人，現在小可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讓她嚐嚐驚恐之味。」

仲孫逸失笑道：「要是她在外面刺你一劍呢？」

年書劍道：「那就要請仲孫衞士出手解危，但依小可看，她若回到此處，即表示她尚不知事已敗露，也就不會知道小可躲在樹腹中等她了。」

仲孫逸點點頭道：「也罷，就這麼試試，現在你先進去，我替你關門。」

年書劍於是打開樹門，鑽入樹腹，仲孫逸替他掩好樹門，再除去地上的一些脚印，便與年長壽年長福分別躍上附近的三棵大樹，躱藏了起來。

× ×

暮色漸臨。

天忽又下起雨來了。

藏身樹腹的年書劍從樹身上的幾個釘眼望出去，可以清楚的看見四周的情景，他覺得這樣很有趣，而且已立於不敗之地，除非「花屍梅香香」不回來，一旦回到此處，一定可以嚇她一個半死，也一定可以將她繩之以法！……

從釘眼上透入的光線，像幾隻螢火虫附在樹腹中，因此樹腹裏面並不太黑暗，他的眼睛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之後，已可看清整個樹腹裏的情形。

他發現頭頂上面，掛着一個面具——模樣與父親完全相同的面具。

這當然是「花屍梅香香」，用來假扮「殭尸」的東西，他於是將那面具取下，戴到面上，暗笑道：「等下她若回來，哈哈……」

時間，靜靜的流去。

蒼茫的暮色漸漸變黑，夜終於來臨。

年書劍耐心的等待着，一點也不急躁，長年的病困，養成了他愛靜不愛動的個性，也使他變得十分有耐心，因此雖然此刻置身於狹窄的樹腹中，他並不覺得難過，相反的覺得很舒適。

夜色更濃了。

沙沙的雨聲，像是一支永遠唱不完的歌，這是現在整個樹林中僅有的聲音。

從釘眼望出去，視界已模糊不清，卽使「花屍梅香香」回來，也看不見了。

他不再窺望，而蹲身坐下，靜靜的等待着……

不覺間，一個時辰過去了。

估計已是初更時候。

雨已停止，四周變得一片寂靜。

他不覺張口打了個呵欠，暗忖道：「梅香香，妳再不來，我可要睡覺了。」

這思忖方自腦中閃過，他突然精神一振，悄悄的站立起來！

因爲，他聽到了異响！

是一片衣袂帶風的輕响，飄然來到樹身外面，分明有人飛臨樹前！

花屍梅香香回來了？

不錯，一定是她！

年書劍心中一陣高興，當然也很緊張，他悄悄的把劍擧竪胸前，準備應變。

然後，預料的情況發生了！

樹門突被打開！

赫然呈現於眼前的，竟是一個白髮老婆子！

這白髮老婆子手上提着一隻包袱，她遽然發現樹腹中站着一個「殭尸」，頓時爲之一呆，失聲道：「你……」

年書劍也大感意外，在他的想像中，花屍梅香香的年紀一定不會超過三十歲，甚至認定那天刼持自己的「蔡瑞燕」卽是花屍梅香香，根本沒想到來的是個老嫗。

白髮老婆子似乎還沒有看出他是外人，接着愕然道：「三哥，你怎麼到這裏來了？」

看她的相貌，沒有七十也有六十多，可是聲音却很年輕，很淸悅！

年書劍一下間明白了，當下擧步走出樹腹，笑聲道：「師妹，愚兄到這裏來，是來等妳的啊！」

白髮老婆子聽出聲音不對，大吃一驚，疾忙縱退一丈多遠，尖叫道：「你是何人？」

年書劍擧手揭下面具，滿面笑容道：「我做妳師哥似乎太年輕了些，是麼？」

白髮老婆子情知不妙，丢下手上包袱，頓足疾起，往樹林上飛去。

「下去！」

一聲喝叱，一條人影突自樹梢上落下，剛好截住了她的逃路，一掌拍下！

白髮老婆子在空中接了那人一掌，身形直墮而下，在地上翻了一個跟斗。

那人隨自空中飄落原來正是仲孫逸！

白髮老婆子一見大驚，自地上疾竄而起，轉向右方林中掠去。

「別走，年長福在此！」

只聽「拍！」的一聲掌擊，白髮老婆子又被震退回來了。

次瞬間，年長福自右方林中走出來。

白髮老婆子又想竄向左方，但左方林中亦適時步出一人——年長壽！

於是，她已被困在核心了。

像是一隻被逼到絕地的野獸，她露出了驚恐和手足無措的樣子。

年書劍笑道：「姑娘，我該怎麼稱呼妳呢？梅姑娘還是蔡姑娘？」

白髮老婆子擺頭四下張望，企圖突圍逃遁。

年書劍笑道：「妳跑不了了，外面尙有武林三公守着，還是現出妳的本來面目吧！」

白髮老婆子也許自知跑不掉，態度忽然鎭靜下來，冷笑道：「年書劍，你能發現我們秘密，足見你很聰明，但是……」

她說到這裏，擧手自頸後一掀，揭下連着白髮的整張人皮面具，往地上一扔，接着道：「你們想拿住奴家，只怕不容易呢！」

露出本來面目的一張臉龐，是一張十分俏麗的臉龐！

她也就是那天自稱爲「蔡瑞燕」的姑娘，也許她以「蔡瑞燕」的姓名出現時曾經畧施化裝，所以此刻的容貌畧有不同，其不同之點更是嫵媚動人！

年書劍看到她的容貌，不禁感慨地道：「眞可惜，像妳這麼美麗動人的姑娘，爲什麼要裝神弄鬼來害人呢？」

花屍梅香香美眸一轉，發出銀鈴般的脆笑道：「謝謝你的誇獎，其實奴家也經常在善用這副容貌，並沒糟蹋了它！」

年書劍道：「我倒覺得妳已糟蹋。」

花屍梅香香眉毛一揚道：「那天奴家眞該殺了你！」

年書劍笑道：「正是，機會一去不再來，現在請跟我回仙霞山莊好麼？」

花屍梅香香冷冷一笑道：「你們只能把奴家抬着去！」

年書劍道：「妳大師哥『樹腹屍皮昌』比較愛惜性命，他是跟着去的。」

花屍梅香香臉色一變道：「我那二師哥和三師哥呢？」

年書劍道：「死了。」

花屍梅香香渾身一震，再也無法保持鎭靜的姿態，顫聲道：「是誰下的手？」

年書劍輕輕一彈手中長劍，道：「一個是區區在下，一個是趙會主。」

花屍梅香香一呆道：「你這個癆病鬼也能殺人？」

年書劍含笑道：「非但能殺，亦能生擒！」

花屍梅香香說道：「指揮你的兩個僕人？」

年書劍道：「不，我親自動手。」

花屍梅香香道：「你的病是假裝？」

年書劍道：「病非虛假，只不過現在已經痊癒啦！」

花屍梅香香以難以置信的眼光看着他，道：「今夜你打算生擒奴家？」

年書劍點頭道：「正是。」

花屍梅香香一瞥仲孫逸和年長壽兄弟，微微冷笑道：「你一個？」

年書劍道：「不錯。」

花屍梅香香忽然格格嬌笑道：「你本是個癆病鬼，如果今夜能在奴家掌下走完十招，奴家甘願俯首就擒，跟你前往仙霞山莊！」

年書劍微笑道：「眞的麼？」

花屍梅香香笑道：「絕不食言！」

年書劍道：「那好，但這林中不好施展，咱們到外面的草坡地上進行如何？」

花屍梅香香道：「請！」

年書劍乃轉身往林外行去。

花屍梅香香隨後跟去。

其實她想逃走也已辦不到，因爲仲孫逸和年長壽兄弟緊緊跟在她身後和左右，嚴密的監視着。

出林來到空廣的草坡地上，年書劍轉身面對她道：「就在這裏吧。」

花屍梅香香刹住脚步，轉動美眸四下瞟視，抿唇笑道：「武林三公在哪裏？」

年劍書道：「必要的時候，他們卽會現身。」

花屍梅香香笑道：「如果我那三位師哥已死亡或落網，現在只剩下奴家一個，他們還躱着幹麼？」

年書劍笑了笑道：「對付妳這個女流之輩，有我年書劍足矣！」

花屍梅香香回頭看了仲孫逸一眼，笑問道：「要是奴家打贏了呢？」

年書劍道：「今天就放過妳。」

花屍梅香香道：「奴家身後那位仲孫衞士肯麼？」

仲孫逸開口道：「既是事前約定，本衞士當然不會插手，妳放心好了。」

花屍梅香香揚眉一笑道：「好，你進招！」

年書劍問道：「妳不用兵器？」

花屍梅香香亮開一雙白如凝脂的玉掌，笑道：「殭尸殺人，豈可使用兵器！」

年劍書道：「既然如此，我便徒手擒妳。」

說着，將長劍擲給年長壽。

然後，他向前逼上三步，左袖揚起，在花屍梅香香眼前一揮，右掌隨後拍出！

花屍梅香香脆笑一聲，嬌軀一側直進，雙掌出如蠍子，閃電般往年書劍頸部扼去。

年書劍拍出的一掌其實是虛招，一見她出掌反擊，立時中途變招，雙掌倏合，使出一招「童子拜觀音」，自花屍梅香香的雙掌中間穿入，緊接着雙掌猛開，拍的一聲，化解了梅香香的攻勢。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與人動手過招，但是打來却極老練，攻守乾淨俐落，不亞於經驗豐富火候老到的武林高手。

事實上他本就是一位武林高手，他有滿腹的家傳絕藝，也曾指揮年長壽兄弟與人較量過，雖然不是親自動手，但所吸收的經驗却比年長壽兄弟還多，所以今天這生平第一仗，對他來說絕不是初出道的雛兒，而是脫出藩籠的猛虎。

花屍梅香香攻勢受挫，大感意外，待想變招再攻時，驀覺眼前一花，敵情年書劍行動比她更快，已一掌襲臨她面部。

「拍！」

一記耳光，十分淸脆响亮！

花屍梅香香登時顚了出去。

年書劍乘機直進，飛起一脚，橫掃她下盤，喝道：「小心這一脚！」

花屍梅香香並非泛泛之輩，雖然一時大意挨了一掌，但並不因此而亂了方寸，瞥見年書劍一脚掃到，嬌軀突地飄起五尺，空中一聲尖叱，雙掌猛吐，凌空下擊，拍向年書劍頭頂。

這雙掌力道使得很足勢如脆雷轟頂！

年書劍不敢怠慢，順着一脚掃出之勢，身形一旋掠開尋丈，繼之反手一掌，向上拍出！

花屍梅香香，有心試他內力，揮掌相迎——

雙掌一接，「砰！」然一聲巨响，年書劍被震退三步，而花屍梅香香因是身在空中，故一直飛出二三丈。

年書劍感覺右臂微微發麻，對她功力之深，亦暗暗心驚，當下再擧步前逼，從容一笑道：「這是第六招，妳只剩下四招了。」

話聲未落身形突似脫弓之矢，倏然縱近她跟前，駢伸二指飛點她腹部分水穴。

花屍梅香香一閃身，一揮掌，拍開他的手掌，接着反跨上一步，左肘一曲，猛撞年書劍腰部。

年書劍右足彎起，以膝蓋撞開她左肘，再一伸足，踹向她心房。

在旁觀戰的仲孫逸見他出脚巧妙，不禁喝彩道：「好腿法！」

年書劍微微一笑，身子突一旋轉，右足再起，飛踢她太陽穴！

花屍梅香香疾忙往後倒縱，才避開了他一連串的攻勢，雖然未被踢中，但花容爲之失色了。

她做夢也想不到一個體弱多病的人突然變得如此身手高強，而且强得令她有招架不住之感，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但是她已沒有時間多想，年書劍似有用不完的精力，很迅速的又欺近她跟前，絕招連發。

她使盡渾身解數拆解了年書劍的幾招攻擊，正待覓隙反擊——

年書劍忽然縱退數尺，笑道：「十招已滿，是妳俯首就擒的時候了！」

花屍梅香香豈肯降服，突然厲叱一聲，雙掌齊揚，一股勁風，應手湧出！

這一股勁風，强如滔天怒濤，氣勢至

爲驚人！

　年書劍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接下她這一攻勢，故不敢硬接，當即斜身飄開，於讓過那股勁風的次一瞬間，脚尖一挺，箭也似的射近，探掌疾抓她腰部。

　花屍梅香香腰肢一扭，避過他的掌抓，左掌一沉，直切其腕。

　年書劍右掌倏縮倏吐，再抓她腰部。

　花屍梅香香見他掌法高明，心生怯意，不覺往後退去。

　她不退還好，一退之下，頓時空門大露，年書劍再乘隙猛進，倏忽攻出三招掌法，就逼得她手忙脚亂了。

　年書劍越打越順手，突然大喝一聲「躺下！」橫出右腿「呼！」疾掃過去。

　花屍梅香香慌忙跳起躲避。

　年書劍正要逼她跳起，見她果然上當，立刻一掌向上拍出！

　這一掌並無奇妙之處，只不過攻出的時機和攻擊的部位拿捏得恰到好處，使得花屍梅香香根本無躲避和拆解的機會——「砰！」然一聲如擊敗革，花屍梅香香胸口如中巨杵，頓時慘叫一聲，直跌了出去。

　嬌軀落地時，已無力躍起，口中狂吐鮮血！

　年書劍收掌停身，沉聲道：「長壽長福，拿下！」

　年長壽和年長福應聲跳過去，一人扣住她一條手臂，將之旋轉到背後。

　這個武林中令人聞名喪胆的花屍梅香香，就在今夜，就在年書劍的掌下一敗塗地了。

　她勉強坐起，垂頭沉默了一會，才慢慢抬起臉孔，不勝驚異的問道：「年書劍，你……你眞是年書劍麼？」

　年書劍道：「如假包換！」

　花屍梅香香滿臉驚疑道：「可是，你本是個文弱書生……」

　年書劍一笑道：「我據實告訴妳，妳也老實回答我幾個問題如何？」

　花屍梅香香苦笑一下道：「好吧，已然我們師兄弟已一敗塗地，還有什麼須要隱瞞的呢！」

　年書劍道：「我之所以突然擁有一身功力，乃是服了一種名叫『紫金丹』的靈藥的關係。」

　花屍梅香香道：「紫金丹？」

　年書劍道：「是的。」

　花屍梅香香問道：「誰給你的？」

　年書劍道：「一位名醫。」

　花屍梅香香道：「他叫什麼姓名？」

　年書劍道：「其人不求聞達於世，我亦不知其姓氏，妳若要知道，可以去問怪俠歐陽善。」

　花屍梅香香嗒然一嘆道：「唉，奴家苦練功力十餘載，想不到竟抵不上幾顆『紫金丹』！」

　年書劍笑了笑道：「我即使沒有功力，仍可指揮家僕擊敗妳！」

　花屍梅香香垂下頭，默然無言。

　年書劍道：「現在該妳回答我的問題了——你們爲何要以先父的面貌出現，假扮殭尸害人？」

　花屍梅香香道：「報仇。」

　「先父與你們有仇？」

　花屍梅香香道：「不是，我們報仇對象是三公會。」

　「因爲武林三公殺了令師？」

　「嗯。」

　「那爲何要假扮殭尸？」

　花屍梅香香道：「因爲令尊是趙公鴻的同門師弟，我們這樣做，可以困擾趙公鴻。」

　「先父的遺體哪裏去了？」

　「移葬於附近。」

　「最後一個問題：潛伏於仙霞山莊的那個人，是你們的什麼人？」

　「你說什麼？」

　「我說目前以另一個人的面目潛伏於仙霞山莊的那個傢伙是誰？」

　「我們沒有派人潛伏仙霞山莊呀！」

　「哼，妳裝蒜！」

　「眞的沒有呀！」

　「我說的是王公公！」

　「他怎樣？」

　年書劍道：「他根本不是眞正的王公公！」

　「哦？」

　不知是故意裝蒜或是眞的不知情，她的臉上一片錯愕，喃喃道：「你怎知他不是眞正的王公公？」

　一旁的仲孫逸也很吃驚，同時開口道：「年書劍，你說那王公公是假的？」

　年書劍點頭道：「不錯！」

　仲孫逸駭然叫道：「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年書劍道：「今早在莊後樹林中發現的那具屍體，才是眞正的王公公！」

　仲孫逸驚訝說道：「你怎麼認出來的呢？」

　年書劍道：「從牙齒上認出來的。」

　仲孫逸道：「那你今早爲何不說？」

　年書劍道：「因爲當時有那個假王公公在塲，小可爲了想探究全盤內情，故不願當塲揭穿。」

　仲孫逸面容頓時一凝，說道：「這麼說，是他害死王公公，然後冒充王公公出現了？」

　年書劍點頭道：「正是，他說年安去南方尋找小可，可能是事實，而他就在年安離開仙霞山莊之後，殺死了王公公，以王公公的面目出現。」

　仲孫逸問道：「你以爲他是誰？」

　年書劍一指花屍梅香香道：「這就要問她了！」

　仲孫逸視線移到花屍梅香香臉上，嚴厲地道：「梅香香，妳說，那假王公公是誰？」

　花屍梅香香搖搖頭，不肯回答。

　仲孫逸冷笑道：「妳不說，我們還是會知道的，何不大方一些？」

　花屍梅香香臉上露出一絲狡色，緩緩地道：「既然你們早晚會知道，又何必問我？」

　年書劍道：「好了，妳說這句話，已表示妳知道他是誰了。」

　花屍梅香香仰臉一笑道：「奴家即使知道，也不願告訴你們，因爲……」

　年書劍道：「怎樣？」

　花屍梅香香搖搖頭，道：「未到最後關頭，奴家不想全盤供出。」（未完）